

凱旋歸於聖靈性導師和主高冉嘎
(sri sri guru-gaurangau jayatah)

壇車節之源

The Origin of Ratha-Yatra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
講課彙編



高迪亞•韋丹塔出版社

壇車節之源

The Origin of Ratha-Yatra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
講課彙編

書目

聖施瑞瑪•巴克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編譯的英文書籍：

- 《聖典博伽梵歌 (Srimad Bhagavad-Gita)》
- 《靈魂天職 (Jaiva-Dharma)》
- 《奉愛甘露點滴 (Sri Bhakti-rasamrita-sindhu-bindu)》
- 《聖師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他的生平和教導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 His Life and Teachings)》
- 《教誨的甘露 (Sri Upadesamrita)》
- 《訓誨心意 (Sri Manah-siksha)》
- 《八訓規 (Sri Sikshashtaka)》
- 《哈瑞聖名—瑪哈曼陀 (Sri Hari-Nama Maha-Mantra)》
- 《博伽瓦譚的機密真理 (Secret Truths of the Bhagavatam)》
- 《笛子之歌 (Venu-Gita)》
- 《奉愛的真正本質 (Bhakti-tattva-viveka)》
- 《月耀自發愛意之途 (Raga Vartma Candrika)》
- 《神像崇拜之光 (Arcana Dipika)》
- 《哥文達逍遙之甘露 (The Nectar of Govinda-lila)》
- 《超越無憂星宿 (Going Beyond Vaikuntha)》
- 《奉愛的情悅甘露 (Bhakti-rasayana)》

- 《重要的日子 (Sri Prabandhavali)》
- 《奉愛之巔 (The Pinnacle of Devotion)》
- 《忠告之萃 (The Essence of All Advice)》
- 《靈性導師真理之真正概念 (The True Conception of Guru-tattva)》
- 《亦師亦友 (My Siksa-Guru and Priya-Bandhu)》
- 《高迪亞•偉大奉獻宗與濫情派 (Gaudiya Vaishnavism vs. Sahajiyatism)》
- 《五要文 (Five Essential Essays)》
- 《甜蜜的達莫達爾逍遙時光 (Damodara-Lila-Madhuri)》
- 《愛之甘霖 (Shower of Love)》
- 《博伽梵歌精要 (Essence of Bhagavad-gita)》
- 《愚人樂園 (Happiness in a Fool's Paradise)》
- 《奶油小偷 (The Butter Thief)》
- 《為愛所控 (To be Controlled by Love)》
- 《和諧者之光雜誌 (Rays of The Harmonist)》
- 《高迪亞靈唱歌集 (Sri Gaudiya Giti-Guccha)》

目錄

目錄	- 4 -
序言	- 5 -
感謝	- 9 -
簡介	- 11 -
榮耀聖帕布帕德•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	- 20 -
吉祥禱文 (Mangalacarana)	- 22 -
第一章 第一個故事	- 33 -
第二章 第二個故事	- 51 -
第三章 清潔貢迪查廟	- 80 -
第四章 瑪哈帕布和國王帕塔帕如卓	- 117 -
第五章 庫茹之野重逢	- 150 -
第六章 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相聚	- 178 -
第七章 五天尋君節 (HERA-PANCAMI)	- 259 -
第八章 第三個故事	- 308 -
第九章 節日之後	- 328 -
第十章 佳甘納特•普瑞和納瓦兌帕之間的關係	- 351 -
第十一章 結束語	- 387 -
附錄	- 409 -
辭彙表	- 419 -

序言



我們最值得崇拜的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納•瑪哈拉傑，於 1996 年開始在西方傳教。在 1997 年 7 月，他開始在西方和他的追隨者一起舉行壇車節（Ratha-yatra 茹阿塔-亞陀），與此同時，壇車節也在佳甘納特•普瑞舉行。慶典于 1997 年在荷蘭舉行；1998 年在英國，1999 年在法國、英國和荷蘭；2000 年在英國威爾士，2001 年和 2002 年在英國再度舉行。

有一次，當聖瑪哈拉傑對他來自世界各地的聽眾演講時，他這樣解釋他為何周遊列國以及舉辦這些節日：“今天是壇車節前夕(Pratipat)。我記得聖帕布帕德•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在離世前召喚我。他即將前往哥樓卡•溫達文，與他的茹阿姐和奎師那會合，他還要求我幫助他從東、西方國家帶來的許多奉獻者。在最後那幾天，他也要求我把他安放入墓塚（薩瑪迪），我照做了。如果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和啟迪靈性導師（diksa-guru）都具資格，二者之間就沒什麼不同；聖斯瓦米•瑪哈拉傑是我的訓

示靈性導師，因此我必須服從他的命令。正因如此，我藉由我啟迪古茹和訓示古茹的仁慈，不欲求任何俗世得益，在古稀之齡依然雲遊四海。”

在每個壇車節期間，聖瑪哈拉傑都感謝並祝福參與節日的奉獻者們。在 1997 年，看到節日成功舉辦，他告訴聽眾：“以前，我每年都在瑪圖拉舉行壇車節。今年我不在那裏，但你們幫我在這裏舉辦了這個節日，我非常高興。你們全都參與齊頌聖名，所有人都很快樂，因此我認為你們會得到佳甘納特的恩慈。”

在每個這種為期一周的節日裏，聖瑪哈拉傑都會討論《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柴坦亞經》的精粹。他解釋道，體會壇車節的深遠意義，會令奉獻者覺悟到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使命、哲學真理之秘密真理、茹阿姐-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以及服務祂們的終極目的。在一次壇車節講課的結尾，聖瑪哈拉傑告訴聽眾：“你們能聽到這一切題旨，非常幸運；有幸聽到所有這一切真理的人非常罕有。努力從你們現在所聽的有所領悟。如果你能領會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這項教導的十萬分之一，你的生命也會功德圓滿。我來這裏僅是為了鼓舞你們，毫無疑問，你們所有聚集在這裏的人全都非常幸運。”

在 1999 年，聖瑪哈拉傑在法國第一次提出發行這本書的想法。講述過主佳甘納特顯現的第一個故事後，他告訴

聽眾：“我曾想在我們的印度語和孟加拉語月刊——純粹奉獻者通訊 (Bhagavata Patrika) 和高迪亞通訊 (Gaudiya Patrika) ——發表壇車節的故事。現在我在想，我應當就這個主題做一整本書籍，來解釋主佳甘納特顯現背後的三個緣由。對所有奉獻者而言，這本書會非常有趣，又有幫助。”

在上述的壇車節中，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是在 2001 年 6 月 24 日在伯明罕舉行的。下麵是發表在 www.vnn.ort，那次節日記實的節選：

壇車遊行隊伍前往維多利亞廣場，那裏搭建了一個大帳篷。活動的籌辦者——伯明罕高爾•高文達•高迪亞廟的奉獻者們，在大篷前還搭建了一個小市集，由當地的奉獻者以及他們許多不同組別的朋友們負責售賣。市集的宣傳海報如是：“環球信仰盛會”，以榮耀宇宙之主——主佳甘納特。

伯明罕參與節日的達官貴人包括：印度領事館的總領事，伯明罕副市長，印度廟國家委員會的會長以及英國宗教網路的副主席。在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演講之前，他們對聖瑪哈拉傑及其奉獻者還有數千嘉賓演講。他們對聖瑪哈拉傑的訊息以及奉獻者們致力把主佳甘納特帶給伯明罕居民的重要性，表示欣賞和感謝。世界生命基金會的伍德女士帶來了世界和平火焰，這火焰遍遊世界五大洲，也曾獻給羅馬教皇、奈爾森•曼得拉以及其他公認有助世界和平的人士，她滿懷敬意地將之獻給聖瑪哈拉傑。

彙編這本書的材料來自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在

1997-2002 年間，環球傳教之旅的英語講課。一些章節包含整篇講課，另一些則彙編自不同講課的部分，並以副標題區分。呈獻這些材料時，我們儘量努力按照事件在《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2-15 章中出現的順序，這些章節詳述了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奉獻者們的壇車節逍遙時光。

請原諒我們這些墮落而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把聖瑪哈拉傑的教導呈現于本書時所犯的任何錯誤。

一個有志永恆服務外士那瓦的人
夏瑪拉妮•姐茜

帕帕-莫查尼 艾卡達西

2003 年 3 月 28 日

聖溫達文，哥琵納特府

感謝



編輯顧問：施瑞帕達•巴克提韋丹塔•瑪達瓦•瑪哈拉傑，巴佳納特•達斯

編輯：夏瑪拉妮•姐茜，格亞納•達斯•瓦納查瑞，沛瑪-維拉薩•達斯

梵文編輯：施瑞帕達•巴克提韋丹塔•巴嘎瓦特•瑪哈拉傑，阿圖拉-奎師那•達斯

校對：珊綈•姐茜，拉幫嘎-拉塔•姐茜，貞守生給瑞達瑞•達斯

手稿協排：蘇拉塔•姐茜

排版設計：奎師那-沛瑪•達斯

排版排字：沛瑪-維拉薩•達斯

打字：瑪納-莫哈納•達斯，蘇拉塔•姐茜，薩維特瑞•姐茜，茹阿迪卡•姐茜，沛瑪瓦綈•姐茜，阿南嘎•姐茜，拉麗塔-克紹爾•姐茜

辭彙表：珊綈•姐茜，蘇拉塔•姐茜

大多數引自《永恆的柴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的梵文、孟加拉詩節及其譯文，都是摘自巴克提韋丹塔•韋陀資料庫的對開本。特別感謝巴克提韋丹塔書籍信託機構仁慈地允諾我們使用這些無價的參考引文。

協助製作《壇車節之源》的奉獻者為數眾多，恕難一一列名，但奎師那和祂的同遊們心中有數。

簡介



2001年7月22日，英國伯明罕，在聖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納•瑪哈拉傑拜訪那裏的第一天，也是他以壇車節為題之一系列講課的第一天，他以開幕致辭宣告節日到來。看到神壇上許多裝扮漂亮的神像，他以榮耀祂們來開始講課。

今天我非常高興。當我第一次把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神像從納瓦兌帕送到英國時，我非常擔心祂在那裏會非常孤獨。但現在我來到這裏，看到祂周圍的盛大慶典。祂在這裏毫不孤單。祂在甘碧拉沉醉于壇車節。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在這裏，尼提安南達帕布和祂所有的同遊都在這裏，甚至連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以及溫達文的所有同遊也在這裏。春季時光（*vasanta-rtu*）在這裏，因為現場佈滿黃花，而柴坦亞•瑪哈帕布在這裏非常愉快，祂哭泣著：“我的生命之主（*Prananatha*）啊，禰在哪里？奎師那啊，禰在哪里？分開這麼久之後，今天我即將與你久別重逢。”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 章 113 節）

現在我得到了我的生命之主，祂不在時，我飽受丘比特煎熬，並日漸枯萎。

今天是清潔貢迪查廟（gundica-mandira-marjana）的節慶；這是我們清潔心垢之日。柴坦亞•瑪哈帕布想要給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設座——尤其是給手持笛子（muralidhara）、青春常駐（navakisora）、傑出舞者（natavara）的巴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設座。當柴坦亞•瑪哈帕布在佳甘納特廟裏時，祂看到的絕非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相反，祂總是看到吹奏著笛子，頭巾上插著孔雀羽毛的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

這天清晨，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的全體同遊，以尼提安南達帕布、阿兌塔•阿查爾亞、嘎答達爾•潘迪特、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拉亞•拉瑪南達、凱西•彌刷和很多其他人為首，朝著貢迪查廟進發。祂領著所有來自孟加拉的高迪亞奉獻者、奧瑞沙的奧瑞亞奉獻者以及其他所有人，祂也要求凱西•彌刷：“告訴國王，我想要同我的同遊們一起打

掃整個廟宇以及周邊區域。他不該遣派他自己的僕人過來。我們自己會做所有的清潔，然後便會舉行盛大的壇車節。國王可以從旁協助。”

瑪哈帕布親自拿了很多掃帚和陶罐。自甘碧拉出發，一路齊頌聖名，走過佳甘納特•普瑞，最後終於到達貢迪查廟。我們和我們的靈性導師——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與 500 多名奉獻者也一起去過那裏很多次，而在瑪哈帕布參與期間，有數以千計的隊伍聚集在那大片地區，每隊都有數百人。

這天你應當努力清潔內心，因為那裏有很多髒汙和要不得的東西。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竭力避免十項聖名冒犯，還有外士那瓦冒犯、聖地冒犯、服務冒犯等等。之後，應當把我們很多要不得的惡習，從我們的內心驅走，尤其是色欲和憤怒。凡有色欲和憤怒之處，奉愛（bhakti）從不顯現，因為奉愛是如此柔軟、溫和，並特別甜美。

Kutinati 的是什麼意思？你應當立即努力放棄 ku(壞習慣和壞行為)，這些東西對奎師那奉愛很不利。即使你非常鍾愛那些活動、物體和人，他們若不利於奎師那奉愛，你也必須放棄。Nati 表示奉愛的那些違禁品，《教誨的甘露（upadesamrta）》第一和第二詩節討論了這些東西：

vāco vegaà manasaù krodha-vegaà

*jihvä-vegam udaropastha-vegam
etän vegän yo viñaheta dhérau
sarväm apémää pãthivèà sa çĩñyät*

聰慧節制之人若能夠控制說話的衝動、心意的干擾、憤怒的攻擊，以及舌頭、肚腹和生殖器的催湧，便能夠指導全世界。換言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這樣自控之人的門徒。

*atyähérau prayäsaç ca
prajalpo niyamägrahau
jana-saigaç ca laulyaà ca
ñãbhír bhaktir vinaçyati*

以下六項過失會摧毀奉愛：(1) 吃得過多，或囤積多過所需；(2) 力求違背奉愛之物；(3) 一無是處的世俗談論；(4) 不遵行必要的規則，或過分執著規則；(5) 與反對奉愛之人聯誼；(6) 心意貪婪或躁動不安，接納毫無價值的意見。

你們還須放棄對半神人的所有崇拜。正如柴坦亞•瑪哈帕布教導茹帕•哥斯瓦米，應當根除這種崇拜以及林林總總

的俗世欲望。

你甚至可以放棄對無憂星宿之主拿拉央納的服務（narayana-seva），以及對杜瓦爾卡奎師那的服務（dvarakadhisa-seva）。向杜瓦爾卡奎師那頂拜並說道：“禰是同一個奎師那，但禰有笛子或孔雀羽毛嗎？禰可以接受南達為禰的父親，雅淑姐為禰的母親嗎？”如果祂無法展示這一切特質，那你應當以這種態度對祂：“我從遠處向禰頂拜。”

向瑪圖拉的奎師那致以更多頂拜，向雅淑姐-南達之子奎師那甚至致以更多頂拜。向達莫達爾-奎師那頂拜。我們想要服務達莫達爾，但是哪個達莫達爾？我們想要服務的是茹阿姐-達莫達爾。我們喜歡施瑞達瑪、蘇巴拉、瑪度芒嘎和奎師那的所有朋友。我們喜歡他們是奎師那之友的事實，但我們不想他們成為我們的朋友，因為我們不想在終極完美階段成為牧牛童。此外，我們向八位首要牧牛姑娘心愛的奎師那頂拜，但事實上我們只想要一件東西。我們想要服務茹帕•曼佳麗的心緒。如果你對這種服務有品味，若你能夠將之作為你的目標，你的生命便會成功。

聖斯瓦米•瑪哈拉傑來到西方國家並引介了壇車節，但當他離世之後，他的很多門徒開始犯錯；他們誤選歧路，也不尊敬高階奉獻者。他們家財萬貫，不計其數，但他們沒有超然愛意和情感的心緒(rati)。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

米•瑪哈拉傑在他的《永恆的柴坦亞經》譯著中，揭示了壇車節的真實心緒。柴坦亞•瑪哈帕布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庫茹之野與奎師那相見時的心緒說道：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13）

現在我得到了我的生命之主，祂不在時，我飽受丘比特煎熬，並日漸枯萎。

瑪哈帕布也唱了這首歌：

*yaù kaumära-haraù sa eva hi varas tä eva caitra-kñapäs
te conmérita-mälaté-surabhayaù prauòhäù kadambäniläù
sä caiväsmi tathäpi tatra surata-vyäpära-lélä-vidhau
revä-rodhasi vetasé-taru-tale cetaù samutkaëöhate*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78）

在我年輕時盜走我心的那個人，現在再次成為我的主

人。這是農曆最後一個月之中同樣的月夜。那裏有同樣芬芳的瑪茹阿緹花朵，卡丹巴森林吹來同樣甜蜜的微風。在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我同樣也是那位愛人，然而在這裏，我心仍不悅。我渴望回到瑞瓦岸邊的維塔西樹下。那是我之所求。

瑪哈帕布從一本名為《Sahitya-darpana》的梵文書中選取了這首歌。儘管這是一首色欲之徒極為嚮往的世俗情歌，但瑪哈帕布吟唱時卻心弦震動、熱淚盈眶。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明白祂深切的情感，有個叫做茹帕的男孩也能明白，即瑪哈帕布的茹帕。看到瑪哈帕布後，他迅即以瑪哈帕布唱歌時的同一種心緒，寫了一首詩，這首詩非常高超：

*priyaù so 'yaà kãñëaù saha-cari kuru-kñetra-militas
tathãhaà sä rãdhã tad idam ubhayaù saigama-sukham
tathãpy antaù-khelan-madhura-muralé-païcama-juñe
mano me kãlindé-pulina-vipinãya spãhayati*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79）

我親愛的朋友，現今在這個庫茹之野戰場上，我遇見我

親密的老朋友奎師那。我是同樣的茹阿姐茹阿妮，現在我們相聚一起。這令人非常愉悅，但我仍想回到密林下的雅沐那河岸那裏。我想在溫達文的森林中，傾聽祂以第五調吹奏的甜美笛聲之音振。

茹阿姐茹阿妮告訴奎師那：“噢，我的愛人在這裏，我本人也這裏，並且我們在這裏相會；但這裏過於富裕輝煌。我想再回到雅沐那河岸，那裏卡丹巴樹散發甜美芬芳，正值美麗春季。那是個隱蔽之地，四野無人。我和我的愛人雙雙在那裏，暢談很多事情。我想再回到那裏。”

聖茹帕•哥斯瓦米這個類似的詩句，比 *Sahitya-darpana* 的詩句更優勝之處，正是壇車節的心緒。如果壇車節是在高階奉獻者的指導下舉行，那就是真正的壇車節。

壇車節源遠流長，早于柴坦亞•瑪哈帕布之前，已舉行了數千年。但當中沒有太多情悅，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由國王獨自舉行，一擲千金，並僅由國王自己的部屬籌辦。但現在，因為瑪哈帕布的臨在，所有公眾都得以參加。再者，瑪哈帕布帶來了溫達文的所有情感，尤其是分離和分離後的相聚，祂也以很多方式教導我們。

我會在七天內，逐漸解釋這一切真理，以便你們能夠心生渴望，達至這個生命的最高目標：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聖斯瓦米•瑪哈拉傑想傳授這一切，但那時候森林處

處滿布許多要不得的荊棘。為使土地肥沃，好使他能傳授這點，他必須先砍掉非人格假像宗（瑪亞瓦迪 mayavada）、濫情派（薩哈幾亞 sahajiya）、模仿派（薩奎-貝奎 sakhi-bheki）、佛教以及所有其他虛假哲學之叢林。

他要求我來幫他，我正是為此而來到這裏。我承諾要幫忙，因此我雲遊四海，傳播他的使命、我靈性導師的使命、聖帕布帕德•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的使命，尤其是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的使命。巴克提維諾德•塔庫是向全世界傳教的先驅，他激勵聖帕布帕德•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派遣眾多門徒前往各地，尤其是英國。最後聖帕布帕德激勵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作為他的左右手去服務，聖斯瓦米•瑪哈拉傑也迅速把奎師那知覺傳播到世界各地。

我祈求你們也能藉由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的仁慈，在世界各地去傳教，並具有純潔高尚的品格。派發書籍——你們自己也要閱讀——並努力得到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對於自發奉愛（茹阿嘎努嘎巴克提 raganuga-bhakti）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的使命。

榮耀聖帕布帕德•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在每個壇車節，都極力榮耀聖帕布帕德•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他於 2000 年 7 月在威爾士舉行壇車節時，這樣開始尋君節（hera-pancami 亥茹阿•潘查米）的講課：

我謙卑地頂拜我的靈性導師——噢姆•維施努帕達•施瑞•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的蓮花足，同樣也頂拜我的訓示靈性導師——噢姆•維施努帕達•施瑞•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的蓮花足。唯有借著啟迪古茹和訓示古茹的恩慈，我才能在如此高齡周遊世界，也來了很多奉獻者。我想要賜予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給我的水，好令那些現在虛弱無力的奉獻者們充滿生機，他們就像蔓藤、樹木和嫩芽一樣需要“灌溉”，好讓他們更加強壯。

當聖斯瓦米•瑪哈拉傑親身臨在時，他的門徒都盡其所能地努力服務他。在那時，即使貌美如花的少女也四處努力工作——在機場、港口等，毫不在意年幼嬌弱。那時也

有很多精力充沛的年青男孩，他們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致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的使命在短短幾年就傳遍四方。

如果有任何人來到我這裏，那也只是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的傳教成果——他的著作等等——因此我們乞求他的恩慈。他的追隨者再次充滿熱情和勇氣，他現在會非常欣喜。不論我去到哪里，都有這樣大批的群眾或甚至更多，前來聽課。他們想要復蘇他們的奎師那知覺，我也想盡我所能幫助他們。

聖斯瓦米•瑪哈拉傑說他傳教的左右手是印刷和派發書籍，還有環城齊頌聖名（nagara-sankirtana），我們也在這樣做。環城齊頌聖名再次繼續進行，我們也印刷了數千本書籍。奉獻者仍有所求，我們也在加印，還有許多雜誌。嘗試不時在你附近的任何地點或市鎮，舉行環城齊頌聖名，永遠不要認為自己虛弱無力。

吉祥禱文 (Mangalacarana)



*oà ajjāna timirāndhasya
jīānāijana çalākayā
cakñur unmélitaà yena
tasmai çré guruve namaù*

古茹戴瓦啊，你如此仁慈。我向您致以最謙卑的頂拜，並衷心祈求，您以神聖知識的火炬，複明我那被愚昧黑暗蒙蔽的雙眼。

*vāichā kalpatarubyaç ca
kāpā sindhubhya eva ca
patitānāà pāvanebhyo
vaiñēavebhyo namo namaù*

我向偉大奉獻者(Vaisnavas)頂拜，他們就像如願樹，也是慈悲之洋，拯救墮落的受條件限制的靈魂。

*namo mahā vadānyāya
kāñhā prema pradāya te
kāñhāya kāñhā caitanya
nāmne gaura tviñe namaù*

我向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頂拜，祂是主奎師那本人。祂呈現出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金黃膚色，並慷慨地施贈奎師那純粹之愛（krsna-prema）這一罕有禮物。

*guruve gauracandrāya
rādhikāyai tadālaye
kāñhāya kāñhā bhaktāya
tad bhaktāya namo namaù*

我向靈性導師、主高茹阿禪卓、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以及她的同遊、主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以及所有偉大奉獻者頂拜。

*jaya jaya çré-caitanya jaya nityānanda
jayādvaita-candra jaya gaura-bhakta-vānda*

榮耀歸於主柴坦亞和尼提安南達！榮耀歸於阿兌塔禪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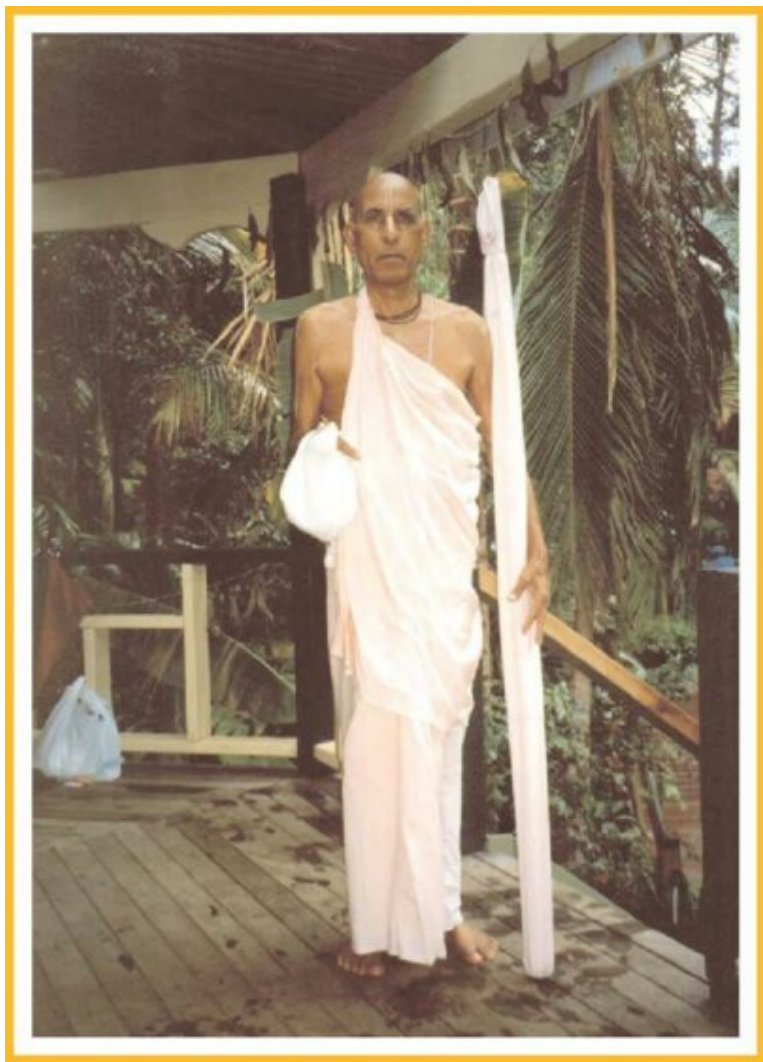
榮耀歸於主高茹阿的所有奉獻者！

*bhaktyä vihénä aparādha lākñaiù
kñiptāç ca kāmādi taraëga madhye
kåpāmayi! tvàà çaraëàà prapannā
vānde! namaste caraëäravind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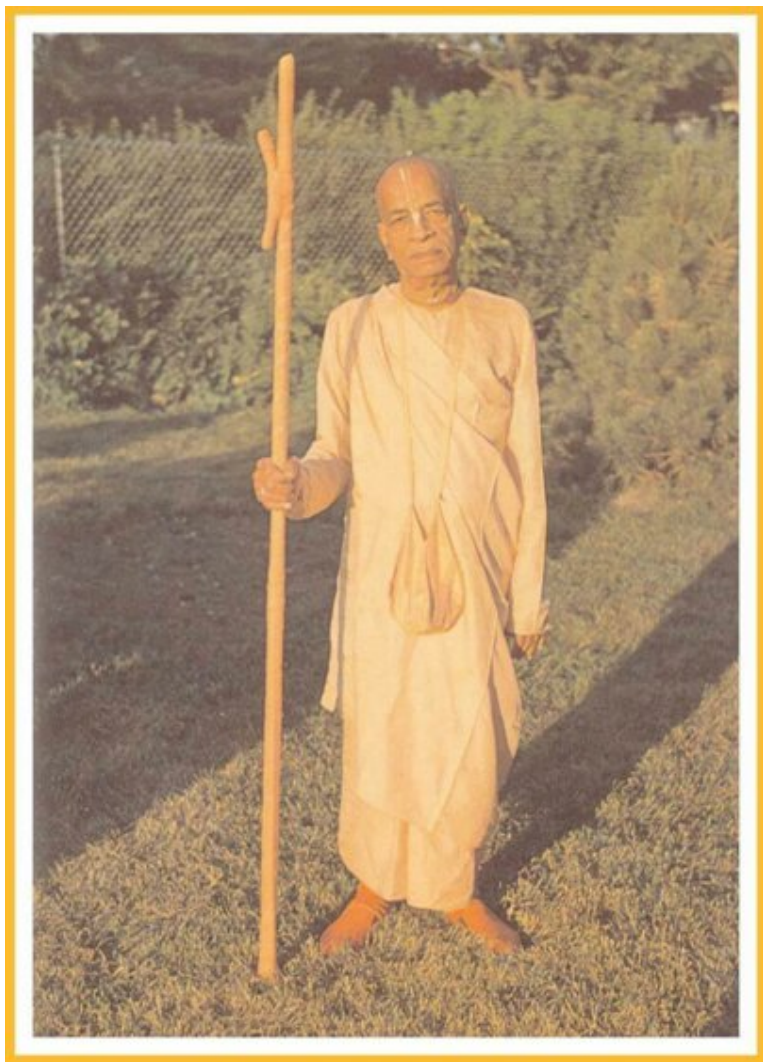
仁慈的溫達女神啊！我全無奉愛，並犯下無數冒犯，罪孽深重，正在物質存在之洋中，被色欲、忿怒、貪念和其他不吉祥品質等洶湧波濤怒擲不已。因此，我托庇於你，並頂拜你的蓮花足。

*tavaivāsmi tavaivāsmi
na jévāmi tvayā vinā
iti vijñāya devé tvaà
naya mää caraëäntik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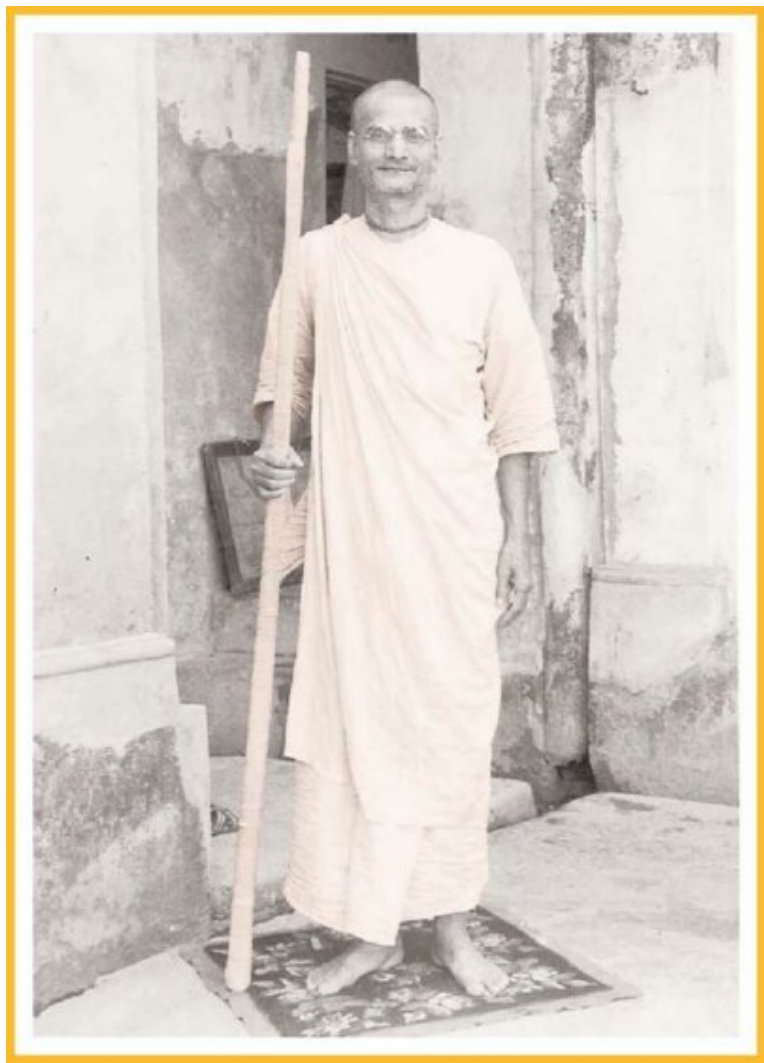
我是妳的！我是妳的！沒有妳，我不能活下去！女神（茹阿姐）啊！請瞭解這點，把我帶到妳的蓮花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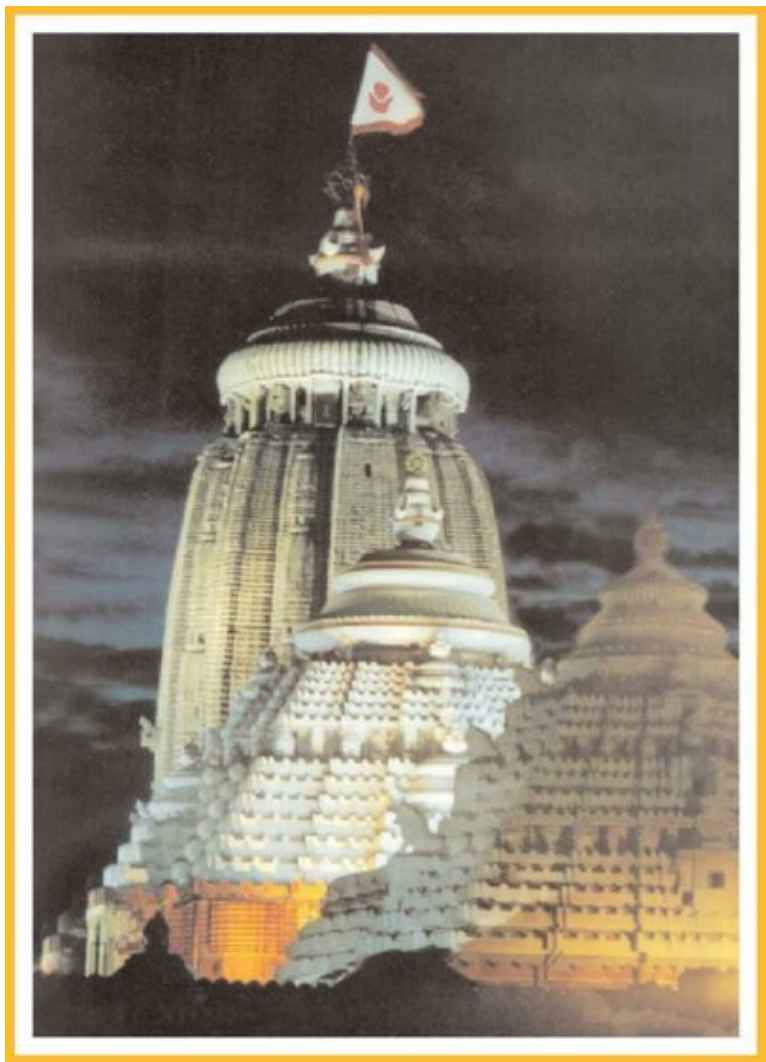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納•瑪哈拉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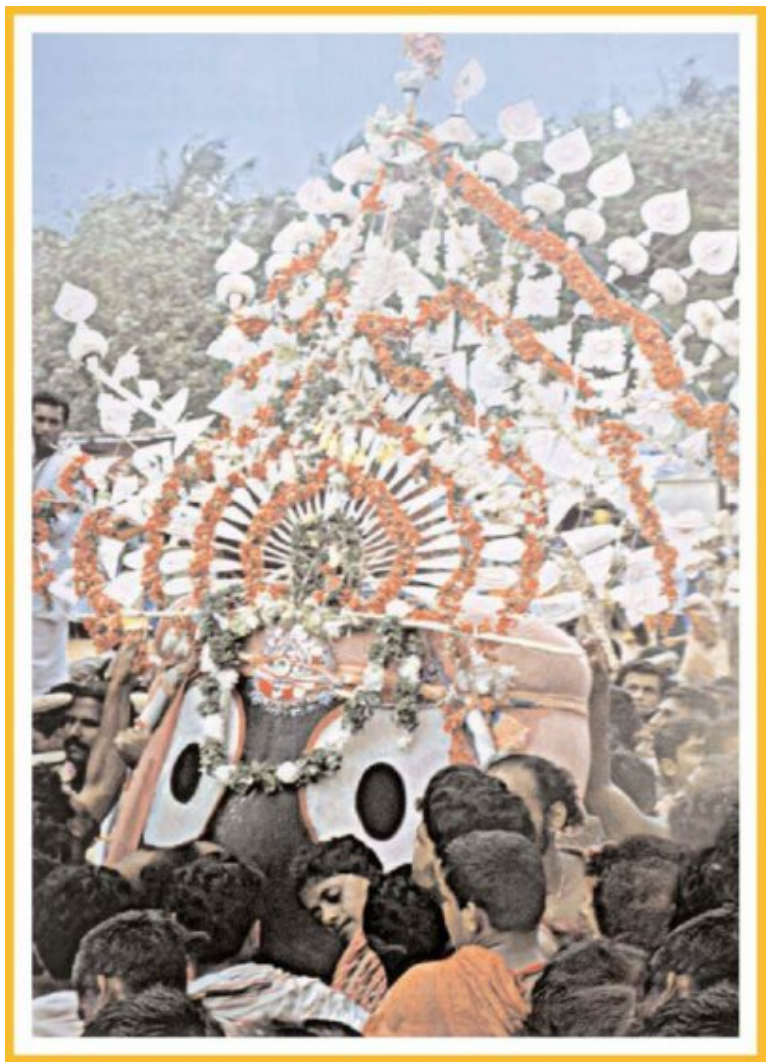
聖施瑞瑪•A.C•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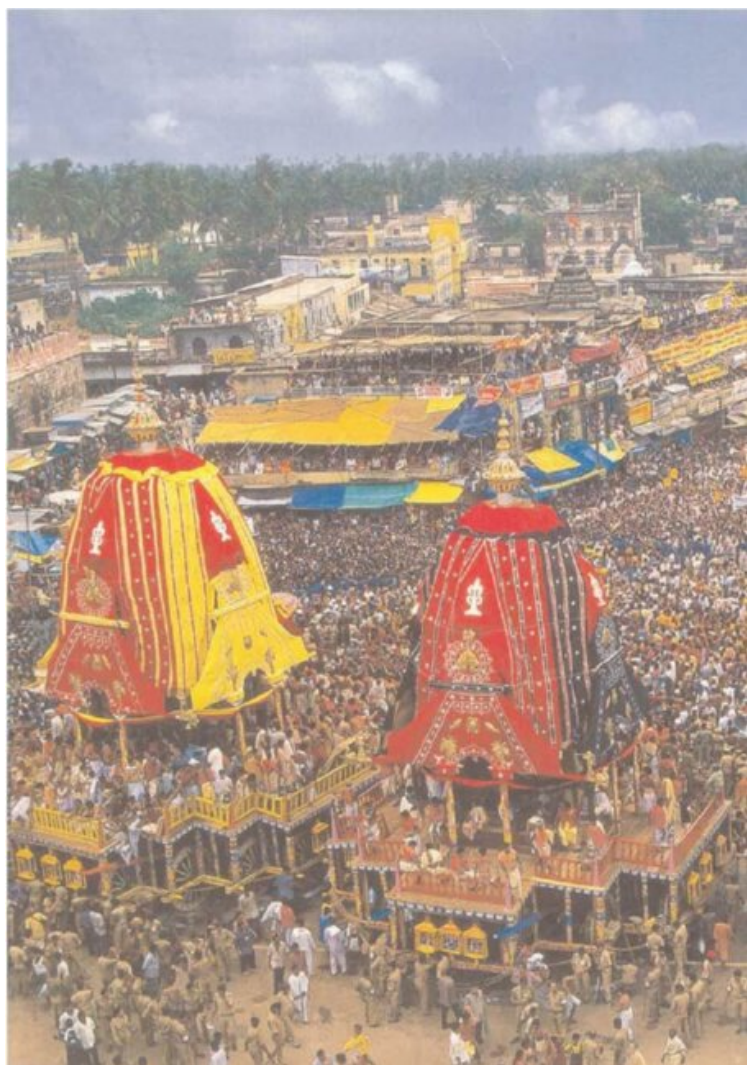
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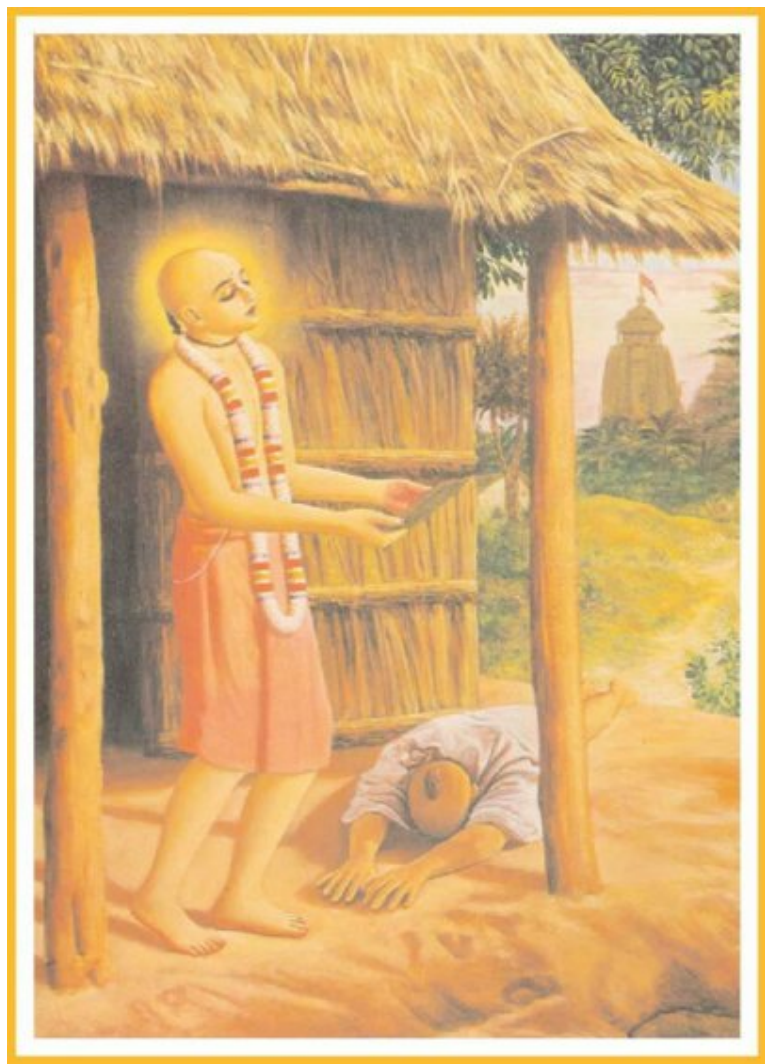
普瑞的佳甘納特神廟夜景



節日期間的主佳甘納特神







主瑪哈帕布和茹帕•哥斯瓦米

第一章 第一個故事



主佳甘納特的顯現

今天是佳甘納特壇車節。這個節日背後的含義是什麼？我們的心就像壇車，我們向奎師那祈求：“請過來坐在我的心裏吧。”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也是這樣向祂祈禱：“禰應前來坐在我們心裏。我們的心是溫達文。”

主佳甘納特顯現的第一個故事出現在《斯刊達往事書 Skanda Purana》中，《帕德瑪往事書 Padma Purana》、《Purusottama-mahamya》和《佳甘納特記事錄》也描述了這個故事。這裏講述的獨特版本來自《斯刊達往事書》和《Purusottama-mahamya》，其他典籍的版本略有差別，但故事大致相同。

在薩提亞年代 (satya-yuga) 住著一位叫做因卓丟姆那大君 (Indradyumna Maharaja) 的國王，他的妻子是貢迪查。當布茹阿瑪在奎師那的仁慈和瑪哈瑪亞的幫助下，創造了物質世界初期，這位國王在主布茹阿瑪一天裏的上半天之

始，貴為一國之君。這位國王住在中印度烏賈因（Ujjain）的阿灣提•納嘎裏（Avanti Nagari）古城，珊迪帕尼•牟尼曾在那裏教導奎師那。國王和他的王后都極富宗教心，也是非常進步的奉獻者，儘管他們身為皇室，但仍一直從事對至尊主的服務。那位國王想要親眼看到至尊人格首神，他一直苦候良機。他總是祈禱：“什麼時候我才會看到我的主呢？”

國王經常在他宮殿裏的屋子接待世界各個聖地的旅行者，尤其是印度旅行者。一天，一些朝聖者來到，並在那這裏過夜。他們剛剛從一個非常崇高的聖地過來，並覲見（darsana）了美麗的四臂之主尼拉-瑪達瓦（Nila-madhava）；現在他們正互相討論這神像的榮耀。一位婆羅門奉獻者無意間聽到他們的談話，並告訴國王的大臣，後者便告知國王，讓他知道神像的美麗。他告訴國王：“任誰覲見到尼拉-瑪達瓦，都不必重返物質世界並會永恆解脫。他會得到四臂形象並在無憂星宿裏，成為主拿拉央納的同遊。即使某人僅僅發誓‘明天我會去祂的廟裏看祂’，但在沒有到達之前，便在立誓之日死去，他仍是會前往無憂星宿並得到四臂形體”。

這國王驚訝道：“我如何能得見尼拉-瑪達瓦？祂在哪里？”他想去問那些朝聖者：“我在哪里才能找到祂？”但他們夜裏已經出發了；國王悶悶不樂並決定要設法尋找神

像。他喊來祭司之子——非常聰慧的維迪亞帕提（Vidyapati），還有他的官員和將軍，並命令他們全都四出訪尋：“你們一些人往東方，一些人往西方，其他人去南方，如此類推。你們全都應當在三個月內回來。誰告知我神像的所在，我就給他巨富要職”。如此，所有官員都滿腔熱忱地自瑪德亞·帕戴士向各方進發。維迪亞帕提，這位非常英俊以及擁有所有好品質的年輕人朝東方進發。

過了三個月，除了維迪亞帕提，其他人都回來了，國王很擔憂，因為沒人知道維迪亞帕提在哪里。維迪亞帕提去到了靠近印度洋的印度東海岸，他在那裏一直前行，不斷找尋尼拉-瑪達瓦。一天，他在海濱看到一個極為美麗的村莊，那裏有座高山，滿山蒼翠，百花競豔，居民也極富教養。夜幕低垂，他決定要留在那個村莊，因而他告訴其中一些居民：“我今夜想在此歇息。”他們回答道：“維士瓦瓦蘇（Visvvasu）是這個村莊的首領。他社會階級雖然低微(sabara)，卻頗具資格又極虔誠，他也非常有智慧、謙卑和慷慨。每當有旅行者或客人到來，都會去拜訪維士瓦瓦蘇，因此你必須前往那裏”。

維迪亞帕提到達時，維士瓦瓦蘇不在家。只有他那美若天仙，二八年華的女兒——拉麗塔在家。她打開門說：“你可以在這裏等我父親，因為他不在家。他出去了，但當他回家時，便會安排一切。請在門外等候吧。”過了一段時間，

維士瓦瓦蘇回來了。他的身體散發著非常甜美怡人的香味，他塗上了極為漂亮而芬芳的聖印（tilaka 提拉克）。他看到有客人時，愧疚地對客人說：“噢，請原諒我這麼晚才回來。現在你可以進來了。”他和女兒把客人迎進家門。維士瓦瓦蘇看到這個俊美人物，非常高興，他告訴他：“你可以在這裏多留幾天。”然後他吩咐女兒：“好好照顧這個婆羅門。給他食物以及一切所需，要照顧周到。勿要令他有任何物品匱乏。”

維迪亞帕提用餐後便在那裏休息。他在屋內聞到一種極為甜美芬芳的香味，尤其是當屋主在家時，他奇怪道：“這種甜美的芬芳來自何處？我一生都從未聞到過這樣的香味。那個女孩又如此漂亮。我應當在這裏等些日子，也許就能找到尼拉-瑪達瓦。”於是他又開始四處尋找，歷時數天。

拉麗塔現在每天定時服務維迪亞帕提，並日久生情。維迪亞帕提也開始與她情誼緊密，不久之後，他倆互生情愫。儘管維迪亞帕提已經成婚，但他仍然深愛拉麗塔；因此他請求拉麗塔，要她央求她父親，同意他們結婚。她徵詢她父親，他同意了，維迪亞帕提就成了維士瓦瓦蘇的女婿。

維士瓦瓦蘇每天都定時外出，在傍晚煥然一新又芬芳四溢地回家。一天維迪亞帕提悄悄問他妻子：“親愛的，現

在你是我的妻子，我極為信任你。你能告訴我，你父親每天去哪里崇拜嗎？那種香味從哪里來呢？請告訴我吧。”

拉麗塔回答道：“我不能說。父親囑咐我‘不要對任何人透露我的去向。請保密——要守口如瓶。’”

維迪亞帕提說：“你不能告訴我？你跟我合而為一，與我沒什麼分別。你必須告訴我，因為我是你的丈夫。”

拉麗塔回答：“那你一定要答應，你決不會告訴別人。”

維迪亞帕提於是說：“妻子不應當這樣講話。我知道你是個非常貞潔的妻子，因此你必須告訴我。”然後他沉默不語。

拉麗塔說：“我會告訴你。他每天去崇拜神像。”

“哪個神像？”維迪亞帕提問道。

她回答道：“我答應不說的，但因為你是我的丈夫，所以我會告訴你。他去崇拜尼拉-瑪達瓦。”

維迪亞帕提非常高興，他想：“過了這麼久，我終於聽到尼拉-瑪達瓦的名字了。尼拉-瑪達瓦一定在這附近某處。”他開始對他妻子百般濃情蜜意，以令她透露一切，於是他請求她：“請叫你父親帶他女婿一起去吧。”

她說：“好吧，我會幫你。”

傍晚時分，她父親完成崇拜，回家吃過帕薩達後，拉麗塔走過去坐在父親膝上。愛意盈盈的對他說：“我親愛的父親，我想向你要一個祝福。”

他回答道：“好啊。我想給你一個祝福，你想要什麼？”

她告訴父親：“我想要些很特別的。我知道你會猶豫是否如我所願，但我想要。”

她父親問道：“你想要什麼？”

她答道：“父親啊，我想要你帶著我丈夫，跟你一起去見尼拉-瑪達瓦。他想要覲見祂。”

維士瓦瓦蘇沉思良久要不要帶他去。他擔心如果帶任何人去看神像，神像或會被盜，甚至消失，維士瓦瓦蘇猶豫了。拉麗塔看到父親很不情願時，她說：“如果你不讓我丈夫見尼拉-瑪達瓦，我將在你面前服毒自盡。你的拒絕表示你根本不在意你的愛女。”於是她準備去服毒。

這是女人最厲害的武器：“我要尋死，”“我要服毒，”“我要自殺。”丈夫和父親還會說怎麼呢？當然，他會說：“噢，什麼都依你吧。”

維士瓦瓦蘇現在進退維谷，他想到：“我該怎麼做？我必須救我唯一的愛女。我必須給她這個祝福。”

他說：“我不想要你死。我會帶你的丈夫給尼拉-瑪達瓦看，但有個條件。我會用黑布緊緊蒙住他的眼睛，當我們到達那個地方之後，我會再將之解開，他便能覲見神像。之後，我又會再蒙上眼罩。這樣他便能覲見神像，但卻不會知道神像所在。”

拉麗塔於是跑到丈夫那裏告訴他：“父親已經同意帶你

同行。但他在路上會蒙上你的眼睛，不過沒關係。”維迪亞帕提大喜過望並同意戴上眼罩。之後拉麗塔告訴父親：“好了，你可以用黑布蒙上他的眼睛。”稍後，當他們坐在牛車時，維士瓦瓦蘇用黑布蒙上維迪亞帕提的眼睛。極為聰慧的拉麗塔給她丈夫一些芥末籽，說道：“把這個放在口袋裏。現在正是雨季。你可以沿路逐一撒下。一段日子之後，那些芥末籽會茁壯成長，並開出鮮黃色的花朵。那你就跟著這些花朵自己前往那裏；你便不用向我父親問路了。”

維士瓦瓦蘇於是帶著維迪亞帕提同行，坐著牛車一路蜿蜒前行。維迪亞帕提在岳父不知情的情況下，一路撒下芥末籽。到了山腳下，他們把牛車留在那裏，維士瓦瓦蘇便牽著維迪亞帕提的手，領他到山頂的尼拉-瑪達瓦廟。當他們進入廟宇時，維士瓦瓦蘇取下眼罩，以便維迪亞帕提覲見尼拉-瑪達瓦。這尊神像是四臂的，祂拿著海螺（sankha）、神碟（cakra）、大頭棒（gada）和蓮花（padma）。祂極為美麗，但不像南達之子（nanda-nandana）奎師那，祂沒有笛子，沒有孔雀羽毛——祂更像主拿拉央納。拿拉央納非常美麗，但奎師那是眾生之中最美麗的。

維迪亞帕提非常高興並開始哭泣，他想：“長久以來，我一直都在找尋祂——好多個月了——現在我滿足了。現在我的生命成功了。”維士瓦瓦蘇告訴他：“在這裏等一會兒，

我要去森林帶些鮮花和其他物品來，崇拜祂。然後我會供奉檀香漿（candana）和其他物品，履行崇拜（arcana），然後我們便回家。”

維迪亞帕提等待之時，他注意到一個漂亮的湖，蓮花朵朵，蜜蜂嗡嗡鳴叫，鳥兒歌聲甜美。芒果樹的樹枝伸延湖上，一隻黑烏鴉在其中一枝樹枝上睡著了，卻掉入湖裏。它的靈魂立即以四臂形象顯現。於是嘎茹達很快到來，把這位極為美麗光榮的人物馱到背上，飛向無憂星宿。維迪亞帕提開始想：“噢，它完全沒有修習奉愛巴克提，這麼快就去了無憂星宿。它從未做過任何吉祥之事。它不純潔，一隻吃肉和其他噁心東西的烏鴉。然而，僅僅是掉落湖中，它就變成四臂形體並前往無憂星宿。為什麼我還要留在這裏呢？”他也想爬到樹上跳入湖中，以得到四臂形體前往無憂星宿。“我片刻也不要等了，”他想，並立即開始爬樹。但當他爬到一半時，天空傳來聲音對他說：“不要僅僅因為欲得解脫和去無憂星宿而自殺。你還要為了普世福祉而履行很多重要服務，因此現在不要死。耐心點。一切都會實現。立刻返回因卓丟姆那大君那裏，告訴他尼拉-瑪達瓦在這裏。”

與此同時，維士瓦瓦蘇帶著很多鮮花和其他物品回來，對維迪亞帕提說：“噢，跟我來吧。”他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維士瓦瓦蘇準備了檀香漿和其他材料。他一整天

都在崇拜，供奉禱文還有很多其他的奉獻活動。那個村子的所有居民都以 **dayitas** 而為人所知，這表示他們跟奎師那非常親近。維士瓦瓦蘇以 **dayita-pati**（所有與奎師那極為親近之人的主人）見稱。儘管他社會階級低微，他卻這般服務。他完全皈依，總是呼喚：“尼拉-瑪達瓦！”現在，維迪亞帕提也深深陶醉于神像的榮耀，看到岳父為尼拉-瑪達瓦履行的崇拜，他喜樂萬分。

當維士瓦瓦蘇完成服務時，他再次用眼罩蒙上維迪亞帕提的眼睛，一起出發。幾個小時後，再次走過那條迂回曲折的路，他們到家了。接著維士瓦瓦蘇聽到尼拉-瑪達瓦對他說：“你已服務多時。現在我想要去接受一個叫做因卓丟姆那大君的非常高階奉獻者，所履行的皇家服務。不要害怕，也不要擔心。”然而，維士瓦瓦蘇立即憂心忡忡並想到：“噢，塔庫吉（神像）要去因卓丟姆那大君那裏嗎？我無法忍受這種分離的想法。這個男孩會回去告訴國王，國王就會前來帶走尼拉-瑪達瓦。”於是他便義無反顧的扣留了維迪亞帕提，並把他囚禁在他家中的一個房間。

維迪亞帕提哪兒都去不成，因此他告訴妻子：“請幫幫我。我想迅速返回瑪德亞•帕戴士。我答應過國王，他想同整個家族一起服務尼拉-瑪達瓦。請幫幫我吧。你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另一半。”

拉麗塔同意並說道：“你可以走，我會幫你。”她於是

告訴父親：“如果你不把他從這個牢房釋放，我會立即自殺。”她準備自殺，她父親愛女情切而心軟了，並放了維迪亞帕提。維迪亞帕提現在自由了，他向妻子保證：“我會很快回來，請勿擔憂。”於是他迅速離開，一路朝著因卓丟姆那的王國前進。

他馬不停蹄，最終到達阿灣提•納嘎裏。維迪亞帕離開這裏已經六個多月了。他對國王說：“我發現了尼拉-瑪達瓦，請跟我來吧。”國王決定：“我會與我的整個王朝、財富、妻子、士兵和將領一起去。”他想把尼拉-瑪達瓦帶到他的王國，餘生也崇拜祂。他自烏賈因出發而到達了普瑞南邊百多英里處。但當他到達當地時，卻沒有芥末籽花。也沒有山，沒有村莊。因為藉由尼拉-瑪達瓦的願望，整個村莊都被厚達一百英尺的沙子所掩埋。一切都被掩埋，包括山丘。尼拉-瑪達瓦也不在那裏。

國王開始傷心落淚。他坐在草墊上，面向大海，做出決定：“我會絕食；直到我覲見到尼拉-瑪達瓦；若我見不到祂，我便會一死了之。我與我的整個王朝、所有財富、妻子和家人來到這裏，卻覲見不到主。噢，我必須了此殘生。”接著，他憶念著主，開始唱頌：“尼拉-瑪達瓦！尼拉-瑪達瓦！”天空傳來聲音對他說：“我不會來了，但不要擔心。我不會來到這裏讓你覲見，但你將能見到我。我正派遣布茹阿瑪前來。你應當與布茹阿瑪一起來無憂星宿，你

可以在那裏觀見我。在這世上，我不會以尼拉-瑪達瓦的形象讓你觀見，但我會顯現為四個形象：佳甘納特、巴拉戴瓦、蘇巴卓和蘇達珊神碟。在 Banki-muhana 所在的海邊等著。”這個地方現稱神碟聖地（Cakra-tirtha），靠近稱為孟加拉灣的那處海洋，那裏的水流向西孟加拉。“去那裏等著，daru-brahma——木頭形體的至尊主（Bhagavan）將會到臨。祂會顯現為巨大、芬芳的紅色圓木，其上到處都有海螺、神碟、大頭棒和蓮花的標記。去那裏吧。把我取出來，用那根圓木做成四尊神像。然後你便能崇拜我。”

布茹阿瑪很快來到，帶著國王一起前往無憂星宿。在那裏，當主跟祂的同游談話之時，國王得以隨心所欲地凝視著尼拉-瑪達瓦。國王更受吸引而開始哭泣，然後布茹阿瑪告訴他：“我們走吧。祂不會以這個形象降臨地球，但祂會以四個形象出現。我們現在就前往祂指定的地方，在那裏等祂吧。”

與此同時，國王離開之時，此去經年，滄海桑田。他走之前建造了一座非常雄偉壯麗，又高又大的廟宇，但現在也被沙子掩埋。沙子被移走很多次，但廟宇變得破舊不堪。一位新國王來到，修繕了它並宣稱：“我是這座廟宇的興建者。”現在那位國王因卓丟姆那回來了，他告訴新國王：“這不是你的；是我建的，因此我是這座廟宇的主人。你只是修繕了它而已。”有一隻叫做卡卡布孫迪

(Kakabhusundi) 的烏鴉，見證了茹阿瑪禪卓的逍遙時光和國王因卓丟姆那的建廟過程；現在他為國王作證。布茹阿瑪也前來附和：“是這個國王建了這座廟。你只是修繕它而已。”如此，國王因卓丟姆那再次成為主人。

不知何故，藉由奎師那的恩慈，國王的妻子依然健在。他沒有孩子，因此只有他和他妻子。國王和他的新同伴以及軍隊在此等候神像，最後他看到了到處都有海螺、神碟、大頭棒和蓮花標記的紅色樹幹。他和他的士兵、大象走近那根樹幹，用盡全力想把祂從水中取出來，但卻無能為力。很多大象和壯士，甚至整個軍隊，都無法從水中取出樹幹。

天空再次傳來聲音，告訴國王：“把我的老僕人 Dayita-pati (與奎師那關係密切者之首) 維士瓦瓦蘇和他女兒帶來吧。維士瓦瓦蘇要從一邊抬起我，婆羅門維迪亞帕提則從另一邊抬起我。為我準備一輛金馬車。我就會輕易出來，然後你便可以安排一切。”藉由尼拉-瑪達瓦的能量和意願，維士瓦瓦蘇、拉麗塔和維迪亞帕提仍然在世，現在恭敬地請他們坐上一輛馬車。國王請求他們三個到海水中抬起圓木。維迪亞帕提和妻子以及岳父開始抬起圓木，並同時向祂祈禱：“凱旋歸於佳甘納特！凱旋歸於佳甘納特！尼拉-瑪達瓦！尼拉-瑪達瓦！請你，請你仁慈地來到我們的馬車上。”

他們毫不費力就取出圓木，放到金馬車上，前往佳甘

納特廟現址的不遠處。國王把圓木放在那裏的一個大廳內，請來了奧瑞沙所有的木匠，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能夠做成神像（**vigraha**），我就會給你們享之不盡的財富。”很多極為著名的木匠來了，想要製作神像，但當他們的儀器和工具一碰到鐵一般堅硬的圓木時，就全部迸裂。一個年老而漂亮的婆羅門來了，他帶來一些工具，並告訴他們：“我叫瑪哈茹阿納（**maharana**）。我非常專業，我也可以給你雕刻神像。”那個婆羅門實際上就是尼拉-瑪達瓦，即佳甘納特本人，他以年老婆羅門的形象到臨。他繼續道：“我會在二十一天內完成神像，但你們必須保證：這個大廳的門要一直保持關閉。我會帶著我的工具獨自在那裏，而在二十一天后，我便會打開門，這樣你們便能看見神像。那時你們可以把祂帶到廟裏，服務和崇拜祂。”國王回答：“好的，我會遵照你的指示。我不會開門的。”

這位婆羅門帶著他的工具進去，把門反鎖。十四天以來，裏面一點聲音都沒有，因卓丟姆那大君便很擔心。他想：“怎麼回事？這整段期間，這位婆羅門滴水未進，什麼都沒吃。他可能已經死了。”他的宰相於是告訴他：“不要開門。這事背後大有玄機。二十一天后才開門；不要提前。”然而，他的王后懇求他：“如果你現在不開門，婆羅門或會死去，我們會背負殺害婆羅門之罪。我們必須開門。請快點吧。”國王回答：“這婆羅門叮囑我，二十一天屆滿之前

不要開門。我怎能打開呢？”她一再哀求，最終國王召來他的木匠們，砍掉門鎖，強行打開門進去。

在大廳內，國王目瞪口呆，因為他看不到婆羅門。“婆羅門瑪哈茹阿納去了哪里？”他問。四個神像——佳甘納特、巴拉戴瓦、蘇巴卓以及蘇達珊神碟——在那裏，但祂們尚未完工。祂們的眼睛和鼻子還只是圓圈，胳膊也不夠長，手和腳也沒有完工——全是未完工的。國王開始哭泣。對他的宰相推心置腹地說道：“我沒有守諾言，做了冒犯。現在我該怎麼辦？”他傷心落淚，再次想要自殺。

在另一個版本中，可能是另一個創造，當國王打開門時，婆羅門在那裏，並立即告訴他：“你為何在我工作期間進來？現在只是過了十四天。我還要七天來把神像做得非常漂亮。你為何打開門？現在只得圓圓的眼睛。好吧，我想這一定是主本人——佳甘納特的願望。否則我定能完工，你也不會來打斷我。”話畢，這個木匠消失了，國王和同伴此時方知祂不只是個婆羅門木匠——祂是奎師那本人。他們開始在分離中悲泣。

神像隔空傳音命令國王：“不要擔憂。這事件背後大有玄機。我想要顯現成這樣，其後大有深意。把我放在廟裏，開始崇拜我這些神像的形象吧。”佳甘納特繼續說：“請執行我的命令。維士瓦瓦蘇以及他的女婿維迪亞帕提，還有維迪亞帕提的兩位妻子會崇拜我。維迪亞帕提的婆羅門妻

子的兒子們會輪流崇拜神像，他階級低微的妻子的兒子們會煮多種類繁多的菜式。維士瓦瓦蘇的家族，多個深受奎師那寵愛的人會在壇車節期間服務我十天。那時候只有他們才能服務我；別人都不可以崇拜。他們獨力會把巴拉戴瓦、蘇巴卓和我放到馬車上，帶我們到貢迪查廟。從今天起，舉行為期十天的節日，並把這些馬車駛到貢迪查廟。”

正是因為貢迪查王后的請求，這段逍遙時光才得以展開，因此廟宇以她的名字命名。神像繼續說：“在那段期間，我們會留在那裏，然後你就可以帶我們回來。你應當舉行很多節日，比如沐浴節（Snana-yatra），檀香節（Candana-yatra），尋君節（Hera-pancami）等等。”

在檀香節期間，多天以來，主佳甘納特的整個身體都塗滿檀香漿。那時，名為哥文達的巡遊神像(vijaya-vigraha)¹，安放在納仁卓河（Narendra-sarovara）中一艘極其漂亮的船上，祂的船上逍遙時光就此發生。接著，在沐浴節期間，以數以千罐來自印度各個聖地的水為神像沐浴，由於祂沐浴時間過長，致令祂生病了。祂反胃不適，十分難受。那時，拉珂施蜜會帶祂去自己的宮殿，閉門十五天。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沒有神像便活不下去，祂因此前往阿拉拉納特（Alalanatha），哭道：“奎師那在哪里？奎師那在哪里？”祂變得非常瘋狂，以致當祂觸碰到阿拉拉納特的石頭時，它們都溶化了。不論祂在哪里頂拜——手、頭

和四肢所置之處——祂們在那塊石頭上留下的印記，全都清晰可見。

只有深受奎師那鍾愛的一低階的維士瓦瓦蘇家族，可以在壇車節時服務佳甘納特。實際上，僕人有兩類。一類來自維迪亞帕提元配婆羅門妻子的家族，這些奉獻者履行神像崇拜和服務。拉麗塔的後代被稱為 **supakara**（優秀大廚），因為即使他們出生低微，但佳甘納特接納他們為祂掌廚。他們迅速而輕易地煮出一百爐的米飯和豆（**dahl**），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菜式。他們精於使用多個爐子²，而在每個爐子上至少放二十個陶鍋。

國王祈禱道：“神啊，我想要個祝福，好讓我能服務禰。”

神像回答：“你想要什麼祝福？”

國王說：“我想我的皇朝無兒無女。我不想要任何孩子。我知道你會如我所願。”

神像微笑問道：“你為何不想要孩子？”

國王回答：“我死後，他們會爭奪財產，他們不會有興趣服務禰。十方財富都會來服務禰，他們會想：‘這些財產是我的’或‘佳甘納特是我的財產。’我不要我任何一個家人這麼想：‘這廟是我的，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是我的財產，所有捐款（**pranami**）因而也是供我享樂的。’如果他們那樣想，就會用這一切來滿足他們的感官並下地獄。”

我們現今在全印度和其他地方也看到這種心態。現

時，新奉獻者走近人們說道：“給我一些錢，服務我的靈性導師吧。我想服務神像——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我想服務茹阿妲和奎師那，因此請慷慨解囊吧。”然而，當他們得到捐款時，卻一分錢都不給靈性導師和神像。他們想：“現在我是享樂者！”他們把錢據為己有，然後詢問：“我存款入哪個銀行最好？”有人可能回答：“你可以到瑞士，那裏最好。”接著他們會說：“不，我想把錢留在印度，那樣我就能住在那裏。你能告訴我印度哪個銀行存款最安全嗎？”他們忘了他們是為靈性導師化緣的。誰會想他捐錢是要給這個門徒呢？那麼會有怎樣的懲戒？奎師那會很憂心，因為祂還要造出適合他們的地獄。

在印度，很多哥斯瓦米也認為他們是廟宇的主人。他們把捐款中飽私囊，並從事很多虛假的物質活動。你們應時時小心提防；否則奉愛不會走向你。她會想：“這個人非常自私。他想要成為他靈性導師和奎師那的主人。”

國王因此請求：“哪怕是一分錢，誰也不應當拿走。禰是主人。禰本人應當委任那些服務禰的人。要定期更換管理者，他們應當是僕人，如同信託人一樣。”信託人就是值得委託去做服務，不求任何自利之人。奧瑞沙的國王恒常都是信託人，其後又推選了其他人。他們實際上不是國王，就某程度而言，他們不能擅取一分一文。否則，他們就會被毀。

聽了國王這番話，佳甘納特開始面露微笑，壇車節從而展開。這個故事之中有很多意義重大的教導。

¹ 凡需帶佳甘納特前往別處時，就會從佳甘納特廟帶這尊較小的巡遊神像(vijaya-vigraha)出行，因為佳甘納特的身體極重。

² 這種爐子叫印度簇厘 (culli)。它有五個爐頭（中間一個，四個角各一），每個爐頭上迭放四個鍋，上面三個鍋底部都有小洞。每樣東西的火候都均衡完美。可以理解到，掌廚的正是拉珂施蜜本人，僕人（維迪亞帕提低階妻子的後代）僅是在協助她，正因如此，烹飪方式才會如此神奇。

第二章 第二個故事



主佳甘納特顯現背後的原因

你們現在聽過第一個故事，但它並沒有完全解釋主佳甘納特為何想要以未完工的形體顯現。另一段稍有不同的故事包含了這一解釋，那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傳系的哥斯瓦米們所發現的。這個故事並無任何完整記錄，僅只存於純粹奉獻者心中，尤其是那些蒙受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仁慈的奉獻者。事實上，有兩個這樣的故事，而非一個，這兩個故事都非常美妙。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博伽瓦譚評注 Brhad-bhagavatamṛta》包含了其中這第一個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某個部分。

奎師那在高庫拉（Gokula）出生。祂也局部自我顯現在瑪圖拉，但祂本人全然是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的兒子。祂在瑪圖拉沒有顯現為兒子——祂以四臂形體、十六歲大的年齡顯現。祂金飾耀目，金冠閃閃，華衣灼灼，長髮捲曲。另一方面，祂和祂妹妹一起，在高庫拉自雅淑姐腹中

顯現為小嬰兒。祂其實是南達和雅淑姐之子，而非養子。時有記載祂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但巴佳居民（Vrajavasis）不接受這個說法。他們親眼看到祂誕自雅淑姐腹中，因此他們怎能相信祂生於瑪圖拉？在瑪圖拉沒有誕生典禮，但在巴佳，南達爸爸在奎師那生日，給婆羅門佈施了數千頭牛。他把一切統統佈施，屋裏不留一物，但他的屋子再次充滿財富。這個節日非常棒。

奎師那在高庫拉成長，雅淑姐媽媽在那裏以她的愛和情感，把祂綁到研磨上，那裏還發生了很多別的甜蜜逍遙時光。奎師那長大一些時，祂甜蜜地吹奏笛子，和夥伴們出去放牛。在某段時間之內，祂殺了風魔垂納瓦爾塔（Trnavarta）、鸛魔巴卡蘇拉（Bakasura）、巨蟒魔阿嘎蘇拉（Aghasura）以及其他惡魔。祂在溫達文上演茹阿莎之舞，祂又在笛子榕樹（灣西瓦塔）和凱西河堤（凱西嘎塔）玩耍。接著，過了一段時間，阿庫拉來到溫達文，告訴奎師那：“康薩想殺掉你的父母，瓦蘇戴瓦和戴瓦奎。”奎師那答道：“我的父親是南達爸爸，母親是雅淑姐媽媽。但瓦蘇戴瓦和戴瓦奎是我父母的朋友，因此我應去救他們。”祂立即跟阿庫拉走了，殺掉康薩，立烏卦森納為王，不久之後，祂去了杜瓦爾卡。

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博伽瓦譚評注》，敘述了奎師那住在杜瓦爾卡時的下列逍遙時光。你們聽過聖納茹阿

達•牟尼，他非常精於上演很多深不可測的逍遙時光來取悅奎師那。他與奎師那極為親近，並屢創新招來榮耀奎師那的各種化身和純粹奉獻者。或有人說納茹阿達•牟尼極其“狡猾”，因為無人能夠明白他在做什麼，或為何做、怎麼做，或在哪儿做。奎師那很“狡猾”，祂的牧牛姑娘們、祂的母親、祂的巴佳、祂的雅沐那，還有祂的奉獻者也都如是。同樣道理，不論納茹阿達去哪里，都只是為了服務奎師那，他總是忙於自創獨特的方式來榮耀他神聖的主人奎師那，還有茹阿迪卡、牧牛姑娘和奉獻者。

一次，為了觀看奎師那和牧牛姑娘們有增無減的嶄新榮耀，納茹阿達去到杜瓦爾卡。如果納茹阿達不揭示誰是最偉大的奉獻者，這種知識就不得而知。他前往杜瓦爾卡尋找榮耀她們的方法。

在茹珂蜜妮（Rukmini）的宮殿，納茹阿達看到那裏正在舉行一個大慶典。以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Satybhama）、佳巴瓦緹（Jambavati）、巴卓（Bhadra）、蜜陀溫達（Mitravinda）和娜納吉緹（Nagnajiti）等等八位主要王后為首的 16108 位王后全都出席，還有其他的杜瓦爾卡居民也在那裏。納茹阿達走近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和其他王后，並在她們的聚會中說道：“你們能夠服務奎師那極為幸運。你們是奎師那最好的僕人。你們是祂的王后。你們是這整個世界上最受榮耀的。我向你們致敬。”納茹阿

達對王后們的言下之意是：“奎師那不愛你們任何人。我知道祂一直都只記得牧牛姑娘們。祂並非真的想跟你們一起——事實上他想回到溫達文，品嚐牧牛姑娘們的愛。”

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頓感不悅，她們告訴納茹阿達：“你在榮耀我們，但我們心知肚明，從奎師那娶我們起，我們就無法令祂開心。我們的愛控制不了祂。我們人數眾多，全都美若天仙，並精於所有技藝，但我們仍無法令祂滿足。”

茹珂蜜妮說道：“當祂在我的房間，我的床上睡覺時，祂一直在哭。有時祂做夢，扯著我的面紗，哭道：‘噢，茹阿迪卡！噢，茹阿迪卡！妳在哪里？沒有妳我會死！噢，拉麗塔，你在哪里？噢，薇莎卡，你在哪里？’有時祂哭得可憐兮兮並喊道：‘雅淑姐媽媽，你在哪里？我想吃麵包和黃油！我想坐在你懷裏！我想喝你的奶！你在哪里？’有時祂呼喚祂的夥伴：‘噢，施瑞達瑪！蘇巴拉！瑪度芒嘎！寇克伊拉！博瑞嘎！你們在哪里？來吧！來吧！沒有你們我無法維繫生命。你們在哪里？牛兒在等待，可是你們還沒來。現在該去放牛了。你們一定要來。’有時祂甚至呼喚祂的牛：‘夏瑪麗、達瓦麗、卡林迪、甘嘎、琵桑嘎！你們在哪里？你們在哪里？’祂就這樣整夜哭泣，整張床都被祂的眼淚浸濕。而且這不止一個晚上——祂總是如此。祂從不看看我們在哪里或我們是誰。我們不過是‘在那裏’罷了。”

“我們非常難過。對祂而言，我們一點都不親近。如果我們親近，祂為何不呼喚：‘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祂從不喊我們的名字。”

接著，薩緹亞巴瑪說道：“姊姊啊，的確如此。昨晚他拉住我的面紗痛哭，喊道：‘噢，茹阿姐！噢！茹阿姐！’祂失去了知覺，我不知所措。這背後有什麼故事？儘管我們嫁給了奎師那，為何祂卻從不看我們？我們這麼甜美漂亮，精於所有技藝，但我們仍然無法取悅奎師那。我們想知道怎麼才能取悅祂。”

與此同時，奎師那正坐在祂那名為蘇達爾瑪的聚會廳裏。這個大廳配備所有各種設施。時大時小，時涼時暖，時有空氣調節。僅靠意志力，它便能令人得償所願。有時那裏會有一百人，有時則有數千人。它如同奎師那本人一般，可以擴大縮小。當王后們在談論時，奎師那的同遊們正坐在會議室，討論各種問題並商議如何解決。烏卦森納王（Ugrasena）坐在中央的皇座，阿庫拉、奎師那、巴拉戴瓦、烏達瓦和其他人則坐在他兩旁。

奎師那有點反常，祂有些忐忑，為某事憂心忡忡，不能自拔。《蓮花往事書（Padma Purana）》中有雲：

*nāhaà tiñöhämi vaikuëöhe
yoginäà hãdayeñu vä*

tatra tiñöhämi nārada
yatra gāyanti mad-bhaktäù

奎師那有次告訴納茹阿達：“我從不住在無憂星宿，也不住在瑜伽師心裏。我住在純粹奉獻者心裏。我住在那些憶念我的人心裏，我在那裏安歇。除此之外，我哪兒也不住。”正是這個原因，奎師那感到忐忑。祂是至尊人格首神，因而祂能夠明白如下發生在茹珂蜜妮宮殿裏的逍遙時光：

柔黑妮媽媽來到王妃們之中。她是巴拉戴瓦帕布的母親，曾在溫達文與雅淑姐媽媽住了很多年，並養育了奎師那和巴拉戴瓦。她一進來，在場的所有王妃都向她頂拜，並給她上座。接著，當她安坐之後，所有人都走近她，說道：“媽媽啊，我們知道當奎師那和巴拉戴瓦還是小孩子時，你也身在巴佳，您在那裏待了十一年。您知道所有牧牛姑娘的故事。您知道有關牧牛姑娘、雅淑姐媽媽，還有所有巴佳居民的愛意深情。我們想知道巴佳的重要性。我們想知道巴佳居民愛的本質，這愛令奎師那對他們無法忘懷。現在已經很多年了，我們侍奉奎師那五十多年了，但祂仍沒有被我們的愛意服務所控。祂從來不喊：‘噢，茹珂蜜妮！噢，薩緹亞巴瑪！’相反，祂總是喊：‘茹阿姐！茹阿姐！拉麗塔！薇莎卡！’這都是什麼緣故？”

“有時祂內心溶化地呼喊：‘媽媽！雅淑姐媽媽！你在

哪里？給我麵包和黃油。我的牛餓了。我必須立即出去放牛。那些男孩——達瑪、蘇達瑪、施瑞達瑪還有其他人正在喊我。他們正在門口等我，所有的牛都在大聲哞哞叫。它們不給自己的小牛犢餵奶，因為它們全都在渴望我；因此我必須立即走。”

“祂不會想：‘我和我心愛的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在杜瓦爾卡’為什麼？巴佳那裏有什麼？他們不像我們這裏榮華富貴。牧牛姑娘不像我們有珠寶首飾，她們也不像我們這般美麗。她們住在森林，只能用花朵打扮，不像我們這般用金銀珠寶。奎師那常在那裏放牛，而在這裏祂像個國王，因此祂為何一直想著她們？為何祂把心都給了她們？我們想知道。她們知道什麼魔法嗎？她們知道什麼迷惑曼陀羅嗎？她們一定知道，那正是奎師那總是想著她們並為她們哭泣的緣故。”

“我們是奎師那的 16108 個王妃。我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我們每一方面的品質和的特長都獨一無二且無與倫比。然而，我們加起來都永無法控制祂。媽媽，是什麼原因，祂從不看我們？為何儘管我們人數眾多，卻無法滿足一個奎師那？我們以無數方式服務祂，我們如此愛祂，但我們卻無法滿足祂。祂只牽掛著牧牛姑娘們，呼喚著她們。這是何緣故？我們想知曉這一切。”

柔黑妮媽媽憶起朋友雅淑姐和所有牧牛姑娘時，她開

始哭泣，繼而開始解釋原因。她講述了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自孩童時代直到祂十二歲。其時，康薩的媽媽來到她們之中。她已經一百多歲了，駝背非常嚴重，走路拄著拐杖。“這太危險了，”她告訴她們。“為什麼談論牧牛姑娘和牧牛童？他們非常冷酷，非常冷酷。雅淑姐沒有好好養育奎師那和巴拉戴瓦。祂們是戴瓦奎的兒子，但不知怎地，祂們的父母害怕康薩而把祂們送到高庫拉。雅淑姐從不給奎師那和巴拉戴瓦一滴優酪乳或黃油，因此祂們被逼從鄰居家偷盜。接著，當鄰居們向雅淑姐抱怨時，她就會立即懲罰奎師那，有時她會綁住祂的手，把祂捆到研磨上。雅淑姐和南達爸爸都非常冷酷邪惡，儘管森裏處處都是荊棘和硬碎石，但他們從不給奎師那穿鞋子。不要談及他們。”

“奎師那常常從早到晚在巴佳各地放牛，沒有酬勞，沒有鞋子，也沒有傘遮蔽午後烈日。巴佳有大量黃油，但祂一無所得。任何人都會施予黃油，甚至是給僕人，但他們卻從不給祂一點點。”

“有一次雅淑姐用繩子綁起了奎師那。祂在痛哭，但那個女人麻木不仁。她拿著棍子想要打祂，儘管祂在哭著：‘媽媽！媽媽！請不要打我！我再也不敢了！’祂從未做錯事，但她仍然想打祂。另一方面，我的丈夫，烏卦森納，卻極其仁慈。”

“我想奎師那在那裏待了十二年，這期間祂從雅淑姐媽

媽那裏只得到少量牛奶。從五歲到十二歲，祂和巴拉茹阿瑪只得了一些麵包和黃油。因此我們應當算算，在這十二年間，雅淑姐和南達為奎師那花了多少錢。我們也應當算算祂在那裏放牛有多少日子，我們還得考慮有時祂去別人家裏偷的物品。他們應當給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放牛付些工資。但另一方面，奎師那至少也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些衣物。不論怎樣，我們應當把一切算清楚，再把嘎爾嘎老師召來，他精於算術和占星術。他知曉一切。他寫下帳目時，便會算出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放牛應得的薪水，還有到底為祂們花了多少錢。”

“我們不會付錢給柔黑妮，因為她是南達、雅淑姐和牧牛姑娘的同黨。我們永遠不會給她錢，我們只可以付給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應該出一份報告。帳目理清時，若有虧欠雅淑姐和南達，我們會雙倍奉還。”

帕德瑪瓦緹繼續大發謬論：“我丈夫極為寬宏大量、慷慨大方、仁慈寬厚。若有虧欠雅淑姐和南達，我們會雙倍奉還；若是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放牛應有所得，我們會立即仁慈地說：‘我們什麼都不會拿走。’因此我們要去召來嘎爾嘎老師。”柔黑妮聞言越來越生氣。

然後，柔黑妮媽媽怒不可遏地說道：“我知道你是誰！”帕德瑪瓦緹是烏卦森納的妻子，但康薩卻並非烏卦森納之子。帕德瑪瓦緹很年輕時，有一次，她和朋友們晚上在雅

沐那河岸玩耍。一個名為珠彌拉的惡魔在色欲中接近她，因而生了康薩。柔黑妮繼續說：“我知道你並非貞潔女人。因此你不能明白巴佳居民那愛和情感的榮耀。”

現在，柔黑妮不再跟帕德瑪瓦緹講話，繼續向王妃們講述。她逐一解釋了南達爸爸、雅淑姐、蘇巴拉和施瑞達瑪的心緒。最後，她開始講述牧牛姑娘。她說：“巴佳居民如此愛奎師那，以致沒有祂，便不能活下去。奎師那和巴拉戴瓦還很小時，祂們想要外出放牧，便一再告訴雅淑姐媽媽：‘媽媽，我們想要外出放牧，因為我們是哥帕（牧牛童）。請讓我們去吧。’不獲准許時，祂們開始哭。最後，雅淑姐媽媽告訴祂們：‘你可以帶著小牛犢去溫達文附近的森林，但必須儘快回家。’她給祂們很漂亮的鞋和遮陽傘，但奎師那告訴她：‘那些牛就像我們的母親，因此值得我們崇拜。如果你要給我鞋，那就給所有 90 萬頭牛穿鞋吧。它們都有四隻腳，因此每 10 萬頭牛，你就要拿 40 萬隻鞋來。也給它們全都帶傘，如此，我才會穿鞋打傘；否則我不會。我不想成為它們的主人。我想成為牛的僕人，因為我是哥帕（牧牛童）。哥帕意指牛的維繫者、養育者——像它們的僕人一般。’”

“有一次，雅淑姐告訴奎師那：‘我兒，所有牧牛姑娘都來向我投訴，說你去她們家，從她們的儲藏室偷黃油。’奎師那說：‘媽媽，你為什麼這麼說？*Maiya, main nahin*

makkhana khaya——媽媽，你為什麼說我偷了黃油？我沒有偷吃黃油。你清晨送我到瑪度森林放牧，我便去那裏，而我總是和牛在一起。現在是晚上，所以我和牛兒都回來了。這之後我會去睡覺。我怎會有時間去偷黃油？如果你認為我偷了，那一定是因為我不是你的兒子。我或是你領養的，又或我生於某處而我媽媽離棄了我，你因此才認為我是小偷。我要跑到雅沐那河，投河自盡——我不想再和你一起生活了。”

“雅淑姐媽媽立刻開始痛哭。她抱住奎師那說道：‘噢，奎師那，你沒有拿黃油。我沒有那樣說。’奎師那回答：‘媽媽，我拿了黃油：Maiya, main ne hi makkhana khaya,’雅淑姐回答：‘不，不，你沒有拿黃油。’然後她開始輕撫奎師那。她哭著用眼淚為祂沐浴，母乳從她乳房自動湧出。雅淑姐哭著：‘我再也不會這樣說了。’”

柔黑妮戴薇繼續說：“巴佳居民只知道奎師那是他們的兒子、他們的最愛或他們的朋友。你們有時想著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本人，你們可以看到祂的四臂形體，但巴佳決不會有這種想法。巴佳居民把奎師那看作一個天真的孩子。祂總是跳舞、吹笛，祂的頭巾飾有孔雀羽毛，所有牧牛姑娘都是祂的摯愛。祂是哥琵佳納-瓦拉巴 (Gopijana-vallabha)，即所有牧牛姑娘的摯愛。”

“牧牛姑娘們不希求跟奎師那有正式關係。她們自小已

把心和一切都給了祂，因而祂無法償還她們。噢，請仔細聆聽。牧牛姑娘們從不想從奎師那處有所得益。她們總是不求私利地服務祂。在杜瓦爾卡，你，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都是奎師那的妻子，但卻非祂摯愛。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你們的愛和情感被分成多份。除了你的丈夫奎師那，你們每人還有十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你們的一個丈夫再加上這十一個就是十二個，因此你們的愛被分成十二份。另一方面，牧牛姑娘們的愛是完整無缺的。她們放棄了丈夫，沒有孩子，也不料理家務，她們沒有動物——她們沒有什麼要照顧的。她們的愛是 **akhanda**——完整、圓滿且密不可分的。”

“在愛人和摯愛的關係中，女人把她的所有時間都獻給她的摯愛，但如果生了孩子，她的愛和情感便被瓜分。她分給孩子的時間，將遠遠多於她的丈夫。如果她有十至十一個孩子，她的愛和情感還會被繼續瓜分。”

柔黑妮解釋，牧牛姑娘做任何事情時，比如打掃屋子，她們總是一心一意想著奎師那。她們打掃時在唱道：“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煮飯時，她們在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如果有位牧牛姑娘正為長輩看顧小孩，想讓小孩睡覺時，她輕拍小孩，唱著“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牧牛姑娘不會對嬰兒說：“睡吧，睡吧。”取而代之，她們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如果她們在打

穀粒、小麥或大米，她們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牧牛姑娘家裏有很多鸚鵡，在清晨四點鐘，她們教那些鸚鵡：“跟著我復述：‘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

牧牛姑娘們的內心和思想總是專注于奎師那。她們的內心和思想就像是奎師那恒常坐著的馬車，而奎師那的內心和思想也像牧牛姑娘乘坐的馬車。奎師那總是想著牧牛姑娘，呼喚著：“茹阿姐，茹阿姐，茹阿姐，勝利(佳呀)，勝利，勝利，施瑞茹阿姐.....”祂總是想著：“茹阿姐，茹阿姐！拉麗塔！薇莎卡！雅淑姐媽媽！”

奎師那的愛和情感分成多份。在梵歌(4.11)，祂承諾：“ye yatha mam prapadyante — 我會記住那些記著我的人。”祂一定會遵守諾言。祂會前往祂奉獻者憶念祂和唱頌祂的地方。祂尤其鍾愛巴佳居民，但同時，祂無法放棄瑪圖拉、杜瓦爾卡、印度其他地方或世界各地的奉獻者。任誰唱頌，祂都會走向那人。祂總是記著他們，也總是感到與他們的莫大離情。因此，祂的愛分崩離析，但牧牛姑娘的愛完整無缺，因此祂如此依戀她們。

柔黑妮媽媽繼續說：“在茹阿莎之舞期間，牧牛姑娘唱歌跳舞疲累之時，奎師那總為她們擦臉。牧牛姑娘能夠唱得比奎師那更甜美動人。祂可以唱：‘sa, re, ga, ma, pa’，但牧牛姑娘可以比這唱更多。奎師那會就此停住，但她們會唱：‘sa, re, ga, ma, pa, da, ni, sa’奎師那聽了非常高興，說道

‘好極了！好極了！我做不到你們所做的。’祂總是讚揚她們。”

牧牛姑娘處於 mahabhava（至高靈性情感）時，對奎師那的愛和情感（rati）稱為 samartha-rati。Samartha 一字意指有能力的、適合的及完全的；因此 samartha-rati 意指“能夠控制奎師那”。杜瓦爾卡王妃們的靈性情感被稱為 samanjasā，這表示她們的愛能否控制奎師那，有待商榷。她們不像牧牛姑娘一般，牧牛姑娘的愛能夠控制祂。牧牛姑娘的純愛（prema）非常之高，遠非王妃們的愛所能比擬。王妃們的愛到達這些階段：prema（純愛），sneha（擁有感），pranaya（由嫉妒導致的自負），raga（自發愛意）和 anuraga（曆久常新的愛）。有時她們得到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的影子，有時又感受到超然瘋狂（divyonmada）和變化多端的言語（citra-jalpa），但僅是微乎其微。她們的八種狂喜極樂徵兆（asta-sattvika-bhavas）無法到達 ujvalita（熾烈）和 prajvalita（燃燒）階段。她們的 bhava（靈性情感）可以到達星火（dhumayita），這可以比作被煙霧遮蓋的火苗。有時候她們的靈性情感也會沒有煙霧，換言之，更加濃密，但永遠不會像牧牛姑娘的那樣高深。牧牛姑娘“無煙”的烈火達到了巔峰。

柔黑妮媽媽接著開始榮耀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的情感。她說：‘有一次，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坐在奎師

那懷中。一隻蜜蜂以為聖茹阿迪卡的蓮花足是芬芳馥鬱、甜蜜怡人的蓮花，嗡嗡飛來。它想飛進這蓮花足內，茹阿迪卡害怕了。她想把蜜蜂趕走，但它又飛回來。這時，瑪度芒嘎來到，用棍子趕走了它。他回來誇耀道：‘瑪度蘇丹（即蜜蜂）走了。我把它趕走了，它再不會回來了。’施瑞瑪緹•茹阿迪卡聞言，她忘了自己正坐在奎師那的懷裏，被祂輕撫，於是她開始哭泣。她把瑪度蘇丹一詞理解為奎師那本人而哭喊：‘噢，瑪度蘇丹！禰去了何方？禰何時回來？禰一定要來，不然我會死。’這樣說著，她在分離情感中失去知覺。奎師那很驚訝，祂想：‘我該怎麼做？我如何才能安慰她？’

柔黑妮媽媽繼續道：“有一次奎師那與達瑪、施瑞達瑪、瑪度芒嘎和所有其他牧牛童一起外出放牧，還有祂的幾十萬頭牛。有些牛是黑色的，有些金色的，有些白色的。看似是恒河（ganga）、雅沐那河（Yamuna）和薩拉斯瓦提河（sarasvati）時而交匯，時而分流。滿眼儘是牛頭和身軀，綿延數英里。奎師那正要進入森林，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跟著祂。儘管奎師那對他們說：‘我希望你們現在回家。’但他們也無法輕易離開祂。”就在那時，奎師那不知怎地看到拉麗塔、薇莎卡和所有其他牧牛姑娘，四面八方，從她們的窗戶、小樹林、門口等窺視，祂立刻被吸引，繼而祂看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

veëu-karän nipatitaù skhalitaà çikhaëdaà
bhrañöaà ca péta-vasanaà vraja-räja-sünou

帕博達南達•薩拉斯瓦提•塔庫在這個詩節（Sri-Radha-rasa-sudha-nidhi(39)）中解釋，奎師那看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用眼角做崇拜，祂極具愛意地接受了她的瞥視。祂開始顫抖，笛子從手中滑落，黃色長袍自肩膀滑落。祂就要暈倒時，瑪度芒嘎推推祂，說道：“沒看到你父親南達爸爸在這裏嗎？你在做什麼？”

奎師那被這種愛和情感所控制。牧牛姑娘有這麼多的愛，但她們認為自己只有一點點。

dhanyäh sma müða-gatayo 'py hariëya etä
yä nanda-nandanam upätta-vicitra-veçam
akarëya veëu-raëitaà saha kãñëa-säräh
püjää dadhur viracitää praëayävalokaiù

《聖典博伽瓦譚》（10.21.11）

【牧牛姑娘哀歎道：】母鹿同它們的丈夫一起來。它們的丈夫顏色微黑，因此稱為奎師那-薩茹阿

(krsna-sara)。它們的丈夫告訴它們：“你們可以愉快地去見奎師那。不用怕——我們跟你們一起去。”我們的丈夫卻正好相反。如果他們看到我們和奎師那談話或注視祂，他們就會過來責罵我們。我們想死去而在來世投生為鹿。

奎師那有時很不安，因為祂缺少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拉麗塔和薇莎卡所享受的情感。因此祂以施瑞•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體來學習那些情感。瑪哈帕布前往高達瓦瑞 (Godavari)，遇見了拉亞•拉瑪南達 (Raya ramananda)，拉亞•拉瑪南達的牧牛女形象是薇莎卡戴薇，主在那裏受訓多天。之後祂前往甘碧拉 (Gambhira)，直至那時，祂對茹阿迪卡的愛才能有所體會。牧牛女的情感如此高深。

奎師那是茹阿莎 (rasa，在超然愛意關係中交流的甘露) 之洋。祂本人既是情悅甘露，也是情悅甘露的品嘗者 (rasika 茹阿喜卡)。祂同時既是單一情悅 (eka-rasa)，又是多種情悅 (aneka-rasa)。當祂是單一情悅 (eka-rasa) 時，三界全都空無一物，哥樓卡•溫達文甚至也空無一物，也不在祂那裏。祂是 purnatama，最完整的。祂通曉一切，無所不知。然而，當祂是多種情悅 (aneka-rasa) 時，各種情悅便會互相混合，其中有些祂知道，有些祂不知道。儘管祂知道祂自己所體會到的情悅，但祂不知道斯麗瑪緹•茹阿

迪卡體會的情悅。作為享樂者，祂知道祂能品味的，卻不知道被享樂者所品味的。薩祺之子高茹阿哈利(Sacinandana Gaurahari)，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逍遙時光，是單一情悅和多種情悅兩者的混合體。單一情悅全然存在于奎師那之內，但多種情悅卻全然存在于柴坦亞•瑪哈帕布之內，因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奎師那俱在祂之內。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是怎樣的？那是至高靈性情感 mahabhava，尤其是至高靈性情感的至高境界 adhirudha 和相聚時的狂喜極樂 madana¹ 等等境界。即使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正坐于奎師那懷抱之中，她或會忘記，她正與祂在一起。她想：“我在哪里？奎師那去了哪里？”她在相聚中感到如斯分離，奎師那無法想像其深度。祂想：“我就在這裏，她就在我懷中。我的手在她的肩膀上，她卻在尋找我，哭泣著‘祂在哪里？祂在哪里？’為什麼會這樣？”

為了理解茹阿迪卡的心緒，奎師那呈現出施瑞•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象。關於這個形象，有時據說是祂偷來的，有時據說是祂乞來的。茹阿迪卡給祂一些有關她心緒的事物，並以聖嘎答達爾•潘迪特的形象，來檢測祂扮演她角色時的表現。

如此一來，有些東西奎師那永不知曉，那便是茹阿迪卡的心緒、她對祂的愛的本質，以及她品嚐祂吹奏笛子、祂的俊美面龐、祂的形體、祂的品質，還有祂的逍遙時光

等等這些蜜露（madhuris）的方式。儘管那些蜜露存于奎師那本人之內，但祂並不完全知曉它們的甜美——祂無法完全品嚐其甜美。因此，當奎師那處於多種情悅時，祂有所虧缺，祂必須到牧牛姑娘的學校上學。在那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如同校長，薇莎卡和拉麗塔如同教導主任，奎師那在那裏學習關乎愛和情感的東西。

你們應當知道，如果有人崇拜青春愛侶茹阿妲-奎師那，但同時又崇拜杜瓦爾卡的奎師那，還有茹珂蜜妮或薩緹亞巴瑪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便會放棄他。她會說：“到杜瓦爾卡的王妃那裏去吧。”

在一百五十年前，在印度巴佳聖地一個叫做茹阿納瓦迪（Ranavadi）的村子，發生了一件事。那裏住著一個非常進步的奉獻者，他總是憶念茹阿迪卡和奎師那以及祂們一日之中的八段永恆逍遙時光。他非常專注，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身體、感官和其他一切。然而，有一天，他渴望想去朝聖諸地。他從未去過杜瓦爾卡，因此他特別想去那裏。與此同時，一位同村的婆羅門來到他那裏，說：“我正要去杜瓦爾卡，如果你要去，可以跟我一起走。我會負擔全部費用並安排一切”。這奉獻者回答：“好的。我想跟你同去”。因而他們一起四處周遊，最後終於到達杜瓦爾卡。

杜瓦爾卡有個規矩，凡要進入轄區之人都必須用熾熱火把印上神碟標記。這個烙印會終生留存，不過他會得一

些藥物，使其看起來不像個傷疤。這個來自溫達文的奉獻者被打上了烙印，然後他入城，在那裏朝見了很多地方。之後，他返回他在溫達文的地方，並努力繼續靈修。然而，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當他想憶念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時，這些逍遙時光不再出現在他的記憶中，取而代之的是杜瓦爾卡和其他地方的事件。他心焦如焚，忐忑不安，因為他無法像以前那樣唱頌和憶念。他想知道他這種不幸之由，但卻無從知曉。儘管他修習了很多天，但逍遙時光並沒有像以前那樣展現。

這個巴巴吉•瑪哈拉傑有個非常親密的朋友住在茹阿姐湖（Radha-kunda）。他叫做希達•奎師那達斯•巴巴吉，他總是沉醉於憶念和唱頌奎師那。他恒常淚流滿面，總是心弦顫動。巴巴吉•瑪哈拉傑去拜訪他的朋友，但希達•奎師那達斯從遠處看到他時，他轉過臉並拒絕跟他講話，他說：“立即離開這裏，否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也會對我不悅。我知道你去過杜瓦爾卡，你也在那裏接受了火印。你為什麼來這裏？如果茹阿迪卡知道你來到我這裏，她會對我不悅的。立刻走。立刻！”

那個奉獻者非常難過，他想：“如果茹阿迪卡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不出現在我的冥想中，我的生命還有何用處？”他返回他的靈修小屋（bhajana-kutira），處於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生離死別的離情之中，把門反鎖。三天后，自他

心內生出一股火焰，把他全部燒光，僅餘一點灰燼。村民不知他為何三天都不出來，最終破門而入，發現屋裏空餘灰燼。“巴巴吉可能是處於分離心緒之中，”他們說。他們往灰裏放了幾根木棍，棍子立刻燃燒，他們從而覺悟到：“是的，巴巴吉在分離中離開了身體”。為了這特別的日子，當地村民都會慶祝他的隱跡日。

如果奉獻者崇拜巴佳的茹阿迪卡和奎師那，但同時憶念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並頂禮和崇拜她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或會放棄他。你們應當知道這所有真理。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維士瓦納特•查卡瓦提•塔庫寫過，你們對你靈性導師和崇拜神像（istadeva）的奉獻心，應當一心一意。你可以榮耀萬物，包括樹木、蔓藤、動物以及喜愛奎師那的奉獻者，甚至榮耀那些不喜歡奎師那的人。你可以認為奎師那無處不在，所有生物的固有靈性形象都是祂的永恆僕人。然而，若在茹帕努嘎（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隨者）傳系接受啟迪，又努力一心一意，尤其是努力成為茹阿迪卡的僕人，他就不能以同樣方式榮耀每一個人。他不能認為萬物都屬同支。杜瓦爾卡的奎師那和巴佳的奎師那並不一樣。祂們是相同的，但同時又是不同的。

如果剛剛加入奉愛巴克提，那麼崇拜佳甘納特、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茹阿瑪禪卓、尼星哈戴瓦、高茹阿一尼太，還有茹阿姐-奎師那，這也無妨。然而，這並不適合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傳系裏，進步的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is）。人必須下定決心，專心一意地奉獻；否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牧牛姑娘和尤嘎瑪亞（yogamaya）會放棄他。雖然所有的化身和擴展在本體結論（tattva-siddhanta）方面是相同的，但就情悅的觀點而言，則有些差別。不能永遠都保持為初階奉獻者。他應當逐步學習這所有真理，並努力變得專心一意。

若把佳甘納特看成是巴佳之子（Vrajendra-nandana）夏瑪遜達爾（Syamasundara）來崇拜祂，這也無妨，這也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眼中所見的佳甘納特。每當瑪哈帕布前往佳甘納特廟時，祂都看不到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祂只是想：“噢，巴佳之子！”祂像個瘋子一樣跑去擁抱祂。祂從沒看到佳甘納特又大又圓的眼睛，祂也從沒看到沒有孔雀毛和笛子的佳甘納特。祂想：“奎師那在那裏，吹著笛子，祂的眼睛極富魅力，祂也戴著一根大大的孔雀毛。”

你們在佳甘納特•普裏看到那個奎師那了嗎？你們看到茹阿迪卡了嗎？現在你們看不到祂們，因此，為了得到這種視域，你對你的靈性導師應當專心一意。訓示靈性導師（siksha-guru）可以有很多，但應當有一位最為重要的，如此我們可以追隨他並把心交給他。即使是雲朵、山脈、大地和蟒蛇都可以是我們的訓示靈性導師，但應當有一個

最重要的，他就像我們的啟迪靈性導師 (diksa-guru) 一樣。這兩者之間沒有差別。訓示靈性導師有時或高於啟迪靈性導師，啟迪靈性導師有時或更高，他們又或在同一水準。

我們自始以來就應當對巴佳之子奎師那專心一意。那個奎師那不應當只是牧牛姑娘的摯愛 (Gopi-kanta 哥琵-刊塔)，因為若是如此，那麼祂也可以是禪卓瓦麗的摯愛 (Candravali-kanta)、帕德瑪的摯愛 (Padma-kanta) 和賽碧雅的摯愛 (Saibya-kanta)。我們應對茹阿姐的摯愛 (Radha-kanta 茹阿姐-刊塔) 全心全意，並祈禱：radha-kanta namo' stu te (茹阿姐 刊塔 那摩 斯杜 太)。這是非常高深的結論 (siddhanta)。在壇車節期間，柴坦亞•瑪哈帕布就牧牛姑娘和杜瓦爾卡王妃們的愛，和祂的親密同遊斯瓦茹帕•達莫達爾進行了很多高深對話。人若對追隨牧牛姑娘有點品味和強烈渴望，那麼他的目標便是 samartha-rati (巴佳牧牛姑娘之愛)，他對這些命題就能有所理解。這是整個壇車節的精粹。

柴坦亞•瑪哈帕布把這種意義增添到了壇車節中，使之與以前舉行的方式迥然不同。祂令貢迪查仿如孫達爾查拉 (sundaracala)，溫達文，而尼拉查拉 (nilacala) 的佳甘納特•普瑞廟則代表杜瓦爾卡。所有牧牛姑娘在她們的貢迪查廟，都處於一種莫大的分離心緒，就像在溫達文一樣。正因如此，佳甘納特在普瑞廟待了一整年後，便藉故離開。

祂告訴妻子拉珂施蜜：“我很不舒服。我要到別處待十天，換換環境。我會離開，然後很快便回來。”如此這般，拉珂施蜜便允許祂離開²。

佳甘納特戴瓦帶著巴拉戴瓦同行，因為巴拉戴瓦在高庫拉誕生為柔黑妮之子（Rohini-suta）。祂的妹妹蘇巴卓是尤嘎瑪亞的顯現，她總是與柔黑妮交往，她因而知曉牧牛姑娘和牧牛童的榮耀。她央求奎師那：“哥哥，我要與你同行，請帶我走吧”。祂回答：“好的，你可以來”。拉珂施蜜永遠不知道奎師那想去哪里。所有王妃都不知道。代表杜瓦爾卡王妃們的薇瑪拉-戴薇（Vimala-devi）³永遠不知道。因此她同意祂離開。

奎師那在小樹林同牧牛姑娘們樂而忘返。在第五天，這天叫做尋君節（Hera-pancami），拉珂施蜜非常擔憂地想：“我丈夫去了哪里？”她四處尋找，但卻遍尋不著。於是，拉珂施蜜打扮得貴氣豔麗，坐到金馬車上，與眾多同遊繼續尋找。這些同遊拿著棍子和其他附屬品。她們到達貢迪查廟時，看到奎師那的馬車在那裏，拉珂施蜜的同遊們拿起棍子，開始擊打馬車。她們捉住了佳甘納特的所有同游，他們其實是瑪哈帕布的同游，代表牧牛姑娘。奎師那躲進一個房間並從裏面反鎖時，拉珂施蜜告訴牧牛姑娘：“你們必須把祂歸還；否則我會再來，並懲罰你們，還有奎師那。”這般說完後，她就回去了。

*rathera upare kare daëðera täðana
cora-präya kare jagannäthera sevaka-gaëa
saba bhâtya-gaëa kahe, – yoða kari’ häta
‘käli äni diba tomära äge jagannätha’
tabe çänta haiä lakñmé yäya nija ghara
ämära lakñméra sampad – väkya-agoca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11-13）

所有的女僕都開始用棍子擊打馬車，她們對待主佳甘納特的僕人就像對待賊一樣。最後，主佳甘納特的所有僕人雙手合十歸順于幸運女神，向她保證第二天會把主佳甘納特帶到她面前。如此，幸運女神就此息怒，返回她的住處。瞧！我的幸運女神華麗輝煌，無法形容。

牧牛姑娘把奎師那從尼拉查拉的廟帶走——她們把祂從杜瓦爾卡帶走，瑪哈帕布把這個概念加到了壇車節中。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現在我得到了我的生命之主，祂不在時，我飽受丘比特煎熬，並日漸枯萎。

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的這首歌是壇車節背後的深遂心緒。她們以其分離心緒，拉著佳甘納特馬車的繩子，祂就和她們一起前往溫達文。柴坦亞•瑪哈帕布處於茹阿迪卡的心緒中，因此，祂來到壇車前面，車子發出哈達，哈達，哈達，哈達的聲響。壇車來了——奔向貢迪查廟。在茹阿迪卡的心緒中，柴坦亞•瑪哈帕布不會想：“我是奎師那。”相反，祂在佳甘納特神像中看到奎師那。

柔黑妮媽媽講述了很多逍遙時光，所有王妃都在熱切聆聽。當奎師那坐在蘇達爾瑪聚會廳時，祂意識到柔黑妮正在茹珂蜜妮的宮殿裏講話，祂無法再留在廳內，祂想去柔黑妮媽媽講述溫達文的地方，祂同巴拉戴瓦立即到達了她的門口。蘇巴卓早已站在那裏守門，因為她聽從柔黑妮的話，所以說道：“哥哥，禰們不能進去。如果我讓禰們進去，柔黑妮媽媽會責怪我的。她告訴我：‘待在門口，確保男人不能來這裏——甚至是奎師那和巴拉戴瓦也不能。如果祂們來了，阻止祂們。’因此請就此停步。討論結束後禰便可進內。”

儘管蘇巴卓阻止了奎師那和巴拉戴瓦進內，但祂們在門口能夠聽到柔黑妮跟王妃們所說的話。奎師那站在蘇巴卓的左邊，巴拉戴瓦帕布坐在她右邊，祂們一起開始凝神聆聽。當柔黑妮媽媽繼續述說時，她的心開始溶化，所有的王妃都很驚訝。當她描述溫達文愛意深情之榮耀時，奎師那極其陶醉，祂自己的心開始溶化，祂的手指也在那種愛意深情中溶化。當祂們三個聽到牧牛姑娘的榮耀，以及她們如何愛奎師那時，祂們全都開始溶化。祂們哭泣著，當祂們哭泣時，祂們的手溶化，祂們的足溶化了，祂們的嘴溶化了，只餘下像佳甘納特神像那樣的形體。那時，柔黑妮媽媽無法再繼續講述。她無法再說，因為她哭得肝腸寸斷，不支暈倒。

逐漸地，奎師那開始恢復外在知覺，祂先前的形體也開始一點一點回來。當奎師那的形體完全回復正常時，祂進入宮殿房間，看到柔黑妮媽媽暈倒了。接著祂看到面有愧色的納茹阿達，納茹阿達在想：“我該為這所有事情負責。我對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說了些話，接著她們喚來柔黑妮媽媽，柔黑妮媽媽開始講述這所有題旨。因此是我不對”。當他這樣想時，奎師那告訴他：“我認為這一切都只因你而發生——你是主因。你可能對王妃們說了些令她們憂心的話，因此她們開始詢問柔黑妮媽媽。你是這些事件的根由。我非常快樂——非常快樂。你讓我想起巴佳，

我也聽到巴佳的榮耀。我想要給你一個祝福。你可以向我要任何東西”。

納茹阿達也變得非常快樂，他告訴奎師那：“我想要這個祝福：聽到禰的逍遙時光，以及牧牛姑娘和巴佳居民的榮耀時，禰們三個都溶化了。我希望禰們會在這世上某處，保持那個形體，全世界都會看到禰們。在那個形體中，禰會是 patita-pavana——墮落者的救主，覲見（darsana 達珊）到禰，整個世界都會得到解脫。這就是我想要的。禰的手和足都縮小，禰也完全溶化。禰陶醉在愛和情感的時候，一切都溶化了。我想要禰們三位的神像顯現在這世上並廣受崇拜。全世界的人都會見到禰們，他們會認知這個故事，併發展出對禰的純愛和情感。”

奎師那回答說：“好的。Tato’ stu——將會如是。我會在海岸邊的佳甘納特•普瑞，顯現這三個神像和蘇達珊神碟（Sudarsana cakra）。我們會一直留在那裏。那裏有座山，名為尼拉德瑞，它形如烏龜或海螺殼。我會一直留在那裏，每個人都能夠看見我們。”

正是因為這件事，佳甘納特神像對因卓丟姆那國王講述時，才面露微笑。佳甘納特戴瓦一直記得柔黑妮媽媽對王妃們講話的這段逍遙時光，以及祂對聖人納茹阿達的許諾。

為什麼奎師那在這裏提到蘇達珊神碟(sudarsana

cakra)? ‘蘇’ (su) 表示“非常好”，‘達珊’ (darsana) 表示“視域”。如果蘇達珊不賜你雙眼，如果他不幫忙淨化你和賜你超然視域，那麼你就無法真正得見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你會認為祂們是木頭做的，也不那麼漂亮。但若蘇達珊賜你光明，即這種視域，那麼你就可以覺悟到：“祂是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佳甘納特顯現的這個故事非常動聽，你們能夠聽到實屬幸運。

¹ 這些術語的解釋，請參見辭彙表。

² 第 7 章詳述了這個主題－尋君節，當中主瑪哈帕布和祂的同遊們愉快地欣賞這出話劇的演出。

³ 薇瑪拉-戴薇的更多資訊見於參考附錄。

第三章 清潔貢迪查廟



我們應該知道至尊人格首神獨一無二。對基督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所有其他人而言，祂都是同一位主。沒有各種各樣的主——祂是同一個上帝、同一個安拉、同一個基督。正如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太陽和一個月亮，同樣，對不同的人，主都只有一個。主怎會被分成好多個？主不會多於一個；否則眾主會為轄區和地位爭吵。只有一個主，但祂按照奉獻者的視域而顯現。

可以用月亮作模擬。看上去有十五個不同的月亮。因為月亮在十五天內漸次增加尺寸，最終成為滿月。之後再減少尺寸，在月末成為一輪新月。“諸多月亮”並無不同；月亮的名字卻不同：滿月，新月，弦月等等。同樣，只有一個主，但祂顯現為很多位元，因為人們根據自己不同的語言和理解，似是把主分成了好多位。

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有很多化身，比如：茹阿瑪 (Rama)、尼星哈 (Nrsimha)、佳甘納特 (Jaganatha)、巴拉戴瓦 (Baladeva)和拿拉央納 (Narayana)。祂們都是一

樣的。即使基督徒稱為“主”的那個人也是一樣，因為祂就像安拉和耶和華一樣，也是奎師那的顯現之一。這全都是主的化身的名字。這其中一些化身更為完全、更有力量，另一些力量較遜。滿月、新月和期間不同時期的月亮全屬同一個月亮，但根據我們不同的視域角度，看到的也不同。實際上，月亮總是圓的，但當它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時，我們就視之為月盈或月虧。

同樣，奎師那獨一無二。祂有無數顯現，但全都是奎師那。我們也是奎師那的所屬部分。我們不是奎師那，但同時，我們與祂又無不同。兩種原則都存在：差異和相同。我們可以用太陽和陽光、火和熱作類比，它們即一即異。這是令人驚訝的真理，柴坦亞•瑪哈帕布透徹地解釋過這一點。

至尊人格首神獨一無二。有時祂親自顯現在這世上，有時祂遣祂的同遊來賜予純粹知識。這世上所有的靈魂都是至尊人格首神的永恆僕人。無論我們接受與否，這都是真正概念。自創世之初我們便忘記了祂，因此祂有時降臨，並上演甜美而極富力量的逍遙時光，以令所有受限靈魂被祂吸引，並從事對祂的服務。祂有時降臨為奎師那，有時為茹阿瑪，有時為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

若我們的心裏充滿色欲、世俗欲望和要不得的習慣，我們便無法覺悟奎師那。在這些情況下，祂不會來到我們

內心；因此必須先放棄這些不潔。奉獻服務中沒有疑惑的餘地。無人會懷疑太陽的存在，因此，為何會懷疑百萬太陽之創造者的存在呢？祂可以傾刻創造數百萬個世界，祂也可以毀滅它們。有時祂只是為了拯救我們，並令我們全都服務祂而來到這裏。除了服務祂之外，再也沒有快樂之途，不論是在這個世界還是在別的世界。主只有一個，漠視祂就是我們不快樂之根由。

我們若服務奎師那，便能夠快樂。不要害怕服務祂就像服務這世間之人一樣。服務祂是極其喜樂的，遠勝服務你的妻子、孩子、父親等等。服務祂時，有種令人極為回味的愛和情感。奎師那的超然居所——愛和情感之洋，滿載愛和情感。在這世間，主人有所得，僕人則必有所失，但在那裏不會是這樣。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我們是奎師那永恆的僕人，但我們忘記了祂，而這正是我們一切不幸、悲傷和生死之根由。對此我們應當有堅定信心。我們是靈性的靈魂、首神的所屬部分、我們是祂的僕人、我們現在受苦是因為我們忘記了祂，對此不要有任何疑問。若我們像阿爾諸那一樣放棄一切疑問，念誦祂的名字並皈依祂，便能覺悟到祂的恩慈。

佳甘納特戴瓦、巴拉戴瓦帕布和蘇巴卓已從祂們的超然居所降臨這世間。我們會嘗試逐步解釋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的真正身份（*svarupa*）——祂們是誰，以及

祂們怎樣來到這世間。

今天是貢迪查 - 曼迪爾 - 瑪爾加納 (gundica-mandira-marjana)，即清潔貢迪查廟宇的日子。《永恆的柴坦亞經》有雲：佳甘納特廟代表杜瓦爾卡；而位於貢迪查的廟稱為孫達爾查拉 (sundaracala)，並代表溫達文。拉麗塔、薇莎卡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等等所有牧牛姑娘，都在溫達文那裏，還有南達爸爸、雅淑姐和所有其他巴佳居民都在溫達文。瓦蘇戴瓦、兌瓦奎、巴拉戴瓦、蘇巴卓和所有其他杜瓦爾卡居民都住在杜瓦爾卡。奎師那住在杜瓦爾卡時，祂總是想著巴佳居民——祂的父親南達爸爸、母親雅淑姐、祂的牛、小牛犢、夥伴，尤其想念祂心愛的牧牛姑娘。有時祂在與他們的分離中癡狂，因此祂安排前往溫達文與他們相聚。

在壇車節前的一天，瑪哈帕布帶領所有奉獻者前往貢迪查廟清潔。第二天，佳甘納特連同巴拉戴瓦、蘇巴卓，還有祂的奉獻者一起前往貢迪查廟停留十天，之後祂們全都回去。正如佳甘納特在貢迪查廟清潔過後，才會前去，如果你把你的心打掃潔淨，祂就會來到你的內心。

自從薩提亞年代 (Satya-yuga) 起，每年都舉辦貢迪查清掃節。在《永恆的柴坦亞經》裏，我們看到，在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參與之前，一直都是國王的僕從清潔廟宇，但由於他們是領取薪水的，因而不會恰當地清潔。他們沒有

奉獻心，因而不會給佳甘納特帶來很多快樂。於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通過國王的祭司凱西•彌刷，告訴國王：“我希望清潔廟宇及其周邊區域這項服務，能夠由我們負責。”祂告訴凱西•彌刷、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和其他人：“請問准國王，以便今年我本人會和同伴一道服務貢迪查廟。我們會親自打掃和清潔。國王不用派任何僕從；完全不需要。我們只需要一些掃帚和水罐。”

數以千計的掃帚和水罐有了，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同遊們也來到了。數千孟加拉奉獻者和數千奧瑞沙奉獻者與柴坦亞•瑪哈帕布一起載歌載舞，齊頌聖名。他們有大約十五個密瑞當嘎鼓（mrdanga）和很多鐃鈸（karatala）。柴坦亞•瑪哈帕布親自把花環和檀香漿賜給他們所有人，然後他們列隊跳舞，開始唱歌。他們所有人都拿著掃帚和水罐前往貢迪查廟，沿途載歌載舞。

國王非常開心。他想見柴坦亞•瑪哈帕布並服務祂，儘管他是個非常高階的奉獻者，但卻貴為一國之君。他富甲一方，名聞四海，身邊總是圍繞著軍隊、將官等等。根據棄絕階層的守則，柴坦亞•瑪哈帕布永不想讓國王等感官享樂者（visayi）接近祂。祂把這視為一種干擾，因為祂會被迫聆聽世俗閒談（visayi-katha）。如果有條蛇靠近我們，哪怕它的毒素已被去除，我們仍會驚慌害怕。同樣，奉獻者害怕同感官享樂者聯誼，因為這會打擾他的靈性修習

(sadhana-bhajana)。然而，現在我們自己就像感官享樂者，因為我們渴求財富、名聲和地位。

柴坦亞•瑪哈帕布是至尊人格首神 (Svayam Bhagavan) 本人。祂與佳甘納特沒有分別，但祂扮演奉獻者的角色，因此祂遣代表告訴國王：“我想親自去打掃整個廟宇”。國王於是要求他的臣相、大臣、祭司和靈性導師——凱西•彌刷：“祂的奉獻者們可以拿取祂需要的任何工具和物品。”

瑪哈帕布於是召喚祂的同遊們，比如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拉亞•拉瑪南達、嘎答達爾•潘迪特和其他人。阿兌塔•阿查爾亞和尼提安南達帕布，連同所有高迪亞的奉獻者 (bhakta) 都在那裏。那裏有成千上萬的奉獻者，在節日前夕，瑪哈帕布告訴他們所有人：“你們每人都應帶著椰樹纖維造的大掃帚，還有陶罐。”

現在，到了第二天，大約早上七點，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奉獻者齊聚一堂——不是一、二十萬人，而是一百萬。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先接受了花環和檀香漿，然後祂把這些東西賜予所有的奉獻者。他們全都想向祂頂拜，但祂反而極為謙卑地頂拜了他們所有人。尼提安南達帕布想觸碰祂的足，但祂卻極為謙卑地觸碰了尼提安南達的足。祂沒有假我，想著：“我是靈性導師；每個人都應當尊敬我。為什麼我要尊敬別人？”實際上，這麼想的人不是純粹的奉獻者。靈性導師是尊重他人的。他的徵兆是：

*tãëäd api sunécena
taror api sahiñëunä
amäninä mänadena
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

八訓規（3）（*Çikñãñöaka (3)*）

他極為謙卑，甚至比一束小草還要謙卑；他也非常寬容，比大樹還要寬容。樹木即使很乾枯時，它也不會請求：“水！水！水！”若某人砍了樹的枝條，它不會抗議：“噢，不要傷害我！不要砍我！”它永遠不會那樣說。即使有人向芒果樹投擲石塊，以令芒果落下，它仍會給予極為甜美的芒果。樹皮、種子、果實、葉子和樹液都總是為了他人，而非它們自己。奎師那告訴我們，我們應當像樹一樣。換言之，我們的生命應當為了他人，而非我們自己，而我們的生命應當特別為了奎師那。如果人只為自己而活，那麼他的知覺比樹木還要低。

瑪哈帕布的奉獻者們互相觸碰對方的足，並同時進行靈唱。每個人都拿著掃帚和水罐，從佳甘納特廟去貢迪查，沿途一直進行齊頌聖名遊行。數十萬奉獻者開始從一個非常大的，名為因卓丟姆納（*Indradyumna-sarovara*）的湖中

汲水，遞送水罐時，他們彼此說道：“奎師那！奎師那！”。灌滿水罐，放到頭上或用其他方法遞送給別人時，他們說道：“哈瑞 奎師那！”。接著，拿回空罐，他們又說：“哈瑞 奎師那！”他們就這樣來回飛奔。同樣，奉獻者們在打掃時，他們唱道：“奎師那！奎師那！”一切都繼續進行，四周只有聖名的唱頌聲：“奎師那！奎師那！”，再聽不到其他聲音。若因過於匆忙而打碎水罐，便會有：“噢，奎師那！奎師那！”之聲，然後便立即從商店買來新陶罐。

如此，每個人都在清掃貢迪查廟的院子。到處都灑了水，所有地方都清理乾淨，以致排水溝的水流都像河流。瑪哈帕布清潔了所有地方，高高低低，到處都灑滿水，如此，每樣東西都變得如同祂的內心一般潔淨。這被稱為貢迪查-曼迪爾-瑪爾加納 (gundica-mandira-marjana 清潔貢迪查廟)。

你的心就如同寶座 (simhasana)，若你想把奎師那和茹阿迪卡留在這裏，就必須要清潔內心。首先清潔內心，然後祂們就會來。誰來清潔？尼提安南達帕布會來清潔，靈性導師也會來清潔，但你也必須有所行動。古茹會幫你；他有能力這麼做，他也極為仁慈，但你也必須有所行動。你必須遵循他的訓令。像阿爾諸那一樣，他在《博伽梵歌》(2.7) 中對奎師那說：“sisyas te’ ham sadhi mam tvam prapannam—我已把自己獻於禰的蓮花足下。我會遵從禰的

訓令，服從禰的指示”。然後奎師那命令他去打仗，並且他獲勝。

同樣道理，如果你跟隨並遵從古茹，他會幫助你，但若你不遵從，那就是個冒犯，而你服務奎師那的願望便會消失。請努力去遵從。比如，靈性導師說：“你應當每天念頌。你應當每天念頌不少於十六圈，每天唱頌你的古茹-嘎亞垂(guru-gayatri，靈性導師三贊)和其他嘎亞垂-曼陀羅。”門徒也許會說：“古茹戴瓦，我非常軟弱，無法唱頌嘎亞垂-曼陀羅。當我念頌時，我會頭痛、不適、心意不定。我應該怎麼做？”古茹戴瓦會回答：“你應當繼續念頌，你的頭痛、不適和所有其他干擾統統都會消失。但你必須要去做”。然而，若你不遵從，他能怎麼樣呢？

儘管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是奎師那本人，至尊人格首神，祂仍然清潔廟宇。只用掃帚打掃是不行的，因為掃帚永遠無法觸及我們的內心。為了表明這一點，瑪哈帕布告訴祂的同遊們：“我們應當唱頌和憶念，一邊打掃一邊念誦。那就會有些效果。”如果你家居生活中清潔屋子，清掃之時你可以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不論你做什麼，只要全心全意念誦這些名字，然後你的心會得到“清掃”。它會變得純潔、清澈、潔淨。

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的所有同遊開始用很多密瑞當

嘎鼓（mrdanga）和鑊鈸（karatala）進行靈唱。廟宇的院子非常之大，可以容納超過兩百萬奉獻者，他們打掃並清潔了每處地方。瑪哈帕布親自拿著祂的棄絕服上衣（uttariya-vesa），清潔那些極為頑固的污漬。《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2.1，99，104）有雲：

*çré-guëdicä-mandiram ätma-våndaiù
sammärjayan kñälanataù sa gaurau
sva-citta-vac chétalam ujjvalaè ca
kåñëopaveçaupayikaè cakära*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同祂的奉獻者和同遊，一道清洗和打掃貢迪查廟宇。如此，祂令廟宇清涼明亮得如同祂自己的內心一般，祂這樣令廟宇成為適合奎師那就坐的怡人之地。

*çré-haste kareëa siähäsanera märjana
prabhu äge jala äni' deya bhakta-gaëa*

然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開始親手洗濯主佳甘納特的坐處，所有奉獻者開始把水遞給主。

*nija-vastre kaila prabhu gâha sammârjana
mahâprabhu nija-vastre mäjila siâhäsana*

主用自己的衣布洗擦房間，又用自己的衣布擦亮寶座。

我們應當放棄我們所有的世俗地位及那宣稱：“我如此聰慧；我的力量如此強大；我是管理者；我是一切之王；我是靈性導師。”的假我。阿兌塔師（**Advaita Acarya**）是瑪哈-維施努本人，但他卻極其謙卑有禮，他也清潔廟宇。

所有奉獻者都像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一樣在打掃。他們先掃除一些非常大的石頭、碎石和雜草束。你若想在你內心為茹阿姐和奎師那設座，那你的心必須像溫達文一樣；若你沒有令內心如同溫達文一樣純淨超然，奎師那便不會來。若你有任何世俗欲望，它們就會如荊棘一般刺痛奎師那的身體。這些荊棘是色欲、憤怒、嫉妒、對世俗之物的依戀、爭吵和批評。若你想要奉愛，就不要批評任何人。要事事容忍，並像如下詩節一樣：

*tâëäd api sunécena
taror api sahiñëunä
amäninä mänadena
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

視自己比小草還要低微，比大樹還要容忍，不希求個人榮譽，卻隨時準備對他人必恭必敬，如此便能夠輕易地恒常唱頌主的聖名。

若你沒有這四項品質，你便永不能唱頌，因為聖名是超然的。你無法用你的舌頭唱頌，無法用你的眼睛見到奎師那。

*ataù çré-kāñëa-nämädi
na bhaved grähyam indriyaiù
sevonmukhe hi jihvädau
svayam eva sphuraty adaù*

《奉愛的甘露 Bhakti-rasamrta-sindhu》(1.2.234)

物質感官無法欣賞奎師那的聖名、形體、品質和逍遙時光。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在奎師那知覺中醒覺，而用舌頭念誦主的聖名、品嚐主的食物祭餘，並以此作出服務時，他的舌頭就得到淨化，並逐漸開始理解奎師那究竟

是誰。

你應當想：“我通過唱頌來服務奎師那——這是我的服務。奎師那啊，請淨化我”。若你皈依並把自己獻于奎師那的蓮花足下，祂會仁慈地到來並在你舌頭上跳舞。

唱頌有三個階段：聖名的冒犯（那瑪-阿帕茹阿達, nama-aparadha），聖名的影子（那瑪-阿巴薩，nama-abhasa，又叫做聖名的微光）和純粹聖名（蘇達-那瑪，suddha-nama）。當你以舌頭努力實踐念誦時，這叫做聖名的冒犯。當你懷著些許信心（施茹阿達 sraddha）念誦時，這便是聖名的影子，若你的唱頌是純粹的，那麼奎師那本人就會在你的舌頭上跳舞。我們應當努力向奎師那祈禱：“我放棄了所有世俗欲望，將自己獻於禰的蓮花足下。除禰之外，我別無所愛。禰是我的”。像牧牛姑娘一樣，奎師那就會到來。

當石塊被清理後，數以千計的奉獻者，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主尼提安南達帕布、聖阿兌塔師和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一起，再次清掃。瑪哈帕布告訴他們：“我想看看誰掃出來的塵堆最大。每個人都應當把塵堆包在自己的衣布裏，我會檢視它們；否則有些人只是裝作打掃而欺騙他人，實際上卻沒有打掃”。最後，每個人都看到，瑪哈帕布掃出來的，比其他所有人加起來還要多。對那些只是裝模

作樣而沒有真正打掃的人，瑪哈帕布有時會非常甜美的教訓他們。祂會對他們說：“噢，你做了這麼多。你應當去教導別人”。聽了這些玩笑話，所有奉獻者都開懷大笑。

奉獻者們打掃了三次，這背後大有深意。我們做過很多冒犯、身陷極度愚昧之中、還有很多要不得的惡習。我們應當非常勇敢堅定地放棄那些不利於奎師那奉愛（*krsna-bhakti*）的活動；我們應當非常勇敢地拒絕那些不利於奉愛的人和事物；我們還應當全然拒絕任何不利於取悅奎師那或純粹奉獻者和古茹的願望、欲望或結果。

你們應當拒絕任何批評高階奉獻者的人。你可以擊敗他的言辭，若你像哈努曼（*hanuman*），你可以燒光蘭卡（*lanka*）並割下他的舌頭。若你沒有哈努曼的能力，便應當堵上耳朵，乾脆離開是非之地。恒常努力接受只對奉愛有利的事物、社團和聯誼。不期望、不欲求對自己的讚揚。永不希求受他人榮耀，卻恒常按照所有奉獻者們相應的奉愛地位而致敬。

唱頌和憶念奎師那的奉獻者的內心應該是純潔的。為何崇拜、唱頌並服務他的靈性導師長達二十年的棄絕僧（*sannyasa*）或貞守生會渴望結婚和聚斂財富？為何他把他的棄絕僧或貞守生橘紅衣服棄置一旁，而去找個女朋友，或甚是男朋友？這不是向奎師那邁進。這可能是他輕慢了純粹奉獻者而對他靈性導師的話沒有信心，也可能是

因為他的靈性導師低下墮落。

自始就純粹地唱頌聖名的奉獻者，會像是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達斯•哥斯瓦米離棄一切，不再接受世俗享樂。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離棄世俗生活，妻子兒女，他不再回頭。如果貞守生和棄絕僧重投俗世生活，這意味著他們對奎師那的名字沒有信心。奎師那把祂全部力量，全部仁慈、富裕等等都灌注在祂的聖名之中。唯有借著這聖名的恩慈——布茹阿瑪唱頌這個聖名，才能創造這個世界。商卡爾也一樣，只有通過唱頌奎師那的名字，他才得以履行任何任務。沒有聖名的幫助，他們一事無成。

奎師那的聖名能夠維繫我們的生命，我們對此沒有信心。我們自始就沒有品味，並做了很多冒犯。因此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告訴我們：“若你想成為奉獻者並覺悟奎師那；若你想讓奎師那坐到你心內，那麼你必須淨化你的內心”。但你們無力成就此事。你們無法淨化你們的內心，那誰會淨化它們？如果你在瑪哈帕布、尼提安南達帕布、聖阿兌塔師、學者聖嘎答達爾、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聖拉亞•拉瑪南達的指導之下，你便做得到。否則，你的疑問永不會消除，你會做出冒犯，你也會依戀那些要不得的惡習。你會不斷渴望想要品味世俗享樂，而你卻無法遏止它們。

柴坦亞•瑪哈帕布因此教導我們。為了教導我們，祂本

人與奉獻者一起打掃。因此祂的奉獻者掃了一遍，又掃第二遍，再掃第三遍。他們第一遍清掃時，移走了大石、碎石和雜草；第二遍，他們移走了微塵；第三遍則是更細微的塵土。

當塵垢盡除時，當中仍然殘留無法單靠打掃來清除的黑焦油頑漬。為此你必須加倍努力。你必須用一種極為尖銳的工具，然後你必須用煤油或酒精那樣的清潔劑來洗掉頑漬。這些頑漬是我們的冒犯，無法單靠打掃來消除這些冒犯。這些頑漬是欺騙(kutinati)、利欲(labha)、虛榮(puja)和名聲(pratistha)。《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59)解釋了這一點，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給出了翻譯：

*niñiddhacära kuöénäöé jéva-hiäsana
läbha-püjä-pratiñöhädi yata upaçäkhä-gaëa*

一些連同奉愛蔓藤一起成長的，要不得的蔓藤是：那些對努力臻達完美而言，不可接受之行為。它們是：耍外交手腕、動物殺戮、俗世投機、貪慕虛榮以及驕縱自大。這全都是要不得的蔓藤。

現今，很多人沒有恰當地尊敬偉大奉獻者 (vaisnava 外士那瓦)。他們告訴偉大奉獻者：“噢，你不能進入我們

的廟宇。”晚輩沒有恰當地尊敬前輩，前輩也沒有施予晚輩恰當的尊敬、愛和情感。這就是問題所在，其根由是對聖名的冒犯。很多奉獻者不尊重聖名。他們對唱頌沒有堅定信心，正因如此，很多資深奉獻者走了，又來了許多初習奉獻者，變成資深者，然後又走了。這是現今的問題。你們可以輕易放棄你們的孩子、妻子、丈夫、親戚，甚至是財富。但卻難以放棄對讚譽的欲求，也難以遵循這個詩節（八訓規 第三詩節）：

*tâëäd api sunécena
taror api sahiñëunä
amäninä mänadena
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

視自己比微不足道的人人踩踏的小草還要卑微，還要更加一文不值。比大樹還要寬容，摒棄一切虛榮感，根據他人相應的地位而致以全然的敬意。應當要不斷唱頌主哈利的聖名。

這便是“清掃內心”之含義，也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想要的。在這個階段，你甚至會榮耀一株蔓藤、一棵樹，更何況是奉獻者。你會在處處和人人之中看到奎師那，然後

你就能夠恰當地榮耀每個人。今天，在清潔貢迪查廟這個神聖日子，我們應努力清潔我們的內心。

我們應當努力理解什麼是違禁活動（*nisiddhacara*）。比如，若你是貞守生或棄絕僧，應遠離色欲。

asat-saiga-tyāga, – ei vaiñēava-ācāra
‘stré-saigé’ – eka asādhu, ‘kāñēābhakta’ ā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22.87）

外士那瓦總是應當避開與世俗之徒聯誼。凡夫俗子非常依戀物質，尤其是對異性。外士那瓦也應當避免與那些不是主奎師那奉獻者的人聯誼。

無論你是居士還是身處棄絕階級，要努力遵循這點。不要同那些不相信奎師那或不相信首神人格形象的非人格假像宗（*Mayavadi*，瑪亞瓦迪）聯誼。對這種人來說，萬物皆是主，這意味著一切都是虛無。還有，不要同色欲之人聯誼——應當遠離這類人。不撒謊、不口是心非、不要政治手腕、不虛偽。這些都是基本原則。

Kutinati : *ku* 意指“邪惡”，*ti* 意指“那”，*na* 意指“不”或者“那受禁制的”，*ti* 意指“特別”。*Kutinati* 意指那些類似女

魔普塔娜（putana）的活動。‘普塔娜’一詞表示不純潔。她是奎師那所殺的第一個惡魔；祂首先剷除不純潔。首先通過唱頌、憶念、以及恒常服務外士那瓦並恰當地尊敬他們，令身體、心意和靈魂純粹。

Jiva-himsana：不殺生，哪怕是一草一木。這也是基本原則。**Jiva-himsana** 意指暴力，但就此而論，暴力不僅指以手和武器來殺戮。這也表示通過舌頭、心意或心靈來殺戮。不要嫉妒。若你想成為純粹奉獻者，便要驅除心中的嫉妒，不要批評任何外士那瓦，因為這也是 **himsa**（殺戮）。

這些頑漬無法單靠清掃來去除，僅是用水清洗，這些頑漬也不會消失。相反，它們會越加頑固和顯著。亦即這些頑漬極難去除。它們展示為在外士那瓦和古茹蓮花足下所犯的冒犯，以及對古茹的忽視。在十項聖名冒犯中，第一就是對純粹奉獻者的冒犯。上進的奉獻者必須迅速去除所有這些頑漬，因此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用祂自己的外衣擦洗每一處——上下左右、這裏那裏，每一處。祂甚至把所有角落都打掃得乾乾淨淨。

千千萬萬奉獻者繼續從因卓丟姆那河取水，把水罐遞給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聖拉亞•拉瑪南達、聖嘎答達爾•潘迪特、聖尼提安南達帕布、聖阿兌塔•阿查爾亞還有聖瑪哈帕布本人。現今，那些自視為靈性導師的人會命令他人，自己則坐享其成。他們認為自己應當只品嚐美味的偉大祭

餘（maha-prasada 瑪哈帕薩達）以及享受富裕的環境；他們甚至有黃金做成的椅子。這樣的假古茹不會久留；相反，他們會下地獄。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這樣清除了所有要不得的心態和行為。在《教誨的甘露 Upadesamrta》第一和第二詩節，聖茹帕•哥斯瓦米也討論了要清除的要不得習慣。沒有這樣的大掃除，哪怕投生百萬次，也得不到純粹奉愛。茹帕•哥斯瓦米在第一詩節說道：

*vāco vegaà manasaù krodha-vegaà
jihvä-vegam udaropastha-vegam
etän vegän yo viñaheta dhérau
sarväm apémää pãthivéà sa çñiyät*

定慧之人，能夠忍受言語的衝動、心意的索求、憤怒的行為和舌頭、肚腹、生殖器的催湧，有資格在全世界廣收門徒。

有六種催湧（vega），而根源就是沒有骨頭的舌頭。如果你無法控制舌頭，其他所有五種催湧將會控制你；如果你控制了舌頭，其餘一切都能得到控制。舌頭有兩個功能，首先是講話。如果這個功能沒有得到控制，你可能會對別

人說錯話，並可能對你造成大麻煩——你甚至會永不超生。

朵帕蒂 (Draupadi) ——潘達瓦五兄弟 (Pandavas) 的妻子，有一次說了些話，實際上她說的沒錯，但她說話的場合不適宜。她對杜尤丹 (Duryodhana) 說：“你父親是瞎的，你也是瞎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杜尤丹被觸怒，結果爆發了瑪哈巴茹阿特 (mahabharata) 大戰，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殺。同樣，羅摩衍那 (ramayana) 大戰的爆發也僅是因為茜塔 (sita) 的舌頭。她責罵了拉克施曼 (laksmana)，並最終導致死傷枕藉的戰爭。因此你應當努力控制自己的舌頭；不該說的就不要說。

舌頭的第二個功能是進食。若你吃肉、魚和其他違禁品，或者你服食毒品，它們也會傷害你，你將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意或內心。另一方面，如果你只吃瑪哈帕薩達，並唱頌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一切都會得到控制。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教誨的甘露 Upadesamrta》的第二詩節中說道：

*atyāhāraṁ prayāsaḥ ca
prajālpo niyamāgrahaṁ
jana-saigaḥ ca laulyaḥ ca
ñābhīr bhaktir vinaḥyati*

當人過份沉溺於以下六種活動之中時，他的奉獻服務將被糟蹋：(1) 吃得過量或者囤積多過所需；(2) 力求極難獲得的世俗之物；(3) 談論不必要的世俗話題；(4) 只是為了遵循經典規範守則而實踐，而非為了靈性進步，或拒絕遵守規範守則而獨斷獨行，異想天開；(5) 與對奎師那知覺不感興趣的世俗之人聯誼；(6) 強烈渴求世俗成就。

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和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都寫過注釋，教人如何擺脫這些惡習，我們可以閱讀這些注釋來清潔我們的內心。在《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2.135) 中，聖斯瓦米•瑪哈拉傑說道：

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解釋道，即使人或能擺脫果報活動之欲望，但有時心中再次萌生果報活動之精微欲望。人經常想著經商，以改善奉獻活動。然而這污染如此強大，以致後來會發展成誤解，描述為：**kutinati** (挑錯)、**pratisthasa** (渴求名聲和地位)、**jiva-himsa** (嫉妒其他生物體)、**nisiddhacara** (接受經典禁止之物)、**kama** (欲求物質得益)、**puja** (渴求聲望)。詞語 **kutinati** 意指“兩面性(心口不一)。”以渴求名聲和

地位為例，人或會住在僻靜處，試圖藉此模仿聖哈利達斯•塔庫。

有一次，一些西方奉獻者前往普瑞（Puri）。他們不獲准覲見廟裏的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但他們可以去陶塔•哥琵納特（Tota Gopinatha）廟、聖哈利達斯•塔庫的墓地（samadhi）和他的靈修之處（Siddha-bakula 希達-巴庫拉）。在聖哈利達斯•塔庫的靈修之處，其中一個西方奉獻者給了印度祭司（pujari）一千美元，並說道：“把保存在這裏的，哈利達斯•塔庫念誦的那串念珠給我吧”。那祭司拿了一千美元，偷了念珠，給了那個“奉獻者”，那個“奉獻者”於是想：“噢，當我用這念珠念誦時，我會得解脫，也會得奉愛”。然而，模仿並不奏效。那個人無禮而不敬。現今很多人想要重量不少於五公斤的大念珠。他們無法恰當地念誦，但仍然搜集刻有“茹阿姐，茹阿姐”字樣的大串圖拉茜頸珠。這無濟於事；相反，此舉會令假我增長。努力純粹地唱頌和憶念，並同奉獻者聯誼。在同一要旨中有述：

人的真正欲望可能是對名譽和聲望的追求。換言之，他認為僅僅因為某人住在聖地，傻瓜便會認為他同哈利達斯•塔庫一樣好。這些全都是物質欲望。初階奉獻者肯

定會受到其他物質欲望攻擊，例如對女人和金錢的欲求。如此，心靈再度藏汙納垢，越來越鐵石心腸，如同物質主義的心一樣。久而久之，他渴望成為有口皆碑的奉獻者或化身（avatara）。

現今有很多這樣的“化身”。他們不信奉主，卻想成為靈性導師，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墮落了。這種假古茹和假主之疾如同瘟疫一樣蔓延，現在，在印度和西方都有很多“主”。我們自出娘胎就口是心非，但現在我們必須變得非常單純，我們也應當恒常榮耀奉獻者。

還有，要免於貪婪（lobha），對世俗之物的貪婪。不要這樣想：“我必須要這個”，或“我的親戚和鄰居都有非常好的車，但我沒有”。要像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一樣純樸，他遵從柴坦亞•瑪哈帕布傳授給他的教導：

*grāmya-kathā nā ṣunibe, grāmya-vārtā nā kaḥibe
bhāla nā khāibe āra bhāla nā paribe
amānē mānada haiā kāñṣā-nāma sadā la'be
vraje rādhā-kāñṣā-sevā mānase karib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6.236-7）

談吐不要像凡夫俗子一般，也不要聽他們所說的。你不應吃非常美味的食物，也不應穿著華麗。不要希求榮譽，卻全然尊敬他人。總是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在心裏裏服務溫達文的茹阿妲和奎師那。

請追隨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還有同他們一樣的人。像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的同游們一樣純樸。瑪哈帕布親自清除寶座上的污漬，那寶座是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要坐的。祂沒有把這活給其他任何人做。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努力令自己的心像是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茹阿妲和奎師那，還有瑪哈帕布將會安坐的寶座一樣。我們內心若有骯髒的想法和渴求，這良機便不會到來。祂們永不會來。用手抓著耳垂¹並許諾：“從今天起，我會恰當地修習”。若你總是在唱頌和憶念，奎師那會供養你。祂會照顧你，有時祂會在頭上頂著重擔，給你送來日常所需，來到你那裏，聽候差遣。此事有很多例證，因此不要擔憂如何維持生計。唯一的問題應當是如何淨化你自己，以及如何得到對奎師那的愛和情感。

柴坦亞•瑪哈帕布清潔時，一個非常年輕的高迪亞奉獻者拿了一罐水，倒在瑪哈帕布的足上，並飲下一些。於是，瑪哈帕布顯得很憤怒地說：“你在做什麼？胡鬧！佳甘納特要來這裏。佳甘納特是至尊人格首神本人，我們正在清潔

這裏，準備祂的到來。我是個普通人，一個人，這個人卻給我濯足並飲下那水。對我、對他而言，這都是極其糟糕的冒犯”。

若你在奎師那的廟裏為普通人洗腳，那是個非常大的冒犯。當然，柴坦亞•瑪哈帕布是佳甘納特本人，但祂是在教導他人。真實無偽的古茹永遠不會驕傲地想：“太棒了！我的門徒過來在我的腳上放花朵，並往在我腳上倒水、清洗，把這水灑向其他人，然後喝下。”純粹的外士那瓦或古茹永遠不會這麼想：“我是個進步的奉獻者。”甚至是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心緒的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祂說過：

*na prema-gandho 'sti darāpi me harau
krandāmi saubhāgya-bharaṇa prakāṣitam
vaṇṇa-vilāsy-ānana-lokanaṇa vinā
bibharmi yat prāṇa-pataṅgakān vāthā*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2.45）

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內心對首神沒有絲毫的愛。當你們看到我在分離中哭泣時，我只是在假意地展示我的好運。事實上，看不到奎師那吹奏笛子的俊美面龐，我就像昆蟲一樣，毫無意義地繼續過活。

“我對奎師那甚至沒有半點奉愛。我比任何人都都不幸”，茹阿迪卡本人說道：“噢，森林的鹿兒也比我更出眾。它們可以走近奎師那，如同愛人一般祈求祂的愛意和情惑，但我們去不了。河流也比我們牧牛姑娘幸運得多。奎師那去雅沐那河沐浴，她便可以擁抱祂；她可以用她的手形波浪給祂送上蓮花；她可以把她整個心都交給奎師那，並告訴祂：‘噢，我的摯愛。’當奎師那吹笛子時，她木然而停止流動。她遠比我們偉大，因為我們無法像她那樣做”。

“那麼小牛犢和牛兒的情形怎樣？牛兒在吃草，但當它們聽到奎師那甜美的笛聲，它們豎著耳朵聆聽並啜飲笛聲的甜美甘露。它們的小牛也用耳朵啜飲奎師那笛聲的甘露。當它們喝飲它們母親乳房的牛奶時，聽到笛聲，那時它們完全忘記喝奶；它們既沒有咽下也沒有吐出，牛奶只是停留在它們嘴裏。噢，我們不像這樣”。

瑪哈帕布同樣哀歎：“魚兒也比我優勝，如果把它們被從水中撈出來，它們會立即死去；但儘管我沒有覲見到奎師那，卻安然無恙。我真卑劣！”

現今很多奉獻者想：“古茹戴瓦只是給我們念珠，藉此我們會比主還優勝，我們開始控制整個世界。”然而，第二天，我們看到那裏空無一物——沒有圖拉茜珠、沒有念珠，什麼都沒有。現在他們再次成為老鼠²。

瑪哈帕布為了教導我們奉獻原則而上演這些逍遙時光，因此祂喚來斯瓦茹帕·達莫達爾並告訴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帕布！看看你那高迪亞奉獻者的行為！他在神像（Thakuraji）面前侮辱我。你沒有教導他如何成為純粹奉獻者。看看他的行為舉止！他身在至尊人格首神佳甘納特的廟裏，儘管我是個普通人，他卻往我腳上倒水並喝了它。這對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極為冒犯，我為此極為不悅”。

於是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掌摑了這個年輕人，並把他拖出去——裝模作樣而已。實際上，他對這年輕人非常欣悅。在廟外面，超出柴坦亞·瑪哈帕布的視線範圍後，他告訴這個奉獻者：“你做的很不錯。柴坦亞·瑪哈帕布是佳甘納特本人，但祂想教導他人，我們不應該對常人這樣做。你沒有做錯任何事。你做的對。在這裏等著，我會再次喊你”。接著，當喊到他時，那個孟加拉奉獻者告訴瑪哈帕布：“我做錯了”。他乞求原諒，瑪哈帕布也毫不介意。

任何人都不要吩咐別人去崇拜他。不應該在神像面前愛任何人或為任何人哭泣。你只可以頂拜你純粹的聖靈性導師，但不要頂拜其他人。不論是否在神像面前，我們都不應想要控制他人；否則那會是冒犯。我們可以閱讀書籍《神像崇拜之光 Arcana-dipika》來學習所有神像崇拜的規矩和禮節。

現今，古茹就像假冒的靈性導師(kan-guru)一樣紛至沓來。人人都是古茹，但誰也不是古茹。他們像瘟疫的細菌一樣遍佈四周。他們是騙子，而非古茹。他們不是至尊主。在印度你可以非常輕易地找到很多“主”，很多“至尊人格首神”。有人認為自己就是商卡爾，另一個認為自己是象神甘內什，又有其他人認為自己是薩茹阿斯瓦提。柴坦亞•瑪哈帕布知道這天終會出現。

努力進入奉愛的真正程式。從恰當的人那裏聆聽，把他的話銘記於心，並努力追隨他。然後你便能夠打掃你的內心，也成為純粹奉獻者。首先你要進入初階奉獻者（kannistha-adhikara）階段，然後是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a），然後你便會成為奉獻者。否則，你便如同有名無實的奉獻者——墮落。奎師那賜給你優秀智慧。你應當覺悟到某人是否純粹奉獻者。如果他是，你便可以從他處聆聽。聖者（sadhu）是極為高超的奉獻者，這個詩節給出了闡述：

*anyābhilāñitā-çūnyāà
jñāna-karmādy-anāvātam
ānukūlyena kāññēanuçélanāà
bhaktir uttamā*

培養獨一無二為主奎師那的快樂而進行的活動，換言之，以身體，心意和言語全力以赴，並以不同靈性情感的表達，為主奎師那履行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這種奉愛服務不會被以知識(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和業報(果報行為)所蒙蓋，除了令奎師那快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欲望，稱為烏塔瑪-巴克提 (Uttama-bhakti)，即純粹奉獻服務。

這樣的聖者或靈性導師沒有世俗欲望。他的奉愛心恒常像傾倒蜜糖時，源源不絕的甜美蜜糖之流。

同樣地，你應當看看你自己的活動，是否以身體、言語、心意、內心或心緒來取悅奎師那。假如你在吃瑪哈-帕薩達 (maha-prasada)。你為何要吃祂？這是否為了取悅奎師那？如果你不是為了取悅奎師那而吃，那就如同業報 (karma)。如果你為了自己而睡覺，那是業報，而非奉愛。然而，如果你睡覺時想著：“我要休息一下，明天清晨開始我會服務奎師那。我會一直念誦、憶念、崇拜，並四處服務”。那麼甚至你的睡覺都是為了奎師那。

yat karoṇi yad açṇāsi

*yaj juhoñi dadäsi yat
yat tapasyasi kaunteya
tat kuruñva mad-arpaëam*

《博伽梵歌》(9.27)

不論你做什麼，不論你吃什麼，不論你供奉什麼或施捨什麼，不論你做什麼苦行，琨緹之子啊，都作為供奉給我的供品去做吧。

過些時候，無論你做什麼，都會是為了取悅奎師那和你純粹的靈性導師。如果有人遵循這原則並總是為了取悅奎師那而行，你可以接受他為你的靈性導師；否則不行。若你愚昧無知，選了某人做靈性導師，但他的所有活動都不是為了取悅奎師那、靈性導師和外士那瓦而履行的，那麼摒棄他，完全摒棄他。極其謹慎地另選一位靈性導師並接受啟迪；否則你無法對奎師那有愛和純粹奉獻。

若為你啟迪的那位靈性導師也曾真摯誠懇，但後來墮落了，立即摒棄他。然後你可以加入恰當的傳系，接受真正遵循 anyabhilasita-sunyan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培養獨一無二為主奎師那的快樂而行的活動.....即純粹奉獻服務)的自我覺悟奉獻者。他

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取悅奎師那、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他們會在聖茹帕•哥斯瓦米、聖珊拿坦納•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的傳系中。如果有人宣稱自己是古茹，但他並不在那條傳系中，應當立即摒棄他。巴厘大君摒棄了他的靈性導師舒誇查爾亞，巴茹阿特大君摒棄了他的母親，帕拉達大君摒棄了他的父親，牧牛姑娘摒棄了她們的丈夫，維比沙納（Vibhisana）摒棄了他的兄弟茹阿瓦納。此例比比皆是。

若靈性導師在唱頌，某程度上也屬於這條傳系，但他卻無法給你純粹奉愛（prema-bhakti），那麼請求他：“請允許我同自我覺悟的奉獻者聯誼吧。”如果他不允許你這麼做，他就不是純粹的外士那瓦，也應當摒棄他。然而，若他這樣訓示：“你應當去，我也會去。”那麼他就是外士那瓦。你應當尊敬他，並去與高階奉獻者聯誼。這是聖夏瑪南達•哥斯瓦米、聖拿若塔瑪•達斯•塔庫、聖施瑞尼瓦薩師、聖哈利達斯•塔庫，還有很多其他人遵循的恰當程式。若你遵循經典（sastra）和前輩，你會臻達中級奉獻者的階段。這是清潔貢迪查廟宇的真正含義。

榮耀真正的外士那瓦比單是崇拜神像更好。崇拜神像，但同時要服務外士那瓦。努力從初階逐漸臻達中階。我們進入了初階領域，但我們甚至還不是初階奉獻者，因為我們對神像沒有十足信心。當我們在純粹外士那瓦的聯

誼中覺悟到結論 (siddhanta)，即外士那瓦哲學確立的真理時，我們便會逐漸成為中階奉獻者。這是今天節目的主題。藉此，靈性導師給你的奉愛蔓藤種子會發芽，繼而長成蔓藤形狀，最終會引領你到哥樓卡•溫達文 (Goloka Vrndavana)。這是真正的程式。

當所有污漬盡除時，你會處於純粹奉獻的自在狀態。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應將之作為對奎師那的服務，是為了祂的快樂，但這本身還不足夠。履行那項服務時還應當毫無世俗欲望。如果一個人從真正的靈性導師處接受啟迪，他在唱頌、憶念、閱讀，但他想：“我想成為有錢人，我想有個頗具資格的兒子，我想有個漂亮的家和妻子”。他的奉愛並不純粹。相反，奉愛會全然被毀。即使欲求解脫，也不是純粹奉愛。它是奉愛，但不是純粹奉愛 (uttama-bhakti)。這被稱為 aropa-siddha-bhakti (間接具有奉愛品質的奉愛)，有時或稱 sanga-siddha-bhakti (有利奉愛發展的混集式奉愛)。他的奉愛混有業報 (karma)、知識 (jnana)、瑜伽 (yoga) 或其他。

那些自稱奉獻者的人，超過百分之九十五都沒有真正遵循純粹奉愛。他們只是遵循間接具有奉愛品質的奉愛，以及有利奉愛發展的混集式奉愛。什麼是間接具有奉愛品質的奉愛？造一座花園或靈師學校 (gurukula) 和牛場 (gosala) 並非真正的奉愛，但若把成果供奉給奎師那，便

能夠在內心留些印記（**samskara**）。如果有個靈師學校（**gurukula**），那些孩子便有機會為了將來的奉愛發展，自小就獲得一些印記。然而，我們看看，學生們甚少得到這些印記。很多都被寵壞，也沒有好品格，他們不聽從他們的父母，他們不謙遜，也不榮耀奉獻者。很多都是不可救藥的。如果那奉愛印象出現了，他們也就獲益良多。高階奉獻者或靈性導師建立這些機構，只是為了賜予這種印象。

如果我們建造花園，我們可以摘水果給神像和純粹奉獻者，但若水果不是獻給他們，結果便非常糟糕。活動若包含了只為取悅奎師那的唱頌和憶念，那就是真正的奉愛。過去，很多奉獻者為他們的廟宇籌募大量財富。他們在數日內便籌集了鉅款，但他們變成怎樣？他們離開了奎師那知覺。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想要他們成為有資格的奉獻者。

只是打掃或只是清洗冒犯等所有要不得惡習還不足夠。還需有些積極肯定的——對哈利聖名（**harinama**）和聆聽哈利題旨（**hari-katha**）的濃郁品味。只是清潔你的內心還不足夠。你若僅是那樣做，還會餘下什麼？一無所有。還應當有些正面而實際的東西。如果你對唱頌哈利聖名沒有品味，這也無礙，但你應當對聆聽哈利題旨有品味。如果你沒有品味，那就一再聆聽，並恰當地尊敬你所聆聽的純粹奉獻者。

*satāḥ prasāṅgān mama vārya-saḥvidō
bhavanti hāt-karēa-rasāyanāu kathāu
taj-joṅhāēād āçv apavarga-vartmani
çraddhā ratir bhaktir anukramiṅyati*

《聖典博伽瓦譚》(3.25.25)

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中，談論至尊人格首神的逍遙時光和活動是非常令人愉悅的，並令耳朵和內心感到滿足。培育這些知識就能在解脫之途逐漸進步，其後便獲解脫，他的依戀也變得堅定。屆時真正的奉獻和奉獻服務便開始。

講述者應當是純粹奉獻者 (satam)。不要堅持你的錯誤觀念，認為常人和普通奉獻者都是偉大的純粹奉獻者(瑪哈巴嘎萬 maha-bhagavata)。誰有資格覺悟誰是偉大的純粹奉獻者？聖高爾•克首爾•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的門徒——聖萬希•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是位頂尖的至尊奉獻者 (uttama-maha-bhagavata)，但他經常假裝吸食大麻。他有時把幹魚骨放在他的小屋四周，人們便會以為他吃魚。他想：“那些利慾薰心的人會遠離我，這樣我便能夠獨自唱

頌奎師那的聖名並憶念祂”。

聖高爾•克首爾•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與聖萬希•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和睦友好，聖帕布帕德•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也非常榮耀他。我們的古茹•瑪哈拉傑，聖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瑪哈拉傑經常拜見他，那時候巴巴吉•瑪哈拉傑傳授他很多深入的教導。古茹•瑪哈拉傑告訴我們：“他有時講述非常高深的哲學，我也無法理解他。”如果奉獻者愚昧無知，而且甚至還不是初階外士那瓦，他怎會知道誰是真正的偉大純粹奉獻者？他會選沒資格的人為“偉大的純粹奉獻者”，第二天他會看到那個人怎樣墮落了。

關於誰是中階奉獻者或誰是高階奉獻者，你應當看看你前輩的觀念，如果你遵循奎師那知覺，而你自己也穩處於中階奉獻者的高階，那你也能夠覺悟到這點。如果你沒有恰當地尊敬偉大的純粹奉獻者，反而稱三流的虛偽小人為“偉大的純粹奉獻者”，對他必恭必敬，這是對真正的偉大純粹奉獻者蓮花足的冒犯。

¹ 這是印度的表達方式。在印度，當人有罪疚感而表示悔意，他道歉時會抓著耳垂。

²有個富教育意義的故事叫做“又變成老鼠(Punar Musika Bhava)。”有只老鼠受盡貓的折磨，因此它接近聖人，請求變成貓。當老鼠變成貓時，它又飽受狗的折磨，然後，由於聖人 (sadhu) 的祝福，它變成了狗，卻又受盡老虎折磨。當它藉由聖人的恩慈變成老虎時，它盯著聖人，聖人便問它：“你想要什麼？”老虎回答：“我想吃你。”聖人就詛咒它說：“願你再次成為老鼠。”

第四章 瑪哈帕布和國王帕塔帕如卓



壇車節每年都在佳甘納特•普瑞舉行，那裏非常漂亮，緊鄰印度洋海濱。我已經解釋過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在前一天，用祂自己的外衣令貢迪查廟又整齊又清潔，之後佳甘納特就前去那裏。我也講述了兩個故事，解釋了佳甘納特、蘇巴卓和巴拉戴瓦如何顯現祂們的形體。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給壇車節帶來新的含義和光芒，但即使完全解釋清楚，也只有極少數罕有的靈魂能夠明白這些題旨。然而，有一天你將必須明白這些命題的個中真理。

請跟我來

你們全都可以跟我到尼拉查拉（Nilacala）的海濱，到普瑞的孟加拉灣，那裏有超過四百萬奉獻者聚集。這些奉獻者拖拽著壇車並喊道：“佳甘納特•戴瓦勝利，巴拉戴瓦帕布勝利，施瑞•蘇巴卓•戴薇勝利，薩祺南達那•高茹阿哈利勝利”，柴坦亞•瑪哈帕布到處翩翩舞動。

有時甚至過了一整天，壇車尚沒有到達貢迪查廟；可能要花上二到三天。有時儘管奉獻者人群奮力拖拽，它卻紋絲不動。奉獻者想要拖動它，但除非佳甘納特願意，否則它不會移動。當祂想移動時，壇車便非常輕易而迅速地前行。

瑪哈帕布拒絕國王

在瑪哈帕布的年代，帕塔帕如卓大君是奧瑞沙的國王。儘管他是那個王國的至尊統治者，也是個極富力量的皇帝，他卻以掃地來服務佳甘納特。他用一把椰樹枝條製成的普通掃帚，加上黃金手把，在遊行時親自打掃。瑪哈帕布看到他像個普通清潔工一樣工作和服務，非常高興並想見到他。然而，在瑪哈帕布和帕塔帕如卓國王之間有一堵牆，這堵牆便是“國王”一詞。這個詞語極其危險，因為“國王”常指富甲天下，窮奢極侈，並充滿物質欲望的人。

瑪哈帕布想對帕塔帕如卓國王施恩，但那堵牆卻從中作梗，而它只能藉由愛意和情感來摧毀。別無它法。儘管國王是個非常高階的奉獻者，但他仍然是個國王。他有王國、美貌妻兒，擁有巨富和權力。一條極其危險的毒蛇，儘管拔掉毒牙，去除毒液，但它仍然是條蛇；若有人靠近它，它會嘶嘶作聲並發動攻擊。正是這個原因，儘管帕塔

帕如卓是個高級的奉獻者，柴坦亞•瑪哈帕布在節日前仍然拒絕與他會面。

那時，當國王聽說瑪哈帕布拒絕見他時，他說：“柴坦亞•瑪哈帕布許諾要解脫整個世界，並賜予每個人對奎師那純粹的愛（*krsna-prema*）。我是唯一的例外。若祂決定不見我，我便決定放棄生命。若我見不到祂，若祂不賜我仁慈，我便會放棄我的王國、妻子、孩子和其他一切。我不再需要這些財富、名聲或地位。我會放棄它們。”

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安慰國王說：“不要急於行事——要等待。合適之時將會到臨，你將能夠服務祂。有一個方法，你可以直接見到祂。在壇車節那天，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會於極大狂喜之愛中，在神像前跳舞。在佳甘納特面前跳舞之後，祂會沉浸在深邃心緒中而進入貢迪查花園。那時你可以單獨去那裏，不要穿皇服，你可以像個托鉢僧——路邊乞丐——那樣接近祂。你可以吟誦《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和《聖典博伽瓦譚》中有關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們跳舞的章節，如此你將能夠抓住主的蓮花足。”

瑪哈帕布的舞蹈

佳甘納特-戴瓦、巴拉戴瓦帕布和蘇巴卓乘坐在非常巨大的，新造的壇車上。巴拉戴瓦的壇車在前面，繼而是蘇

巴卓的壇車，奎師那的壇車在最後。當壇車停留不動時，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聚集所有祂的奉獻者，親手給他們戴上花環，用檀香漿液為他們塗飾聖印（tilaka）。然後祂把祂所有的親密同遊分成四個靈唱隊伍。每隊有八位領唱，祂給每隊兩個密瑞當嘎鼓，並命他們開始靈唱。主尼提安南達帕布在第一隊跳舞，阿兌塔•阿查爾亞在第二隊跳舞，哈利達斯•塔庫在第三隊，舞姿優美的瓦瑞斯瓦爾•潘迪特（Vakresvara Pandita）在第四隊。祂們全都是很棒的舞者，全都能夠日以繼夜地跳舞。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施瑞瓦薩•潘迪特、穆琨達和哥文達•哥薩分別是這四支隊伍的主唱。

瑪哈帕布然後又組成了三支隊伍。第一隊由來自庫裏納-卦瑪村的孟加拉居士奉獻者組成，第二隊來自商提普爾（santipura），第三隊來自施瑞刊達（srikhanda）。這樣，主佳甘納特-戴瓦前面有四支隊伍載歌載舞，左右兩側各一隊，後面一隊。如此便有七支隊伍，每支隊伍都有成千上萬的奉獻者跟隨。

把奉獻者分成各個靈唱隊伍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就開始跳舞，有時祂同時在所有隊伍中跳舞。柴坦亞•瑪哈帕布是一個，但祂顯現為七個形體，如此祂便開始同時在每個靈唱隊伍中唱歌跳舞。眼淚仿如來自噴射器一樣從祂的眼睛噴射，祂舞步極快，仿如奎師那在祂的逍遙時光中跳舞。那時國王帕塔帕如卓看到祂奎師那的形象，他想：“噢，

祂是奎師那本人！”

儘管瑪哈帕布同時在七個隊伍中，但每個隊伍的奉獻者都在想：“瑪哈帕布只跟我們在一起。”於是他們非常快樂地載歌載舞。這情形就如同奎師那在般迪拉榕樹（*Bhandiravata*）同祂的小夥伴們（*sakhas*）用餐的逍遙時光，當時有數千小夥伴環繞著祂。有的牧牛童在奎師那後面，有的在祂側面，有的則離祂很遠；然而他們所有人都在想：“我在奎師那前面。我正在同祂進食帕薩達，我正在把我的帕薩達往祂嘴裏送，祂也把祂的帕薩達往我嘴裏送。”他們所有人——不論奎師那後面的、前面的、側面的或每一處的——都在想，奎師那總是跟他們一起。同樣，在茹阿莎之舞（*rasa-lila*）時，奎師那顯現為成千上萬的奎師那，奎師那的數目與牧牛姑娘人數相若，每位牧牛姑娘都與一位奎師那一起。每兩個牧牛姑娘之間就有一個奎師那，每個牧牛姑娘都在兩個奎師那之間。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現在上演了同樣的奇跡。

除了三個人——帕塔帕如卓大君、凱西•彌刷和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其餘每個人都看到，柴坦亞•瑪哈帕布只在他們自己的隊伍中。藉由瑪哈帕布的恩慈，國王看到祂同時在七個靈唱隊伍中跳舞。祂淚流如注，有時倒地，在地上打滾，然後奉獻者把祂扶起來。國王問其他人：“我看到了什麼？我看錯了嗎？不，我看到祂了。祂在這裏，

同時也在那裏。祂在所有七個隊伍中跳舞。”凱西•彌刷和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回答道：“你極幸運。你已經得到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仁慈。只有極少數人看到你所看到的這個景象。”

為了防止人群過於靠近主，奉獻者形成了三個圈子，讓瑪哈帕布留在中央。尼提安南達帕布帶領第一個圈；以凱西斯瓦爾和哥文達為首的奉獻者手牽手圍成第二個圈，帕塔帕如卓國王同他的助手、警衛和士兵在兩個內圓週邊圍成第三個圈。戴著很多勳章的哈利禪達納（haricandana）——帕塔帕如卓的將軍——和國王一起，當成千上萬的人們觀望著瑪哈帕布時，他萬分謹慎地保護著國王。國王帕塔帕如卓把手放到哈利禪達納肩膀上撐起自己，因此他能夠看見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跳舞，他感到莫大的狂喜。

在奎師那逍遙時光裏，施瑞瓦薩•潘迪特是聖者納茹阿達（Narada Rsi），他也想看瑪哈帕布美麗的舞姿。國王就站在施瑞瓦薩•塔庫後面，他想不受打擾地看瑪哈帕布，但施瑞瓦薩•潘迪特非常陶醉於觀望瑪哈帕布，不斷挪來挪去，以致國王無法好好觀看。國王的將領警告施瑞瓦薩•塔庫：“不要那樣做。國王想要看。停住，待在一個方向。”施瑞瓦薩•潘迪特非常專注，所以他起初完全沒有留意那個警告；但在哈利禪達納對他說了兩次之後，施瑞瓦薩•潘迪特變得憤怒並掌摑了他。

這位主將非常高大、強壯和魁梧，他想逮捕施瑞瓦薩•潘迪特來報復他。所有衛兵也很憤怒想要逮捕他，但國王帕塔帕如卓立即告訴哈利禪達納：“什麼都不要做。這些都是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同游，瑪哈帕布是奎師那本人。你被這麼頂尖的奉獻者掌摑實屬幸運，你極其幸運，因此請忍氣吞聲吧”。於是將軍便照他的話做了。

柴坦亞•瑪哈帕布跳舞時朗誦了一個詩節，但無人能懂或解釋其含義——沒有人，但除了一個名為茹帕的男孩。瑪哈帕布的心緒進入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內心，他因而寫了一首類似的詩節，後來瑪哈帕布從哈利達斯•塔庫修舍的屋頂上把它拾獲，茹帕•哥斯瓦米也住在那裏。“你怎會明白我的心緒？”瑪哈帕布問茹帕•哥斯瓦米。於是，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拉亞•拉瑪南達和所有瑪哈帕布的其他同游便榮耀茹帕•哥斯瓦米，他們告訴瑪哈帕布：“是禰啟示了他。沒有禰的啟發，他怎麼明白？沒有禰的恩慈，無人能夠明白這些。”只有在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層次的人才能夠知曉；別人則無從知曉。

瑪哈帕布與國王見面

國王帕塔帕如卓是位高階奉獻者，他想覲見柴坦亞•瑪哈帕布的蓮花足；但瑪哈帕布告訴他的同遊：“我不會見

他。他是個國王，因此他就像條黑色毒蛇。”

瑪哈帕布也說過，一尊木制的女人雕像甚至能吸引聖哲：**daravi prakrti hareta muner api mana**。維士瓦密陀和納茹阿達這樣的聖哲既棄絕又覺悟，但僅是為了給我們樹立榜樣，及教導我們應當多麼謹慎，他們二人就上演似是受假像迷惑的逍遙時光。我們與異性聯誼時應當極其謹慎，因為男人和女人對彼此而言就像是丘比特 (**kamadeva**)；他們在一起時，就無法控制他們的感官或內心。因此我要求我的門徒和朋友們，請格外當心。你們是獨立的，但你們應當恒常記住這些守則。

瑪哈帕布非常嚴格，因此祂不把祂的聯誼賜給國王，即使國王是個非常進步的奉獻者。而且，當尼提安南達帕布、阿兌塔•阿查爾亞、拉亞•拉瑪南達和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請求瑪哈帕布見國王時，祂告訴他們：“我會離開普瑞去阿拉拉納特或其他地方。我不會留在這兒；你們可以跟他留在這兒。”

由於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不會答應見國王，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拉亞•拉瑪南達和其他同游便告訴國王：“當你漂亮的兒子去瑪哈帕布那裏時，主擁抱他並說道：‘每天過來見我吧。’如此，你也算得到祂的‘一半’覲見了，他也向你顯示了恩慈。瑪哈帕布對你非常滿意和欣悅，祂也賜你很多仁慈，尤其是因為你是個非常純樸的人，並作為清

潔工來服務主。因此，現在，如果你想直接面見祂，請穿上麻衣粗布，當祂在七個隊伍中跳舞累極之時，你便可以悄悄去見祂。祂會一直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中哀歎，那時你可以走近祂，唱頌甜美的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aù
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äà dikñu tävakäs
tvayi dhâtäsavas tväà vicinvate*

〔牧牛姑娘們說道：〕噢，摯愛啊，你生於巴佳之地，令巴佳榮耀之極，因此茵迪拉（Indira）——幸運女神永遠居住于此。沒有你，我們不能活下去，我們維繫生命只是為了你。我們四處尋找你，因此請你顯現給我們吧。

*tava kathämâtaà tapta-jévanaà
kavibhir éðitaà kalmaññäpaham
çravaëa-maigalaà çrémad ätataà
bhuvi gâëanti te bhüri-dä janäù*

禰言詞的甘露及禰活動的描述，都是那些在物質世界受苦之人的生命和靈魂。當博學的聖人傳播這些敘述時，

它們能根除罪惡反應，並賜予聆聽者好運。這敘述在全世界傳播，它們也充滿靈性力量。那些傳揚首神訊息之人肯定最為慷慨。

《聖典博伽瓦譚》(10.31.1, 9)

這些詩節是《聖典博伽瓦譚》中一些至為寶貴的鑽石。首先是笛子之歌 (Venu-gita) 所述的，會面之前浮現的愛意 (Purva-raga)¹，然後是這個牧牛姑娘之歌 (Gopi-gita)，再後是愛侶之歌 (Yugala-gita)、蜂之歌 (Bhramara-gita) 和傲之歌 (Pranaya-gita)。這些至為珍貴的瑰寶稱為五種生命之氣 (panca-prana-vayu)，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領會這些歌 (gita) 的深奧真理。若你能覺悟這些題旨，尤其是藉由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和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評注，首要的是藉由聖維士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注釋，他以極其不可思議的方式解釋這些詩節，你的生命便功德圓滿。《聖典博伽瓦譚》有上千種注釋，但只有我們哥斯瓦米們的注釋，才能夠表達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心緒。

如前所述，柴坦亞•瑪哈帕布看到國王清掃道路，祂非常高興和滿意。因而，藉由祂的尤嘎瑪亞能量 (yogamaya-sakti)，國王得以看到祂同時在七個隊伍中跳舞。“我正在看什麼？”國王對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說，“這太棒了。每個隊伍中都有一個柴坦亞•瑪哈帕布。”薩瓦包

瑪•巴塔查爾亞回答道：“這是祂的仁慈。你像個街邊乞丐一樣清掃道路，現在祂很滿意你。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你所見的。其他人想道：‘祂只在我們隊裏。’你已經得到祂的仁慈，因此還有何慚念？就打扮成非常簡樸的奉獻者，等到祂在花園裏休息吧。”

若你放棄你全部的富裕，以及放棄自認聰慧和有資格等觀念，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也會向你廣施仁慈。若你變得如同帕塔帕如卓國王一樣，他的心如同笛子般虛懷若谷，好讓柴坦亞•瑪哈帕布來吹奏；若你這樣服務你的靈性導師和茹阿姐-奎師那，這也會發生在你身上。藉由瑪哈帕布的仁慈，你能夠知曉祂的富裕，以及關於祂愛意深情的一切。

柴坦亞•瑪哈帕布和壇車節的壇車停在佳甘納特廟和貢迪查廟的中途。那裏雲集了數十萬奉獻者，他們就地供奉很多椰果，祂則以祂的眼睛接受了他們供品的精粹。他們還供奉了很多甜品和美食，包括菠蘿蜜、芒果和其他水果等，有些人從一、二英里之遙供奉，祂也以瞥視吃了那些食物。

*jagannāthera choöa-baäa yata bhakta-gaëa
nija nija uttama-bhoga kare samarpaë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97）

主佳甘納特的各種奉獻者——從初級的到最頂尖的——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供奉給主。

*äge päche, dui pärçve puñpodyäna-vane
yei yähä päya, lägäya – nähika niyam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200）

奉獻者從四面八方供奉自己的食物——車前、車後、車的兩側還有花園內。由於沒有硬性禁令，他們都儘量把食物就地供奉給主。

*bhogera samaya lokera mahä bhìä haila
nåtya chädi' mahäprabhu upavane gel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201）

供奉食物時，聚集了大批群眾，此時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停止舞蹈並走向附近的花園。

柴坦亞•瑪哈帕布一直舞蹈了一段時間，現在祂有些疲

累。

*yata bhakta kértanáyä äsiyä äräme
prati-vākñā-tale sabe karena viçräm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204）

所有進行齊頌聖名活動（桑克爾坦 *sankirtana*）的奉獻者都來到那兒，並在每棵樹下歇息。

瑪哈帕布在想：“我是茹阿迪卡。奎師那離開我去了瑪圖拉。”祂熱淚盈眶，淒然落淚，祂不知道祂身在何處，或在做什麼。祂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奎師那！奎師那！”祂想與尼提安南達帕布、阿兌塔•阿查爾亞、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瓦瑞斯瓦爾•潘迪特、朋達瑞卡•維迪亞尼迪、帕拉瑪南達•普瑞以及其他頂尖的同遊一道休息一下。於是，祂在莫大的分離情感中，內心溶化、淚水直流地走進了愛透塔（*Aitota*）的佳甘納特-瓦拉巴花園。祂把祂的頭擱在樹根上並哭泣：“我的生命之主（*prananatha*）在哪里？我的奎師那在哪里？”

很多年來，國王帕塔帕如卓都設法與瑪哈帕布見面，但柴坦亞•瑪哈帕布指示過：“我不想與國王會面；他不應

來見我。”國王曾邀請柴坦亞•瑪哈帕布到他的皇宮，但遭祂拒絕。祂從來不見國王或任何皇室成員，或任何巨富。除此之外，祂也從不觸碰任何女人，哪怕她只是個小女孩。

現在瑪哈帕布正躺著哭泣，如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奎師那分離時那樣哀慟。國王走近拉亞•拉瑪南達、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阿兌塔•阿查爾亞和尼提安南達帕布。他向祂們所有人頂拜並說道：“我要去柴坦亞•瑪哈帕布那裏。請祝福我吧。”於是他脫下皇袍，穿上麻衣粗布。下身只圍著一塊布（dhoti），看起來像個普通人一樣，他走近柴坦亞•瑪哈帕布，雙手捧著祂的蓮花足，開始非常輕柔熟練地按摩。當他這麼做時，他唱道：

*jayati te 'dhikaà janmanä vrajaù
çrayata indirä çaçvad atra hi
dayita dâçyatää dikñu tävakäs
tvayi dhâtäsavas tvää vicinvate*

《聖典博伽瓦譚》（10.31.1）

他以感情澎湃的調子唱頌這樣的詩節，以致瑪哈帕布哭得越來越厲害，祂的心進一步溶化了。祂之前失去了知覺，但現在祂坐起來哭道：“是誰把這般甜美的甘露，灌進

我的耳朵裏？繼續，繼續。請繼續給我這甘露。”

國王繼續唱：

*tava kathāmātaà tapta-jévanaà
kavibhir èditaà kalmaññapaham
çravaëa-maigalaà çrémad ätataà
bhuvî gâëanti te bhûri-dä janäù*

《聖典博伽瓦譚》(10.31.9)

瑪哈帕布無法自控。祂擁抱國王並問道：“你是誰？”國王帕塔帕如卓告訴祂：“我是禰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瑪哈帕布很滿意，祂說道：“我是個街邊乞丐，一無所有的托鉢僧。我連口袋都沒有，所以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因而我會把我的擁抱給你，它是我唯一的財富。”瑪哈帕布於是心對心地擁抱了國王。他們二者的心混合時，瑪哈帕布把祂的一些心緒傳到國王心內，授他能量並滿足了他。

牧牛姑娘之歌的所有詩節都優美而意義深奧。它們彼此關連，品味超然情悅的奉獻者（*rasika*）能夠用一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來解釋每個詩節。這些詩節揭示了一個極其傷感的情景。所有的牧牛姑娘都感到分離之情，她們乞

求：“噢，奎師那，請來與我們相見吧；否則我們會死去。”Janmana vrajah 意指：“你出生在巴佳的高庫拉-溫達文，大幸運女神（Maha-Laksmi 瑪哈-拉珂施蜜）因而在這裏清掃和服務，令溫達文美麗絕倫。溫達文是你甜美逍遙時光的最佳地點。”

始自 tava kathamratam tapta-jivanam 等詞語的詩節有數百種含義，但我會對你簡述兩個含義。第一個較為普通，第二個則有些深奧。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tava kathamrtam – 對那些在這世上處於無盡生死之鏈中，面臨艱巨困難、悲傷和受苦的人而言，你的甜美逍遙時光就是他們的生命和靈魂。你的逍遙時光對他們就如同甘露，若他們聆聽這些逍遙時光，你本人就以哈利-卡塔（hari-katha，講述有關奎師那的題旨）的形式，親自進入他們的內心。”

*çãëvatàà sva-kathäù kãñëaù
puëya-çravaëa-kértanaù
hãdy antaù-stho hy abhadräëi
vidhunoti suhât satäm*

《聖典博伽瓦譚》（1.2.17）

主奎師那，人格首神，祂是眾生心中的超靈、真誠奉獻者的恩人，祂為那些心生熱望，想要聆聽祂訊息的奉獻者，清除他們心中的感官享樂欲望，恰當地聆聽和唱頌祂的訊息時，他們會獲益良多。

對於那些認真仔細聆聽這些逍遙時光的人，奎師那親自進入他們的耳朵和內心。祂作為親密好友到來，清除他們的色欲、憤怒、世俗欲望和問題。祂迅速清掃他們內心的障礙，當祂令那些心靈潔淨時，祂便住在那裏。因在難題之洋的怒潮中翻滾而總是不快樂的人，聽到主哈瑞的題旨（hari-katha）之後也會歡天喜地。

帕瑞西大君在七天后會死於毒蛇的齧咬，這世上無人能夠救他。因此在那七天，他放棄吃、喝和睡眠，待在恆河岸邊，聆聽舒卡戴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wami）講道。

*nivåtta-tarñair upagéyamänäd
bhavauñadhäc chrotra-mano-'bhirämät
ka uttamaçloka-guëänuvädät
pumän virajyeta vinä paçu-ghnät*

《聖典博伽瓦譚》（10.1.4）

在師徒傳系（paramapara）的體系中，自靈性導師到門徒，傳授著至尊人格首神的榮耀。那些不再對宇宙展示的假像、短暫榮譽感興趣的人，他們品味這樣的榮耀。對經歷重複生死的條件限制靈魂而言，主的描述就是正確的藥物。因而，除了屠夫或自殺者，誰會避而不聽主的這些榮耀呢？

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完全沒有世俗欲望。由像他那樣的，品嚐極樂情感並已覺悟真理的(rasika-tattvajan)² 奉獻者講述的主哈利命題是你們的最佳良藥，它會治癒你所有的疾病和問題。蛇咬和其他種種不幸，還有色欲、憤怒以及一切世俗欲望，都將迅速消失。對此不要存有任何疑問。

Tava kathamrtam tapta-jivanam。那些闡釋奎師那甜美逍遙時光的自我覺悟奉獻者，他們所述的奎師那題旨能夠撫慰你，你會變得沉著冷靜，並獲新生。**Tapta-jivanam**。當受苦之人聆聽這些榮耀時，他們便會永遠快樂——在這一生，還有將來的所有生生世世。解脫後，他們會前往溫達文，他們也會永遠快樂。尼提安南達帕布向我們保證：“我作出這個保證。如果你們不快樂，那就唱頌和憶念奎師那吧。若此舉最終沒有令你感到快樂，我會為此而負責”。

Kavibhir iditam。布茹阿瑪 (Brahma)、舒卡戴瓦•哥斯

瓦米、瓦密奎 (Valmiki) 和 krsna-dvaipayana 維亞薩戴瓦等，他們是最高明的詩人和作家 (kavis)，他們都說 kalmasa-apaham：各種罪惡和過往果報行為全都很快消失。Sravana-mangalam：若你什麼都不做，僅是聆聽主哈利命題，那麼各種吉祥俱會到來。Sramad atatam：這會令你的施瑞 (sri) 之榮耀——你的富裕、財富、美貌和好運——傳遍全世界。

純粹地傳授主哈利命題的人會聞名全世界。比如，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接受棄絕啟迪和去西方之前，並不廣為人知。他很博學，但沒有很多人認識他，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摒棄他。然而，當他接受了棄絕階級並到達美國之後，奇跡發生了。在很短時間內，他在全世界設立了很多中心，令成千上萬人成為奉獻者。數不勝數的人成為他的僕人和門徒，這是個奇跡。現在我也正在經歷類似的事情，儘管我如同一束乾草般一無是處。

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佈施者，是那些在聖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聖帕布帕德•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我的靈性導師和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的指導下，闡釋甜美主哈利題旨的人。Bhuvi grnanti te bhri-da janah——他們榮耀奎師那並因此福惠普世。有很多慈善家能夠捐贈數以千計的美元或英鎊。國王可以佈施整個王國，富人甚至可以施予全世界的

財富和富裕，但他們仍然不是最偉大的慈善家(Bhuri-dah)。最偉大的慈善家是那些向他人講述奎師那甜美逍遙時光的人。

這是對 **tava kathamrtam** 詩節的一般理解，它明確地榮耀了奎師那。也許這是禪卓瓦麗說話和祈禱時的心緒。相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憤怒的心緒中說道：“**tava kathamrtam**——你的命題 (**katha**) 不是甘露 (**amrtan**)；它是毒藥。什麼樣的毒藥？致命 (**mrtan**) 毒藥。千萬不要喝這毒藥；事實上，應當遠離它。僅是聞到它都會死掉，而且無可救藥。那些聽了你逍遙時光的人，會像垂死的魚一樣死去。它們起初會拍動，然後便會死去。”

Tapta-jivanam。像茹阿迪卡這樣的牧牛姑娘說道：“我們就是此事的明證。我們曾經樂在家庭生活之中，快樂無比，但奎師那來了，引出很多麻煩，現在我們很無助。祂令我們成為路邊乞丐；我們無家可歸，正在垂死掙扎。任何人想要和家人快快樂樂地生活，就決不要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Kavibhir iditam**。詩人甚至會榮耀一匹紙制的馬。他們會說：‘它很健壯，跑得比風和心意還要快。’但他們只是空談而已。同樣，這樣的詩人說道：‘聆聽哈利題旨會令你非常快樂’，但這個想法不是真的；這是假的。奎師那騙了我們，祂的哈利題旨也欺騙了我們。但現在我們聰明了；我

們不再相信要聆聽那些逍遙時光。女人若聽了這些逍遙時光，她會忘卻丈夫和孩子。她會變得如同無巢之鳥，並會哭個不停。”

“那些想與家庭、妻子、兒女、丈夫快樂生活的人啊，不要聽那個黑鬼奎師那的榮耀。任誰聽了，就會切斷與家人的關係。父子、夫妻會彼此分離。人人聽了這種哈利命題，都會忘記他們的丈夫、妻子、孩子和其他人。他們會變得瘋狂，總是呼喊：‘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我們也都瘋了，現在四處流連，總是不住哭泣。因此奎師那的榮耀就如同毒藥。”

“不想變成這樣的人啊，一定不要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尤其是從騙子之口聆聽。騙子會在腋下夾著書本，走過來，說道：‘來這裏！來這裏！我會給你們講述奎師那甜美動人的逍遙時光，我不會向你們收取任何費用。不要擔心佈施。沒有花費。僅只是聆聽。’這種詩人會像雄鸚鵡（suka）一樣，歌聲悅耳。他們會把人迷住，並立即以鋒利的刀子殺死他。他們是最慈悲為懷的人(bhuri-da janah)，手起刀落：他們會取去某人的所有俗世快樂，給他麻煩，令他像個乞丐。因此，誰也不要聆聽他們。”

“那些傳授哈利命題的人非常殘酷，即使他們把這當作善事，免費講授博伽瓦譚。不要聆聽他們，相反，他僅是應該給點捐獻並說道：‘離開這裏。我們不想聆聽你們講

述，因為我們會忘記我們的妻子、丈夫和所有親人。我們會失去我們的財富和一切。我們會變成乞丐並永遠哭泣。’現在我們極其謹慎，要避免聆聽奎師那的榮耀。”

“但我們能做什麼呢？”茹阿迪卡和她的同遊們繼續道，“我們無法放棄唱頌奎師那、憶念奎師那，我們也無法放棄聆聽祂的榮耀。那麼我們能做什麼？那些派發這些榮耀的人就如同獵人。”

說話方式有兩種：否定式和肯定式。否定式的含義與肯定式相同；它只是看似否定。比如，牧牛姑娘曾向奎師那抱怨：“沒有你，我們無法維繫生命。”奎師那回答：“那你們為何還活著？我與你們分開了，但我看到你們仍沒有死。”牧牛姑娘回答：“你知道我們為何還活著？你和你的朋友布茹阿瑪——創造者，都非常殘忍。你們二位都想給他人痛苦；當你們看到他人受苦，你們就非常快樂。如果我們死了，你們怎麼還可以令其他人受苦？因為你，我們是受苦的最佳人選，你永遠也找不到任何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忍受那麼多。如果我們死了，你還能讓誰這麼痛不欲生呢？你怎會快樂？你殘忍的創造者朋友也像你一樣，他也想看到我們受苦。因此他把我們的生命置於你手中，正因如此，我們還沒有死。我們的靈魂不跟我們在一起，它們跟禰在一起，是布茹阿瑪把我們創造成這樣的。我們的靈魂若跟我們在一起，我們早已死去多時了。”

*māgayur iva kapéndraà vivyadhe lubdha-dharmä
striyam akāta-virüpää stré-jitaù käma-yänäm
balim api balim attväveñöayad dhväikñā-vad yas
tad alam asita-sakhyair dustyajas tat-kathārthau*

《聖典博伽瓦譚》(10.47.17)

〔牧牛姑娘們說道〕祂像個獵人一般，殘忍地用箭射死了猴子王。由於被女人征服，祂把另一個懷著色欲而來的女人毀容。即使在消受了巴厘大君的禮物後，祂還用繩子把他像烏鴉一樣綁起。因此，即使我們無法放棄同祂談話，也讓我們放棄與這個膚色黝黑的男孩的所有友情吧。

牧牛姑娘們哀歎並哭泣：“我們為何要憶念你、聆聽這麼多關於你的事情，還唱頌你的名字？我們不想對你有任何愛意和情感，但我們可以拿它怎樣呢？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們想要忘記你，但你的逍遙時光總出現在我們記憶之中。”

這些牧牛姑娘無與倫比(anupama)；這世上無人能及。若你聆聽她們的逍遙時光並努力憶念她們，她們會給你很

多能量和力量，如此你所有的惡習（anathas）都將迅速消彌。最好忘記你的工作和其餘一切。這也無妨，尤嘎瑪亞會為你的生計安排一切。奎師那授命了尤嘎瑪亞，我本人也會為你安排一切。不要擔心你必須去工作或履行其他種種職責。我沒有工作，因此是誰安排我的所有事宜呢？我有成千上萬的僕人，他們總是幫助我。他們為我擔憂並想著：“我應該給瑪哈拉傑一些東西”。這背後是誰？是奎師那本人。要對奎師那有堅定的信心。不要擔心你的生計。請多多唱頌和憶念奎師那吧。

不要擔心和疑惑：“誰會來照顧我？瑪哈拉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我會遭遇什麼？這是個大問題。”實際上，完全沒有問題。唱頌和憶念奎師那。藉由奎師那的命令，尤嘎瑪亞總是會幫助你，奎師那的神碟（cakra）總是會救你脫離險境；不要擔憂。把這珍貴的珠寶——壇車節的訊息——留存於心。

這些不是我的教導，這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聖茹帕•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和其他所有聖師的教導。我充當郵差為你們帶來祂們的訊息。請收下它並變得快樂。努力互相幫助，如此便會快樂。

奧瑞沙的前任國王

在壇車節的開始慶典上，奧瑞沙的帝王，帕塔帕如卓大君，開始打掃道路。儘管他貴為國王，卻穿著奉獻者衣服，看起來非常簡樸，如同乞丐。他用金把手的掃帚掃地，這樣路上塵土便不會揚起，他親手把玫瑰水等芳香物灑到地上。這都是清潔工的工作。

在壇車節開始時，奧瑞沙的國王清掃道路這一傳統由來已久。很多年前，前國王普茹首特瑪•佳納（Purusottama Jana），每年也為主佳甘納特掃地。普茹首特瑪•佳納極富影響力並極具力量，但他卻手持金掃帚在佳甘納特的壇車前掃地，往地上噴灑玫瑰水和其他芳香物。他也像帕塔帕如卓大君一樣，把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不穿鞋子，不穿皇服。

當普茹首特瑪•佳納（又稱普茹首特瑪-戴瓦）大約 24 歲時，俊美非凡而強壯，他與南印度的維迪亞那嘎爾國王約定，要娶他的女兒。他通過信使與維迪亞那嘎爾國王通訊，國王通知他說，他會親自去見他，但沒有指明時間。後來，國王沒有聲張地出發，要親眼看看普茹首特瑪•佳納其實有多俊美、富有和有資格。他與全家人同行，看看是否要同意這門提親。

那時，幸或不幸，正值壇車節第一天，普茹首特瑪•佳

納國王穿得如同清潔工，正在主佳甘納特前掃地。看到這一幕，維迪亞那嘎爾國王頗為生氣並有點嫌棄他。他欣賞普茹首特瑪•佳納的青春俊美，但認為他只是個清潔工。維迪亞那嘎爾國王想：“他應當是非常富有和具資格，卻在掃地？我本想把女兒許配給他，但現在我看到他不夠格。他像個清潔工一樣清掃。我不能把女兒許配給這個清潔工。”這樣想著，他便返家並取消了婚約。

節日結束幾天之後，普茹首特瑪•佳納記起約定，他奇怪發生了什麼事。他問他的參謀：“那個國王想把女兒嫁給我，但最近卻毫無表示。為什麼沒有動靜？”參謀告訴他：“在壇車節那天，他看到你在掃地，認為你只是個清潔工。他不會把女兒許配給一個普通的清潔工。”普茹首特瑪•佳納聽說此事，他憤怒地說：“我要攻佔他的王國！”他在心意中告訴那國王：“你不知道我主佳甘納特的榮耀！”他召集他的所有戰士和將官，向那國王宣戰，於是在那國王的疆土爆發了一場極其慘烈的戰爭。

維迪亞那嘎爾國王崇拜象神甘內什（Ganesa），因而甘內什對他有點好感。甘內什與普茹首特瑪•佳納一方對陣，並擊敗了他們。他們因而極其心煩意亂，空手回到普瑞。普茹首特瑪•佳納哭著走到廟裏，告訴主佳甘納特：“主啊，我是你的僕人。那個非常強大的國王告訴我：‘你只是佳甘納特的清掃工’，並拒絕把他女兒嫁給我。請幫幫我。我為

禰而清掃。我以為禰總會幫我，但他卻打敗了我。我在服務禰，而禰卻不幫我。因為甘內什幫他，我才被擊敗。我憶念禰，但禰卻沒有幫我。現在世人都會想：‘佳甘納特沒有力量，因此祂的奉獻者也沒有力量。佳甘納特非常軟弱、微不足道。’這太可恥了；我會死在這裏。我會不吃不喝，我會就地死在禰前面，禰的廟裏。”

那個晚上，普茹首特瑪•佳納國王後來做了個夢，夢中主佳甘納特告訴他：“再試一次。上次你沒有呼喚我，逕自去開戰，因而我沒有幫你。但現在我會幫你。帶著你所有的戰士和將官再次行進。不要害怕，不要擔憂。再次去攻佔那個國王的疆土。巴拉戴瓦和我會親自去那裏，並會設法讓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會擊敗那國王，還有甘內什，以及他那一方的每個人”。普茹首特瑪•佳納非常高興，再次安排攻打那個王國。第二天，他召集更多戰士和將官，開始朝著維迪亞那嘎爾快速進發。

與此同時，佳甘納特和巴拉戴瓦騎上了極其強壯漂亮的駿馬。巴拉戴瓦的馬是白色的，奎師那本人騎著紅色的。祂們二人年約十六，一黑一白，二人都非常強壯有力，俊美不凡。祂們想要普茹首特瑪•佳納堅信，祂們會為他而戰，因此祂們比他先行幾英里之遙。離開普瑞頗遠，祂們到達一個靠近阿拉拉納特的赤卡（Chika）的村莊，旁邊有個又大又美的湖。在那裏，奎師那和巴拉戴瓦走向村裏一

位賣牛奶的老婆婆（gvalini），她頭上頂著一大罐牛奶。時值炎夏，驕陽似火，佳甘納特和巴拉戴瓦對她說：“媽媽，你能給我們一些牛奶嗎？我們很渴。”

“你們能付錢給我嗎？”這牛奶小販問祂們，“如果你們付錢，我就會給你們一些牛奶。”奎師那和巴拉戴瓦回答：“我們付不起。我們是國王的士兵，正在行軍的路上。我們的國王快來了，他來到這裏便會付錢給你。你可以告訴他：‘你的兩個士兵循這條路走。一黑一白。祂們騎著馬，佩著劍和其他武器。’”她問道：“他如何能認出你們是他的士兵呢？他怎知喝了這牛奶的人是他的士兵呢？”祂們回答道：“我們會給你一些證據，拿給國王看，然後他會付錢給你。”

這村婦把她的整罐牛奶都給了祂們，祂們全都喝光，感到很滿足。然後祂們把自己那極其漂亮的指環給了她，並告訴她：“把這些指環交給國王並告訴他：‘這指環的主人比你先走，祂們說你會為祂們的牛奶付錢。’”然後這兩個男孩便快樂地前行。

這牛奶小販等啊等，國王終於帶著成千上萬的大軍到了那裏。當軍隊到達時，老婦人開始尋找國王，她問：“國王在哪里？國王在哪里？”士兵告訴她：“國王在那裏。”她走過去對國王說：“你的兩個士兵先行上路。祂們二人都青春俊美，精力充沛，而且祂們騎著馬。祂們喝掉我一整罐

牛奶，並告訴我：‘我們的國王會付錢。’因此你應當為我的牛奶付錢”。

國王告訴老婦人：“我的士兵無一先行”。她回答說：“有的，他們有。我見過他們並給他們牛奶”。國王告訴她：“我怎能相信他們是我的士兵？我的所有士兵都跟我一起。沒有人先行上路。我們是第一個到這裏的”。於是他問她：“你有任何證據嗎？”“有”，她說，“我有證據”。

這牛奶小販向國王展示那兩個指環，他看到指環上有佳甘納特•星哈和巴拉戴瓦•星哈的名字（星哈的意思是“獅子”）。他欣喜若狂並感到鼓舞，他想：“這兩個指環是我讓金匠做的。它們就是我獻給佳甘納特和巴拉戴瓦的那同一對指環！佳甘納特和巴拉戴瓦為了我這樣做，好讓我知道他們與我一起。這次我肯定會打敗那個國王”。他於是把他部分王國賜封給那老婦人。他給了她一大片莊園，告訴她：“收下這塊地，世世代代也用它來養育你的家族”。時至今日，那婦人的家族仍然住在那同一個莊園。

普茹首特瑪•佳納於是攻佔了他敵人的王國，擊敗了他的整個軍隊。他強行帶走了那國王的女兒，並囚禁了她以及那國王所有的參謀。他也拿走了那國王的黃金寶座、騙子（般達，**Bhanda**）甘內什的神像。騙子甘內什曾為維迪亞那嘎爾國王一方打仗，因此奎師那和巴拉戴瓦抓住他並把他綁起，說：“他是騙子甘內什”。甘內什很清楚奎師那

是至尊人格首神，是萬源之原，但他卻選擇錯誤。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因而稱他為“騙子甘內什”。普茹首特瑪•佳納逮捕了那國王，然後又仁慈地釋放了他，說：“我不會殺你”。由於征服了維迪亞那嘎爾，他得到年青婆羅門的見證者，神像薩克西-哥帕勒（Saksi-gopala）的允許，把這尊神像帶到了卡塔卡（Kataka）。他也帶走又大又美麗的茹阿姐-刊塔神像，祂們現在仍然在佳甘納特•普瑞的聖茹阿姐-刊塔廟，而柴坦亞•瑪哈帕布在佳甘納特•普瑞一直住在甘碧拉（Gambhira）。他也帶走騙子甘內什，帶著所有神像前往普瑞。

關於這一點，《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5.120-4）有雲：

*utkalera rājā puruñottama-deva nāma
sei deça jini' nila kariyā saigrāma*

後來有場戰爭，這個國家被奧瑞沙的國王普茹首特瑪•佳納所征服。

*sei rājā jini' nila täira siähäsana
'mäëikya-siähäsana' nāma aneka ratana*

那位國王戰勝了維迪亞那嘎爾國王，拿走了他那金雕玉砌的曼尼卡亞王座（Manikya simhasana）。

*puruñottama-deva sei baða bhakta ärya
gopäla-caraëe mäge, cala mora räjä'*

國王普茹首特瑪•戴瓦是個偉大奉獻者，對雅利安文明素有研究。他在哥帕勒（Gopala）的蓮花足下乞求：“請到我的王國去吧。”

*täira bhakti-vaçe gopäla täire äjja dila
gopäla la-iyä sei kaöake äila*

當國王乞求哥帕勒到自己的王國去時，由於他對國王以往的奉獻服務一直都不勝感激，便接受了他的祈求。如此，國王就帶著哥帕勒神像回到卡塔卡。

*jagannäthe äni' dila mäëikya-siähäsana
kaöake gopäla-sevä karila sthäpana*

贏得曼尼卡亞皇朝(Manikya)的寶座後，國王普茹首特瑪-戴瓦把它帶回佳甘納特•普瑞，並把它送給主佳甘納

特。同時，他也為卡塔卡的哥帕勒神像確立了正規的崇拜。

普茹首特瑪•佳納也把那位國王的女兒帶到了普瑞，但他決定：“我不會娶她；我會把她送給我的清掃工”。後來，當他準備送走她時，他所有的大臣們都很善良，看到她一直哭泣和哀歎：“他要把我送給清潔工”。他們安慰她並告訴國王：“不用擔心。在下一個壇車節，時機成熟時，你就可以把她送給你的清潔工”。第二年，當壇車節再舉行時，普茹首特瑪•佳納大君再次掃地，此時，他所有的大臣都鼓勵那位漂亮的公主走上前說：“我要嫁給這個清掃工，不嫁別的”。她大膽地告訴他：“你是佳甘納特神的清掃工，我只想嫁給祂的清掃工；我不想嫁給別的清掃工”。國王的參謀走上前說：“是的，是的，這非常好。我們同意這個提議。你是個清掃工，而這個女孩會是清掃工的妻子。你為何不接受她呢？你必須接受她”。這女孩開始哭泣，國王不得不接受她為妻子。普茹首特瑪•佳納的兒子成了極其俊美的王子，這王子就是後來的帕塔帕如卓國王，即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同遊。

最仁慈的佳甘納特肯定是墮落者的救主 (patita-pavana)，祂也非常愛護祂的奉獻者 (bhakta-vatsala)——總想取悅祂的奉獻者。

¹ 《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一書中對初綻情苗（Purva-raga）的描述如下：“愛人和摯愛相聚前，藉由觀看、聆聽等互生情愫，當這依戀混合了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vibhava)、靈性極樂階段的徵兆等等四種元素而令人回味無窮時，這稱為初綻情苗”。

² Rasika 意指能夠全然理解、品味以及解釋純粹奉獻服務之超然甘露的人，Tattvajna 意指通曉經典所述之各種真理的人，比如至尊主真理（bhagavat-tattva）、能量真理（sakti-tattva）和假像真理（maya-tattva）等。

第五章 庫茹之野重逢



瑪哈帕布在壇車節的心緒

壇車節開始時，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向佳甘納特神獻上禱文，不是獻給祂的主佳甘納特或瓦蘇戴瓦-奎師那形象，而是給祂的巴佳之子主奎師那的形象。

*jayati jana-nivāso devaké-janma-vādo
yadu-vara-pariñāt svair dorbhir asyann adharmam
sthira-cara-vājjina-ghnaù su-smita-çré-mukhena
vraja-pura-vanitänää vardhayan käma-devam*

《聖典博伽瓦譚》(10.90.48)

主奎師那以所有生物體的終極救主(jana-nivasa)著稱，祂也以戴瓦奎之子(Devaki-nandana)和雅淑姐之子(Yasoda-nandana)而著稱。祂是雅杜王朝的引導者，

祂用強而有力的臂膀殺死一切不吉祥，還有每一個不虔敬者。藉由祂的臨在，祂為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體摧毀一切不吉祥。祂喜樂的微笑面龐恒常增加溫達文牧牛姑娘的情欲。願祂充滿榮耀並快樂。

柴坦亞•瑪哈帕布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庫茹之野與奎師那相聚的情感祈禱。在那裏，牧牛姑娘藉由她們的心緒，把奎師那帶到溫達文，並用花朵裝飾祂。藉由她們的心緒，她們強行把祂留在溫達文給雅淑姐媽媽的笛子，和孔雀羽毛給祂，她們在祂耳旁悄聲說：“不要說你的父母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不要說你生於雅杜王朝，不要說你是雅杜後裔 (Yadava)。只說你是個牧牛童”。奎師那回答：“好的，我會遵照你們的指示”。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祈禱，*jayati jana-nivāso devakéjanma-vādo*。聖珊拿坦納•哥斯瓦米在他的《聖典博伽瓦譚評注Brhad-bhagavatamṛta》，所引用的這個詩節饒富深意。若由柴坦亞•瑪哈帕布或聖珊拿坦納•哥斯瓦米來解釋這個詩節，祂們會有一百種不同的含義，且每種都比前一種更深，更透徹。這詩節從頭至尾的涵蓋了整部《聖典博伽瓦譚》。

Jana-nivasa 的概括含義是：“禰恒常作為超靈，在眾生心中”。然而，奎師那無法作為超靈，居於巴佳居民心內；

祂只能以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的形象臨在那裏。Jana 也表示 nija-jana（親近），因此它指的是奎師那的私密同遊。所有的巴佳居民都是奎師那的私密同遊，因為祂是南達、雅淑姐、祂的所有朋友，尤其是牧牛姑娘的生命之氣（jivana）。祂也是茹阿迪卡生命（adhika-jivanera jivana），祂總是居於她心中。這種關係是相互的；巴佳居民是祂的生命，就如祂是他們的生命一樣。

Devaki-janma-vado。只有瑪圖拉居民和世俗之徒會說奎師那誕生自母親戴瓦奎的子宮。一般人都這麼說，但實際上祂是雅淑姐媽媽的兒子，她是祂真正的母親。

Yadu-vara-parisat svair dorbhir。雅杜王朝的成員都深受杜瓦爾卡-奎師那（Dvarakadhisa-krsna）鍾愛，因為他們是祂的同遊。這詩節似乎是指瓦蘇戴瓦-奎師那，並描述阿爾諸那、彼瑪和祂的其他同遊是祂的左右手。瓦蘇戴瓦-奎師那在瑪哈巴茹阿特大戰和其他多場戰爭中打仗，祂同帕烏爪卡•瓦蘇戴瓦和其他惡魔打鬥。這詩節看似是描述杜瓦爾卡逍遙時光，但實際上，它的深義是榮耀巴佳之子奎師那。在溫達文，奎師那親手殺死了普塔娜和其他惡魔。此外，祂在溫達文殺死了最厲害的惡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所感到的分離之情。Sthira-cara-vrjina-ghnah su-smita-sri-mukhena vraja-pura-vanitanam。在溫達文，奎師那總是用祂帶著微笑的面龐和笛子拿走所有問題和苦

難。巴佳居民的苦難是什麼？只是與祂的分離之情。他們根本沒有其他問題。

這個詩節概括了高庫拉、溫達文、茹阿妲湖、夏瑪湖、茹阿莎之舞和其他所有巴佳逍遙。Vardhayan kamadevam。在這裏，愛神不表示色欲，而是純粹的愛（沛瑪 prema）。什麼樣的純愛？純愛的情感(Sneha)、妒怒(mana)、由愛而生的自負(pranaya)、自發愛意(raga)、曆久常新的愛(anuraga)、靈性極樂（bhava）和至高靈性極樂（mahabhava）。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你就是那個人——愛神卡瑪戴瓦”。如此一來，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頂拜並祈禱，把整部《聖典博伽瓦譚》和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都放進了這個詩節。

哥琵-巴爾圖（gopi-bhartuh）的含義

正如我前面所解釋的，瑪哈帕布極少看到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當祂看到時，祂立即進入一種強烈難捺的分離中並祈禱：“長久之後，我與我的最愛相會，我為了祂，在分離之火中飽受煎熬”。祂稱呼佳甘納特為哥琵-巴爾圖（gopi-bhartuh）並祈禱：“pada-kamalayor dasa-dasamudasah”。哥琵-巴爾圖一詞揭示了奎師那和牧牛姑娘們之間的關係，因為它是指“牧牛姑娘們的最愛”，或

“祂總是被牧牛姑娘們所控”。瑪哈帕布總結道：“我想成為那個奎師那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

*nāhaà vipro na ca nara-patir nāpi vaiçyo na çüdro
nāhaà varëé na ca gāha-patir no vanastho yatir vā
kintu prodyan-nikhila-paramānanda-pürëāmåtābdher
gopé-bhartuù pada-kamalayor dāsa-dāsānudāsa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80）

我不是婆羅門、查錘亞、外夏或庶鐸。我也不是貞守生、居士、隱士或托鉢僧。我只視自己為：牧牛姑娘們的維繫者-主奎師那蓮花足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祂如同甘露之洋，祂是宇宙超然喜樂之原。祂恒常處於全然的光燦中。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不僅是為祂自己祈禱，而是為了每個人。祂是至尊人格首神，哥琵-巴爾圖本人，祂為了教導我們如何祈禱而獻上禱文。祂在教導我們一己的真正身份；我們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也不是來自英國或其他地方。我們不是婆羅門、管理者查錘亞、商人外夏或勞工庶鐸，我們也不是貞守生學生、在家的居士、退隱的隱士或

處於棄絕階級的棄絕僧。我們恒常是奎師那的僕人。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用哥琵-巴爾圖的名字來進一步闡明，祂藉此指出：“我們不是那個在杜瓦爾卡有多個居所，沒有笛子的奎師那的僕人。別人或是，但對我的同遊和我本人來說，我們只是 **gopi-bhartuh pada-kamalayor dasa-dasanudasah**，牧牛姑娘們摯愛的主奎師那蓮花足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

誰是哥琵-巴爾圖？祂是茹阿妲-刊塔（**Radha-kanta**）、茹阿妲-茹阿瑪那（**Radha-ramana**）和哥琵納特（**Gopinatha**）。牧牛姑娘一定作為奎師那的崇拜神像而臨在。祂必定是她們的崇拜者，如此我們是祂的僕人，否則不是。如果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臨在，或祂是四臂形象並拿著蘇達珊神碟，那我們就不是奎師那的僕人。奎師那一定要跟牧牛姑娘們在一起，祂必定受她們的重要性所控制，尤其是茹阿妲。我們就是那個奎師那的僕人。

我們全都是超然的，我們固有的結構性本質就是服務奎師那；但我們不是祂所有顯現化身的僕人。這些化身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而成為哥琵-巴爾圖的僕人是非常，非常罕見的。我們可以認為那些來到瑪哈帕布傳系的人都是茹阿妲的女僕，因為 **gopi-bhartuh pada-kamalayor dasa-dasanudasah** 只適用於茹阿迪卡的女僕。因此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陳述是指那些來到祂師徒傳系的人，那些來到

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和我們整個師徒傳系的人。若有一天，我們的奉愛蔓藤開花，純粹奉愛的花、果便會顯現，我們將能覺悟這一點。這是我們生命的目標。

為相聚做準備：奎師那派遣烏達瓦前往巴佳

瑪哈帕布非常陶醉，甚至都無法說出佳甘納特的名字。祂只能唱頌：“佳佳 嘎嘎！佳佳 嘎嘎！”淚流滿面，心弦顫動。只有最高水準的奉獻者才能覺悟到這一狀態。瑪哈帕布為什麼痛哭？這背後是什麼原因？瑪哈帕布讓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唱一首切合祂心緒的歌曲，於是斯瓦茹帕•達莫達爾開始唱：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13）

現在我得到了我生命的主，祂不在時，我飽受丘比特煎熬，並日漸枯萎。

你必須參考《聖典博伽瓦譚》來理解這個詩節的含義，因為那裏指出了壇車節的故事。奎師那在十一歲¹時離開巴佳，先到瑪圖拉，一段時間之後，祂又去了杜瓦爾卡。祂在瑪圖拉時，曾派遣烏達瓦去安撫牧牛姑娘，後來祂又從杜瓦爾卡，派巴拉戴瓦帕布去安撫她們。現在，牧牛姑娘長久以來都一直飽受分離之苦。溫達文的每個人都感到與祂分離，甚至牛兒和牛犢都很難過。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總是哭泣，每個人，包括整個溫達森林，都正在枯萎。

當奎師那正要從瑪圖拉派遣烏達瓦時，祂告訴他：“烏達瓦，到溫達文去安慰我的父母，南達和雅淑姐，尤其要安撫那些把生命和靈魂以及所有一切都給了我的牧牛姑娘。這些牧牛姑娘們總是憶念我，除此之外她們什麼都不做。她們從不為自己打扮，她們甚至茶飯不思。她們不沐浴，甚至不睡覺”。

mac-cittā mad-gata-prāëä
bodhayantaù parasparam
kathayantaç ca mää nityaä
tuñyanti ca ramanti ca

《博伽梵歌》(10.9)

我的純粹奉獻者全神貫注于我，畢生致力服務我，他們一直互相啟發和談論我，感到心滿意足與無邊喜樂。

當牧牛姑娘有時暈厥，有時沉睡時，那是她們分離之情的唯一慰藉。然而，即使這兩位朋友——暈厥和沉睡——也拋棄了牧牛姑娘們，奎師那帶著它們去了瑪圖拉。

如此奎師那派遣烏達瓦前往巴佳，烏達瓦在那裏逐字逐字、逐詞逐詞地講述祂的訊息。然而，這只令牧牛姑娘們更為不快。以前她們想：“奎師那答應過祂會來”。但聽了這訊息後，她們想：“奎師那永遠不會來了”，她們倍感生離死別。斯麗瑪緹•茹阿妲茹阿妮開始哭泣：

*he nātha he ramā-nātha
vraja-nāthārti-nāçana
magnam uddhara govinda
gokulaà vājināreāvāt*

《聖典博伽瓦譚》(10.47.52)

我生命的主人啊，幸運女神的主人啊，巴佳的主人啊！
所有苦難的摧毀者啊，哥文達，請把你快要淹沒在悲痛之洋中的高庫拉托起吧！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沒有奎師那，我命不久矣。我親愛的女友們（sakhis），如果奎師那不來，我會死去；我肯定會死。請把我的身體放在肉桂樹下，把我的雙臂繞著那棵樹，好讓我感覺與奎師那相連。我祈求我體內的水會與奎師那沐浴的帕瓦那河水（Pavana-sarovara）混合，好使我可以觸碰祂。為祂扇風時，讓這體內的氣到南達爸爸的院子，觸碰奎師那。願這體內的火變成南達爸爸院子裏的陽光，如此我的靈魂就會快樂。現在我看不到奎師那，也觸碰不到祂”。她總是處於深深的離愁別緒中，境況堪憐。

奎師那也感到無法忍受的分離，但無人知曉。牧牛姑娘們能夠彼此分擔痛苦，但奎師那無法與任何人分擔。祂獨自哭泣。因此祂派遣烏達瓦前往溫達文；祂想讓烏達瓦獲准入讀牧牛姑娘們的學校，好讓他能夠學習純愛² 這兩個半字的含義。奎師那思量：“當烏達瓦明白牧牛姑娘們的愛時，他就會有資格覺悟我的分離之情”。

烏達瓦從巴佳返回時，他告訴奎師那牧牛姑娘們的榮耀以及她們專心一意的愛。他說：“它太高了，以致我無法觸及。我只能從遠處遙看那座愛之山，但它仍然非常高，以致我仰望它時，帽子都掉落到頭後面。我無法想像牧牛姑娘們如何充滿榮耀。我想拿取她們的足下塵土，但現在我毫無希望。我沒有資格觸碰她們的足塵，因此我僅是遠

遠地向它頂拜”。烏達瓦於是念了下面的禱文來榮耀牧牛姑娘們：

vande nanda-vraja-stréëä
päda-reëum abhékñëaçau
yäsää hari-kathodgétaä
punä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我一再向南達大君牧村，那些女士的足下塵土致敬。當這些牧牛姑娘大聲唱頌主奎師那的榮耀時，那音振淨化了三界。

烏達瓦的解釋非但沒有安撫奎師那，反而令祂越覺分離。祂想前往巴佳，但因某種原因，祂無法前去。

奎師那之前從未講過的

奎師那告訴烏達瓦：“我的父母在淒泣。他們眼睛都瞎了，瘦骨嶙峋。他們也許只能再活一兩天；事實上，他們可能隨時死去。請去安撫他們。也去安撫牧牛姑娘。我知

道我的父母在淒泣，以致失明，並可能死去……但我不知道牧牛姑娘的情形怎樣。她們為我感受到最大的分離。我不知道她們是否還活著，又或她們是否已經死去；因此請立即前往，快！她們總是憶念我，把我留存在她們心意的馬車中，沒有絲毫自私動機。她們知道在瑪圖拉無人明白我的心”。

牧牛姑娘知道奎師那非常害羞，祂感到饑餓時，都不能向任何人要東西吃。雅淑姐媽媽不在祂的宮殿；那誰會安撫祂，誰又會服務祂？牧牛姑娘因而感到莫大分離。

奎師那告訴烏達瓦：“這些牧牛姑娘是我的生命和靈魂（mat-prana）”。祂沒有這麼說祂的父母，所說的只是牧牛姑娘。祂繼續說：“她們為我離棄一切。為了我，她們停止照顧身體，並忘記了她們的所有身體職責。我是她們唯一的摯愛，她們也是我的最愛；的確，她們是我的生命和靈魂。為了我，她們不顧矜持和世俗職責，她們也拋卻了所有的社會禮節。為了我，她們忤逆了她們的雙親，離開了維生之源。我必須設法拯救並維繫她們。現在她們在遠方，想道：‘奎師那明天肯定會回來。如果我們現在死去，祂發覺後也會死去。’這是為何她們還維持生命沒有死去的原因”。

“牧牛姑娘想著：‘奎師那答應過的，祂不會食言。祂一定會來。祂明天會來。’這是為何她們維繫生命的原因。實

際上，我認為她們沒有在維繫她們一己的生命。她們的生命仰賴於我，是我在維繫她們，否則她們早已完了。立即去看看她們有沒有死去；如果沒有，請安撫她們”。

奎師那只對牧牛姑娘說過這番話；從未對其他人說過，包括阿爾諸那和潘達瓦五兄弟，或是祂的王妃薩緹亞巴瑪和茹珂蜜妮。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無邊無際且無緣由的愛意獨一無二。我們最高的目標是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愛，尤其是茹阿迪卡的愛。

當茹阿迪卡感到分離時，拉麗塔、薇莎卡、琪陀、嫦帕卡拉塔和茹帕曼佳麗等牧牛姑娘，都在服務她並設法安撫她；但誰能真正安撫她呢？她完全瘋狂，一點外在知覺也沒有。由於其他人仍有些知覺，因此她們都在努力安撫她。她們的愛非常高，比烏達瓦、薩緹亞巴瑪和茹珂蜜妮高出百萬倍，甚至比溫達文的其他牧牛姑娘更高；但沒有茹阿迪卡的愛那麼高。

茹阿迪卡完全瘋了，就如烏達瓦所見，他看到她在跟黑蜂講話。事實上，奎師那本人以那只黑蜂的形體去了巴佳，祂也看到茹阿迪卡完全瘋了。她躺在玫瑰花瓣床上，她身體觸及花瓣，使之枯乾，塗在她身體上令她清涼的檀香漿全都幹了。烏達瓦起初無法得知她是死是生。

接著，他看到茹阿迪卡對奎師那怒不可遏，批評祂並辱罵祂，稱祂為絕情的騙子。無人能夠這樣對奎師那講話，

包括薩緹亞巴瑪和其他王妃，甚至是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茹阿迪卡告訴祂：“你令人討厭，你就像六條腿的黑蜂。人有兩條腿，動物有四條腿；但黑蜂有六條腿，因此它們比任何動物都更無知。我們不想同那個黝黑的人有任何關係，祂的心就像黑蜂一樣黑。茹阿瑪也是黑心的，祂欺騙了舒爾帕娜卡，並割下了她的鼻子和耳朵”。

事實上，《聖典博伽瓦譚》解釋了茹阿迪卡愛的榮耀。她的愛是至尊的，是所有生物體的目標。它深不可測，但我們能夠品嚐到其中的一滴，即使是那一滴都足以淹沒整個宇宙。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把無盡甘露之洋的其中一滴賜給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如果我們能夠服務牧牛姑娘們，尤其是茹阿迪卡，我們就能對奎師那有愛意和情感，然後我們就能感受到分離。否則，這永不可能。柴坦亞•瑪哈帕布、六位哥斯瓦米、《聖典博伽瓦譚》和舒卡戴瓦•哥斯瓦米都宣告了這一結論：我們的目標是對奎師那純粹的愛，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純粹的愛。

之前，烏達瓦曾聽聞牧牛姑娘多麼愛奎師那，但他沒有那種體驗。他曾聽聞牧牛姑娘是奎師那的最愛，奎師那也是她們的最愛，雖然知道這一點，但他仍無法得知她們愛意的強度和方式。

烏達瓦也愛奎師那，他想：“奎師那是我的主人，祂也如同我的兄弟，我們還有很多別的關係”。然而，對於烏達

瓦的愛，奎師那什麼都沒說。相反，祂讓他前往巴佳學習：“去覺悟純粹之愛的本質吧”，祂說，“在瑪圖拉，沒有人比得上這些牧牛姑娘”。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仁慈地把那其中一滴的愛，灑向世界（《永恆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anarpita-caréà cirät karuëayävatéréau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äà sva-bhakti-çriyam
hariù puraöa-sundara-dyuti-kadamba-sandépitaù
sadä hädaya-kandare sphuratu vaù çacé-nandanaù*

願被稱為斯麗瑪緹•薩祺戴薇之子的至尊主超然地處在你心底深處。祂閃耀著熔金般輝煌的光燦，藉由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這卡利年代，賜予任何化身前從未賜的：奉獻服務最為崇高輝煌的甘露，即情侶之愛的甘露。

烏達瓦入學考試失敗

烏達瓦對奎師那滿懷深情厚誼，但當他到了巴佳，他意識到巴佳純愛（*vraja-prema*）對他而言，完全是前所未見的。他看到奎師那與祂所有的牧牛童夥伴玩耍。數以百萬的牛兒在渴望祂，由於自發的愛，牛奶從它們鼓脹的乳

房流出。極其漂亮的黑、白色牛犢在四處跳躍，南達爸爸的大公牛們在彼此打鬥。

烏達瓦看到那個場面時，漂亮的酥油燈在牧牛姑娘們的房間裏閃動，這些油燈的燈光柔和芬芳——不像電燈泡那種死氣沉沉的光。各色花兒四處飄送甜美幽香，嗡嗡飛鳴的蜂之歌就像丘比特海螺的響號。布穀鳥和其他鳥兒處處鳴叫，孔雀一邊跳舞，一邊叫道：“克 卡鳴！克 卡鳴！”

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在攪拌優酪乳並歌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她們全都非常漂亮，雅淑姐媽媽是其中最漂亮的。否則奎師那怎會如此俊美？正是因為她，祂的美麗才如同珍珠的光芒，否則祂只是黑黑的。

烏達瓦看到了這一切，但一瞬間又有另一番景象，現在他看到溫達文所有的居民在為奎師那哭泣：“奎師那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牛兒不再外出吃草。它們只是哭泣，牛頭和眼睛都朝著瑪圖拉的方向，小牛犢也不喝它們母親的奶。孔雀不再跳舞，相反，它們看似瞎了一樣。每個人、每個生物都與奎師那分離而瘋狂。

現在是晚上，烏達瓦發現自己在奎師那的家裏，他在這裏看到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的愛意和情感而目瞪口呆。他從未想過有如此高等的愛存在，但現在他對它的崇高本質能夠略有覺悟。

第二天清晨，烏達瓦去到卡丹巴樹林

(kadamba-kyari)，在那裏，藉由奎師那的仁慈，他能夠看到牧牛姑娘們全都因分離而瘋狂，而且快要死了。奎師那因此而派他前往溫達文：努力獲准進入牧牛姑娘們的學校。奎師那告訴他：“請獲准進入我曾就讀的那所學校吧。那麼，在你回來時，我們便能夠討論愛和情感了。先去獲取資格吧”。

然而，烏達瓦沒有資格獲准進入牧牛姑娘的學校。他的入學考試成績大約是 25 分，但牧牛姑娘需要超過 85 分。然而，儘管她們拒絕了他，他仍能夠進入學校，看看那些非常高階的學生。他看到薇莎卡和拉麗塔等教授，他也看到了校長，即茹阿迪卡本人。現在他對牧牛姑娘的榮耀略有認識，他覺悟了一點她們對奎師那的愛。他對此前所未見，現在他感到：“如果我想愛奎師那，我必須獲准進入這所學校。但我沒有資格”。因此他請求牧牛姑娘們：“如果你們不錄取我，至少讓我為奴為僕，打水和清潔學校，可以嗎？”然而，牧牛姑娘們甚至拒絕了這個請求，她們告訴他：“你應當回到瑪圖拉。先變得有資格，然後你才可以打掃我們的小樹林 (kunjās)，現在你不能打掃這裏”。

烏達瓦於是祈求：

vande nanda-vraja-stréëà
pāda-reëum abhékñëaçà

yäsää hari-kathodgétaà
punä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Nanda-vraja-strinam 表示奎師那摯愛的牧牛姑娘。烏達瓦向她們祈禱：“我想把自己獻於你們蓮花足下的塵土。我想把你們的足下塵土留在我的頭上，哪怕是一小粒，若我只能得到一顆微塵，它一定要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這無論是布茹阿瑪、商卡爾，甚至是薩緹亞巴瑪和其他杜瓦爾卡王妃，他們全都沒有得到過。

奎師那派遣烏達瓦去看牧牛姑娘的榮耀，現在他看到了珠穆朗瑪峰，即牧牛姑娘摯愛的喜馬拉雅山之巔。然而，他無法變得像她們一樣，因此他雙手空空回到奎師那處。“我去到那裏，看到一些我無法解釋，極其神秘和奇妙的東西”，他告訴奎師那，“你跟我說過牧牛姑娘的事，但我看到的比你告訴我的甚至還要奇妙。但我沒有覺悟到任何東西，只得空手而回”。

Yasam hari-kathodgitam, punati bhuvana-trayam。蜂之歌(**Bhramara-gita**)和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等牧牛姑娘的歌曲淨化整個宇宙，若吟誦它們，甚或是憶念它們，便會真的得到淨化。因此請努力吟誦所有這些歌曲 (**gita**) 並理解它們。個中含義非常深奧，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

哈拉傑想要教導，當中的奇妙心緒正是我們的目標。他想教導這個，也在他的書中討論，但事實上他如何能把它栽種在貧瘠的土地和荒漠中呢？首先他必須培育土地，令它們肥沃。他想要傳授這一最高目標，但與此同時，他的女主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呼喚他：“立即過來！我們需要你的服務”。

這是我們的目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蓮花足下的塵土。

*äsäm aho caraëa-reëu-juñäm ahaà syàà
våndävane kim api gulma-latauñadhénäm
yä dustyajaà sva-janam ärya-pathaà ca hitvä
bhejur mukunda-padavéà çrutibhir vimågäyä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1)

溫達文的牧牛姑娘放棄了丈夫、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誼，這都是極難放棄的，她們也放棄了貞潔之路，托庇於恩賜解脫者（穆琨達）——奎師那——的蓮花足，人應通過韋達知識來找尋祂。噢，讓我有幸成為溫達文的一叢灌木、蔓藤或小草，因為牧牛姑娘們會踩踏它們，並用她們蓮花足的塵土祝福它們。

烏達瓦祈禱：“若我無法得到茹阿迪卡的蓮花足，那我會滿足於得到她任何女伴的足下塵粒。我不想要奎師那蓮花足的塵土，因為若我想取悅奎師那，我將必須得到牧牛姑娘的一點心緒”。

我們必須履行聖茹帕•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聖維士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和聖納若塔瑪•達斯•塔庫傳授的程式。我們現時聖師們的教導是新瓶舊酒。瓶子顏色不同，但酒是一樣的。若你喝飲這酒，你肯定會變瘋，但這種瘋狂其實是夢寐以求的。

奎師那在庫茹之野與雙親相逢

多年後，將有一次日蝕，奎師那打算同祂所有的將官、軍隊和 16,108 個王妃前往庫茹之野。祂沒有直接邀請南達爸爸，但祂想：“父親會知道的，他不會留在巴佳。他會立即趕來，他一定來”。

在溫達文，不知何故，南達爸爸知道庫茹之野將要舉行的宗教活動。如此，所有的牧牛郎、牧牛姑娘和年輕人準備牛車，並朝著庫茹之野出發，留下烏帕南達和其他長者在巴佳照看一切。他們為奎師那帶了很多個人物品，比如奶油和其他祂喜歡的東西，一路上他們一直在憶念：“奎

師那，奎師那，奎師那”。

直至那時，牧牛姑娘已經悲泣了大約五十年、六十年或七十年。長久以來，奎師那也一直飽受分離之苦，但儘管過了那麼多年，祂依然青春常駐（kisora），牧牛姑娘們也韶華依舊。

與此同時，太陽為陰影所遮蓋，整個世界黑不見天。根據韋達文化，在日蝕期間應當沐浴三次：日蝕剛開始時，太陽被完全遮蔽時和再次完整可見時。在那時，應當沐浴並佈施。印度歷史、韋達經以及奧義書都有記載，很多國王都會把他們所有的財富佈施給婆羅門和有需要之人。每件金鍋和器皿都統統佈施。國王們把他們自己的衣服都捐贈出去，僅留一塊纏腰布，國王自己變得身無分文。那些善心人的佈施那麼多，人人滿載而歸，不再拿取。那些接受了佈施的人開始佈施給其他人。他們把所得的施捨佈施，因而再沒有人會想：“我想要些施捨”。人人都在施予，人人都心滿意足——因為奎師那在那裏。即使最近在印度，很多人也會捐贈這一切。然而，現在，儘管佈施是惠及捐贈者，但這一文化逐漸衰微。

每個人都在庫茹之野那裏沐浴、佈施，之後他們來到奎師那的帳篷覲見祂。成千上萬的聖人、大聖人、梵覺者、納茹阿達等覺悟靈魂、彼士瑪•皮塔瑪哈（Bhisma Pitamaha，考拉瓦族和潘達瓦族的祖父）、維亞薩戴瓦

(Vyasadeva)、高塔瑪 (Gautama)、雅格亞瓦克亞 (Yajnavalkya)、杜尤丹 (Duryoudhana) 以及他所有的兄弟、朵納師 (Dronacarya)、卡爾納 (Karna) 以及所有的考拉瓦大軍，全都從印度各地而來，也從世界各地而來。來自里海的聖人和大聖人比如卡夏帕也來了，來自蒙古的聖人比如聖者芒嘎拉，與他所有的兒女一起到來。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王都聚集在那裏，在那個非常神聖的湖裏沐浴，人群大約有超過一千萬。在那裏，所有人都在那個湖中沐浴，所有人都住在各自的帳篷裏。

現在，每個人都聚集在瓦蘇戴瓦和戴瓦奎的帳篷，準備覲見奎師那，他們開始進入祂的帳篷。奎師那的帳篷非常大，裏面可以坐數千人。儘管那裏沒有擴音器，但每個人都能夠毫不費神地聽祂講話，事實上，每個人都在想：“奎師那在挨著我坐。我在同祂開玩笑，我在告訴祂一些事情，祂聽到後非常快樂”。

潘達瓦五兄弟——尤帝士提爾、阿爾諸那、彼瑪、納庫拉、薩哈戴瓦，以及朵帕緹都也參加聚會，還有他們的母親琨緹，也在那兒。琨緹遇見她的兄弟瓦蘇戴瓦，眼淚滂沱，她告訴他：“弟弟，當我的兒子們被下毒、正要被火燒，或他們所有的財富、王國和其他一切都被奪去，我們四處乞討，你沒有想起我嗎？杜尤丹像個惡魔，他欺騙了我的兒子們。他把他們趕出了他們的王國，他和杜沙薩納

還試圖在一個大會上，剝去朵帕蒂的衣服，兌塔茹阿施陀、彼士瑪•皮塔瑪哈和其他長者都在場。你是我的弟弟。你應該還記得我”。琨緹大聲哭泣著，摟著瓦蘇戴瓦的脖子，瓦蘇戴瓦大君也開始哭泣。琨緹繼續說：“我的弟弟，也許你已忘記我”。

瓦蘇戴瓦回答道：“姐姐啊，請不要悲泣。這全都是至尊聖主的時間因素所致。那時我和妻子被囚禁在康薩的監獄中，我們也多災多難。康薩總是虐待和辱罵我們。他的人用鐵鏈子綁著我，並用靴子踢我。我還能做什麼呢？此外，我們眼看著我們的六個孩子被殺，從我的懷中搶走，置諸死地。幸好巴拉戴瓦和奎師那都得救。我痛不欲生，因此我無法幫你。不過，縱是這一切，不知何故，我總是記得你，當我出獄後，我把這消息第一個告訴你”。

“一切都仰賴主的恩慈。我們彼此有時相遇有時分離。有時痛苦悲傷，有時欣悅自得。一切都無靈魂無關。不要再擔憂了。現在都結束了”。瓦蘇戴瓦就這樣安慰琨緹。

與此同時，南達爸爸和巴佳居民正趕著多輛牛車前來。雅淑姐媽媽、南達爸爸，所有的牧牛姑娘比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拉麗塔、薇莎卡，以及奎師那的所有牧牛夥伴比如達瑪、施瑞達瑪、蘇達瑪、瓦蘇達瑪、斯投卡-奎師那、瑪度芒嘎，以及其餘所有人都在路上。數千牧牛童和牧牛姑娘都在路上，要與奎師那見面。

在其他所有人與奎師那相聚時，有人進來告訴祂和巴拉戴瓦：“噢，禰的父親和母親正坐著牛車趕來”。奎師那聽到後，祂立即丟下在場的所有人。雖然有數以千計的奉獻者，比如卡夏帕、卡維、哈威、安塔瑞克沙、納茹阿達、瓦希斯塔、阿嘎斯提亞和瓦密奎，奎師那也離開他們所有人，開始立即奔向雅淑姐和南達——祂熱淚盈眶，淚如泉湧。祂的心在瞬間就溶化了，現在他喊道：“噢，媽媽來了嗎？爸爸來了嗎？”忐忑中，他喊道：“媽媽，媽媽，你在哪兒？”

牛車現在停下了。巴拉戴瓦帕布跟著奎師那，祂們兩個都驚呼：“啊，牛車在這裏”。南達爸爸和雅淑姐媽媽從車上下來，當他們看到奎師那時，他們十分激動，喜極而泣：“噢，我的兒子！奎師那，奎師那！”

站在稍遠處的所有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們，包括茹阿姐、拉麗塔和薇莎卡，也都在哭泣。從巴佳出發以來，他們一直都莫名地忍受著與奎師那的分離之情，在巴佳時，他們也在莫名地忍受著。然而，現在，當他們越來越接近時，他們的忍耐開始消失，並且開始像小孩子一樣嚎啕大哭。

奎師那立即坐到了雅淑姐媽媽的懷抱裏，巴拉戴瓦帕布則倒在南達爸爸的足下。看到她失去多年的奎師那，雅淑姐媽媽所有的分離之情，都以眼淚為形式，開始傾瀉而

出。她大聲哭泣：“我的愛兒！我的愛兒！”她遮住了奎師那的臉，就像當年祂還是個小寶寶時她所做的一樣，奶水從她的乳房自動流出。她遮住祂，就好像祂是個無助的小嬰兒，她哭得非常悲痛——肝腸寸斷。

她在溫達文都不曾哭得像現在這麼厲害。她在那裏如同一尊塑像，內心在分離中焦枯。奎師那也像根枯木，或像塊石頭，但現在祂也放聲大哭。南達爸爸把巴拉戴瓦抱在懷中，也開始哭泣，這一幕極為哀傷。奎師那喊著：“媽媽！媽媽！”坐在南達爸爸懷中的巴拉戴瓦帕布喊著：“爸爸！爸爸！”南達爸爸也輕撫著他。

瓦蘇戴瓦、戴瓦奎和柔黑妮媽媽跟著奎師那到了那裏，柔黑妮想：“噢，這情形何其美妙！”奎師那在戴瓦奎面前總是有點害羞。若祂饑餓，祂會告訴柔黑妮媽媽——而非戴瓦奎——現在戴瓦奎看到祂情不自禁地哭泣。

戴瓦奎想：“奎師那從不坐在我懷中。祂從不曾喊我：‘媽媽，媽媽’。但現在祂在雅淑姐的懷抱中哭道：‘媽媽，媽媽，媽媽。’雅淑姐想：‘奎師那是我的親生兒子。’奎師那也在想：‘我的媽媽只是雅淑姐——不是戴瓦奎。’雅淑姐肯定會帶奎師那返回巴佳。奎師那會永遠離開，且永不會重返杜瓦爾卡！”

她想告訴雅淑姐：“噢，雅淑姐，奎師那不是你的兒子。祂是我的兒子，但現在祂忘記了我，卻接受你為祂真正的

母親”。她還想告訴奎師那：“禰不是雅淑姐之子。禰是我的兒子”。然而，她無法在聚會中，眾目睽睽之下訴說這一切，因此她在心意中婉轉地一訴心聲。

她非常機智地說：“噢，親愛的朋友雅淑姐，你很棒，也很仁慈。當我們在康薩獄中時，我們無法養育奎師那。那時，我們把我們的兒子不為人知地送到高庫拉——給你。儘管祂是我的兒子，你也收留和養育祂。你養育祂比任何人養育自己的親生子還要周到。儘管你知道奎師那是我的兒子，你仍然視之如己出。正如眼皮保護眼睛最重要的部位——瞳孔——一樣，你保護了奎師那。你從不想：‘祂是戴瓦奎的兒子。’你只視祂為你的兒子。因此，我知道，全世界無人比你更仁慈。你極為寬厚仁慈，你一直服務祂至今。祂為此而從不記得我。祂總是認為你是祂的母親。”

柔黑妮看到戴瓦奎在試圖做些不對的事——她試圖來到雅淑姐和奎師那之間。柔黑妮不想戴瓦奎去打擾他們。因此，為了哄騙她，柔黑妮急急說道：“哦，琨緹媽媽和很多人在等著你。我們應當去那裏”。她機敏地遣她去招待所有客人，她也遣走了瓦蘇戴瓦君。

過了一段時間，雅淑姐媽媽的情緒有所緩和，但她無法說話。她不在狀態，難以言語，奎師那也一樣。現在只有心傳心的情感交流。雅淑姐於是想：“所有牧牛姑娘們，比如拉麗塔、薇莎卡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都在外面不遠

處等候著。若我在這裏，她們便無法與奎師那相見——而且南達爸爸和巴拉戴瓦也在這裏”。

直至今日為止，牧牛姑娘們一直在抑制著她們的分離之情，她們沒有離開身體，而繼續活著。然而，她們一旦到了奎師那這裏，她們便無法再忍受一刻分離。她們就要死了。善解人意且慷慨大方的雅淑姐媽媽想道：“若我不馬上給她們機會，她們便會死。我必須用計從這裏帶走每個人，如此牧牛姑娘們才會來。若我遲延了，她們全都死。她們再也無法忍受分離了”。

我記得我少年時的一個例子，當我十五歲時，我的父親是個農民。我跟他一起去一個離家很遠的地方，我在那裏摘了一包極其美味、漂亮的綠色鷹嘴豆。起初我覺得包袱很輕，半路中途時，我覺得它很重，當越來越接近我的村莊時，我無法承受這重量了。來到村子裏，我早應不支倒地，但我仍然在堅持。然而，當我到了家門口，我無法把這包袱放進屋裏。我把它卸在了屋外。

牧牛姑娘也是這種情況。當她們在巴佳時，尚且還能忍受分離，當她們跋涉到奎師那處時，她們的分離之情增加了。繼而，當她們看到了奎師那，卻因為雅淑姐、南達爸爸和其他人與祂一起，而苦無機會與祂相聚，她們完全無法忍受這分離了。雅淑姐意識到這個事實，她便立即牽住巴拉戴瓦帕布的手，攥著他的手指，望向南達爸爸，她

告訴他：“讓我們去見見別的人吧”。極其聰慧的巴拉戴瓦帕布也思量道：“若我在這兒，牧牛姑娘們便不會來”。於是祂和雙親迅速離開了。

雅淑姐便去到戴瓦奎那裏，並擁抱了她，當然也寒暄一番。南達爸爸則見了瓦蘇戴瓦及其他人，他們也都有一番談論。

¹ 當奎師那出發前往瑪圖拉時，確切年齡是十歲零八個月，但祂超然的形體就像完全發育的十四或十五歲的青年。

² 梵文詞語可以包含全字和半字，不像英語只有全字。

第六章 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相聚



彼時不再

當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壇車節跳舞時，他想起一本世俗梵文著作 *Sahitya-darpana* 的一首詩。他高舉雙臂，大聲吟誦了那首詩：

*yaù kaumära-haraù sa eva hi varas tä eva caitra-kñapäs
te conmérita-mälaté-surabhayaù prauòhäù kadambäniläù
sä caiväsmi tathäpi tatra surata-vyäpära-lélä-vidhau
revä-rodhasi vetasé-taru-tale cetaù samutkaëöhat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21）

在我年輕時盜走我心的那個人，現在再次成為我的主人。這是農曆最後一個月之中同樣的月夜。那裏有同樣芬芳的瑪茹阿緹花朵，卡丹巴森林吹來同樣甜蜜的微

風。在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我同樣也是那位愛人，然而在這裏，我心仍不悅。我渴望回到瑞瓦岸邊的維塔西樹下。那是我之所求。

瑪哈帕布唱道：“我們少年時，當我們十二或十四歲時，我們經常在瑞瓦河岸相聚，那裏有很多芬芳的卡丹巴樹和維塔西（vetasi）垂藤”。即使疾風勁吹，垂藤都不會被連根拔起。它會隨風飄蕩，倚向一方，洪水也甚至無法將它連根拔起。它僅僅是彎來彎去。奉獻者在奉愛修習時，也應當像維塔西垂藤一樣。

瑪哈帕布繼續道：“儘管維塔西藤樹林滿布荊棘，我們相聚時卻從不在意。我們無牽無掛。我們在河邊細語融融，在柔情蜜意之中互敞心扉，沒有人干涉我們或找我們麻煩。但時光飛逝，現在我們結婚了。你是我的丈夫，而我是你的妻子，我卻不快樂。那時我很快樂，但現在卻不快樂。我們無拘無束地在這裏相聚。我們可以心無愧疚地在我們的家雙宿雙棲，因為我們已得允許。現在我們可以相聚，因為我們有相聚‘通行證’。現在無人會批評我們，但我們卻不如初次相聚時那麼恩愛。那時我們的愛是多麼燦爛，多麼美麗，多麼甜美並令人愉悅！我想同你去到瑞瓦河岸的那些小樹林，我想令我們的愛和情感煥然一新。我想同以前一樣的恩愛”。

瑪哈帕布記著這一幕，祂在跳舞、哭泣，並同時吟誦這首詩：“yah kaumara-harah—那個盜走我們青春芳華，並與我們遊玩的人，現在已成為我們的丈夫。我們的青春（kaumara）歲月已被婚姻偷去”。

未婚男女朋友會相聚一起。他們在不同地點悄悄相會，其樂融融。繼而，他們若在一段時間後結婚，不再有任何約束，他們可以自由自在相會。瑪哈帕布的心緒就是如此，儘管不完全相同。換言之，處於牧牛姑娘的心緒中，尤其在茹阿姐茹阿妮的心緒中，祂實際上在說：“你所有的親人都在庫茹之野這裏。我無法與你在我們過去相會的森林相會。那裏有很多繁茂的卡丹巴樹，綻放美麗花朵，芬芳馥鬱。那裏無人打擾我們。只有我們兩個坐在河畔，整日談論，毫不停歇。當我們相聚時，我們促膝長談並取悅對方。我記得此事。我不想要華麗宮殿或巨大財富。我想在我們過去相聚的地方，促膝暢談。

以此為例，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想：“我們曾在溫達文，在茹阿姐湖（Radha-kunda）、南達村（Nandagaon），訊號森林（Sanketa）、呼喚之卡丹巴（Tera-kandanba）、卡丹巴森林（kdamba-kyari）以及其他地方相聚”。美麗的卡丹巴樹林芳香襲人，茹阿姐和奎師那經常在那裏相會，上演了很多愉快的逍遙時光。祂們有時蕩秋千，有時賭博。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擊敗奎師那時，牧牛姑娘那方人人都鼓掌歡

慶，奎師那雖然輸了，但祂也非常快樂。有時牧牛姑娘們偷拿了奎師那的笛子，於是祂四處尋找。祂會說：“噢，若你們藏起我的笛子，我會死的。你們為什麼要把它藏起來？我一定會尋遍每一處，看你們把它藏到哪兒了”。

牧牛姑娘們記得這些逍遙時光，並在庫茹之野告訴奎師那：“你若來到溫達文，我們又會在那兒無拘無束地相聚。我們無法與你在這裏相聚，因為這裏有成千上萬的馬匹、大象和士兵。彼士瑪祖父、朵納查爾亞和很多國王都在這裏；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也在這裏；尤其是，你所有的王妃都在這裏”。

奎師那問牧牛姑娘們：“我應該怎麼做？”她們回答：“我們想要你與我們一起到溫達文。在這裏與你相聚時，我們也感到有點快樂，但不是全然的快樂。在這裏，我們無法在他人面前與你交談，這裏過於輝煌富裕。我們想念溫達文，當時我們芳華正茂。你當時十多歲，正步入少年期，比你童年時更加俊美。那時完全沒有任何限制。我們在卡丹巴樹蔭下自由自在地相聚，柏麗(beli)花、卡麥麗(cameli)花和茱茜(juhi)花的香氣在那裏混為一體。我們言笑甚歡，無需任何中間人”。

這便是世俗詩人那首詩歌的隱藏含義，聖茹帕•哥斯瓦米把它改成了自己的詩。茹帕•哥斯瓦米從瑪哈帕布那裏聽了這詩節之後，他立即寫了另一首詩來解釋：“我是那個同

樣的茹阿姐，你是那個同樣的奎師那。我們曾是愛人和摯愛。那時沒有中間人，我們無拘無束地相聚。那裏很多布穀鳥在鳴唱，很多孔雀在跳舞。我們現在在這裏相聚，但不及我們在溫達文無拘無束地相聚那般快樂。我們想要你跟我們一起去溫達文，與所有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玩耍。你應該令你的朋友們快樂，我們在那裏與你唱歌跳舞，也會很快樂——自由自在地”。

茹阿迪卡就像那個愛人，奎師那就像她的摯愛。在溫達文，祂們在非婚情形下相聚——在茹阿莎之舞（*rasa-lila*）中跳舞，彼此相聚並相互取悅。有時奎師那按摩茹阿迪卡的足，有時祂給她的足塗紅色顏料。有時茹阿迪卡把她的足放到奎師那頭上，因為剛塗上的紅色顏料未幹，所以她的足印像印章一樣印在奎師那頭上，這印章宣告：“現在你是我的”。

現在奎師那準備好了。那裏有輛車子，那輛車是牧牛姑娘的心。她們令自己的心如同壇車，現在她們吩咐奎師那坐在那裏。她們說：“你應坐在我們這輛心車上前往溫達文。我們永不會放棄你。你要永遠留在那裏”。當她們用心車把奎師那帶回溫達文時，所有的牧牛姑娘都非常高興。柴坦亞•瑪哈帕布把這同樣的心緒帶到了普瑞。

把奎師那帶到祂的壇車上

在壇車節期間，把奎師那（以佳甘納特的形體）帶到祂的壇車上，是極為艱巨而危險的任務。很多強壯、高大且俊美的村民（dayitas）像摔跤手一樣裹著闊披肩，然後，他們模仿牧牛姑娘們的心緒，用繩子綁住佳甘納特神。他們多方“辱罵”祂，稱祂為：“薩拉（Sala），薩拉！”薩拉的意思是姻兄弟，但在印度也用這個詞語來罵人。這些村民對奎師那說：“我們不知道你在哪里出生，也不知道你的母親和父親是誰。或許你根本就無父無母”。這也像是一種辱罵。

不確定奎師那的父親是瓦蘇戴瓦還是南達大君。也不確定誰真的是祂母親，事實上，誰也不是祂真正的母親。當牧牛姑娘把祂拉向她們心中的壇車時，她們連珠炮般地罵祂，在瑪哈帕布參與節日期間，佳甘納特神由成百上千的高大摔跤手拖拽著，他們來回推擁祂，令祂前行。祂裝飾著珠寶和很多花環，頭戴巨大的孔雀羽毛。

然後，當主佳甘納特接近祂的壇車，要給祂上座也不容易。有時祂從上面滑倒。有時即使花上兩個鐘頭、三個、四個或五個鐘頭，有時甚至要一整天，祂也沒有到達祂在壇車上的寶座。那裏總有很多隊伍不斷在進行靈唱，唱誦著：“佳甘納特勝利！佳甘納特勝利！佳甘納特、蘇巴卓和

巴拉戴瓦勝利！”“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和“Sei ta parana-natha painu”。

就這樣，在一片響徹雲霄的靈唱聲中，數百萬人們在拖著壇車。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13）

現在我得到了我生命的主，祂不在時，我飽受丘比特之火煎熬，日漸枯萎。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完全沉浸在這心緒中，佳甘納特則完全陶醉在瑪哈帕布的歌舞中。祂的壇車發出這樣的聲音：“哈達 哈達 哈達 哈達。”

*gaura yadi päche cale, çyäma haya sthire
gaura äge cale, çyäma cale dhére-dhér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18）

當柴坦亞•瑪哈帕布激昂地演唱這首歌曲時，祂有時會落在遊行隊伍的後面。此時，主佳甘納特也會停頓下來。當柴坦亞•瑪哈帕布再度往前走時，主佳甘納特的車也會再度緩慢前行。

這些都是非常怡人的逍遙時光。是誰令它如此？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壇車節起初並不像這樣。在柴坦亞•瑪哈帕布之前的時代，只有一輛壇車。它載著佳甘納特、蘇巴卓和巴拉戴瓦，由祂們的僕人和大象拖著，但卻沒有靈唱活動和特殊心緒。當瑪哈帕布與祂的同遊們，比如瓦凱斯瓦爾•潘迪特和祂靈唱隊伍中的其他人等參與壇車節時，祂以祂的歌舞引入了這些心緒。孟加拉、奧瑞沙和其他地方也有數以十萬的奉獻者開始加入，所有在那裏的奉獻者不少於四百萬。

柴坦亞•瑪哈帕布有時想考驗佳甘納特¹。祂想：“如果我不走，奎師那會不會往前走呢？”因而祂走到了佳甘納特的壇車後面，於是壇車停住了。數千大象拖拽著，數百萬人們在唱道：“主佳甘納特勝利！主佳甘納特勝利！”但此時佳甘納特成了“聾子”，充耳不聞。相反，祂停在原地數小時，直到瑪哈帕布走上前並開始唱歌。瑪哈帕布於是說道：“其他人都可以停止用力，我獨自來”。祂把頭抵在壇車上並推它，壇車便很順利地開始動了。當瑪哈帕布在壇

車後面時，它便停住；當瑪哈帕布在前面時載歌載舞時，它便移動。這樣，佳甘納特注視著柴坦亞•瑪哈帕布的歌，要花兩、三天才到達貢迪查廟。

瑪哈帕布唱道：

*sei ta paräëa-nätha päinu
yähä lägi' madana-dahane jhuri' genu'*

我們應當感到同奎師那有點分離。從感到與靈性導師和奉獻者分離開始，並逐步對茹阿姐和奎師那發展那種情感。這是我們的目標，《永恆的柴坦亞經》非常甜美的解釋了這點。

牧牛姑娘們剛剛到奎師那處時，她們哭得死去活來。繼而，當她們與祂相聚時，她們的所有情感都從內心傾瀉而出，甚至開始哭得更加厲害。她們畢生也從未哭得像今天這般。她們幾乎失去知覺，瀕臨死亡，但現在她們終於有機會來與奎師那相聚。

*gopyaç ca kãñëam upalabhya ciräd abhëñöaà
yat-prekñäëe dâçïñu pakñma-kâtaà çapanti
dâgbbhir hâdékâtam alaà parirabhya sarväs
tad-bhävam äpur api nitya-yujäà duräpam*

〔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說道：〕每當年青的牧牛姑娘們凝視她們心愛的奎師那時，她們譴責眼皮的創造者（它們總是時時刻刻阻擋她們觀看祂）。現在，久別之後再次看到奎師那，她們藉由她們的眼睛把祂帶到心內，在那裏盡情擁抱祂。雖然那些一直修習神秘瑜伽之人很難如此專注，牧牛姑娘卻這樣完全沉醉於冥想祂，欣喜若狂。

現在，奎師那看到牧牛姑娘們時，祂也開始比之前哭的更大聲。

聖維亞薩戴瓦和聖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解釋了，祂們相聚的方式。一個有幸死而復生的人會像是這樣。牧牛姑娘全都好像死了，但當她們見到奎師那，就全都活了過來。這裏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說道：“*krsnam upalabhya cirad abhistam*——久別之後，她們與奎師那相聚”。她們以眼睛把祂帶進心內，並在那裏緊緊擁抱祂。祂們在那裏成為一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更覺如此。

拉珂施蜜作為一縷金中帶白的頭髮，留駐在拿拉央納的胸膛上，她恒常在內心憶念奎師那，那些淨化了內心的

聖人和聖哲也是如此。但奎師那的蓮花足仍然從未真的顯現在他們內心。他們努力不懈，但這一切仍從未發生。另一方面，這些不住哭泣，並感到深邃分離之情的牧牛姑娘，把奎師那緊擁在心。

她們無法說話。她們想說，卻說不出；因此奎師那自己說道：“噢，牧牛姑娘啊，我的朋友！你們是我生命的生命。我知道你們感到難以忍受的分離，認為我鐵石心腸。你們為我放棄了一切——你們的丈夫、家庭、財富、名聲和其他一切。你們甚至為了我，放棄了韋達宗教的貞潔法則，而我卻離開了你們。請寬恕我這個過失吧。你們一定認為我是個無比絕情之人吧，但我對你們並不絕情。我總是記著你們”。

過了一段時間，當她們漸漸止住哭泣時，奎師那告訴她們：

*ahaà hi sarva-bhütänäm
ädir anto 'ntaraà bahiù
bhautikänää yathä khaà vär
bhür väyur jyotir aiganäù*

《聖典博伽瓦譚》(10.82.45)

親愛的女士們，我是所有創造物的初始和終結。我既在它們之內，又在它們之外，正如乙太、水、土、空氣和火等元素是所有物質物體的初始和終結。

“我親愛的牧牛姑娘們，我想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你們聽說過我是至尊人格首神嗎？我真的是。你們應該明白我就是維施努。我遍存萬有，在每個人的心裏，我甚至也在動物、小草以及水和空氣的微粒中。我也在你們的心裏。我遍存萬有，因此你們永遠不會與我分離”。

“陶器與製成它的陶土密不可分。你們是我的部分，因而你們就如同我的身體。你們是用我來做成的，而我遍存萬有。我在內又在外，在上又在下。我在你們之內，因此你們為何要感到分離？你們應當進入神定。冥想我，然後你們會覺悟到我遍存萬有。你應當認為你的身體、你的心意——你的一切——都由我的愛意和情感做成。想著我並銘記我，不要難過。我恆常與你們在一起”。

牧牛姑娘們聞言，她們的離愁別緒越發增加，她們的情感轉變成憤怒。她們告訴奎師那，不是通過話語，而是通過情感：“大騙子啊，你裏外俱黑。你總是想欺騙我們。我們知道你不是至尊主；你不是至尊人格首神。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你。我們都知道你生自雅淑姐媽媽的子宮。你總是哭著要她的乳汁，並且你總是四處遊蕩、撒謊。你把

泥土放到嘴裏，然後告訴你母親：‘我沒有吃土！’你總是從年長牧牛姑娘的房子裏偷黃油和牛奶，並告訴她們：‘我從未偷過任何東西。’至尊主不會是這樣的。至尊主不會偷年青女孩的衣服並令她們赤身露體。祂會那麼做嗎？祂為何要那麼做？至尊人格首神會那麼做嗎？”

“我們知道你熱情非凡。你常常用你的笛聲呼喊我們：‘茹阿姐！茹阿姐！拉麗塔！薇莎卡！’你用笛子吹奏‘*klim*’，來呼喚所有的牧牛姑娘，於是我們跑來與你跳舞。至尊人格首神為何會來與我們跳舞？我們也知道你把你的頭和動人的笛子（*vamsi*）放在茹阿迪卡的蓮花足上，你也乞求她的寬恕。至尊人格首神會有這樣的行徑嗎？你在騙人。我們知道你不是至尊主”。

*āhuṣ ca te nalina-nābha-padāravindaḥ
yogeçvarair hādi vicintyam agādha-bodhaiḥ
saàsāra-kūpa-patitottaraēāvalambaḥ
gehaḥ juñām api manasy udiyāt sadā nau*

《聖典博伽瓦譚》（10.82.48）

〔牧牛姑娘如是說：〕親愛的主，你的肚臍如同蓮花，你的蓮花足是那些墮入物質存在深淵之人的唯一庇

護。偉大的玄秘瑜伽師（yogis）和博學的哲學家崇拜你的蓮花足。儘管我們只是忙於家務的普通人，我們希望我們心中也會醒覺到這蓮花足。

牧牛姑娘表面說了這個詩節的字詞，但她們的真正情感隱而不宣。她們內裏其實在說：“你自己正浸溺在與我們愛意和情感分離的深淵之中。我們知道這一點，只有我們能夠救你。你無法救我們。我們非常有力量，我們也能通過我們的愛意和情感給你生命。當你告訴我們：‘你們應當冥想’這就如同開玩笑；這對我們來說太好笑了。你告訴我們：‘你們應當冥想我’，但你不記得我們自出娘胎就在一起玩耍嗎？布茹阿瑪、商卡爾、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和其他人能夠在心中冥想你的蓮花足——僅只是你的蓮花足，別無其他——但這蓮花足也許仍未到臨他們心裏。另一方面，我們已經把這同樣的蓮花足直接放在我們的胸脯上。為何？為了取悅你並滿足你，因為當我們把你雙足放在那裏時，你會很快樂”。

“布茹阿瑪生自帕德瑪納巴•維施努的蓮花肚臍，因而他就像那蓮花。他的智力極其愚笨，因為他來自那呆鈍蓮花的莖。像布茹阿瑪這些半神人們怎樣才能有所認識呢？他們可以向你祈禱並相信你是至尊主。他們可以相信你能夠在一秒之內創造和毀滅宇宙。他們可以這樣榮耀你，但

我們從你出生起就瞭解你，此時此刻我們也瞭解你。這些半神人和瑜伽師可以求你救助，他們又可以向你祈求，你的蓮花足也能顯現在他們心中。他們應當這麼做，因為他們愚蠢透頂”。

“我們不像他們，因為我們極其聰明機智。我們知道你其實是誰：“你只是個黑鬼騙子。你能夠欺騙任何人，你甚至能夠輕易地拿走我們的心。布茹阿瑪說——別人也如是說——若這世間任何人沉溺在生死苦井中，並承受年老以及各種各樣的麻煩和問題等苦難，生不如死，他能夠念頌你的名字並逃離苦井。但我們不是在那樣的井裏。”

“我們不像布茹阿瑪，我們不會冥想你。我們渴望滿足你，而不是滿足我們自己。我們知道沒有我們你會死，因此我們仁慈地來到你這裏。不要以為我們來享受我們一己的快樂；我們想讓你快樂。我們來這裏，是因為我們想要你仍舊活著。我們不為自己哭泣。我們為你而哭泣，因為你很無助。除了我們無人能滿足你，尤其是我們的姊妹茹阿迪卡。她是你的生命和靈魂”。

“若你想永遠快樂，請來到我們的心車上。我們會帶你到我們的思想和內心的居處，我們也會在那裏滿足你——不是這裏。我們不想在這裏與你相聚，因為我們無法在這裏滿足你。你在這裏妻妾成群、子嗣眾多、滿朝將官、一支大軍，還有很多朋友、聖人和大聖人。但我們思念溫達

文。”

牧牛姑娘思念溫達文

奎師那告訴牧牛姑娘：“你們應當憶念我，並在神定中看到我。我總是與你們在一起。我無法放棄你們。”現在祂親自告訴她們，祂在《博伽梵歌》中所解釋的，祂要求烏達瓦去告訴她們的，以及祂請求巴拉戴瓦帕布去告訴她們的：“你們應當如瑜伽師所做的，恆常憶念我的超靈形象。”

牧牛姑娘有些憤怒，她們以這個詩節繼續作答：

*anyera hādāya mana, mora mana vāndāvana,
‘mane’ ‘vane’ eka kari’ jāni
tāhāi tomāra pada-dvaya, karāha yadi udaya,
tabe tomāra pūrēa kāpā māni*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37)

[柴坦亞•瑪哈帕布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說道：] 大多數人的思想和心意都是一致的，但我認為我的心意和溫達文是一體的，因為我的心意從未與溫達文分離。我的心意已是溫達文，由於你就如同溫達文，因

此請把你的蓮花足放在那裏吧。我會視之為你全然的恩慈。

瑪哈帕布在憶念庫茹之野並想道：“我是茹阿迪卡，我所有的朋友，牧牛姑娘，與南達爸爸和雅淑姐在庫茹之野。”牧牛姑娘們用她們的心車（mano-ratha）從那裏乘載奎師那。她們總是這樣載著祂。

處於茹阿迪卡的心緒中，瑪哈帕布告訴佳甘納特神：“我們的內心和思想是一致的，更為特別的是，我們的心是溫達文。其他人的心則不是。”我們努力令我們的內心和思想合一，我們也努力令它們二者如同溫達文。我們想在溫達文，但我們的心不在那裏，因為我們的思想和內心由物質東西構成。牧牛姑娘們的則大不同，她們告訴奎師那：“我們的心是溫達文。你說過：‘你們應在神定中憶念我’，但我們不是瑜伽師。我們是普通人，自誕生之初我們就與你在一起”。

瑜伽師可以在神定中冥想，有時他們能看到超靈（Paramatma）的蓮花足，但看不到奎師那的。超靈不是源頭（amsi）。超靈源自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 Visnu），而孕誕之洋維施努的源頭則是原因之洋維施努。原因之洋維施努的源頭是瑪哈-桑卡爾珊（Maha-sankarsana），瑪哈-桑卡爾珊的源頭是穆拉-桑卡爾

珊（Mula-sankarsana），穆拉-桑卡爾珊的源頭是巴拉戴瓦帕布，而巴拉戴瓦帕布的源頭則是奎師那。

牧牛姑娘們繼續道：“我們總是把你的蓮花足放在我們的胸脯上、懷抱中。我們與那雙蓮花足玩耍。何談你的足呢——你常常親手按摩我們的足。我們自小，從一開始就像朋友一樣玩耍。那時你無法與我們分離。你總是跟我們在一起，在哥瓦爾丹的小樹林四處玩耍，我們也常常與你在笛子榕樹（Vamsivata）跳舞。我們不像瑜伽師。他們在神定時或會想：‘我祈求超靈的蓮花足會顯現在我心內’，但那蓮花足永不會來；它們或會來，但非常罕見，非常稀有。至於我們所關注的，就是我們想要忘記你——要忘記你。我們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憶念你和你的逍遙時光——尤其是憶念你——因此我們想忘記你。若你能忘卻我們，我們為何不能忘卻你？但這卻是個難題：我們無法忘懷你。我們想放棄你，但卻不能。就某個程度來說，我們可以放棄你，你可以離開溫達文，像你所做的那樣——這不礙事，但我們無法放棄憶念你的逍遙時光”。

以前，當奎師那住在溫達文時，牧牛姑娘常說：“不要跟那個黑鬼騙子有任何關係。離祂遠遠的，也不要提起祂的名字。祂是天下第一大騙子。若有任何人想著祂，或聆聽祂的逍遙時光，或唱頌了祂的名字，他會被迷惑，如同瘋子。若你想與你的丈夫、姊妹、兄弟、父親以及其他家

庭成員生活，若你想繼續和他們快快樂樂，便不要想著這個男孩，也不要與祂有任何關聯。我們看到那些想著祂的人如同鳥兒一般。鳥兒居無定所，沒有耕地栽種花朵、麥子或其他東西。它們一無所有。同樣，若任何人聆聽、唱頌並憶念奎師那的光榮，他們變得像街頭乞丐一樣。”

現在，她們在庫茹之野告訴奎師那：“我們可以放棄你，正如你放棄我們一樣。換言之，你住在一個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我們也可以住得離你遠遠的。但我們無法放棄憶念你。你教導我們憶念你，但我們納悶你為何會這樣訓示我們。我們自小已一直想著你，但你還要說：‘你們應當憶念我。’我們想永遠忘記你，而不是想起任何有關你的事。你的話令人發笑。你在對極為博學的博士學者說：‘噢，你們應當去小學學習 A-B-C-D’”。

牧牛姑娘們開始大聲哭泣，此時奎師那告訴她們：

*mayi bhaktir hi bhütänäm
amâtatväya kalpate
diñöyâ yad äsén mat-sneho
bhavaténäà mad-äpanau*

《聖典博伽瓦譚》(10.82.44)

眾生為我所做的奉獻服務令他們的永恆生命復蘇。我親

愛的巴佳少女啊，你們對我的情感是你們的好運，因為這是深得我心的唯一方法。

奎師那很“狡猾”

你也知道，只有遵循韋陀文化的印度人才可以進入普瑞的主佳甘納特廟；西方和東方奉獻者均不得入內。該廟的管理者極其嚴格。不是真正印度裔的人就不可入內，即使他們出生在印度。茵迪拉•甘地——印度的前首相——生於婆羅門家庭，但她卻離棄她的婆羅門宗教而嫁給回教徒。她是個有財有勢的人，但普瑞廟的婆羅門顧問（pandas）仍不許她和她兒子拉吉烏•甘地入廟。他們告訴他們：“你們可以來普瑞，但不能進入廟宇。”廟宇全部的四個大門，處處都有很多警衛。就連來自西方或東方國家的鳥兒都無法進入，甚至西方的空氣都無法入內。

有一次，守衛在門口攔住我。他們說：“你的眼睛不像印度人的眼睛，還有你的膚色也較白。”我真的不那麼白皙，但他們仍然攔住我。我的廟長在那裏，他告訴他們：“世俗之徒啊，他是我的客戶。”於是他帶我進去了。

守衛非常之嚴，但奎師那很有趣且“詭計多端”。他們也許訂定了這些規矩，但奎師那沒有。奎師那——即佳甘納特、巴拉戴瓦、蘇巴卓和蘇達珊神碟——走到大路上，祂

們從容不迫。祂們並不匆忙。有時祂們在同一地點待上一天、兩天或甚三天，讓所有人盡情覲見祂們。佳甘納特略施‘小計’，作為最墮落者的救主——Patita-pavana，與蘇巴卓和巴拉戴瓦一起前來。祂是墮落者的救主，祂也屬於每個人。祂對印度奉獻者、婆羅門、查錘亞或西方奉獻者，都一視同仁，因此祂開了個玩笑。祂想：“我會在廟裏待上整整一年，但這九到十天我會是墮落者的救主。我會去到大街上，如此每個人都能夠覲見我並得解脫。”

奎師那極為仁慈，祂的奉獻者卻更為仁慈。你們沒有呼喚至受崇拜的（parama-pujyapada）•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到西方傳教，你們也沒有呼喚我。我們的師徒傳系（guru-varga）派遣了我，而聖斯瓦米•瑪哈拉傑是因為他的靈性導師仁慈地命令他去西方諸國傳教而來。聖斯瓦米•瑪哈拉傑也藉由他一己的憐憫和恩慈而來。他搭乘隸屬於斯琴迪亞航海運輸（Scindia Navigation）的輪船來了，並且，在他的人形逍遙時光中，他幾乎在中途死於心臟病。他想：“我會死嗎？會發生什麼事？”但奎師那的仁慈與他同在。奎師那想讓他來，因此他來了；他也立即傳教。

在瑪哈巴茹阿特戰爭中，奎師那也與阿爾諸那開了個玩笑。祂告訴他：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ää vraja
ahaà tvää 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ami mä çucaù*

《博伽梵歌》(18.66)

放下一切各式各樣的世俗宗教，只向我皈依。我將把你從所有罪惡活動中解救出來。不要害怕。

這是《博伽梵歌》中對阿爾諸那的最佳教導，但瑪哈帕布仍然不接受。當祂在高達瓦瑞遇見拉瑪南達•拉亞時，祂告訴他：“這些都是外在的。請再多說些。”為何祂駁回這句說話？當奎師那給阿爾諸那這一訓示時，他感到很痛心，他想：“奎師那如此滑稽。祂告訴我要皈依（*saranagata*）。但祂是我的多年密友。祂甚至跟我同床共寢。”

祂們共臥時，有時阿爾諸那把自己的腳放在奎師那的胸膛上，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用拂塵（*camara*）為他們扇涼。與此同時，奎師那的腳也放在阿爾諸那的胸膛上，朵帕蒂和蘇巴卓在床的另一頭為祂們扇涼。奎師那很喜歡與阿爾諸那躺在同一張床上，也喜歡吃他剩下的祭餘。

因此，阿爾諸那想：“朋友遠勝於皈依，但祂仍然告訴我我要皈依。我沒有皈依嗎？為何這個狡猾之人告訴我這個？”阿爾諸那不滿意，正如牧牛姑娘們不滿意一樣，因此奎師那告訴他：“不要擔心。我不是為了你而傳授這個教導。我是通過你而傳授給其他人。”

現在，在庫茹之野，牧牛姑娘們也向奎師那抱怨。

牧牛姑娘比奎師那更“狡猾”

甜美（Madhurya）和富裕（aisvarya）不能並存。杜瓦爾卡有無邊富裕。在那裏奎師那不能說：“我是南達爸爸和雅淑姐的兒子；”祂必定要說：“我是武士（查錘亞 ksatriya），我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的兒子”。祂不能插上孔雀羽毛，也不能吹奏祂的笛子。在杜瓦爾卡，成千上萬的大聖人、王妃、馬匹等等簇擁著祂，因此牧牛姑娘們請求祂：“我們想你來溫達文”。

看起來牧牛姑娘很自私。她們為什麼請求奎師那：“你應當放棄瑪圖拉和杜瓦爾卡的所有奉獻者，前往溫達文”？我給你們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所有的巴佳居民，尤其是牧牛姑娘們，都瞭解奎師那的心。在巴佳，奎師那不像至尊人格首神。即使在夢裏，巴佳居民對祂也不會有那樣的想法。他們只會認為祂是南達爸爸和雅淑姐的兒子，是所

有牧牛姑娘們的摯愛，也是施瑞達瑪和蘇巴拉•沙卡的朋友。

所有巴佳居民都想奎師那在各方面都快快樂樂，他們也知道祂總是非常害羞。因此南達爸爸、雅淑姐和所有的牧牛姑娘以及夥伴對祂都必須妙計多端。他們知道雅淑姐給祂奉上黃油時，祂會害羞，因而她千方百計誘使祂吃。一次她告訴祂：“奎師那啊，你很虛弱，但你仍不想吃麵包、黃油和其他祭餘。你的小辮子（sikha）怎會長得像巴拉戴瓦那樣粗呢？你看到了嗎？巴拉戴瓦非常強壯，祂的小辮子又粗又長。但你太虛弱了。我們沒法拿你跟祂比”。奎師那回答道：“媽媽，我想擊敗巴拉戴瓦。請給我麵包和黃油”。雅淑姐和其他人就是這樣哄騙奎師那，好讓祂吃飯。

此前，雅淑姐想：“奎師那會變得虛弱，因為祂不願意吃東西。”於是她略施小計，定期向雅瓦特的茹阿迪卡婆家贈送大量財物，包括珠寶、飾物和衣服等，藉此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從雅瓦特（Yavata）召來。為何雅淑姐喊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想：“奎師那吃得不多，因為祂害羞不肯承認饑餓。但若祂吃了茹阿迪卡煮的食物²，便會非常強壯。若我向她婆家送些禮物，他們肯定會派她來煮飯”。雅淑姐巧施妙計，結果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來了，並準備了manohara-laddu（豆糖），amrta-keli 還有其他多款菜式。

在瑪圖拉和杜瓦爾卡，無人能像雅淑姐媽媽那樣，給

予奎師那美食，奎師那也永不能稱呼其他長者：“媽媽！媽媽！”雅淑姐媽媽通過柔黑妮、茹阿迪卡、拉麗塔和薇莎卡，煮了很多各式各樣的食物。她會把她們全都喊到廚房，她們便會很快準備好很多美味菜式。接著，若奎師那不吃，雅淑姐媽媽便會走過去告訴祂：“噢，我曾向拿拉央納發誓，你會吃的。若你不吃，拿拉央納會對你失望，這會對你非常不祥”。她又三催四請，祂才肯吃飯。戴瓦奎或其他在杜瓦爾卡的人都不曉得這一切小把戲。在那裏奎師那可能感到饑餓，但卻過於羞怯而沒有求取任何食物。

所有牧牛姑娘都知道雅淑姐媽媽總是怎樣哄騙奎師那吃那些食物，因此她們想：“祂在杜瓦爾卡會總是被忽視。祂不會說：‘媽媽，給我麵包和黃油。’”牧牛姑娘記得奎師那天性害羞。有時祂有求於她們，祂便會吹笛子把她們召來。但當她們來到祂那裏，祂卻會告訴她們：“現在你們應該回家”。祂在心裏想：“我想與牧牛姑娘跳舞”，而牧牛姑娘想：“我們想要滿足奎師那”。但因為奎師那很狡猾，祂會告訴她們：“你們全都應該回家。”然而，牧牛姑娘也很狡猾，她們懂得如何滿足祂。她們會告訴祂：“噢，你是我們的古茹，我們全都是你的門徒。門徒應該崇拜她們的古茹，之後她們才可以崇拜自己的丈夫，甚至是主拿拉央納。若有人不崇拜自己的古茹，他便不能滿足至尊人格首神——拿拉央納。因此，若你不接受這崇拜，你便是韋

達傳統的冒犯者”。

*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ääs tathaiva bhajämy aham
mama vartmänuvartante
manuñyäu pärtha sarvaçau*

《博伽梵歌》(4.11)

我視他們向我皈依的程度而相應地回報他們。普瑞塔之子啊，每個人都在各方面跟隨我的步伐。

牧牛姑娘口齒伶俐，會如此駁倒奎師那，因而祂就可以與她們進行茹阿莎之舞。奎師那渴望觸碰她們的身體，但她們告訴祂：“噢，你不可以觸碰我們。你應當留在遠處”。她們總是能夠不斷增長奎師那的渴望，藉此滿足祂。

只有這些“伎倆”才能滿足奎師那，而杜瓦爾卡和瑪圖拉或世上其他地方對此聞所未聞。因而，牧牛姑娘們是無私的。她們內心純潔無暇，除了取悅奎師那，她們別無所求。她們用自己全部的感官、心意和靈魂，徹底服務奎師那，奎師那因而總是虧欠她們。

現在奎師那向她們保證：“臻達我的愛和情感之程

式——自 *sraddha*（信心）開始、*nistha*（穩固）、*ruci*（品味）等等——那些參與者全都很幸運。但更為幸運的是那些已經擁有純愛、純愛情感、由愛而生的自負以及更高情感的人。你們擁有這些品質，而這品質吸引我快要去到溫達文。不要擔心。我肯定會去你們那裏，因為你們有那種純愛情感、妒怒、由愛而生的自負、自發愛意、曆久常新的愛、靈性極樂和至高靈性極樂。你們的品質吸引我，並令我陶醉，這些品質也驅使我同你們一起返回溫達文。”

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你應當來到我們的轎車上。”她們的轎車是她們의思想和心意，它們與溫達文相同。“你應當來到溫達文，那麼我們會認為你正在進入我們的神定。這就是‘神定’——你應當來到溫達文。”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提醒奎師那——即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提醒佳甘納特形象的奎師那：“我們是那些雲英未嫁的十幾歲少女。我們常常懷著愛意和深情，在溫達文的卡丹巴樹下相會”。

純愛的含義

請努力理解純愛的含義。英語沒有對應純愛的確切辭彙，英語只有像“愛”和“情感”等辭彙。然而，梵文的每個詞語都有特定含義。純愛的所有階段，比如依附、靈性極

樂、純愛、純愛情感、妒怒、由愛而生的自負、自發愛意、曆久常新的愛等等，都有獨特含義。

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的愛是哪一種呢？即使有些情況會令愛消彌，但她的愛仍不斷增長。這就是純愛的含義。

奎師那離開茹阿迪卡、牧牛姑娘和其他巴佳居民，去了瑪圖拉，祂在那裏接受 upanayana-samskara（婆羅門啟迪），成為查錘亞，並聲稱：“我是戴瓦奎和瓦蘇戴瓦之子。我是雅杜子孫。”之後祂去了杜瓦爾卡，在那裏娶了八位貌美如花的公主，接著又娶了 16,100 個，然後又生了很多孩子。此舉足以中止任何人的愛意和情感，但你們從這點可以看到茹阿迪卡對奎師那愛的特質。你也可以看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的愛，以及奎師那夥伴們的愛，還有所有巴佳居民的愛，包括牛兒和其他動物的愛的特質。事實上，儘管他們在分離中奄奄一息，但仍沒有放棄愛意和深情。

現時在這世上，如果丈夫同妻子離婚再娶，前妻會上法庭打官司，而他必定要簽約支付她贍養費。她硬是要拿那些錢，她也可能會另嫁別人。她無法忍受他已放棄她的那個想法，但她本人卻會再嫁兩次、三次、四次或五次。因而，現時在這個世界上，當面臨障礙時，愛意便會停止。但在那裏，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的愛，以及奎師那對她的愛，都沒有停止，即使祂妻妾成群，兒女滿堂，即使祂改名換姓。若你想覺悟那超然的愛，那就請努力像巴佳居民那樣。

這個世界的愛不是真愛，它只是感官滿足和色欲。我們稍不順心，便輕易踢開配偶並離婚。

茹阿迪卡知道奎師那妻兒成群。祂現在像個國王，並已成為雅杜後裔——但她的愛仍然有增無減。這稱為超然的純愛。閱讀這些題旨，並窮思深究你讀過的內容。設法忘記你自己、你的所在以及你手頭的事。忘記一切，深入體會，全然沉浸於冥想這些題旨，然後你便能夠對這種愛有所覺悟。因為你無法這樣做，你的靈性生命才如此虛弱。因此要在高階聯誼之中，盡力聆聽這所有題旨。

除了奎師那之外，牧牛姑娘忘了一切。她們感到與祂生離死別，因而她們更勝瑜伽師。她們通過靈魂之窗把祂帶進內心，她們在那裏熱烈地擁抱祂，以致失去了外在知覺。

我已描述過奎師那如何設法安慰茹阿姐茹阿妮和牧牛姑娘，祂說：“牧牛姑娘們啊，你們為何感受如斯分離？我甚至一刻也未離開過你們。泥和泥塑之間密不可分，因為泥土遍存在泥塑中。同樣道理，這物質身體由五種元素做成——土、水、火、空氣和乙太——因而身體無法與它們分開。正如人無法區分軀體和這些元素，同樣，你們是由我的情感所做成”。

奎師那是永恆、全知和喜樂的整全形體（*sac-cid-ananda-vigraha* 薩-祺德-阿南達-維格拉哈），斯麗

瑪緹•茹阿迪卡的構成地位則是至高靈性極樂（mahabhava）。因為她是至高靈性極樂之化身，她被稱為喜樂能量（hladini-sakti，喜拉迪尼-沙克提）。她和奎師那恒常結合而成喜樂（hladini）和知識（samvit 三姆維）之萃。知識（三姆維 samvit）和喜樂（喜拉迪尼 hladini）與全知（cit 祺德）和喜樂（ananda 阿南達）一樣，因此奎師那告訴她：“我恒常與妳在一起。我是永恆、全知、極樂（sac-cid-ananda），那我怎會與妳分離？我恒常在妳的身心之內”。

我已解釋過，牧牛姑娘們聽了奎師那的話後非常慍怒，於是她們開始譴責祂，不是用言語，而是用情感：“你為何對我們說這些話？我們不接受你的理論。我們不是瑜伽師（yogis）。瑜伽師崇拜你並冥想你，但他們千生萬世都無法淨化內心，甚或心意。另一方面，我們想要永遠忘記你。我們在巴佳與父母一起同享天倫之樂，但你來擾亂並摧毀了一切。我們把我們全部的愛都給了你，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一百一十。我們離棄父母雙親、丈夫孩子和其餘一切。你在巴佳時，我們的關係極為親厚，即使今天都一樣。因此我們想永遠忘記你”。

“若你能忘記我們以及你在溫達文的一切——高庫拉、哥瓦爾丹，還有你所有的牛兒、你的牛犢、你的孔雀、你的鹿兒、甚至還有生養你的母親，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忘

記你？就是這個難題：我們無法忘記你。從一開始，無論做任何家務時，我們時刻都唱：‘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即使當我們清潔屋子、打掃或攪拌優酪乳時，由於我們都記得你的逍遙時光並唱道‘哥文達 達莫達爾 瑪達維提’，‘茹阿妲-茹阿瑪納 讚頌哈利’以及‘哥文達勝利，勝利。’，我們內心深受感動，淚如泉湧。”

在巴佳，牧牛姑娘們總是在哭泣和悲歎：“奎師那啊，你在哪兒？你在哪兒？”言語無法表達她們內在或外在的行徑。現在，在庫茹之野，她們說道：“我們想把你從內心趕走，但你卻不請自來。你告訴我們：‘放棄家居生活那又黑又深的井（samsara-kupa）’以及‘像瑜伽師一樣冥想我。’但我們的家居生活在哪兒？我們沒有家居生活那口深井。”

牧牛姑娘們忘記了她們的家庭、職責、丈夫、父親、母親，她們甚至忘記了進食和觀看。她們似是在看東西，就像我們一樣，但她們卻看不到任何東西。她們僅是在凝思：“我心愛的奎師那在哪兒？”僅此而已。我們就是那些陷於家庭依附之井的人。儘管牧牛姑娘不像我們那般依戀她們的家庭，但奎師那仍然建議她們：“走出那口暗井並冥想我。”

牧牛姑娘現在回答：

*ähuç ca te nalina-näbha padäravindaà
yogëçvarair hådi vicintyam agädha-bodhaiù
saàsära-küpa-patitottaraëävalambaà
gehaà juñäm api manasy udiyät sadä nau*

這詩節有兩層含義。對於普羅大眾和一般初階奉獻者的含義是，牧牛姑娘們在請求奎師那：“你是至尊人格首神。目如蓮花者（*Kamala-nayana*）啊，你的眼睛仿如紅蓮花瓣，你非常，非常仁慈。我們現在墮進了家居生活之井，我們也想如同瑜伽師一樣憶念你的蓮花足。我們想要冥想，因此請對我們大發慈悲吧”。

這是外在的含義。有時，當晚輩試圖指導長輩時，長輩可能會回答：“我極為愚蠢，而你非常聰慧。我想遵從你的教導。請教導我該如何恰當行事。”事實上，長輩怒火中燒，實際上他語帶譏諷。他的真正含義是：“我比你年長得多，我也比你聰慧得多。儘管你的資歷遠遠不及我，但卻來教導我？”同樣道理，牧牛姑娘們在憤怒的情感中，她們的個中深義是：“奎師那啊，不要試圖欺騙我們。我們從一開始就瞭解你，我們知道你是個大騙子。長久以來，你一直都在欺騙我們，但現在我們聰明了一點點。你可以欺騙拉珂施蜜，你可以欺騙你在杜瓦爾卡的妻子，你也可以欺騙其他人，但對我們而言，我們不會再中你的圈套。”

心不會思考

*anyera hādaya mana, mora mana vāndāvana,
‘mane’ ‘vane’ eka kari’ jāni
tāhāi tomāra pada-dvaya, karāha yadi udaya,
tabe tomāra pūrēa kāpā māni*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37）

〔柴坦亞•瑪哈帕布，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說道：〕大多數人的思想和內心都是一致的，但我認為我的心意和溫達文是一體的，因為我的心意從未與溫達文分開。我的心意已是溫達文，由於你就如同溫達文，因此請你把你的蓮花足放在那裏吧。我會視之為你全然的恩慈。

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我們知道，你也應該知道，世俗之人的內心和心意有天壤之別。內心總是充滿愛，而心意則在算計：‘那個對我更好？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這個更好；這個不太好。’心意能夠做這一切，但內心卻從不考慮人是否漂亮，或他是否聰慧夠格。”

茹珂蜜妮聽聞無數有關奎師那的仁慈、俊美以及其他

一切品質的榮耀。因此她沒有接受她的朋友們、父母以及其他的人讓她嫁給西舒帕勒 (sisupala) 的建議。他們告訴她：“奎師那不是國王；祂只是個地主的兒子——甚至連這個都算不上。祂不像西舒帕勒那樣有資格。西舒帕勒是國王中的國王。他是極為俊朗的年青帝王，膚色金黃，而這一位卻黝黑且不具資格。奎師那較年輕時，祂常常撒謊並從別人家偷東西。你應當放棄那個黑傢伙，同西舒帕勒結婚。努力遵從你父母和兄長”。茹珂蜜妮回答道：“我一旦全心托附某人，我便永遠也不能收回來”。未經父母、兄長同意，她便派遣了一位婆羅門給奎師那傳訊：“我不想嫁給那頭豺狼。我已把我的心托附給獅子。豺狼怎會前來，在獅子面前搶走我呢？一切都仰賴於這頭獅子。我把我自己獨一無二地托附給禰，因為禰是那頭獅子，我不會跟那頭豺狼一起。若那頭獅子不夠資格，不夠威猛，不足以把我從豺狼口中救出來，我便會服毒自盡”。

在烏瑪 (Uma) 嫁給商卡爾 (sankara) 之前，納茹阿達來向她揭示了商卡爾的榮耀。之後，商卡爾告訴某人：“去考驗那個女孩”。因此他的信使便前往烏瑪那裏告訴她：“希瓦是個愚蠢的偽君子。他總是赤身裸體，戴著頭骨串成的花環，並以蛇為飾物，他全身塗著屍骨灰，戴著茹鐸卡薩果 (rudrakasa) 造成的珠子，他總是拿著三叉戟，像個瘋子一樣騎著頭公牛。你為何選他做你的夫婿呢？”

她父親也告訴她：“我親愛的寶貝女兒啊，回心轉意吧。我會把你嫁給如同維施努一樣尊貴的人，或別的美男子。你為何選商卡爾呢？”

烏瑪告訴她父親：“商卡爾或會一絲不掛地漫步，與鬼魂和女巫為伍，以毒蛇裝飾自己，且有時會吞服毒藥。但即使這是真的，我也只嫁給他而非別人。我一直都選了他，即使他沒有做過什麼。我不想放棄他。我會嫁給他。”來了許多別的提親者，甚至商卡爾也喬裝前來考驗她，但她沒有改變心意。

對世俗之人來說，對你們所有人來說，心意和內心是不同的，但這些例子證實了崇高人物內心從不考慮某人是否美麗，或他做過什麼，沒有做過什麼。決定去愛是“永遠的”。*Anyera hridaya mana*。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心意總是給人製造問題。有時它接受某事物，其他時候又否決同一事物；這稱為心意力量(*sankalpa-vikalpa*)。但“*mora mana vrndavana*——我的心意是溫達文”。牧牛姑娘的心意和內心是一致的。

牧牛姑娘們繼續道：“你曾告訴我們：‘冥想我’，但冥想從何而來？它來自心意。理解也來自心意。但 *mora mana vrndavana*。讓別人冥想吧。你在教導我們：‘你們應當冥想，我的蓮花足便會來到妳們的冥想中。’因此，你的蓮花足若走向溫達文，我們便會滿足；否則，我們永不會滿足。”

努力在牧牛姑娘的指導下，令你的內心和心意成為溫達文。你是男或女，都不要緊。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說過，所有的個體靈魂——無論男女——都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塔塔沙-沙克提 *tatasha-sakti*）的轉變體。我們是能量（*prakrti*，女性），而不是能量的擁有者（*purusa*，男性）。努力覺悟這一點。如果你非常深入地思考，這些含義將會來到你心中，你的內心便會得到極大發展。除此之外，不需要再做別的。

然而，若納茹阿達來到牧牛姑娘面前，她們會向他頂拜，並可能會拿取他的蓮花足下塵土。然後聖人納茹阿達會想：“我不應打擾這些牧牛姑娘們。奎師那是我崇拜的主，而這些牧牛姑娘是祂崇拜的神像，因此我不應打擾她們的心緒。”繼而，牧牛姑娘離開後，他會拿取她們的足塵並塗抹全身。

即使納茹阿達也沒有資格成為牧牛姑娘的足塵。他祈求這一完美，但他卻無法臻達。對任何人來說，即使是布茹阿瑪，這完美都極難臻達。聖帕博達南達寫過：“我恒常憶念茹阿迪卡蓮花足的塵土。即使是布茹阿瑪、納茹阿達、舒卡、商卡爾、彼士瑪和其他像他們那樣的奉獻者，都冥想奎師那的蓮花足，好讓祂的蓮花足能進入他們心中。另一方面，當奎師那呼喚牧牛姑娘的女僕：‘過來！過來！’她們回答：‘我們不會過去。我們知道你是個騙子。’不是她

們追隨奎師那，反而是奎師那追隨她們。”

*yat-kīkaréñu bahuçau khalu kaku-väëé
nityaà parasya puruñasya çikhaëða-mauleù
tasyäu kadä rasa-nidher väñabhänu-jäyäs
tat-keli-kuija-bhavanäigana-märjané syäm*

Radha-rasa-sudha-nidhi (8)

維沙巴努王之女啊，情悅之洋啊！那位在祂發際戴著孔雀羽毛的一切化身之源——至尊主，拜倒在妳女僕的足下，低聲下氣而賺人熱淚的說盡好話，博取她們好感，以獲准進入妳的小樹林，妳在那裏進行情意綿綿的嬉戲逍遙時光。若我能成為妳女僕用以清潔妳那怡人小樹林的掃帚上的一根枝條，我便認為我的生命功德圓滿了。

奎師那敲著牧牛姑娘們那小樹林的門，聖茹帕曼佳麗和聖茹阿緹曼佳麗略帶怒氣地站在那裏。她們告訴奎師那：“立刻回去，你這個騙子。回去！你不能來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相會。她正在生你的氣，她告訴我們：“當心這個騙子或會偽裝前來。儘管這個騙子偽裝成牧牛姑娘或其他人，但祂還是同一個奎師那，蘇巴拉的朋友。我不想看到

任何黑東西。即使連一隻黑蜂都不要進入我的樹林。你們來這裏之前，甚至要卸掉黑色的眼線膏。”

於是奎師那拜伏在茹帕曼佳麗及其女伴的蓮花足下，乞求她們：“請允許我進去吧，就只一會兒吧。”她們回答：“不行！”我們如何能夠想像茹阿迪卡地位的偉大之處呢？聖帕博達南達•薩拉斯瓦提總結道：“我想成為掃帚，用來清潔茹阿迪卡的小樹林的那個掃帚——甚至不是一整個掃帚，僅是其中的一根枝條。”她何其榮耀！

更為神秘的含義

引述了《聖典博伽瓦譚》，始自 *ahus ca te nalina-nabha padaravindam* 的詩節後，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引述了牧牛姑娘的話（《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82））。

*tomära caraëa mora vraja-pura-ghare
udaya karaye yadi, tabe väichä pure*

〔牧牛姑娘心想：〕若禱的蓮花足再次來到我們在溫達文的家，我們便會得償所願。

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我的生命之主啊（帕那納特 Prananatha）！巴佳是我們的生命和靈魂。我們把真相告訴你：巴佳是我們的家。若你不來溫達文與我們相會，我們便無法存活。我們會立即死去。魚兒離水那一刻躍動不定，下一刻便死去。我們的情形比那更糟。魚兒尚存一息，但我們甚至會活不了那麼久。”

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然後便引述聖茹帕•哥斯瓦米對《聖典博伽瓦譚》同一詩節的深入解釋：

*yā te lēlā-rasa-parimalodgāri-vanyāparētā
dhanyā kñauēē vilasati vātā māthuré mādthurébhiù
tatrāsmābhiç caōula-paçupé-bhāva-mugdhāntarābhiù
saāvētas tvaà kalaya vadanollāsi-veëur vihāram*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84）

〔牧牛姑娘們說道：〕親愛的奎師那，你逍遙時光的甘露之芬芳香氣，傳遍瑪圖拉區域的甜美所環抱的溫達文，這片光榮之地的森林。在那片奇妙土地上的怡人氛圍中，你可以享受你的逍遙時光，你的笛子在唇上舞蹈，我們這群恒常心醉於不可預知狂喜情感的牧牛姑娘，簇擁著你。

當牧牛姑娘們看到奎師那穿著杜瓦爾卡王子的皇服時，她們很難過並感到分離之情。同樣，當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處於她們的心緒中，有時看到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時，也感到分離。祂通常祂只看到佳甘納特——作為巴佳之子——但當祂看到那裏的三個神像時，祂立即回想起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的逍遙時光。

*ei-mata mahāprabhu dekhi' jagannāthe
subhadra-sahita dekhe, vaṅṅe nāhi hat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85）

如此，當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看到佳甘納特時，祂看到主和祂妹妹蘇巴卓在一起，手中沒有拿著笛子。

*tri-bhaṅga-sundara vraje vrajendra-nandana
kāhāi pāba, ei vāichā bāde anukñā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86）

沉醉在牧牛姑娘的狂喜之中，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想看

主佳甘納特作為奎師那的原形，即南達君之子，站在溫達文，顯得俊朗不凡，祂的身體有三處彎曲。瑪哈帕布想看到這一形象的願望總是有增無減。

實際上，牧牛姑娘們不是通過言語，而是通過情感告訴奎師那：“奎師那，你這個騙子，你應當明白我們的內心和心意是一樣的。我們的心是溫達文。Tahan tomara pada-dvaya karaha yadi udaya tabe tomara purna krpa mani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37))：若你同我們一起到溫達文，你在那裏可以帶著你的笛子與我們相會。不要忘記你的笛子和孔雀羽毛。你還應改換裝束。你必須是南達和雅淑姐之子。成為哥琵-刊塔 (Gopi-kanta，牧牛姑娘的摯愛) 和茹阿姐-刊塔 (Radha-kanta，茹阿姐的摯愛)，那你就進入溫達文。否則不要來。我們不會准你進入。”

牧牛姑娘的譴責

主佳甘納特壇車節的情感非常，非常神秘。外在看上去僅是指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們：“你們應當唱頌、憶念和冥想我。然後你們便能夠在你心裏覺悟到我的蓮花足。通過那種冥想，你們將會步出世俗依戀之井。”牧牛姑娘們也看似很感激這一教導，且只是回答：“你傳授

了我們很好的教導。從現在起我們便要冥想你和憶念你，然後我們將能步出家居生活之井，並放棄所有依附。”

然而，正如我早已解釋過，牧牛姑娘們的真正心緒截然不同。表面所見，她們的話似有玄機，但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揭示了言語間的個中要旨。他從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處聽到這一含義，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從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聖茹帕•哥斯瓦米處明白了一切，並全都記錄下來。因而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的闡述遵循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話，特別是茹帕•哥斯瓦米的話。

儘管牧牛姑娘們極不滿意奎師那的教導，她們的憤怒依然是愛意和深情的束縛——委婉刁滑的束縛。牧牛姑娘們實際上在說：“你只告訴我們冥想，之前你遣來烏達瓦和巴拉戴瓦帕布，祂們也傳達了你的訊息：‘冥想我’。你肯定在開玩笑！我們對這世界哪有依附？我們對家庭哪有依附？我們從未曾有過。‘我是誰？’‘我在哪兒？’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我們完全忘記了一切，包括我們所有的感覺。我們的依附去了哪兒？去了你那兒！我們總是憶念你在溫達文時的片段。我們記得我們有時怎樣一起在茹阿姐湖和夏瑪湖玩耍，有時在般迪拉榕樹（Bhandiravata），或南達村（Nandagaon），有時又怎樣經常在呼喚之卡丹巴（Tera-kadamba）見面。那何等愉快！”

在那些日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經常和她那以拉麗塔和薇莎卡為首的所有女伴們，從雅瓦特（Yavata）前往雅淑姐的大宅（Yasoda-bhavana）為奎師那煮飯。與此同時，在泰拉-卡丹巴，奎師那正為祂的母牛們擠牛奶。當茹阿迪卡與她的女伴們一起走路時，拉麗塔說：“我們應該改變方向，走另一條路。這個騙子擋著我們的路。祂因為知道我們會從這條路走，所以祂才在這裏擠牛奶。我們最好繞道走”。茹阿迪卡回答：“噢，為什麼害怕？我們不會改道。讓我們看看會發生些什麼”。當她繼續走時，奎師那開始擠牛奶，刻意令她整個臉都濺滿牛奶，每個人都開始大笑。牧牛姑娘們恒常記得所有這些逍遙時光。還有很多逍遙時光，即使奎師那本人有數百萬張嘴，都無法完全描述。

現在牧牛姑娘們說道：“我們只記得那些逍遙時光！我們已經感到與你生離死別，而你現在卻告訴我們：‘你們應當冥想我的蓮花足。’我們對這教導很不悅。我們不像四庫瑪爾兄弟（Kumaras）、祖父彼士瑪和納茹阿達那樣能夠冥想你，但我們想要把你忘得一乾二淨！我們不想去想你，因為你非常冷酷與絕情”。

奎師那想聽到這一切。祂羞愧地低下頭來並快樂地想著：“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在譴責我。”

牧牛姑娘繼續說：“以前，我們在溫達文時，你告訴我們：‘我明天會回來。不然，那我肯定在後天回來。’但你卻

再也沒有來！你一去不回！你告訴烏達瓦：‘告訴她們我快要來了。我四天之後就來了。’後來巴拉戴瓦來到巴佳，他代表你說道：‘噢，不要擔憂。奎師那很快就來。’但你卻一直沒有來。”

*nahe gopé yogeçvara, pada-kamala tomära,
dhyäna kari' päibe santoña
tomära väkya-paripäöé, tära madhye kuöinäöé,
çuni' gopéra äro bähhe roñ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1）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中，說道：〕牧牛姑娘不像神秘瑜伽師。她們永不會滿足於僅僅冥想你的蓮花足，並模仿所謂的瑜伽師。教導牧牛姑娘冥想是另一種形式的欺騙。當她們獲得指示要去做神秘瑜伽修習時，她們全然不滿。相反，她們對你越來越憤怒。

“我們不喜歡你的表達方式。Tara madhye kutinati。當中有很多不當之處。謊話（Kutinati，庫提拿提）。庫—提—拿—提。你講了很多庫提—不好的事情，拿提—不順意的

事情。你說：‘你們應當努力冥想我並憶念我。’但你知道，我們自小已時時刻刻思念你，一刻未忘。”

這是純粹的愛，沒有渴求任何得益。牧牛姑娘繼續道：“你對我們如此說話，就像我們愚蠢不堪，這令我們很憤怒。”

*deha-smāti nāhi yāra, saàsāra-kūpa kähài tāra,
tähä haite nā cāhe uddhāra
viraha-samudra-jale, kāma-timiṅgile gile,
gopé-gaëe neha' tāra pä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2）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繼續道：〕牧牛姑娘墮進離別的汪洋大海，正在被提明給拉魚（*timingila*）吞食，那魚代表她們服務你的志向。牧牛姑娘從提明給拉魚口中得救，因為她們是純粹奉獻者。由於她們沒有物質生命概念，她們為何要尋求解脫？牧牛姑娘不想得到瑜伽師和思辨家（*jnanis*）欲求的解脫，因為她們已經從物質存在之洋解脫。

牧牛姑娘繼續說：“你談到物質生活之井

(samsara-kupa)，但我們在哪兒？我們在無邊無際，深不可測的分離之洋。那海洋發生什麼事？那裏有很多鯨魚，還有叫做提明給拉的魚，它們非常巨大，甚至可以吞掉那些鯨魚”。

*vāndāvana, govardhana, yamunā-pulina, vana,
sei kuije rāsādika lélä
sei vrajera vraja-jana, mätä, pitä, bandhu-gaëa,
baòà citra, kemane päsarilä*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3)

你忘記了溫達文之地，這著實令人訝異。而你怎能忘記你的父親、母親和朋友呢？你怎能忘記哥瓦爾丹山、雅沐那河岸以及你享受茹阿莎之舞的那個森林呢？

*vidagdha, mādu, sad-guëa, suçéla, snigdha, karuëa,
tumi, tomära nähi doñābhäsa
tabe ye tomära mana, nähi smare vraja-jana,
se ämära durdaiva-viläs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4)

奎師那，你肯定是個具有一切好品質的優雅紳士。你溫文儒雅、內心柔軟、寬厚仁慈。我知道在你身上甚至找不到絲毫缺點，然而你的心意甚至記不起溫達文的居民。這只是我的不幸，而非其他。

牧牛姑娘，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繼續訴說著她們表面看似的抱怨：“即使一刻半秒，你可記得溫達文嗎？你可記得哥瓦爾丹？在溫達文，我們牧牛姑娘全都齊聚于茹阿莎之舞（*rasa-lila*）。那時，當我們倦了，汗如雨下，你慣於用你的黃色上衣（*pitambara*）擦拭我們的身體。”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告訴奎師那：“你會問我：‘妳累不累？’於是我把手放到你的肩膀上。”她慣於“歪歪斜斜”的站著，並以眉梢眼角“歪歪斜斜”的瞥視著奎師那。她整個人都倚在祂身上，仿如祂是根柱子，並從眼角瞥向祂。當她這樣倚靠著祂時，祂便想：“今天，由於茹阿迪卡的這個姿態，我的生命成功了！”

“你還記得這些嗎？”牧牛姑娘繼續道，“你還記得我們在擲骰子遊戲擊敗了你嗎？茹阿迪卡也經常在辯論中擊敗你。你還記得我們經常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山（*Giriraja-Govardhana*）的每個小樹林中相會嗎？你還記得我們在茹阿姐湖和雅沐那河岸（*Yamuna-pulina*）以種種方

式服務你嗎？”

你們知道雅沐那河岸（Yamuna-pulina）的含義嗎？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在他的歌曲《雅淑姐媽媽的愛兒 Yasomit-nandana 》中寫道：yamuna-tata-cara gopi-vasana-hara, rasa-rasika-krpamaya。奎師那總是會來到雅沐那岸邊，因為祂熱切盼望與牧牛姑娘相聚，祂會想：“若我去那裏，牧牛姑娘肯定會拿著她們的大水罐從雅沐那河取水。她們為何會來？因為她們答應過，我也答應過”。雅沐那岸邊的那個地方稱為清水河堤（panaghata，帕那嘎塔），奎師那在那裏能夠輕易地與牧牛姑娘相見³。因為所有牧牛姑娘都會去那裏，奎師那也會去那裏。其他人都認為牧牛姑娘要去取水，但她們把水罐浸入雅沐那河時，她們從不留意水罐是否灌滿水。她們只知道她們的水罐載滿對奎師那的愛和情感。她們常常告訴祂：“我們無法把這罐子放到頭上。你能幫我們嗎？”只是為了那種交流，奎師那才會去那裏。祂會舉起她們的罐子，自豪地想：“我在幫她們”。

現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問奎師那：“你還記得在雅沐那岸邊的這一切逍遙時光嗎？你還記得我們常在心意恒河（Manasi-ganga）上演何種逍遙時光？你還記得暗號林（Sanketa-kunja）嗎？”暗號林在瓦莎那（Varsana）與南達村（Nandagaon）的半道上。“你還記得暗號林嗎？我與你

一起蕩秋千時，你把秋千蕩的很高，令我們裙袂飛揚。我害怕了，摟著你大喊：‘救救我！救救我！’你很容易就此心滿意足。你還記得嗎？”奎師那聽到這一切，祂羞愧地低下了頭。

在這種情感中，牧牛姑娘告訴奎師那：“這太可悲了。你怎能忘記你所有的夥伴，比如達瑪 Dama、施瑞達瑪 Sridama、蘇巴拉 Subala、瑪度芒嘎 Madhumangala、寇奎拉 Kokila、克恩克尼 Kinkini、瓦珊塔 Vasanta 以及其他所有人？你怎能忘記你的雙親和所有的朋友？令人吃驚的是，你竟然能忘記他們所有人。你極其忘恩負義，你的心比雷電霹靂還要硬！”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這麼想時，她們處於某種怒不可遏的情感中，但現在她們的心緒突然轉變。她們的各種情感稱為三十三種極樂情感徵兆的出現 (bhava-udaya)、極樂情感徵兆的結合 (bhava-sandhi)、極樂情感徵兆排山倒海的來襲 (bhava-sabalya) 和極樂情感的平復 (bhava-santai)⁴。任何沒有研讀過《奉愛的甘露 Bhakti-rasamrta-sindhu》，甚至是《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的人，千生萬世也無法品味這些情感。若沒有得到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同遊的聯誼，便無法通曉這所有真理。他註定要停留在連延無盡的生死與苦難中。我是為了傳授柴坦亞•瑪哈帕布、聖茹帕•哥斯瓦米和我們整個

師徒傳系的訊息而來。

牧牛姑娘繼續以各種憤怒和混雜的情感數落奎師那。假如有個相貌醜陋之人，非常黝黑，毫無品格，牙齒突出嘴巴外面。某人或會對他說：“你多麼英俊啊！你的牙齒非常漂亮，甚至比黃金製成的還要美麗，你的微笑使整個世界都為之陶醉！你是多麼夠格啊！”這是什麼？那是諷刺挖苦或玩笑（parihasa）。同樣道理，牧牛姑娘說：“你頗具甜美情悅（rasika）！非常，非常具有甜美情悅！你非常甜美，你一點也不冷酷。你具備所有好品質。你的舌頭從不撒謊，它永遠也不會那樣做。並且你的雙手總是受到控制，它們不會出錯！”但牧牛姑娘的言下真意是什麼？她們實際上是奚落並告訴他：“你的舌頭總是受控制的。它怎樣受到控制？它吻過百萬個牧牛姑娘，也許現在滿足了。你的手和腳總是朝著牧牛姑娘的方向尋找她們。你觸碰了牧牛姑娘，你的舌頭因而變得純淨，你本人也變得純淨，一切與你有關的事情也變得純淨。”

牧牛姑娘繼續這些掩飾真情的話語，她們告訴奎師那：“你非常甜美；你的品格高尚！你非常溫文儒雅，也非常仁慈。你齊備這所有品德。但我們很不幸，儘管你那麼有資格、甜美、溫柔、仁慈，但你卻離開了我們，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前世或今生一定是犯了錯，你因此而離開了我們。

南達爸爸也這樣說。當他離開瑪圖拉的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回家後，他在痛哭。“只有一位真正的父親，”他說，“那就是達薩茹阿塔王（Dasaratha Maharaja）。他與茹阿瑪（Rama）分離而無法存活。他喊著‘啊 茹阿瑪！ 啊 茹.....！’並離開了身體。我做不到！我的心非常冷酷，比霹靂還要堅硬。為何我沒有死去？我想死，但我做不到。奎師那在各方面都極具資格。祂甜美溫柔，具備所有好品德。祂肯定已經決定：‘我的母親和父親——雅淑姐和南達爸爸，不夠資格，所有其他巴佳居民也一樣。他們無法給我所要的愛和情感。’”如此說著，南達爸爸暈倒了。

牧牛姑娘也同樣告訴奎師那：“我們最為不幸，因為你記不起我們任何一個。我們知道我們與你沒有家庭關係，因為我們沒有與你結婚。男人因此可以放棄女人，即使他們之間情投意合。另一方面，若他們結了婚，他會給她全部的愛。我們沒有結婚，因此你能如此輕易放棄我們。”

“但你怎能放棄你的母親和父親，尤其是你的母親呢？你的身體發膚是你母親所造的，因此你怎能忘記她？即使你能夠放棄她，但你的身體總是會告訴你：‘我是雅淑姐媽媽之子’，因為你是由她的血液和其他一切所造成的。你離開了每個人，這很奇怪。”

“你知道嗎？因為你，鳥兒不再歌唱。布穀鳥也停止歌唱，它們現在只會哭泣。孔雀現在也不跳舞了，它們非常

悲傷。小牛犢也不喝飲母牛的奶，牧牛也快要死了。它們不再吃草或其他東西，雅淑姐媽媽也不煮飯了。”

聽到這些，奎師那開始放聲大哭，幾乎失去知覺。有一首詩描述了此情此景，非常令人心碎。

*tuhì se rahila madhupura
vrajakula äkula, duküla kalarava,
känu känu kari jhura (1)
yaçomati-nanda, andha sama baiöhaé,
sähase uöhai nä pära
sakhä-gaëa dhenu, veëu-rava nä çuniye,
vichurala nagara bäjära (2)
kusuma tyajiyä ali, kñiti-tale luöata,
taru-gaëa malina samäna
mayuré nä näcata, kapoté nä bolata,
kokilä nä karatahi gäna (3)
virahiëé räé, viraha-jvare jare jare,
caudike viraha hutäça
sahaje yamunä jala, ägi samäna bhela,
kahatahi govinda däsa (4)*

在這首歌曲中，外士那瓦詩人哥文達•達斯（Govinda

das) 以茹阿姐茹阿妮的情感歌唱到：“啊，奎師那禪卓，現在你住在遙遠的瑪度城(Madhupuri)，在瑪圖拉城那裏。但溫達文的情形怎樣？所有的巴佳居民都與你分離而感到極度痛苦與悲傷。他們呼喊：‘卡努(Kanu)，卡努！’但無人應答，僅聞回聲。”卡努是奎師那的呢稱。“卡努，卡努！卡努啊，你在哪兒？連鳥兒也在呼喚：‘你在哪兒？卡努啊，你在哪兒？’每個人都在哭泣。雅淑姐媽媽的愛兒啊，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在淒泣。他們似是盲了一樣；他們無法再看，只是坐著哭泣。他們沒有氣力，形同骷髏。他們不再煮任何食物，因而瀕臨死亡。他們為誰而煮？他們體內甚至沒有足夠力氣站起來。”

“你所有的牛只和鳥兒的情形又怎樣？它們聽不到你用笛聲呼喚它們，因此市集和道路全都荒蕪。四處無人；空無一人。不只如此；黑蜂之前忙於采花蜜，但現在它們難過得離棄花朵，連它們也在分離之痛中，於地上哭泣打滾。”

“所有樹木看起來都焦枯而悲傷。孔雀不再跳舞，鴿子不再歌唱。布穀鳥默不作聲，它們不再叫喊：‘庫呼，庫呼。’全都與你分離而感受到深切的愴痛。”

“Virahini rai, viraha-jvare jare jare。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罹患分離的發熱病，一直飽受煎熬。每一處地方，每一個方向，每一個人都沉浸在與你的分離之洋中。即使雅沐那

的河水也不再流動。這就是溫達文的慘況！雅沐那河中所見到的水，其實是所有牧牛姑娘的漣漣珠淚。Tuhun se rahila madhupura。溫達文的一切都在死亡邊緣，你為什麼還待在那麼遙遠的瑪圖拉？”

禪迪達斯的另一首歌也是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所寫的。這首歌的歌詞令人心碎，世上任何語言都無法與之媲美。你們不會在其他地方聽到這些題旨：

*sukhera lägiyä, ei ghara bäidhinu, ägune puòiyä gela
amiyä sägara, sinäna karite, sakali garala bhela (1)*

sakhi! ki mora kapäle lekhi

çétala baliyä, cäida sevinu, bhänura kiraëa dekhi (2)

ucala baliyä, acale caòinu, paòinu agädha-jale

lachamé cähite, däridrya beòhala, mäëika häränu hele (3)

nagara basäläma, sägara bäidhiläma, mäëika pübära açe

sägara çukäla, mäëika lukäla, abhägé-karama-doñe (4)

piyäsa lägiyä, jalada sevinu, bajara paòiyä gela

kahe caëòidäsa, çyämera piréti, marame rahala çela (5)

“我建了一所房子，以便十分快樂地在那裏，但那所房子卻突然被火燒掉。我想在甘露的海洋中沐浴，以使內心清涼無比，但我心卻被碾碎並燒灼。我想去大海沐浴，以

使內心柔軟，卻見到所有海水空空如也，一滴不留。當我望向月亮，讓它清涼的光華照耀我，但結果卻不是清涼的月光，而是太陽的灼熱光焰，燒焦了我。”

“我以為我在無水的高地，但卻跌入無盡的海水。我想富有，但卻一貧如洗。我得到一件價值連城的珠寶，但轉眼間就已丟失。”

“我建了一座臨海的城市，以便從海中得到價值連城的珠寶。然後我做了一道堤壩，把海水從堤壩一側排到另一側。然而，當海水排幹，卻沒有見到珠寶。由於我的不幸，它藏於某處。我望向雲朵以熄滅我的口渴，但不是雨水，反而是霹靂擊中我的頭顱。”

“我想要快樂而愛奎師那，我把身體、心意、內心、靈魂和一切都給了祂，但祂卻離開了我。分離之火包圍了我，燒傷了我。奎師那的愛像無盡海洋，我想在那海洋沐浴；但發生了什麼事？水乾涸了，取而代之的是分離的巨焰。一切都在分離之火中燃燒。我該怎樣辦？”若奎師那聽到這所有令人心碎的話語，祂會無法活下去。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這些感受就是壇車節時的情感，這也是柴坦亞•瑪哈帕布那時的情感。祂體驗到茹阿迪卡的所有情感，沒有祂靈性情感的幫助，無人能解釋茹阿迪卡的情感。祂的情感經由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傳給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他們在他們一

己的著作中表達了這些情感。請努力覺悟這所有真理。

誰去了庫茹之野？

這個題旨極為超卓。其深度和意義不亞于《永恆的柴坦亞經》中記述的，瑪哈帕布與拉亞•拉瑪南達的談話（Ramananda-samvada）；事實上，它甚至更為深刻。奎師那許諾：“我永遠，永遠也不會離棄溫達文；我恒常會在那裏。”茹阿迪卡也許諾：“奎師那或會離去，但我無法離開溫達文。”那麼是誰去了庫茹之野？奎師那有無數化身，茹阿迪卡也一樣，這非常奇妙。奎師那可以同時成為千千萬萬個奎師那。但茹阿迪卡能夠比奎師那多展現數以百萬計的茹阿迪卡（正如她在茹阿莎之舞中所展示的）。她極其內行。

茹阿迪卡和奎師那恒常與祂們的牧牛姑娘同游在溫達文玩耍，茹阿迪卡在那裏稱為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維沙巴努-南迪妮•茹阿迪卡 Vrsabhanu-nandini Radhika），她永不離開溫達文，也從不悲戚。因此，當烏達瓦前往南達村（Nandagaon）時，是誰在悲戚呢？茹阿迪卡一直與奎師那在一起，因而又怎會有這次分離？

是誰去了瑪圖拉和杜瓦爾卡？是奎師那的化身。同樣，是誰在南達村與女友悲泣？那是維尤給妮-茹阿姐

(Viyogini-Radha)，烏達瓦遇到的就是她，她感到深切的分離，吟誦《聖典博伽瓦譚》的瑰寶之一——一蜂之歌 (Bhramara-gita)。

誰去了庫茹之野？是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但卻是以她那作為傘尤給妮-茹阿迪卡(Samyogini-Radhika) 的展現而前往。她是同一位茹阿姐，但卻是個展現(化身)。她去了庫茹之野，並在那裏吸引奎師那回到溫達文。

連奎師那都無法知曉

Tad viddhi pranipatena pariprasnena sevaya (博伽梵歌 (4.34))。當你接近一位已覺悟的靈性導師，恭順地請教他，服務他，便能協調一切。這一程式將會令你自動覺悟一切。單憑你的思想推敲並不足夠。你可能是個博學之人，但你的學識幫不了你；相反，它會背叛你。

我一直在解釋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的情感，以及奎師那對她們說的話。你也可以自己學習這個題旨，但僅是絕無僅有之人才能夠深入體會。Radha-rasa-sdha-nidhi (4) 中有雲：

yo brahma-rudra-çuka-nārada-bhéñma-mukhyair

ālakñito na sahasā puruñasya tasya

sadyo vaçé-karaëa-cürëam ananta-çaktià
taà rādhikā-caraëa-renum anusmarāmi

布茹阿瑪、茹卓（商卡爾）、彼士瑪、納茹阿達和其他如同他們一樣極其精進的，敬仰至尊主的富裕而崇拜至尊主的奉獻者（jnani-bhaktas，吉納尼-巴克塔），他們裏裏外外全都心滿意足，但他們也甚少能覲見奎師那，更何談覲見茹阿迪卡。半神人在奎師那的茹阿莎之舞(rasa-lila) 期間來了，但他們只看到奎師那載歌載舞；他們看不到牧牛姑娘。另一方面，他們的妻子們看到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在一起而暈倒了。這篇禱文的作者，聖帕博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說，若奎師那知道某人頭上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蓮花足的一小粒微塵，祂便會把自己完全而獨一無二地獻身於那位奉獻者。

布茹阿瑪、茹卓、舒卡、納茹阿達、彼士瑪以及四庫瑪爾兄弟——薩納卡(Sanaka)、薩南達那(Sanandana)、薩納塔納(Sanatana)和薩納特庫瑪爾(Sanatkumara)，這些奉獻者都非常高階，他們是十二位大聖人（mahajanas）中的佼佼者。他們卻也無法控制奎師那。另一方面，curnam ananta-saktim：茹阿迪卡的足下塵土如此強而有力，它能夠非常輕易地控制奎師那。奎師那從這其他奉獻者所獲的愛意和深情，或會令祂感到高興和滿意，但與牧牛姑娘相

比，他們絲毫也無法控制祂。

人若想要控制奎師那，他必須尋覓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足塵——哪怕是那點足塵的小粒子——都要努力搜集。換言之，他必須接受聖茹帕•哥斯瓦米、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哥斯瓦米的指導，他們在茹阿妲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中是茹帕曼佳麗，拉邦嘎曼佳麗和茹阿緹曼佳麗。若奎師那知曉：“這都是茹阿迪卡的女僕”，祂就立即被控制，否則無人能控制祂。要努力成為茹阿迪卡蓮花足塵的小粒子。

當布茹阿瑪去到溫達文，看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時，他親自祈禱：

*naumédya te 'bhra-vapuñe taòid-ambaräya
guijävataàsa-paripiccha-lasan-mukhäya
vanya-sraje kavala-vetra-viñäëa-veëulakñma-
çriye mãdu-pade paçupäigajäya*

《聖典博伽瓦譚》(10.14.1)

我親愛的主，禰是唯一值得崇拜的主，是至尊人格首神，因此，我謙卑地向禰頂拜和祈禱。牧牛族王之子啊，禰超然的身體如同初現雨雲一般暗藍，禰的衣服閃亮如

閃電，禰的相思豆（Gunja）耳環和頭上的孔雀羽毛，令禰的面龐倍添美麗。禰戴著各種森林花朵和樹葉製成的花環，配備著牧棍、水牛角和笛子，手拿一小塊食物優美地站立著。

聖舒卡戴瓦•哥斯瓦米也是個極高的奉獻者，在茹阿姐-奎師那逍遙時光中，他是只特別的鸚鵡，屬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所有。他總是坐在茹阿迪卡手中，她輕撫著他，喂他石榴籽，並教他唱頌：“奎師那，奎師那”，“哥文達”，“巴佳納特（巴佳之王 Vrajanatha）”和“帕納納特（生命之主 Prananatha）”。雄鸚鵡(Suka，舒卡)總與茹阿姐和奎師那為伴，他甚至會在祂們破曉前的逍遙時光（nisanta-lila）期間喚醒祂們。那只雄鸚鵡成為了舒卡戴瓦•哥斯瓦米，然而聖帕博達南達•薩拉斯瓦提說道，即使連舒卡戴瓦•哥斯瓦米也無法控制奎師那。他可以服務奎師那，但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隊員，才能完全控制祂。

聖人納茹阿達到了溫達文的高庫拉，他想：“奎師那剛剛下凡到這個世界，因此茹阿迪卡一定也在某處。”他前往拉瓦奧（Raval），並在那裏發現了她。之後，他在納茹阿達湖（Narada-kunda）進行嚴厲苦修，並成為納茹阿迪牧牛姑娘（Naradi-gopi），但納茹阿迪牧牛姑娘甚至也無法控制奎師那。

奎師那本人變成一隻黑蜂前往南達村（Nandagaon）。祂在那裏看到（darsana 覲見）茹阿迪卡當時正處於至高靈性極樂的瘋狂狀態（mahabhava-divyonmada，瑪哈巴瓦-迪尤瑪達）之中，但祂仍無法明白她情感的深度。然後祂心裏就展現出三個願望。祂熱切渴望品味她愛意情感的至高狀態、她對祂甜美的鑒賞以及她內心當時的狂喜。奎師那永遠無法深入透徹理解，茹阿迪卡在相聚時所感受到的至高靈性極樂(madana-mahabhava)和分離在即時所感受到的至高靈性極樂(modana-mahabhava)。她最高的愛意情感(śva-samvedya-dasa)⁵ 永不會到臨祂那裏，因為祂是愛的物件(visaya)。這種至高情感只會到臨愛的儲庫(śraya)。奎師那因而以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體，來到高達瓦瑞河岸，並獲准入讀茹阿迪卡的私人秘書——薇莎卡——的學校，薇莎卡在那裏以拉瑪南達•拉亞的形體展現。瑪哈帕布在那裏聆聽了很多教導。祂學習茹阿姐的情感，繼而去了普瑞，覺悟並品味那些情感。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友們（sakhis），即她的隊員，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明白和覺悟她的情感——遠多於奎師那。奎師那是愛的對象（akhila-rasamṛta-sindhu），但祂不是愛的容器。容器或儲庫是作為愛意儲庫的奉獻者(śraya-bhakta)。

無論是四庫瑪爾兄弟，還是作為牧牛姑娘的納茹阿

達，甚或是作為茹阿迪卡的鸚鵡的舒卡戴瓦•哥斯瓦米，都無法全然控制奎師那，Radha-rasa-sudha-nidhi 的上述詩節 (yo brahma-rudra-suka-narada)已經解釋過這點。雖然烏達瓦去了溫達文並在那裏同牧牛姑娘們聯誼，他甚至也無法覺悟她們的情感。他因而祈禱道：

*vande nanda-vraja-stréëàà
päda-reëum abhéknëaçau
yäsäà hari-kathodgétaà
punä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我一再向南達大君牧牛村裏，村婦們的蓮花足下塵土致敬。當這些牧牛姑娘大聲唱頌主奎師那的榮耀時，那音振淨化了三界。

要極其謙卑，像笛子般虛懷若谷，然後向著《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柴坦亞經》祈禱。然後你便會輕易有所覺悟。你會覺悟到牧牛姑娘們的情感是最高的。

caitanya-gosäira lälä – ananta, apära

'sahasra-vadana' yāra nāhi pāya pā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56）

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逍遙時光是無窮無盡的。甚至是千個頭顱的（Sahasra-vadana）主蛇沙，亦無法到達祂逍遙時光的盡頭。

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在這裏解釋了，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逍遙時光是無窮無盡、深不可測的，即使是阿南塔-蛇沙（Ananta-sesa）巴拉戴瓦帕布，即使在無盡時空，也無法用祂無數張嘴盡述其逍遙！儘管奎師那是情悅之洋，祂甚至也無法知其深度。然而，托庇於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足下，便能輕易對其深度略知一二。

*çré-rüpa-raghunātha-pade yāra āça
caitanya-caritāmāta kahe kãñädās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57）

在聖茹帕和聖茹阿古納特的蓮花足下祈禱，總是渴求他

們的恩慈，我，奎師那•達斯，遵循他們的步伐，敘述
《永恆的柴坦亞經》。

奎師那的回答

若你能夠發展出正面的理解和情感，你的靈性生命便會成功。只是想：“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這並不足夠。專注于正面必然也附帶著對負面的否定；否則你不會進步。這是真的，但是專注於否定對你不會有太大幫助。人若想在奉愛中進步，他應當設法理解這些命題。

牧牛姑娘們告訴奎師那：“沒有你，我們不能活。沒有你，我們無法苟且偷生。若你來到溫達文便會更好，而那溫達文與我們的心無異。若你不來，你將看到溫達文變得毫無生氣。眾生萬物都會死去。”

*çuniyā rādhikā-vāëë, vraja-prema mane āni,
bhāve vyakulita deha-mana
vraja-lokera prema çuni', āpanāke 'āëë' māni',
kare kãñëa täire açvās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8）

主奎師那聽完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的說話後，祂對溫達文居民的愛有增無減，祂的身體和心意也變得非常憂慮不安。聽到巴佳居民對祂的愛意之後，祂立即認定自己恒常虧欠他們。祂開始這樣安慰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

*präëa-priye, çuna, mora e-satya-vacana
tomä-sabära smaraëe, jhuroi müi rätri-dine,
mora duùkha nä jäne kona j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49）

我最親愛的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請聽我說。我如實相告。我日夜哭泣，總是憶念著你們所有的溫達文居民。無人知曉這使我多麼不快樂。

奎師那聽聞牧牛姑娘絕望的話語，尤其當祂聽聞茹阿迪卡之語時，祂忐忑不安且無法自控。祂想：“我無法償還巴佳居民”，祂也開始安慰所有牧牛姑娘，尤其是茹阿迪卡。祂開始哭著回答道：“Prana-priye, suna, mora e-satya-vacana——我的摯愛，現在我衷心誠摯地告訴你們真相。Toma-sabara smarane, jhuron muni ratri-dine, mora dukha na jane kona jana——我身在杜瓦爾卡，心卻與你們

同在溫達文。我日日夜夜總是很難過，我感到無法忍受的分離。在瑪圖拉，我無法對任何人吐露心聲。我派遣烏達瓦前往巴佳，以獲准入讀牧牛姑娘的學校，以便他能夠學些有關純粹奉愛的含義。我想若他變得精進時，當他回來後，我便能向他訴說我分離之情的程度，他也會理解我的心。但我看到，我甚至無法與烏達瓦，或是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分享我內心的感受。因此我總是悲泣。”

*vraja-väsé yata jana, mätä, pitä, sakhä-gaëa,
sabe haya mora präëa-sama
täira madhye gopé-gaëa, säkñät mora jévana,
tumi mora jévanera jév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0）

〔主奎師那繼續道：〕溫達文之地的所有居民——我的母親、父親、牧牛童夥伴以及其餘每個人——全都如同我的生命。在溫達文所有居民之中，牧牛姑娘們直接就是我的生命和靈魂。還有妳，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是牧牛姑娘之首；因此妳是我生命的生命。

tomä-sabära prema-rase, ämäke karila vaçe,

*ämi tomära adhéna kevala
tomä-sabä chäòäïä, ämä düra-deçe laïä,
räkhiyäche durdaiva prabal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1）

我親愛的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我總是順從於妳對我的全部愛意和深情。我只受妳控制。造物主殘酷之極，因為他令妳我分離，並讓我住在遙遠的地方。

臨死之時，我們都很無助。實際上，我們在每一方面都很無助。同樣，奎師那說：“現在我很無助，妳也很無助。造物主強行將我帶走，遠離妳，也遠離我的出生地高庫拉。這是我的不幸。”

*priyä priya-saiga-hénä, priya priyä-saiga vinä,
nähi jéye, e satya pramäëa
mora daçä çone yabe, täira ei daçä habe,
ei bhaye duihe räkhe präë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2）

當女人與她的愛人分離，或男人與其摯愛分離時，他們都無法存活。事實上，他們只為對方而活，因為若其中一個死去，另一個聽聞後，他（她）也會死去。

奎師那繼續道：“女人失去了她的摯愛，確實無法再維繫生命。而那摯愛若失去了他的心愛，他也無法苟且偷生。Mora dasa sone yabe , tanra ei dasa habe , ei bhaye dunhe rakhe prana 。當女人與其愛人分離時，她為何沒有死去？她維繫生命，只因想到：‘若我死了，我的摯愛會痛哭，他也會死去。因此我不要死。我不想令他受苦。’她的愛人也想：‘若我死了，她會心痛欲絕，然後或會在分離中死去。’有鑒於此，他們雙方都不想死。”

*sei saté premavaté, premavän sei pati,
viyoge ye väiche priya-hite
nä gaëe äpana-duùkha, väiche priyajana-sukha,
sei dui mile acirät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3）

如此愛意盈盈的貞潔妻子和濃情厚愛的丈夫，在分離之中，全為對方著想，毫不顧及一己的快樂。這樣的恩愛

夫妻只為對方的安康著想，他們定會迅即重逢。

這點非常重要。唯一貞潔的女人對她的摯愛情深以極，即使在分離之時，她也總是顧及為他的福祉。茹阿瑪告訴茜塔：“我餘生也必須離棄你。”祂把她送到森林，她因生離死別而淒泣，痛不欲生。她也許早就因分離而死去，但當時她有孕在身，隨後很快就誕下了兩個兒子：拉瓦和庫沙。儘管她因她丈夫而受苦，她會說：“我不管他做的對或錯。無論祂身處何方，我只想要祂快樂。”

那時，茹阿瑪在祂雄偉的皇宮裏，但祂放棄了祂的高床軟枕、還有其他一切設施。祂在那裏變得苦修和棄絕，祂像茜塔戴薇一樣席地而睡。祂不吃美味食物，反而只吃點水果來維繫生命。祂與茜塔分離而時刻感到錐心之痛，因為沒有她，祂便無法生存，因此祂履行了火祭，也為茜塔做了塑像。

深愛摯愛丈夫的貞潔女人，總是顧及丈夫的福祉，即使他犯了錯，她也毫不在意。這樣的男人同樣也為其妻或摯愛著想。Na gane apana-dukhha, vanche priyajana-sukha, sei dui mile acirate。他們都不在乎一己的苦樂。他們總是想著其摯愛的苦樂。

你們應當努力理解和遵循這裏傳授的教導。若你想要進入超然國度，你便要開始同你的靈性導師有這些交流。

若靈性導師（gurudeva）是非常高階的奉獻者，若他對你有愛意和深情，若他引領你越加邁向奎師那知覺，那就請你全神貫注於他。不要考慮你自己的苦樂。你反而要想：“我如何才能取悅我的古茹戴瓦？”若門徒沒有這種心緒，他註定要放棄奉愛傳系。《聖典博伽瓦譚》有雲：

*çravaëà kértanaà viñëòù
smaraë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à däsyäà
sakhyam ätma-nivedanam
iti puäsärpitã viñëau
bhaktiç cen nava-lakñãëü
kriyeta bhagavaty addhä
tan manye 'dhétam uttamam*

《聖典博伽瓦譚》（7.5.23-4）

〔帕拉達大君說道：〕以下九種方法被接受為純粹奉獻服務：聆聽和唱頌主維施努超然的聖名、形體、品質、器具以及逍遙時光；憶念上述各項；服務主的蓮花足；以十六種器具恭敬地崇拜主；獻上禱文；成為祂的僕人；視祂為最好的朋友；向祂皈依一切（換言之，以身

體、心意和言語服務祂。) 應當要理解，通過這九種方法獻身服務奎師那的人是最博學之人，因為他獲得了最為完整的知識。

在這個詩節中，聖帕拉達大君用 **pumsarpita** 一詞，建議我們首先必須把自己供奉到奎師那的蓮花足下。為了理解這一教導，我們必須知道有兩個奎師那。第一個是至尊主靈性導師 (**guru-bhagavan**，古茹-巴嘎萬)，第二個是至尊主奎師那 (**krsna-bhagavan**，奎師那-巴嘎萬)。第一個是服務的居所 (**asraya**)，第二個是服務物件 (**visaya**)。《聖典博伽瓦譚》和奧義書解釋了純粹奉獻者古茹的品質。你們應當對這樣的古茹有堅定信心，並努力取悅他。他極具力量，他用自己的力量，就能夠把你的情感傳送給茹阿妲-奎師那和瑪哈帕布。

帕拉達大君教導大家，不單應當皈依，還應當恒常用心意、思想和一切感官去取悅真正的靈性導師 (**sad-guru**)。若門徒總是唱頌、憶念、榮耀奉愛、奎師那和瑪哈帕布，傳播並修習奉愛瑜伽，就能夠取悅他。那麼他將會快樂。

聖納若塔瑪•達斯•塔庫解釋了茹帕•哥斯瓦米如何取悅他的靈性導師：

çré-caitanya-mano-'bhéñöàà

*sthäpitaà yena bhü-tale
svayaà rüpaù kadä mahyaà
dadäti sva-padäntikam*

聖茹帕•哥斯瓦米•帕布帕德在這個物質世界確立了實現主柴坦亞願望的使命。他何時才把他蓮花足下的蔭庇賜給我？

有很多奉獻者都取悅了他們的靈性導師，但這個詩節的作者以茹帕•哥斯瓦米為例。茹帕•哥斯瓦米清楚柴坦亞•瑪哈帕布想要什麼，以及祂為何要降臨這世間。因此他寫了《奉愛的甘露 Bhakti-rasamrta-sindhu》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等書籍。他確立了柴坦亞•瑪哈帕布的訊息，以及取悅祂的方法。

奎師那繼續道：“Na gane apana-duhkha, vanche priyajana-sukha, sei dui mile acirate——若愛人與摯愛如此行事，他們就能再次相聚”。這裏，奎師那在安慰牧牛姑娘，向她們保證，祂們一定會再次相逢。

*räkhite tomära jévana, sevi ämi näräyaëa,
täira çaktye äsi niti-niti
tomä-sane kréöä kari', niti yäi yadu-puré,*

tähä tumi mänaha mora sphürti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4)

〔奎師那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道：〕妳是我最珍而重之的摯愛，我也知道，沒有我，妳一刻也無法活下去。我崇拜主拿拉央納只是為了令妳繼續存活。藉由祂仁慈的能量，我每天來溫達文與妳共用逍遙時光，然後我再返回杜瓦爾卡之地。因此妳在溫達文總能感到我的存在。

我們應當努力覺悟奎師那的說話。你們對靈性導師和純粹奉獻者有這種擁有感 (*madiya-bhava*) 嗎？如果沒有，那你在靈性生命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零，你將一事無成。你們應當想：“靈性導師是我的。我為了奎師那離開了父親、母親、姐妹和家庭，我的古茹戴瓦能夠給我奎師那。現在他是我的一切。”對古茹戴瓦的這種依戀將會透過培養而來。如果我們不依附古茹戴瓦，而非常依附其他人，其中有些過錯。服務靈性導師的觀念有兩種。第一種觀念是：“我將服務所有的奉獻者，以取悅我的靈性導師。”另一種觀念是：“我將取悅所有的奉獻者，以服務我的靈性導師。”我們的動機應當是：“我想要取悅我的靈性導師”，而不是

取悅其他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應當是為了取悅靈性導師，而不是取悅其他人。你永遠無法取悅其他人。

*yasya prasādād bhagavat-prasādo
yasyāprasādān na gatiū kuto 'pi
dhyāyan stuvaàs tasya yaças tri-sandhyaà
vande guroù çré-caraëäravindam*

八頌靈師（8）

借著聖靈性導師的恩慈，就得到奎師那的祝福，若無靈性導師的恩典，便寸步難前。因此，我應當恒常銘記並歌頌他。在日間的三個交接點——早上、中午和傍晚——我應當向我靈性導師的蓮花足必恭必敬的頂拜。

靈性導師若感到高興，每個人都會感到高興，只要靈性導師感到高興，即使其他人仍是不悅，也沒有關係。若奎師那對我有點生氣，沒有關係；靈性導師會救我。但若靈性導師不高興，就連奎師那也無法救我們。祂會說：“你應當去你的靈性導師那裏。”我們應當知道這一事實。當聖人杜爾瓦薩想要殺死安巴瑞沙王時，奎師那救了安巴瑞沙王，並開始用祂的蘇達珊神碟懲罰聖人杜爾瓦薩。杜爾瓦

薩走遍整個宇宙，最終到達這個宇宙裏的無憂星宿，他在那裏乞求至尊主保護他。然而，至尊主告訴他：“我沒有辦法救你。你應當去安巴瑞沙王那裏。”

奎師那繼續道：“我為了取悅妳而崇拜拿拉央納，以便妳不會因與我分離而死。藉由祂仁慈的能量，我前往巴佳與你相會。我用我的圍巾 (pitambara) 拭去妳臉上的眼淚，我又擁抱妳；妳在想：‘奎師那在杜瓦爾卡，那麼祂怎會在這裏？也許我是在做夢，或許是我的幻視 (sphurti)。’另一方面，妳看到肉桂 (tamala) 樹時，心想：‘奎師那來了。’當我真的來到妳面前，妳心想：‘奎師那沒有來。這只是我的幻視’，但這不是真的。我總是來妳這兒，我也與妳相聚並擁抱妳。我與妳玩樂，然後返回杜瓦爾卡。接著，當妳再次處於極度的分離狀態時，我再次到來妳面前。我總是這麼做。”

*mora bhāgya mo-viñaye, tomāra ye prema haye,
sei prema parama prabala
lukāīā āmā āne, saiga karāya tomā-sane,
prakaōha ānibe satva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5)

因為我得到拿拉央納恩典的這種好運，我們的戀情更富

力量。這使我不為人見地去到那裏。我希望很快人人都會見到我。

“我認為，妳前所未有的愛意和深情，很快便會令我以一種人人都會看見我的方式而來。我殺死了許多為康薩（*kamsa*）而戰的國王和厲害的惡魔，但仍有一些倖存的。”

*yādavera vipakñā, yata duñña kaṅsa-pakñā,
tāhā āmi kailuṅ saba kñāya
āche dui-cāri jana, tāhā māri' vāndāvana,
āilāma āmi, jāniha niçc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6）

我已經殺了所有為禍人間的惡魔，他們是雅杜王朝的敵人，我也殺了康薩和他的同盟，但仍有兩至四個惡魔存活。我想殺死他們，事成之後，我很快便會返回溫達文。請你務必知道這點。

“妳會說：‘立即來’”，奎師那告訴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們，“但若我在巴佳，惡魔會決定：‘奎師那與祂的父母——南達和雅淑姐，以及所有朋友，都在溫達文。我們應當竭

力殺死祂們所有人。祂沒有堡壘，沒有軍隊，手無寸鐵作戰。’因此我特地留在杜瓦爾卡這裏，它四周臨海，又有多支軍隊守護。若我在溫達文，敵方知道的話，我將無法挽救你們。因而我不能馬上來。我必須首先殺掉剩下的惡魔。”

*sei çatru-gaëa haite, vraja-jana räkhite,
rahi räjye udäséna haiä
yebä stré-putra-dhane, kari räjya ävaraëe,
yadu-gaëera santoña lägiyä*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7）

由於我想保護溫達文的居民，免遭我敵人的攻擊，因而我留守我的王國；否則我不會在意我的皇位。我在這王國所維繫的妻兒、財富，都只是為了滿足雅杜族。

奎師那繼續道：“我唯一的考慮因素，是巴佳居民不要受苦或受擾。我住在杜瓦爾卡，但我不在意我在那裏的王國和同遊，以及我的許多王后、眾多兒女。我不依戀他們。然而，我與巴佳居民刻骨銘心的分離，令我飽受煎熬。Yebä stri-putra-dhane, kari rajya avarane。僅是為了滿足雅杜族，我娶了很多公主，並像個國王一樣在杜瓦爾卡生活。他們

都是我父親的朋友。我的父親是南達爸爸，雅杜王朝的每個人諸如瓦蘇戴瓦及其他人，都是南達爸爸的朋友。因此我留在杜瓦爾卡；否則我早已前往溫達文。”

*tomära ye prema-guëa, kare ämä äkarñaëa,
änibe ämä dina daça biçe
punaù äsi' vändävane, vraja-vadhü tomä-sane,
vilasiba rajané-divas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8）

妳愛意盈盈的品質總是吸引我到溫達文。的確，這品質將在十天至二十天內帶我回去，待我回去後，我會與妳和巴佳之地的所有少女日夜玩樂。

“十天之內，我很快便會殺死餘下的惡魔。然後我很快便會回去。事實上，妳可以認為我已經回去。”

*eta täire kahi kãñëa, vraje yäite satãñëa,
eka çloka paði' çunäila
sei çloka çuni' rädhä, khäëðila sakala bädhä,
kãñëa-präptye pratéti ha-il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9）

當奎師那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話時，祂極其渴望返回溫達文。祂要她聆聽一個令她排除萬難的詩節，也向她保證，她會再次得到奎師那。

*mayi bhaktir hi bhütänäm
amåtatväya kalpate
diñöyå yad åsén mat-sneho
bhavaténää mad-åpanau*

《聖典博伽瓦譚》（10.82.44）

為我做奉獻服務的生物，都有資格得到永恆生命。但藉由妳的好運，妳對我生出了特別的愛意，由此妳便得到我。

“Mayi bhaktir hi bhutanam amrtatvaya kalpate。靈性修習 (Sadhana-bhakti，薩達納-巴克提)——即為了得到我而履行的奉獻服務——就像甘露，但妳的奉愛遠超于靈性修習。妳沒有惡習 (anathas)，而妳有的，也早已超越堅定不移、

品味、依附、靈性極樂、純愛和純愛情感等奉愛情感。”純愛情感(Sneha)有兩種：心存敬意的純愛情感(ghrta-sneha)和情意綿綿的純愛情感(madhu-sneha)。妒怒(mana)緊隨著純愛情感，妒怒也有兩種。由愛而生的自負(pranaya)也有兩種，自負之後是自發愛意(raga)、曆久常新的愛(anuraga)、靈性極樂(bhava)，最終是至高靈性極樂(mahabhava)。奎師那告訴牧牛姑娘們：“你們擁有一切。在這世上，循序修習所臻達的奉愛(sadhana-bhakti)非常罕有，但你們所擁有的並不存於這世間。你們的純愛情感、妒怒、由愛而生的自負、自發愛意和曆久常新的愛，僅見于哥樓卡•溫達文。我正是因此而無法自控，我也註定總是追隨你們；我馬上奔向你們。”

那種愛，以及如何獲得那種愛

當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卡丹巴樹林(Kadamba-kyari)時，她懷著濃情厚愛，聚精會神地想念著奎師那。她哭著問一隻黑蜂：“奎師那要來嗎？祂何時要來？祂在路上，正要來這裏嗎？你能告訴我嗎？祂怎麼樣了？祂還記得祂在巴佳之地的朋友嗎？祂還記得祂的父親和母親嗎？祂還記得我們嗎？祂還記得我嗎？祂有沒有至少對祂任何一位王妃說過：‘茹阿姐不及你們聰慧’。或者，祂或有告訴她們其

中一位：‘那花環不如牧牛姑娘做的好’？”茹阿迪卡這樣說著，失去了知覺。

這便是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愛意深情，為了得到它，我們應當努力從初階開始從事奉愛——始自初始的信心，與純粹奉獻者聯誼，從真正的靈性導師那裏接受啟迪，並在他的指導下做服務。

不要東張西望，否則假像便會吸引你。我們要努力像奎師那的笛子一樣，裏面空無一物。我們要努力接受靈性導師呼入“那支笛子”的“空氣振動”，因為他從他的師徒傳系、茹阿姐-奎師那，以及柴坦亞•瑪哈帕布那裏，取得純粹奉愛的情感。你的臆測不可行。在物質感官層面，你或許是個博學之人，但這對你的靈性生命沒有幫助。你的智慧會背叛你。你們應當知道這一真理，然後你們就會覺悟到一切。一切都將自動而來。

¹ 瑪哈帕布走到壇車後面“測試”佳甘納特，看看佳甘納特會否不等祂，逕自繼續往前走。這時瑪哈帕布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中，因此她在測試奎師那，看看若她不在，祂是否會同其他牧牛姑娘前往溫達文。佳甘納特停下了壇車，直到瑪哈帕布親自用頭輕易地推動它，這表示了茹阿迪卡比其他牧牛姑娘更勝一籌。

² 茹阿迪卡曾經得到聖人杜爾瓦薩的賜福，誰吃了她煮的食物，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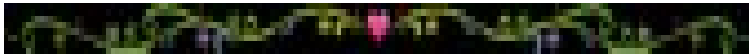
會非常強而有力、長壽而天下無敵。

³ 清水河堤（Panaghata，帕那嘎塔）有兩重含義。Pan 是水(pani)的簡寫。這個河堤原本稱為清水河堤(pani-ghata)，其後稱為承諾河堤(panaghata)。Pan 也表示許諾，由於奎師那和牧牛姑娘承諾在這裏相聚，因此稱為承諾河堤(panaghta)。

⁴ 這些詞語的解釋，請參考辭彙表。

⁵ 這指對奎師那的純愛(krsna-prema)之至高境界，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才能體驗得到，只有直接體驗到的人方可理解。

第七章 五天尋君節（HERA-PANCAMI）



溫達文與杜瓦爾卡之別

五天尋君節的含義如下：在壇車節的第五天，拉珂施蜜-戴薇憂心忡忡地想道：“我的丈夫去了哪里？祂告訴過我：‘我要出去幾天，換換環境，很快回來。’現在已經五天了，祂還是沒有回來。”她無法忍受此事，極其憤怒，仿佛要同敵人打仗一樣，她命令她的所有同遊：“拿起你們的武

器！”於是她成為她“軍隊”的主帥，出發去“攻打”她的丈夫。

在壇車節期間，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想品嚐尋君節的甘露。清晨，祂與祂的同游一道前往孫達爾查拉（Sundaracala），去貢迪查廟覬見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每當祂前往佳甘納特廟，祂都看到佳甘納特是奎師那，冠佩孔雀羽毛，手持竹笛，具有極其漂亮蓮花眼的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且具有奎師那在溫達文與牧牛姑娘在一起時的所有品質。瑪哈帕布從沒有看到巴拉戴瓦、蘇巴卓或蘇達珊神碟（Sudarsana cakra），因為奎師那在溫達文從來不帶神碟。瑪哈帕布在廟裏也從不向巴拉戴瓦或蘇巴卓祈禱。在壇車節期間祂會看祂倆，其餘時間祂只看到佳甘納特。這一切全都非常奇妙。

佳甘納特從祂在尼拉查拉的廟（代表杜瓦爾卡）去了孫達爾查拉（代表溫達文），在第五天的晚上，拉珂施蜜與她所有同游到達了孫達爾查拉¹。她衣著華美燦爛，並飾有很多珍貴的黃金飾品以及珠寶。前一天，帕塔帕如卓國王的古茹，凱西•彌刷，建議國王：“給拉珂施蜜-戴薇拿一些極其珍貴的黃金和珠寶飾物來，為她裝飾。為她安排一個漂亮華麗的節慶，讓每個人都歎為觀止。他們應當要覺得以前從未看過這般情形。柴坦亞•瑪哈帕布想要品嚐這個節日的所有甘露。”因此，拉珂施蜜便飾以黃金珠寶飾物、華美衣著以及其他附屬品。

在佳甘納特廟前的獅門（Simha-dvara，星哈-德瓦爾），凱西·彌刷給瑪哈帕布及其同游諸如施瑞瓦薩·潘迪特、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聖拉亞·拉瑪南達等設了非常漂亮的座位。祂們就坐後不久，拉珂施蜜帶著她的所有同遊，堂而皇之地到來，仿似要攻擊佳甘納特。首先她“攻擊”了佳甘納特的同遊，事實上，他們是瑪哈帕布的同遊，比如希葵·瑪黑提（Sikhi Mahiti）、學者瓦瑞斯瓦爾（Vakresvara Pandita）等等，然後拉珂施蜜把他們像犯人一樣綁起來。她的同遊於是用軟布製成的“鞭子”抽打他們以示懲罰。她指責他們：“噢，你們要承認罪責，並付出代價。你們帶走了我的丈夫。你們把祂藏到哪里了？立刻把祂帶來。”

看到這逍遙時光，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極其高興，祂品嚐著其中的甘露，說道：“我聽聞薩緹亞巴瑪展示妒怒（mana）時，她會脫下所有黃金飾物。然後她會走進一間漆黑僻靜的房間，用指甲抓地，並一直哭泣。但在這裏，我看到了拉珂施蜜的另一種妒怒（mana）。她如同率領大軍出戰的主帥一般。我從未見過類似的情形，甚至聞所未聞。”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於是解釋有多種妒怒，杜瓦爾卡這種妒怒與溫達文牧牛姑娘的妒怒截然不同。

瑪哈帕布告訴斯瓦茹帕·達莫達爾：

*yadyapi jagannātha karena dvārakāya vihāra
sahaja prakāōa kare parama udāra
tathāpi vatsara-madhye haya eka-bāra
vāndāvana dekhite tāira utkaēōhā apā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17-18）

儘管主佳甘納特享受祂在杜瓦爾卡之地的逍遙時光，並在那裏自然展示出崇高的磊落胸襟，但每年一度，祂還是毫無例外地渴望見到溫達文。

奎師那為何離開溫達文？終極來說，祂這樣做是為了取悅和安慰牧牛姑娘。據說祂離開溫達文前往瑪圖拉和杜瓦爾卡，是因為祂無法忘懷那裏的奉獻者，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奉獻者。祂必須維繫和滋養他們。那麼下一個問題會是：為何祂離開後不再返回，起碼也拜訪一下。有一種解答是溫達文沒有堡壘。如果奎師那返回溫達文，而佳茹珊達王(Jarasandha)知道祂實際上是南達和雅淑姐之子，而非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佳茹珊達就會攻擊溫達文，那麼當地就早已全毀。南達爸爸是個牧牛人，他不是戰士，溫達文沒有士兵。因此，佳茹珊達會毀滅整個溫達文，然後囚禁雅淑姐和南達爸爸，就如康薩曾囚禁瓦蘇戴瓦和戴

瓦奎一般。

這是一個原因，但這只是外在的。有人會說：“奎師那至少應當不時前往溫達文，然後很快返回。”但奎師那有很多敵人，他們全都得得知祂在溫達文有很多朋友。他們會想：“應當攻擊他們，讓他們完蛋。”這是祂沒有返回當地的另一個原因，但這也是外在的。

有人或會說：“奎師那能夠在一夜之間，片刻之內，將祂在瑪圖拉普瑞的所有同游帶到杜瓦爾卡。祂在那裏建有很多雄偉的宮殿，不僅是每位王妃，而且是祂所有的同游比如阿庫拉（Akrura）和烏達瓦（Uddhava），還有瓦蘇戴瓦和戴瓦奎。那裏有無數的瑪圖拉居民。他們在瑪圖拉入睡，在早上，他們看到自己已身在杜瓦爾卡。這何其神奇，這顯示了奎師那能夠隨心所欲。同樣，在一夜之間，祂也可以將祂所有的同游比如茹阿迪卡、拉麗塔、薇莎卡及其所有女伴，還有牧牛童比如施瑞達瑪、斯投卡-奎師那、拉邦嘎和阿爾諸那等，從溫達文帶到杜瓦爾卡。祂也可以帶著祂的母親和父親，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以及所有巴佳居民。這有什麼大礙嗎？如果所有的瑪圖拉居民可以到那裏，巴佳居民也能夠到那裏。”

但溫達女神（Vrnda-devi）怎會去那裏？哥瓦爾丹會去那裏嗎？這是極其機密的題旨。心存敬畏的靈性情感（aisvaryabhava）和甜蜜愛意的靈性情感

(madhurya-bhava) 之間互相矛盾。奎師那會說什麼？祂會說：“我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或“我是南達和雅淑姐之子”嗎？這兩種極樂情感的矛盾會令奎師那陷於兩難。祂會吹奏笛子嗎？在那裏，祂會戴著孔雀羽毛嗎？在杜瓦爾卡，祂會與朋友去放牧嗎？祂能告訴別人：“我是南達爸爸和雅淑姐的兒子”嗎？

由於尊崇敬畏 (aisvarya) 和甜蜜愛意 (madhuraya) 的固有本質，它們無法共存。若你成為真正的中階奉獻者 (madhyama-adhikari)，在優秀聯誼中聆聽這所有題旨，你便會對心存敬畏的靈性情感，以及在溫達文的甜蜜愛意靈性情感的含義有所覺悟。那麼你對巴佳之子的奉愛心便能專心一意。溫達文不能去杜瓦爾卡，杜瓦爾卡也不能去溫達文。祂們是相反的，試圖併合祂們稱為靈性情感抵觸 (rasa-abhasa)。

你們應知道什麼是尊崇敬畏，還有什麼是甜侶情懷的固有本質。杜瓦爾卡那裏總是富裕輝煌，那裏每個人都知道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有時是四臂形體，祂又無所不能。祂可以令死人復活，祂本人也無生無死。

另一方面，溫達文總是滿載甜蜜愛意的靈性情感。奎師那誕生自雅淑姐媽媽的子宮，祂也很無助。作為小嬰兒，沒有媽媽幫忙，祂甚至無法翻身。祂有時憤怒莫名，而且總是饑腸轆轆。饑餓時，祂四處偷奶油。

奎師那還會撒謊。祂會說：“媽媽，我什麼時候偷過奶油？我從不偷竊。一大清早，你便送我與小夥伴外出放牧。我和牛兒整天四處奔跑，放牧歸來已是晚上，筋疲力竭，吃過晚飯我就去睡覺了。那麼我哪有時間偷奶油？我從未偷過。”然後，當祂開始哭泣時，雅淑姐媽媽說道：“你肯定偷了奶油。”奎師那繼續哭著回答：“也許我不是你的兒子，因此你指責我偷奶油。原來如此。或許我應當離開，住到別處。”雅淑姐媽媽便開始哭泣，心弦顫動，她把奎師那抱在懷中說道：“我知道你從未偷過奶油。你從未這麼做。”然後祂倆都淚流滿面。這是甜蜜愛意的情感。雅淑姐媽媽把奎師那綁到研磨上。若她知道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她如何還能夠這樣做？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溫達文，即使展示出富裕輝煌，也不會影響甜蜜愛意的靈性情感。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也許富裕輝煌，但仍保持像是人類小孩般（*nara-vat*）。祂在溫達文的逍遙時光沒有超出人類層面。舉個例子，普塔娜前來，儘管她想毒死奎師那，但她仍抱起奎師那說：“我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祂像是害怕她似的閉上眼睛，只是吮吸她的乳頭外，僅此而已。若普塔娜死去，又怎能怪祂？祂從未展示過任何巨大或奇異的形象。祂像個小孩子，只有三個月大的小男孩——但仍然殺了普塔娜。儘管殺死普塔娜之舉是靈性富裕的極至，但這仍保持為人

形逍遙。

在這逍遙時光發生之前，康薩正在竭力征服世界，某時某刻他正與普塔娜進行激戰。普塔娜就要在戰鬥中擊敗康薩，但他非常精於耍政治手腕，於是告訴她：“現在我把你當作是我的妹妹。你可以幫助我，我也會幫助你。”他們就這樣結盟。普塔娜的力量非常、非常強大；要殺死像她這樣的惡魔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連康薩都無法打敗她。正因如此，奎師那殺死她，正是其富裕輝煌的明證。

同樣，奎師那舉起哥瓦爾丹，用祂的手指把他高高撐起七天之久，就像大象用鼻子掂起蓮花般。凡人無法這樣做，但奎師那做得到；而且祂微笑著，有時還吹起祂的笛子。祂以三曲的站姿處於翩翩起舞的心緒之中。所有的牧牛童舉起他們的棍子觸及哥瓦爾丹，說道：“噢，不要掉下來——留在上面！”他們全都在想，是他們舉起了哥瓦爾丹。南達大君是拿拉央納極為崇高的奉獻者，他此時祈禱：“拿拉央納啊，請不要讓這座山掉下來。”更何況是牧牛姑娘呢？她們是奎師那本人的特別能量。茹阿迪卡以銳利的斜睨瞥視，凌厲地望著哥瓦爾丹，告訴他：“若你掉下來，你會被燒為灰燼。你應當繼續高高地留在我的視線中。”每個人都認為奎師那什麼也沒有做。

如此，儘管舉起哥瓦爾丹是種極其盛大的富裕輝煌，但奎師那也沒有呈現巨大的形體或四臂形體。無論有否富

裕輝煌，祂的逍遙時光若是像人類一般，便稱為甜蜜愛意。在溫達文，奎師那是所有牧牛童的朋友，祂是所有年少牧牛姑娘的摯愛，祂也是所有年長牧牛姑娘的兒子。

這種氣氛無法存于杜瓦爾卡。那裏只有富裕輝煌，奎師那有時呈現四臂形體或宇宙形體。祂務必說：“我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祂必定這樣。祂也將必須說：“我是個查錘亞，”然而，在溫達文，祂想著：“我是個牧牛童。”若所有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都去杜瓦爾卡，祂該如何協調這一切？這種情形將有悖情悅原則。

溫達文的心緒永遠不會在杜瓦爾卡出現。在溫達文，奎師那可以手持笛子，頭戴孔雀毛，祂也可以作為迷惑丘比特之人（manmatha-manmathah），展現祂美麗的三曲形象。但祂無法在杜瓦爾卡這樣做，祂也無法在那裏進行茹阿莎之舞（rasa-lila）。若祂與牧牛姑娘在杜瓦爾卡的海濱舉行茹阿莎之舞，祂的王妃們會怎麼想？因此，牧牛姑娘永不會去杜瓦爾卡，奎師那也永不會以祂原初而完整的形體去那裏。祂以另一個形體去那裏，那個形體是祂的展現。在杜瓦爾卡祂是瓦蘇戴瓦，因為奎師那本人不會放棄作為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祂不會放棄溫達文，哪怕是片刻。Vrndavanam parityajya padam ekam na gacchati：奎師那永遠寸步不離溫達文。

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茹帕•哥斯瓦米引用往事書，表

明在奎師那最後的日子裏，就在祂擊敗並殺死丹塔瓦誇（Dantavakra）後，祂離開杜瓦爾卡去了高庫拉，在那裏與所有的巴佳居民見面。祂淒泣著擁抱他們所有人，然後祂開始與所有的牧牛姑娘和牧牛童玩耍。繼而，過了幾天，祂帶著祂的同游，諸如南達爸爸，雅淑姐，所有的母親，所有的女夥伴（薩奎 sakhis），所有的男夥伴（薩卡 sakhas），還有祂的溫達文之地，一同去了哥樓卡•溫達文。如此，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進入了祂不展示的逍遙時光（aprakata-lila）中，與此同時，祂又以瓦蘇戴瓦-奎師那的形體返回杜瓦爾卡。這都是極其機密的真理。

同樣地，佳甘納特-戴瓦每年去一次溫達文。祂的王妃，薇瑪拉-戴薇（即拉珂施蜜女神），代表著薩緹亞巴瑪、茹珂蜜妮以及杜瓦爾卡的所有王妃。佳甘納特整年居於杜瓦爾卡，但一年一度，祂想去溫達文，為了去那裏，祂耍了個計謀。

在尋君節，柴坦亞•瑪哈帕布說：

vāndāvana-sama ei upavana-gaëa
tāhä dekhikäre utkäëöhita haya m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19）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指著鄰近的花園說道：“這所有花園都恰如溫達文；因此主佳甘納特熱切渴望再次見到它們。”

*bāhira ha-ite kare ratha-yātrā-chala
sundarācale yāya prabhu chāḍi' nēlācal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0）

表面上，佳甘納特藉口想參加壇車節，但實際上祂是想離開佳甘納特•普瑞前往孫達爾查拉，貢迪查廟，即溫達文的複製品。

*nānā-puñpodyāne tathā khele rātri-dine
lakṣmēdevére saṅge nāhi laya ki kāraē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1）

主在那裏的各個花園日夜享受祂的逍遙時光。但為何祂不帶著幸運女神，拉珂施蜜-戴薇呢？

柴坦亞•瑪哈帕布問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若奎師那要

去孫達爾查拉玩耍，祂為何不帶上拉珂施蜜-戴薇？祂可以帶著每個人去溫達文。帶著拉珂施蜜女神有什麼問題呢？”瑪哈帕布的問題背後大有原因：若奎師那帶著拉珂施蜜，將會有悖情悅（*rasa* 茹阿莎）原則。

努力理解這一題旨，然後你會立即到達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a*）的階段。你無法僅是通過神像崇拜來覺悟這些命題，哪怕你總是日夜沉醉在神像崇拜中——為了理解這些命題，你必須定期聆聽高級的主哈利題旨（*hari-katha*）。主哈瑞聖名(*harinama*)是至高之法，尤其在卡利年代：*harer nama, harer nama harer nama eva kevalam/ kalau nasty eva nasty eva nasty eva gatih anyatha*（在這紛爭及偽善的卡利年代，解脫的唯一之途是頌主聖名、頌主聖名、頌主聖名，別無他法、別無他法、別無他法）。神像崇拜總會有困難。若你沒有錢，你便無法購買崇拜用具；若有人偷了你的神像，那將大事不妙。另一方面，唱頌主哈利聖名則無需任何用具。神像崇拜對於居士奉獻者尤其重要，但同時，你不應當總是停留在初階奉獻者（*kanistha-adhikara*）層面。奉愛就如同水流。即使你在崇拜神像，你也應當逐漸發展奉獻心，然後，你就可以到達正確途徑。

瑪哈帕布崇拜高山之王（*Giriraja*），那是一位奉獻者從溫達文回來時帶給祂的。祂崇拜相思豆項鏈（*gunja-mala*）

和哥瓦爾丹石，但祂用自己的眼淚給石塊（sila）沐浴，有時把石塊放在頭上或心房，有時在眼睛上。繼而，六年之後，祂把祂們給了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並吩咐他每天履行崇拜，只需供奉滿滿一陶罐水和八個有極柔軟嫩葉的圖拉茜花蕾（manjaris）。當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崇拜祂們時，他想著相思豆項鍊是茹阿迪卡，高山之王是南達之子、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他想著瑪哈帕布親自在服務祂們。

我們要努力達到中級奉獻者的層面，並覺悟這所有真理。初階奉獻者不會理解這些，因此要努力進入中級奉獻者之列，並保持高級的聯誼。這是唯一的方法。讀書是不足夠的。書本永不能徹底幫助你，因為理解它們的鎖和鑰匙是在純粹自我覺悟的奉獻者手中。純粹奉獻者能夠打開鎖頭，然後你便能覺悟這些題旨。

*yāha bhāgavata paḍa vaiñēavera sthāne
ekānta āçraya kara caitanya-caraēe*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5.131）

若你想明白《聖典博伽瓦譚》，你必須接近一位自我覺悟的偉大奉獻者，對他洗耳恭聽。當你全然托庇于主柴

坦亞•瑪哈帕布的蓮花足時，你便能夠做得到。

瑪哈帕布問過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為何奎師那不帶拉珂施蜜女神前往孫達爾查拉；那樣做有什麼害處？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回答瑪哈帕布的詢問：

*svarüpa kahe – çuna, prabhu, kâraëa ihâra
vândâvana-krédöate lakñméra nâhi adhikâ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2）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回答道：“我親愛的主，請傾聽個中緣由，拉珂施蜜女神，即幸運女神，沒有進入溫達文快樂逍遙時光的恰當資格。”

拉珂施蜜女神沒有資格進入溫達文。杜瓦爾卡有八位主要的王妃，以薩緹亞巴瑪和茹珂蜜妮為首，還有其他 16,100 位王妃。這八位尤其特別，但她們無一有資格去溫達文。首先，她們必須要誕自牧牛姑娘腹中，同牧牛童結婚，然後再騙過丈夫，成為奎師那的情人，就如同所有牧牛姑娘一樣。她們必須要放棄丈夫及其它一切。若她們在牧牛姑娘的指導下，方可在溫達文服務奎師那；否則這樣

的服務便不可能。即使拉珂施蜜女神在巴奧森林（Baelvana）進行嚴厲苦修，她也無法進入溫達文。她想渡過雅沐那河觀看茹阿莎之舞，但卻不能。

尤嘎瑪亞比拉珂施蜜更偉大，她能控制一切。當她看到拉珂施蜜的苦行，便走近她說道：“你是個貞潔女子，一位女性婆羅門（brahmani），你已嫁給拿拉央納。你能放棄你的丈夫，另嫁他人——牧牛童嗎？”

拉珂施蜜回答：“我做不到。這怎麼可能呢？”

尤嘎瑪亞說道：“你能做牛糞塊嗎？”

拉珂施蜜回答：“噢，我不能那樣做。我不懂。”

尤嘎瑪亞問：“你會為奶牛擠奶嗎？”

拉珂施蜜回答：“我以前從未做過。”

尤嘎瑪亞於是告訴她：“你不能前往溫達文，因為你沒有資格。首先，你必須誕自牧牛姑娘腹中，與牧牛姑娘聯誼，並努力遵循她們。你還要嫁給牧牛童，像杜爾穆卡（Durmukha）、杜爾瑪達（Durmada）、阿比曼紐（Abhimanyu）或哥瓦爾丹•瑪拉（Govardhana Malla）等。然後，當你放棄了這位丈夫時，方能到奎師那處，並令祂成為你的摯愛。這是唯一的方法。”

在某個劫（kalpa 布茹阿瑪的一天），正是尤嘎瑪亞問拉珂施蜜女神，而在另一個劫，則是奎師那本人問她，但這二者都必須告訴她同一結論：她不適合這種情悅。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繼續說：

*vāndavana-lélāya kãñëera sahāya gopé-gaëa
gopé-gaëa vinā kãñëera harite nāre m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3）

在溫達文的逍遙時光，唯一的助手就是牧牛姑娘。但對牧牛姑娘而言，誰也不能吸引奎師那的心意。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在撒謊嗎？牧牛童也在溫達文那裏，他卻沒有提到他們。相反，他說除了牧牛姑娘，無人能夠控制並偷走奎師那的心，奎師那本人在《聖典博伽瓦譚》（10.32.22）也親口確認了這點：

*na pārāye 'haà niravadya-saàyujāà
sva-sādhu-kātyaà vibudhäyũñäpi vaù
yā mähajan durjaya-geha-çäikhaläù
saàvāçya tad vaù pratiyātu sādhunä*

〔由於奎師那離開了茹阿莎之舞，牧牛姑娘極不滿意而十分激動時，奎師那回去她們身邊並對她們說：〕我親

愛的牧牛姑娘，我們的相會肯定免於一切物質污染。我必須承認，即使千生百世，我對你們也無以為報，因為你們只為尋找我而斷絕家庭生活的束縛。故此我無法償還你們。因此請滿足於你們在這方面的可敬舉止吧。

奎師那只對牧牛姑娘這樣說；祂從沒有對其他人說過這話。《聖典博伽瓦譚》(10.14.32) 有雲：

*aho bhāgyam aho bhāgyaà
nanda-gopa-vrajaukasām
yan-mitraà paramānandaà
pūrēaà brahma sanātanam*

南達王、牧牛郎，以及巴佳之地其他的所有居民何其幸運！他們幸運無邊，因為絕對真理——超然喜樂之源，永恆的至尊梵——成了他們的朋友。

人可以作為牧牛童，以男性形體服務奎師那。南達爸爸可以作為祂的父親來服務奎師那，而嘎爾嘎師（Gargacarya）、巴古瑞•牟尼（Bhaguri Muni）或聖人散迪亞（Sandilya Rsi）可以作為老師前來給祂祝福。其他人比如蘇達瑪、蘇巴拉、瑪度芒嘎，當然還有巴拉戴瓦帕布，

也能夠以男性形體來服務奎師那。然而，無一男性形體的人能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尤其是，無一男性可以前往奎師那與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進行逍遙時光的地方。有些朋友比如蘇巴拉•薩卡、瑪度芒嘎、寇奎拉、布瑞嘎和其他具有至高靈性情感，最親密的小夥伴（**priya-narma-sakhas**）可以上前從稍遠處幫點忙，但他們無法進入小樹林。另一方面，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可以前往那裏。

正因如此，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特別提到了牧牛姑娘。他說除了牧牛姑娘之外，無人可以去那裏。甚至連雅淑姐媽媽也不能去那裏。她對奎師那在那裏做什麼也略知一二²，但她卻不能去。柔黑妮媽媽也知道一點，但她也不能去那裏。她會像雅淑姐媽媽一樣，留在遠處，假裝毫不知情。雅淑姐媽媽不知道奎師那與牧牛姑娘通宵相會，並進行愛戀逍遙。早上，當她看到奎師那身上有很多印記，她想：“噢，這些淘氣的小男孩全都與奎師那在玩耍，給祂弄了這麼多抓痕。”

若你想徹底服務奎師那，你必須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傳授的方法。你們應當聆聽和學習訓示茹帕（**Rupa-siksa**）、訓示珊拿坦那（**Sanatana-siksa**）³中討論的所有命題，尤其是瑪哈帕布與拉瑪南達的一席話(**Ramananda-samvada**)，更進一步的是在壇車節題旨這裏（**Ratha-yatra-prasanga**）。一切都就此非常

清晰。瑪哈帕布在帕亞嘎（Prayaga）對茹帕•哥斯瓦米的教導之萃，即茹帕•哥斯瓦米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中所寫的精華，一切精華，全都在這裏。

這一主題如同瓶中極甜的蜂蜜，但瓶塞很緊。蜜蜂可以在瓶子四周飛來飛去，它們能舔到玻璃，卻無法品嚐蜂蜜。若你遵循這方法，純粹奉愛的種子就會恰當地安放於你心內，你便會進入茹帕和茹阿古納特的傳系並有所覺悟。這是我們的目標。否則，若你不遵循這方法，你的唱頌、憶念和九種奉愛方法中的其他修習，都不會帶領你去溫達文。

如果你以杜瓦爾卡居民的心緒服務佳甘納特，而不是遵循牧牛姑娘，那麼請不要為我說的這些話感到困擾。先成為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i），否則你會過早放棄崇拜佳甘納特、巴拉戴瓦、蘇巴卓和高茹阿-尼提安南達。切勿魯莽行事。首先要努力認識這所有真理，到達中階奉獻者的階段，然後你才能夠專一地服務奎師那。在現階段你們無法一心一意。然而，若你在優秀聯誼中不斷聆聽，你會很快覺悟什麼是有幫助的，什麼不是。目前你們沒有辨別力。

我們應當知道什麼是 bhavamayi，bhava-sambandhi，bhava-anukula，bhava-aviruddha 和 bhava-pratikula⁴（編者按：這全都是五種自發奉愛的修習，詳見辭彙表）。你們將不能在一

天之內明白這些，但這是我們的目標。若你在瑪哈帕布的傳系中，你應當在茹帕和茹阿古納特的傳系。努力明白這所有確立真理，並在傳系中身體力行。另一方面，若你無此傾向，你可以加入茹阿瑪努佳（Ramanuja）或瑪德瓦師（Madhvacharya）的師徒傳系，在他們富裕輝煌的情感中唱頌並舉行齊頌聖名活動。

瑪哈帕布又再告訴斯瓦茹帕•達莫達爾：

*prabhu kahe – yātrā-chale kãñëera gamana
subhadrä ära baladeva, saige dui j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5）

主說道：“以壇車節作為藉口，奎師那與蘇巴卓和巴拉戴瓦去了那裏。”

奎師那與祂的眾多王妃住在杜瓦爾卡，但有時祂對溫達文的思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無法自控。在那時祂告訴祂那些以拉珂施蜜-戴薇為代表的王妃們：“現在我感到不適。我想到某個不同氣候的地方。”佳甘納特在裝模作樣。實際上祂想去溫達文，但祂卻不告訴祂的妻子，拉珂施蜜-戴薇。拉珂施蜜回答：“禰可以走，不過要速速返回，不要

獨自前去。”佳甘納特同意道：“我不會獨自走。”

巴拉戴瓦是佳甘納特的哥哥，蘇巴卓與牧牛姑娘情同姊妹；因此祂帶著祂們一起上了馬車，前往象徵溫達文的貢迪查廟。祂去見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南達爸爸以及祂在巴佳所有的同遊。祂先去了南達府（Nanda-bhavana），與父母相聚後，祂把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留在南達村那裏，獨自去了溫達文與牧牛姑娘玩耍。

瑪哈帕布說道：

*gopé-saige yata lélä haya upavane
nigüðha kãñëera bhäva keha nähi jän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5）

與牧牛姑娘在花園內進行的所有逍遙時光，都是主奎師那極其機密的狂喜。不為人知。

為什麼奎師那帶上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呢？這其後大有深意。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會與雅淑姐媽媽待在一起。祂們不明白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的機密逍遙，祂們也不知道祂在晚上獨自去哪里。祂們不知道祂有時在笛子榕樹（Vamsivata），有時在服務森林（賽瓦-昆佳 Seva-kunja），

有時在茹阿姐湖（Radha-kunda）。奎師那也在白天去那些地方，在那裏祂與牧牛姑娘相會。祂獨自與牧牛姑娘們一起，有時蕩秋千，有時玩賭博，有時被她們擊敗，有時笛子被她們強行拿走。有時祂們在茹阿姐湖或夏瑪湖玩耍，互相潑水。

甚至雅淑姐媽媽也真的不知道這些機密逍遙之地發生什麼事。只有尤嘎瑪亞袍爾娜瑪西（Purnamasi）、溫達（Vrnda）、達尼斯塔（Dhanistha）和琨達拉塔（Kundalata）知曉。有時蘇巴拉和瑪度芒嘎也知道，但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不會去那裏。因此蘇巴卓和巴拉戴瓦不知道奎師那去溫達文的目的。

只有奎師那知道，祂帶上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只是為了拉珂施蜜-戴薇對祂不起疑。她不會納悶道：“祂為什麼離去？祂為什麼逃到溫達文？”她會相信：“若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在那裏，祂們會很快告訴奎師那：‘現在我們該回杜瓦爾卡了。’”

*ataeva kãñëera prãkaöye nãhi kichu doña
tabe kene lakñmédevé kare eta roñ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6）

〔柴坦亞•瑪哈帕布現在發問：〕既然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沒有過失，那為何幸運女神會對祂憤怒？

這問題背後的深義是什麼？瑪哈帕布何出此問？奎師那與巴拉戴瓦和蘇巴卓-戴薇同行，但祂們不知道祂為何要去，也不知道祂在秘密樹林（尼昆佳 *nikunjas*）與牧牛姑娘四處玩耍。既然無人知曉，那是誰告訴拉珂施蜜，說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去玩呢？沒有人告訴她。而且，奎師那的哥哥——巴拉戴瓦，也在那裏與奎師那一起，當著哥哥的面，奎師那總是循規蹈矩。蘇巴卓，祂的妹妹，也與祂同在那裏。在祂們面前，奎師那不會與牧牛姑娘相會。那麼，為什麼，拉珂施蜜如此憤怒？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回答：

svarüpa kahe, – prema-vatéra ei ta' svabhäva
käntera audäsya-leçe haya krodha-bhäv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127）

被愛折磨的女孩天性如此，一旦發現愛人有任何疏忽便立即怒不可遏。

因為奎師那歸期延誤，拉珂施蜜認為祂忽視了自己。她想：“噢，祂還沒有回來。祂在冷落我。祂不是如祂所說那樣真的生病了；祂在裝腔作勢。現在祂肯定正與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在那裏嬉戲——祂一定非常開心！”這便是她憤怒的原因。

女人若愛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有了新歡，會發生什麼？印度女人會拿一瓶煤油或汽油澆遍全身，引火自焚並只留灰燼。在西方則無此問題。若丈夫有三個、四個、五個或更多新歡，都沒有關係；妻子也會有新男友。然而，在印度，這會導致大麻煩。哪怕妻子感到一丁點冷落，也會怒不可遏。

在溫達文，妒怒的情感不止一種；而是數以千計。一些是毫無緣由的，一些是有緣由的，而且有多種緣由。妒怒 (Mana) 是純愛的高級階段，在永恆情感 (sthayibhava, 斯塔依巴瓦) 存在時展現。那永恆情感出現時，刺激因素 (uddipana, 烏迪帕那)、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 (alambana, 阿蘭巴那) 便會展現，然後所有的狂喜極樂徵兆 (sattvika-bhavas, 薩特維卡-巴瓦) 和三十三種勢不可擋的強烈情感 (vyabhicari) 都會展示。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 (Vibhava)、十三種狂喜徵兆 (anubhava)、狂喜極樂徵兆 (sattvika) 和勢不可擋的強烈情感 (vyabhicari)⁵ 在永恆情感 (sthayibhava) 的層面全都混集一起，永恆情感有五種，

全都永不改變。在永恆情感之前到來的是依附（*rati*），接著，一段時間之後，永恆情感從哥樓卡•溫達文懷著自發依附的奉獻者（*ragatmika-bhakta*）處降臨，那種永恆情感就是純粹之愛沛瑪的永恆平臺。

純愛（*prema*）的本質是什麼？即使有很多有力的或不得已的原因來中斷愛意和深情，但它卻千百萬倍地增長。這就是純愛。當中沒有任何私利。牧牛姑娘們只想取悅奎師那，奎師那也想取悅牧牛姑娘們。這不像這個世界以爭吵和離婚告終的所謂之愛。

純愛之後是靈性情感（*sneha* 斯奈哈），在這個階段，若看到奎師那，心便會溶化，眼睛也總是熱淚盈眶。靈性情感有兩種：心存敬意的純愛情感（*ghrta-sneha* 貴塔-斯奈哈）和情意綿綿的純愛情感和（*madhu-sneha* 瑪度-斯奈哈）。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具有情意綿綿的純愛情感，而禪卓瓦麗和其他像她一樣的人具有心存敬意的純愛情感。當牧牛姑娘想著：“奎師那是我的”，便會產生情意綿綿的純愛情感，反之“我是奎師那的”則是禪卓瓦麗心存敬意的純愛情感。

靈性情感之後就是由嫉妒導致的自負（*pranaya* 帕那亞），可以借助下面的例子來理解。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影子面前或鏡子面前按摩或沐浴而不覺羞恥。我們可以在鏡子前裸露，因為只有我們的反影與我們在一起，但若有另一

人在場，我們便會害羞。同樣道理，靈性情感增長到一定程度，就到達自負階段，在這個階段，人會認為她和奎師那是兩個身體中的同一個靈魂——如同人和鏡中反影一般。

自負之後到來的是妒怒（mana）。有時妒怒在自負之前出現，但一般程式是先有強烈的自負，其後是妒怒。這樣想時，妒怒就會顯現：“奎師那一定會來安慰我。祂必定要來。”若有這般強烈的信心，便是妒怒。妒怒有很多種，恰如前面提到的，有些毫無緣由，有些有緣由，並且緣由也是多種多樣的。

茹阿迪卡有無數情感。最為出眾的情感有 360 種，因此就有 360 種牧牛姑娘。所有的牧牛姑娘都有各自獨特的情感，而這所有情感都見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身上。換言之，所有牧牛姑娘都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顯現。所有的牧牛姑娘及其各種情感都因她的願望而顯現，她是她們所有人的混合體。所有情感都居於茹阿迪卡之內，她的各種情感則展現在不同的牧牛姑娘之中。拉麗塔坦率直言（prakhara），有些牧牛姑娘文靜嫻雅（dhira），有些活潑好動（adhira）等等。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解釋這點時，瑪哈帕布回答：“多些，多些，再多些——我想要聽更多。”

當那些具有“我是奎師那的”情感的人處於妒怒時，她們會哭泣。她們不會抗議或咒罵奎師那，她們也不會對祂

嚴詞厲聲；她們只會哭泣。然而，那些具有“奎師那是我的”情感的人憤怒時，她們會在盛怒中對奎師那唇槍舌劍。當奎師那來到那些處於上述兩種情感之間的人時，她們不會說太多話。她們可能說：“你過來吧。噢，你現在很累。”她們給祂一個座位，有時她們會語帶嘲弄的說：“啊，你看上去非常美麗。現在你看上去像是大神明商卡爾—膚色藍黑又帶點紅的茹卓(Nila-rohita Rudra)”⁶。

柴坦亞•瑪哈帕布品味這所有命題時，祂說：“以前我從未聽過任何這樣的事——拉珂施蜜作為主帥與她的整隊人一起前來，仿佛要發動攻擊。”拉珂施蜜開始鞭打奎師那的馬車，學者施瑞瓦薩開始鼓掌。拉珂施蜜的同游在斥責溫達文的同遊，囚禁他們，“拍打”他們，向他們收取罰金，拿走他們的花環和飾物，並懲罰他們。

*çréväsa häsiyâ kahe, – çuna, dämodara
ämära lakñméra dekha sampatti vista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3）

此時，施瑞瓦薩•塔庫笑著告訴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我親愛的先生，請聽著！看看我的幸運女神多麼富裕輝煌！”

*våndävanera sampad dekha, – puñpa-kisalaya
giridhätu-çikhipiccha-guijähala-m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4）

至於溫達文的富裕，不過是區區幾朵花和嫩枝，一些山中礦石，幾支孔雀毛和一些名為相思樹（gunja）的植物而已。

學者施瑞瓦薩笑著說道：“溫達文沒有金冠。那裏只有乾枯竹子製成的笛子和一些孔雀毛，奎師那只是穿戴著黃衣服(pitambara)和花環。那裏沒有任何值錢東西。”

*eta sampatti chähì' kene gelä våndävana
täire häsya karite lakñmé karilä säj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6）

拉珂施蜜疑惑不解：“佳甘納特為何放棄這般的富裕輝煌而前往溫達文？”為了拿祂作笑柄，幸運女神用了許多飾物精心裝扮。

在富裕情感中的人或會這樣想。他們全屬拉珂施蜜女神一方。然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在奎師那逍遙時光中是拉麗塔，他處於拉麗塔的情感中，因而是個純粹的巴佳居民。

*tomära öhäkura, dekha eta sampatti chädi'
patra-phala-phula-lobhe gelä puñpa-bädé*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7）

〔於是，幸運女神的女僕對主佳甘納特的僕人說道：〕
為何你們的主佳甘納特對幸運女神的極度富裕棄之不顧，而為了寥寥無幾的樹葉、水果和花朵，去看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的花園？

聖巴克塔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寫了這些譯文；這都不是我說的。他翻譯了這些詩節，我僅是把它們讀出來，因而我沒有“罪責”。若任何人說：“拿拉央納•瑪哈拉傑是個濫情派（sahajiya 薩哈幾亞），因而他說了這一切”，那麼我的訓示古茹，聖斯瓦米•瑪哈拉傑，一定是個比我更甚的濫情派，他將是濫情派的古茹，而撰寫《永恆的柴坦亞經》

的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將是所有濫情派的超級古茹（maha-guru）。若真如是，那麼成為“濫情派”也不壞。若我所有的古茹都是“濫情派”，那麼我也願意成為“濫情派”。事實上，那些批評者或會聲稱身處瑪哈帕布的傳系中，但他們既不在我們的師徒傳系中，也不在茹帕-茹阿古納特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傳系中。他人可以高談闊論，但我們將會非常穩固地留在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傳系中。我們遵循聖巴克塔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我們也遵循他的譯文：

“你們的主人無所不精。祂為何做這種事？請把你們的主人帶到幸運女神面前。”如此一來，幸運女神的所有女僕逮捕了佳甘納特的僕人，綁住他們的腰，帶到幸運女神面前。眾女僕把主佳甘納特的僕人帶至幸運女神的蓮花足前，主的僕人被罰款並強制歸順，她們對待主佳甘納特的僕人就像對待賊一樣。（《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8-11））

這裏，佳甘納特的僕人就是瑪哈帕布的同遊，那些與拉珂施蜜女神一起的人也是佳甘納特的僕人。

saba bhâtya-gana kahe – yòà kari' häta

'kāli āni diba tomāra āge jagannāth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12）

最終，主佳甘納特的所有僕人向女神雙手合十的歸順，向她保證第二天會把主佳甘納特帶到她面前。

佳甘納特的僕人做此承諾後，拉珂施蜜便向他們收取罰金，懲罰他們，並返回她的居所。現在學者施瑞瓦薩問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如下問題：“你知不知道溫達文所有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都很窮？他們沒有金飾。他們只是擠奶，製作黃油、酥油和類似的東西，全都是自用的。溫達文不像瑪圖拉和杜瓦爾卡；那裏沒有宮殿，當地居民只有牛車和樹林。那裏所有的花環都由花朵製成，而杜瓦爾卡的花環則由珍珠、鑽石和其他珠寶製成。因此奎師那為什麼前往溫達文？”

奎師那之所以前往溫達文，是因為那裏的愛意深情是在杜瓦爾卡或其他任何地方遍尋不獲的。在杜瓦爾卡的爱意深情由規矩條例所控制。正如韋陀文化受規矩條例所控一樣。在溫達文則毫無制約，因為牧牛姑娘以非婚戀情懷（*parakiya*）服務奎師那。這僅在溫達文才有可能，在瑪圖拉和杜瓦爾卡則不可能。

*svarūpa kahe, – çréväsa, çuna sävadhäne
våndävana-sampad tomära nähi paðe man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18)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反駁道：“我親愛的施瑞瓦薩，請留心聽我說。你已忘了溫達文超然的富裕。”

*våndävane sähajika ye sampat-sindhu
dvärakä-vaikuëöha-sampat – tära eka bindu*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19)

“溫達文渾然天成的富裕仿如海洋。杜瓦爾卡和無憂星宿的富裕與之相比，尚不足其中一滴。”

溫達文的一朵花便能賜予百萬顆鑽石和其他富裕，不過奎師那的同遊並不想要那些。他們只想做些花環來裝飾，雖然她們並不需要如願石 (sintamani)，她們將其製成踝鈴。只在跳舞時使用。

假定你非常富有，擁有千萬美元，但你卻得不到任何

愛和情感；又或假定你身無分文，但卻擁有愛和情感。你屬意哪一種？只要有愛和情感，一文不名也毫無損失。同樣道理，溫達文一無匱乏，因為那裏只有愛和情感。溫達文是頂尖的愛和情感之地。

奎師那是至尊人物，因此祂想要品嚐至尊愛意和情感。祂不滿足於二流的愛。當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解釋這點，瑪哈帕布回應道：“多些！多些！我想多聽些！”尋君節（Hera-pancami）節所呈獻的命題，全都是《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中極其機密的命題。瑪哈帕布發問，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則以眾多涉及中庸情感（Madhya）、成熟聰敏（pragalbha）、溫婉賢淑（dhira）、醋意大發（adhira）、少女英雌（mugdha）⁷ 等等所有情感的詩節作答。努力至少達至中階資格，然後再努力覺悟這所有題旨。這是柴坦亞•瑪哈帕布傳系中人的目標。

奎師那為何不帶拉珂施蜜

對那些熟悉這段逍遙時光的真理之高級奉獻者而言，尋君節比佳甘納特前往孫達爾查拉大節甚至更勝一籌。這樣的奉獻者知道柴坦亞•瑪哈帕布為何降臨到這世間。若不閱讀和聆聽《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你永遠不會知道祂為何而來，你會被騙。努力從高階外士那瓦處聆聽《聖

典博伽瓦譚》；對於那些說：“噢，我們不要讀《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人，不要聽他們的。

實際上，這樣說的原因大抵有三個。第一是無知；第二是遵從通曉一切的優秀奉獻者之訓令。這些奉獻者其實在告訴我們：“你們應當從第一篇起，讀到第九篇，然後你最後才能讀第十篇”；第三個原因是引發興趣。舉個例子，某某可能會握緊拳頭問：“我手裏是什麼？你能說說我手裏有什麼嗎？”若別人聽了這話，可能會很好奇而想知究竟。同樣道理，若任何人說：“不要閱讀《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那麼積極的奉獻者便會自動變得好奇並問道：“那篇有什麼？我想知道。”

在我的村莊有個奉獻者，他慣於每天去恒河（Ganga）沐浴。若任何人對他說：“茹阿瑪(rama)！茹阿瑪(rama)！”他便顯得怒不可遏，拿起棍子像要擊打那個人。鄰近所有村莊的男孩都常常跑來對他說：“茹阿瑪！茹阿瑪！”，他總是追趕他們。他為何這樣做？只是想要激勵他們說：“茹阿瑪！茹阿瑪！”這就像遊戲。同樣道理，若任何人告訴你不要讀《聖典博伽瓦譚》，你會很好奇而想知道：“裏面有什麼？我想知道。”

若你不閱讀和聆聽第十篇，你將永遠無法決定你生命和奉愛的目標。舉個例子，若你聽到雅淑姐媽媽的事情，對母愛的渴望便油然而生。你會開始想她多麼愛奎師那

——至尊人格首神，她又如何用愛捆綁祂。當你聽到牧牛童有時同奎師那玩耍，又當你聽到奎師那是他們的生命和靈魂，他們若不同奎師那嬉戲便無法維持生命，他們會死，你對友情的渴望便會冉冉升起。若奎師那躲藏到樹後面片刻，所有的牧牛童便會焦急地想知道：“奎師那在哪兒？奎師那在哪兒？”再者，若你聽到《聖典博伽瓦譚》中至高的命題，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服務——尤其是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笛子之歌（Venu-gita），蜂之歌（Bhramara-gita）及其它這樣的章節所述的——你就會對這種服務心生渴望。這是至高至純奉獻者的目標，若不閱讀、不明白《聖典博伽瓦譚》，則不可能發展出這種渴望。

前九篇移除了你們所有要不得的欲望、冒犯、世俗需求及依戀，為第十篇鋪設了平臺。之後你應當閱讀第十篇，然後你應當決定如何臻達生命的目標，接著你便應當閱讀第十一篇。

更為簡便的方法是遵循《聖典博伽瓦譚》的精華，那精華就是《永恆的柴坦亞經》。你們必須要閱讀《永恆的柴坦亞經》以及茹帕•哥斯瓦米、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基瓦•哥斯瓦米、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納若塔瑪•達斯•塔庫、維士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和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的書籍。納若塔瑪•達斯•塔庫和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尤以簡潔易懂的語言，闡述

了《永恆的柴坦亞經》的精華。若你想成為純粹和高級的奉獻者，你必須明白他們著作中呈獻的所有真理。

只是派書並不足夠，只是環城齊頌聖名（nagara-sankirtana）也不足夠。為何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要把環城齊頌聖名帶到這世間？你必須要知道真正的原因。祂這樣做只是為了賜予牧牛姑娘的純粹之愛（哥琵-沛瑪 gopi-prema）。那麼為何我們的聖師們要帶來派書這一方法呢？好使你們會發現這些書籍中的甘露。你自己先要閱讀這些書籍，懷著信心並有所覺悟，那麼你的生命便會成功。聖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在他的著作中寫下了這所有真理，他本人也說過僅是派書並不可行；你們必須深入鑽研和覺悟其中的甘露。他製作了《奎師那——快樂的源泉 krsna book》一書，那是《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撮要，一切都在其中，完完全全。他在書中教導我們要學習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純粹服務。

你們應當明白這所有事實；否則你們總是會處於色欲之中。你必須閱讀第十篇以擺脫色欲。聖斯瓦米•瑪哈拉傑在他的書中鮮明地闡述了這一點，在這方面我引用了很多他的話語。你們對此要有堅定信心。有一次，他給一個充滿色欲的門徒寫信，這門徒曾問：“我色欲強烈。應該怎麼辦？”他回答：“你應當閱讀《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尤其是描述茹阿莎之舞的那些章節。那麼這種色欲便會消

除，對奎師那的真正超然色欲便會來臨。”實際上，那超然色欲並非色欲，那是純粹的愛。除非你閱讀和聆聽，否則你無法覺悟這所有真理。

現在我們言歸正轉：尋君節。佳甘納特乘車出發時並非獨自一人。祂與蘇巴卓和巴拉戴瓦在一起。但為什麼拉珂施蜜會狂怒不已？佳甘納特冷待她而與他人相會。她感到被忽視而為此生氣。

你們要明白這三個地方的意義：佳甘納特•普瑞、溫達文和庫茹之野。首先你要明白佳甘納特•普瑞的意義。在那裏，奎師那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祂從不手持竹笛，也不戴孔雀翎，祂也不能稱呼南達爸爸為“父親”或雅淑姐媽媽為“母親”。在那裏祂必須忘記牧牛姑娘。祂可以在心裏思念她們，但不會對薩緹亞巴瑪、茹珂蜜妮或其他等等任何一位王妃說：“我愛牧牛姑娘遠勝過愛你們。”祂決不能這樣說。

佳甘納特•普瑞是杜瓦爾卡。所有的雅杜族人都在那裏，奎師那和祂的所有王妃也在那裏嬉戲。你們知道佳甘納特•普瑞廟裏的薇瑪拉女神嗎？茹珂蜜妮就如同薇瑪拉女神。拉珂施蜜女神也在那裏，她代表所有的王妃，尤其是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佳甘納特廟或佳甘納特•普瑞沒有牧牛姑娘。她們永遠不會在那裏，因此那是杜瓦爾卡•普瑞。

庫茹之野是什麼？奎師那從杜瓦爾卡前往庫茹之野，因此那是祂杜瓦爾卡逍遙時光（**dvaraka-lila**）的一部分。那裏有點特別之處，雖然南達爸爸，雅淑姐媽媽，所有牧牛姑娘比如茹阿姐、拉麗塔、薇莎卡和絕大多數巴佳居民都前往庫茹之野與奎師那相會。但那裏仍有浩瀚無邊的富裕，但在溫達文，牧牛姑娘與奎師那無拘無束地嬉戲。

拉珂施蜜女神想道：“這裏如此富裕堂皇。為何杜瓦爾卡的統治者—奎師那（**Dvarakadhisa-Krsna**）要去任何貧窮至極之地呢？”奎師那從未對她說過：“我要去溫達文。”祂騙她道：“我得了感冒。現在我想去某地呼吸新鮮空氣。我想去森林呼吸新鮮空氣，令我恢復精力。”祂略施小計，以使拉珂施蜜不會認為祂要出走溫達文。為了欺騙她，祂帶上祂的哥哥巴拉戴瓦帕布和妹妹蘇巴卓。祂想道：“雅淑姐媽媽認識祂倆，柔黑妮也認識祂倆。我把祂倆留下和雅淑姐媽媽一起，然後我再悄悄前往茹阿姐湖、夏瑪湖以及所有漂亮樹林的所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我會和所有牧牛姑娘在那裏嬉戲玩樂。巴拉戴瓦帕布和蘇巴卓會與雅淑姐媽媽在那裏一起用餐，其樂融融，而我則會去玩耍。無人會知曉。”祂沒有告訴任何人祂要去哪里，祂就立即去了溫達文——孫達爾查拉（**Sundaracala**）。瑪哈帕布的心緒揭示了孫達爾查拉的貢迪查（**Gundica**）廟就是溫達文。在瑪哈帕布之前，無人知曉這所有高深真理，但現在每個人都能

知曉。

kãñëo 'nyo yadu-sambhüto
yaù pürëaù so 'sty ataù paraù
våndävanaà parityajya
sa kvacin naiva gacchati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67）

以雅杜-庫瑪爾著稱的奎師那是瓦蘇戴瓦-奎師那。祂與南達王之子奎師那不同。雅杜-庫瑪爾•奎師那在瑪圖拉和杜瓦爾卡城顯現祂的逍遙時光，但南達王之子奎師那任何時候都不會離開溫達文。

våndävanaà parityajya padam ekaà na gacchati
奎師那永遠不會踏出溫達文半步。

正是因為茹阿迪卡，奎師那才永不離開溫達文。祂留在那裏只是為了她，祂倆不會去任何其他地方。那麼是誰去了庫茹之野？茹阿迪卡永不會去那裏。那是傘尤給妮-茹阿迪卡（Samyogini-Radhika），她是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的展現，而非直接是茹阿迪卡本人，是她去了庫茹之野。

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總是待在溫達文的茹阿姐湖和夏瑪湖。若茹阿姐和奎師那總是一起在溫達文，為何茹阿迪卡感到與奎師那生離死別？為何她總是為祂哭泣？有時，她沉浸于與奎師那分離時的愛意深情，甚至當她看到一顆肉桂（*tamala*）樹，她都會想：“噢，奎師那！噢，奎師那！現在你在這裏。”她跟“祂”吵架，又生祂的氣，有時她擁抱那棵肉桂樹仿佛那就是祂。在溫達文那裏怎能有這種分離情感呢？

在溫達文沒有真正的分離，但有些分離情感。在溫達文有茹阿莎之舞，還有純愛之湖（沛瑪-薩柔瓦爾 *Prema-sarovara*），茹阿姐和奎師那在那裏相聚時感到欣喜若狂。是誰在南達村體驗分離情感？烏達瓦遇到的又是誰？烏達瓦對誰獻上禱文？

vande nanda-vraja-stréëà
pāda-reëum abhékñëaçau
yäsà hari-kathodgétaà
punā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烏達瓦祈禱：】我恒常向南達村牧牛姑娘蓮花足下的

塵土祈禱。處於分離情感時，她們蓮花口所傾流的奎師那的命題淨化整個宇宙。

*äsäm aho caraëa-reëu-juñäm ahaà syää
våndävane kim api gulma-latauñadhénäm
yä dustyajaà sva-janam ärya-pathaà ca hitvä
bhejur mukunda-padavéà çrutibhir vimågä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1)

溫達文的牧牛姑娘放棄了她們丈夫、兒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誼，這也是極難放棄的，她們也放棄了貞潔之途而托庇于穆昆達，奎師那的蓮花足，而這應當是藉由韋達知識來追尋的。噢，讓我有幸成為溫達文的灌木叢、蔓藤或藥草，因為牧牛姑娘會以她們蓮花足的塵土踩踏並祝福它們。

在南達村，茹阿迪卡是維尤給妮-茹阿迪卡 (Viyogini-Radhika)，是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 (Vrsabhanu-nandini Radhika) 的另一個展現。實際上，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根本全無分離感受，因為她總是與奎師那在一起並擁抱。她的展現，維尤給妮-茹阿迪卡出現在

南達村，而她就在庫茹之野顯現為傘尤給妮（Samyogini）。若你們不持續地處於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中，便無法深刻理解這些真理。

在壇車節，瑪哈帕布體驗了傘尤給妮-茹阿迪卡在庫茹之野的情感，而非維沙巴努之女的情感。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永不會離開溫達文前往瑪圖拉或杜瓦爾卡，哪怕奎師那在那裏為她悲泣。維尤給妮-茹阿迪卡也不會放棄溫達文而前往庫茹之野；只有傘尤給妮-茹阿迪卡會去那裏。因此在壇車節，瑪哈帕布沉醉在傘尤給妮-茹阿迪卡的心緒中，把壇車上的奎師那從佳甘納特廟——即從杜瓦爾卡•普瑞——拉到溫達文。除此之外，我還能再說什麼呢？無人能夠說更多。

拉珂施蜜乘坐著黃金轎子，以金飾盛裝打扮，與她的同遊來到。她與眾多擊著鼓的樂師和舞姬（她們是佳甘納特的女僕）一起到達獅門。柴坦亞•瑪哈帕布極為舒服地坐在那裏，傾聽即將展開的對話。

為什麼奎師那不帶拉珂施蜜女神去溫達文？她無法前往，因為她不夠資格。甚至薩緹亞巴瑪和茹珂蜜妮也沒有資格去溫達文，因此她們從來都不去。有人會問：“若茹阿迪卡和所有牧牛姑娘前往杜瓦爾卡，會有什麼問題？”問題很大；她們在那裏不會滿足。她們將看到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和奎師那的所有王妃跟祂在一起，祂也不能離她們

而去。有時奎師那的兒子會前來坐到祂懷中，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因此她永遠不會去那裏——永遠不會。

若茹阿迪卡不去杜瓦爾卡，拉珂施蜜怎能去溫達文？她無法去。她在巴奧森林（Baelvana）苦修千萬年後，奎師那前來問她：“你為何這樣做？”她回答：“我想得到禰的祝福。我想加入茹阿莎之舞。”奎師那說：“這太荒唐了——你不行。”“為什麼不行？”她問道。“我會告訴你為什麼？”奎師那回答，“今世之後，你必須投生到溫達文牧牛姑娘的腹中，然後你必須嫁給牧牛童。之後你必須同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聯誼，當你得到充分的淨化時，你方可進入茹阿莎之舞。”即使是誕自牧牛姑娘腹中的牧牛姑娘，若與丈夫生兒育女，她也不具資格。茹阿莎之舞中的牧牛姑娘都沒有孩子，她們與自己的丈夫毫無關聯。

奎師那繼續道：“因此你怎能去？你必須放棄你的女婆羅門軀體，還有你對拿拉央那的忠貞。你必須欺騙你的牧牛童丈夫，並沉醉於非婚戀之愛（parakiya-bhava）。繼而，你就能以牧牛姑娘的形體加入茹阿莎之舞。”拉珂施蜜抗議：“我怎能放棄我的丈夫拿拉央那？我無法放棄祂，我無法拋卻自己的忠貞，我也無法嫁給牧牛童。”於是奎師那說：“那就等待，等待。當你能夠做得到這一切時，你便會得到我這一祝福。”拉珂施蜜甚至直到現在還在做苦行，但

她仍不具資格。

你可能想要這種牧牛姑娘純愛（gopi-prema），但它非常之高。柴坦亞•瑪哈帕布極為仁慈，祂降臨到這物質世界賜予這純愛。它非常珍貴——比任何東西都珍貴。即使對納茹阿達、拉珂施蜜、商卡爾和所有其他大人物而言，這純愛都極難獲得，因此何談小人物呢？然而，若某人純粹地渴望想要服務茹阿姐-奎師那愛侶，想在茹阿莎之舞之時服務，他便極為幸運。

舉例說某人渴望得到一個甜奶球（rusagulla），但他口袋裏沒有錢。那麼無論是偷是搶，或通過其他方法，他也會得到。同樣道理，若你們對牧牛姑娘純愛有那種高等渴望，便會有機會得到。有願望則有途徑；這途徑自有分曉。

奎師那本人以祂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象來傳授這途徑。祂也派祂的奉獻者比如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拉亞•拉瑪南達、茹帕•哥斯瓦米、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聖帕布帕德、我們的靈性導師和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我也來了，我想要給你們一點對牧牛姑娘純愛的渴望，那是我們生命的目標。我不是來傳授規範奉愛（vaidhi-bhakti）的，因為很多印度來的人都在傳授規範奉愛。他們會告訴你們去服務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他們也會告訴你們不要閱讀《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我

不是為此而來。我以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傳系、聖帕布帕德、我的靈性導師和我訓示導師——聖斯瓦米•瑪哈拉傑——的傳系而來。

對生命目標沒有渴望的人不會聆聽。他現在正在沉睡，他也會繼續沉睡。若他沒有渴望或興趣，他定會像駱駝、狗、豬一般沉睡，尤其更像驢子。我僅是為了那些對此有些品味和渴望之人而來，我是為了把這種渴望賜給那些有此渴求的人而來，以便他們能夠在瑪哈帕布的傳系中進步。

當學者施瑞瓦薩從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處聽聞這些題旨時，他開始放聲大笑：“嘿，嘿！哈，哈！”柴坦亞•瑪哈帕布深深沉醉於節日氣氛中，祂默默看著施瑞瓦薩繼續笑個不停，他又對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說：“你什麼都不懂。你沒有看到我的膜拜女神（aradhya-devi）拉珂施蜜-戴薇的富裕嗎？她穿戴金飾，與她的所有同遊一起，像個主歲一樣坐于金轎之上。但溫達文那裏一無所有。那裏的牧牛姑娘可以串些花環，但卻只能用花朵；那麼沒有大量鑽石和黃金——什麼都沒有。那裏沒有金轎，只有木頭和竹子做成的牛車。那裏一無所有，只有花朵。那裏有些牛只供應牛奶；也有森林。奎師那在那裏只能放牧祂的牛只。祂沒有寶座安坐，祂甚至沒有鞋和傘。祂赤腳去放牧，若祂不這麼做，祂父親或會懲罰祂。”

學者施瑞瓦薩繼續說：

*vāndavana dekhibāre gelā jagannātha
çuni' lakṣmī-devéra mane haila āsoyāth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05）

當佳甘納特決定去看溫達文時，祂去到了那裏。聽聞此事，幸運女神焦躁不安並充滿嫉妒。

拉珂施蜜代表薩緹亞巴瑪和其他王妃，她憤怒地想道：“在杜瓦爾卡這裏，我的丈夫總是坐在黃金寶座上，祂有眾多將軍和美麗王妃，每個王妃都有十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為何奎師那還要去溫達文？”

我在童年時也見過類似的事情。若我母親給我一些甜品，但我卻想要別的，她會給我一個耳光。因此拉珂施蜜極為不悅又憤怒，她試圖攻擊她丈夫，想迫祂聽命於她。她想以爭吵和攻擊來擊敗祂，把祂帶回杜瓦爾卡。

瑪哈帕布微笑著說：“噢，學者施瑞瓦薩具有納茹阿達的天性。他一直榮耀拉珂施蜜和拿拉央那，以及杜瓦爾卡的統治者（Dvarakadhisa）。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是個純粹的巴佳居民，因此他榮耀牧牛姑娘。施瑞瓦薩不能這樣做。”

在這世間和宇宙，幾乎每個人都榮耀拉珂施蜜。榮耀牧牛姑娘和奎師那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在印度也真的如是。有些團體提出己見，說《聖典博伽瓦譚》不是權威證據。他們說那並非維亞薩戴瓦編寫的，而是另有其人；因而它是虛假的，因此牧牛姑娘的愛和情感也是虛假的。有很多人反對這所有命題，只有高階奉獻者對這些命題有品味。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於是說：“施瑞瓦薩啊，你不記得溫達文的樹是如願樹（kalpa-vrkṣa）嗎？它們能夠賜予百萬噸的金子和其他一切。任何人都能從那些樹得償所願，但牧牛姑娘沒有個人欲望。她們僅是用那些樹的花朵來裝飾她們的秀髮。”

“牧牛姑娘的踝鈴由如願珠寶（cintamani）製成，但牧牛姑娘從不用它們來滿足自身願望；她們僅是與奎師那跳舞時，才戴著它們來發出悅耳聲響。牛兒都是 kama-dhenu。那是何意思？它們不僅給予牛奶，而且給予如願‘奶’。它們能令人如願以償，但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對它們沒有任何欲求。他們只想要點牛奶和奶油。你沒有去過溫達文，因而你不知道這所有真理。你甚至連溫達文最基本的東西都不知曉。溫達文的花朵比天堂星球的帕麗佳塔（parijata）花更加珍貴。它們恒常芬芳，永不枯萎。它們能賜予一切，而你卻不記得這些了。”

接著他引述了布茹阿瑪讚歌（Brahma-samhita）（5.56）：“sriyah kanta- kintah parama-purusah——在靈性世界，所有女性戀人都是幸運女神，所有男性戀人都是至尊人物。”施瑞瓦薩•塔庫聽了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一席話之後，他的情感轉變了。他進入了奎師那在巴佳的親密夥伴——瑪度芒嘎⁸——的情感，於是他憶念著巴佳的榮耀，開始翩翩跳舞。

瑪哈帕布聽了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敘述後，祂前往一個花園並與奉獻者一道歇息。當祂醒來並沐浴後，祂沉醉在對奎師那的純愛之中（krsna-prema），開始與奉獻者一起唱歌跳舞。接著，祂們齊頌聖名整整一天，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哄騙瑪哈帕佈道：“現在我們全都累了，因此請禰停止舞蹈吧。佳甘納特-戴瓦送來了非常甜美的祭餘，比如大米、豆湯、炸餅（puri）、炸蔬菜餡餅（kacauri）、凝乳（chena）、椰子（paida）、果汁（pana）、奶油炸餅（sara-puri），以及很多其他各種各樣的食物。”瑪哈帕布開始親自派發帕薩達，但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說道：“大家全都在等著禰。你若不吃，那麼誰也不會吃祭餘。”瑪哈帕布於是坐下來，開始品嚐祭餘，每個人都歡呼：“讚頌哈利吧（haribol）！”

你們可以在《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的第十四章，通讀學者施瑞瓦薩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之間的討論。

¹ 為了取悅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及其同遊，在這個五天尋君節上演了一出戲劇。劇中的男奉獻者用莎麗和飾物把自己扮成拉珂施蜜及其隨員。

² 實際上，雅淑姐媽媽和柔黑妮媽媽兩者都知道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相會，祂們像朋友一般玩耍。她們認為這樣沒有什麼不妥，因為她們認為奎師那和牧牛姑娘雙方都很年幼。祂們青梅竹馬，因而雅淑姐和柔黑妮毫不擔心。她們不知道奎師那晚上外出與牧牛姑娘相會，但她們知道奎師那在白天與牧牛姑娘玩耍。韋達文化不容男孩與女孩在半夜相會。

³ 這是指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對茹帕•哥斯瓦米和珊拿坦那•哥斯瓦米的教導，見於《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的第 19-23 章。

⁴ 這些詞語的解釋，請參照辭彙表。

⁵ 這些詞語的解釋，請參考辭彙表。

⁶ 商卡爾的膚色混合了藍色、黑色和紅色。當奎師那去茹阿迪卡那裏，祂臉上和四肢都有黑色和紅色污點時，她認為這些污點是祂同其他牧牛姑娘嬉戲所致，因而作出這個比喻。

⁷ 這些詞語的解釋，請參照辭彙表。

⁸ 學者施瑞瓦薩•潘迪特是納茹阿達•牟尼，而納茹阿達•牟尼是巴佳的瑪度芒嘎的部分擴展。

第八章 第三個故事



我們已談論了很多有關壇車節的題目，又談及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的神像，但我認為我們甚至不曾觸及祂們的一小部分榮耀。即使主阿南塔（Anantadeva 蛇沙）用祂成千上萬的頭來榮耀佳甘納特，而佳甘納特就顯現在祂面前，祂將仍然無法恰當地榮耀祂。

我們已經講述了兩段解釋佳甘納特顯現的故事，但還有一段，第三個故事，它來自一位非常高階奉獻者的內心。這個故事蘊含極為深刻和機密的超然情悅。我曾在瑪圖拉和溫達文，也在佳甘納特•普瑞講述這個故事。當我講述時，每個人都靜靜聆聽，並深受感動，因為他們之前從未聽聞這樣的機密。他們迷惑不解：“他在哪里發現這個故事的？”

幾年之後，我看到聖高爾•高文達•瑪哈拉傑所寫的一篇雜誌文章，他是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的傑出門徒。當我開始閱讀時，我想：“啊，他在這裏寫了同樣的東西，僅有些微改動。他如何從我心裏拿取這個？”我高

興地想：“這個人，高爾•高文達•瑪哈拉傑，是這世間那些真正處於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眾哥斯瓦米的傳系，絕無僅有的人之一。唯有真正的奉獻者才能夠知曉這所有真理。”

若干年前，我在佳甘納特•普瑞翻譯一些書籍時，高爾•高文達•瑪哈拉傑僅帶著一個門徒來見我。他極其耐心地聆聽我的講經，並深受吸引。我們成了朋友，他告訴我：“聖帕布帕德隱跡時，當你把他放進墓塚（samadhi）之時，我在溫達文看到你。我也在場，不過當時我極其渺小。你令我非常感動，我想見你並聽你講課，但那時我不能這樣做。現在我來了。”

他繼續說：“有些問題。我無法講述柴坦亞•瑪哈帕布和茹阿妲-奎師那的榮耀。我受制於一些不願聆聽這些命題的人。他們製造了很多問題，甚至阻攔我前往澳大利亞、德國和其他國家。我無法打開心扉講述這些榮耀”，他開始哭泣。我擁抱他並說道：“不要擔心——像我一樣堅強。若問題來了，就像雄獅一樣跳過去。要像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和我的靈性導師一樣。”我極力安慰他，繼而他便離開了。第二年他前往瑪亞普爾，當他講述這個故事之時，就在那裏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很多門徒哭著來到我這裏，我告訴他們：“我會幫助你們。不要擔心。”他的觀點與我非常相似，因而這個故事也與他有關。

我在佳甘納特•普瑞和我們盛大的納瓦兌帕壇車節期

間所闡述的，都發表在我們的月刊，《純粹奉獻者通訊 (Bhagavata Patrika)》。我也尋覓過記載這逍遙時光的原著，但沒有人能告訴我它在哪里。我問了很多佳甘納特•普瑞的博學婆羅門指導 (pandas)，他們只能告訴我說：“我們讀過，但我們必須去尋找原著書籍。”但他們卻無法出示。

奎師那返回溫達文

當奎師那前往瑪圖拉和杜瓦爾卡時，所有巴佳居民都感到生離死別，尤其是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最難過的，就是奎師那摯愛的牧牛姑娘。有時她們暈倒不省人事，看似死去一樣，有人甚至會想：“啊，她們已經死了！”奎師那也感到與牧牛姑娘分離，尤其是與茹阿迪卡。有時祂也失去外在知覺，並維持這狀態多天。

當我們聆聽和討論這些崇高的題旨時，我們驕傲地想：“我的靈性導師和我作為茹帕傳系的外士那瓦 (rupanuga Vaisnavas)，身處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傳系中。”資深奉獻者尤其意識到，我們師徒傳系中的靈性導師 (guru-varga 古茹-瓦爾嘎) 全都是茹帕傳系的外士那瓦。因此我們要理解聖茹帕•哥斯瓦米在這個壇車節的心緒。

正如之前所討論的，即使 Sahitya-darpana 本來是以世俗戀人的低俗情感寫成的，因而有違道德禮節，但聖柴坦

亞•瑪哈帕布也再三吟誦其中一個詩節：

*yaù kaumära-haraù sa eva hi varas tä eva caitra-kñapäs
te conmérita-mälaté-surabhayaù prauòhäu kadambäniläu
sä caiväsmi tathäpi tatra surata-vyäpära-lélä-vidhau
revä-rodhasi vetasé-taru-tale cetaù samutkaëohate*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78）

在我年輕時盜走我心的那個人，現在再次成為我的主人。這是農曆最後一個月之中同樣的月夜。那裏有同樣芬芳的瑪茹阿緹花朵，卡丹巴森林吹來同樣甜蜜的微風。在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我同樣也是那位愛人，然而在這裏，我心仍不悅。我渴望回到瑞瓦岸邊的維塔西樹下。那是我之所求。

有一個人明白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內在感受——斯瓦茹帕•達莫達爾，還有另一個人明白——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後來他成了聖茹帕•哥斯瓦米。除了他們，無人明白瑪哈帕布的深刻含義。在帕亞嘎（Prayaga），瑪哈帕布授權茹帕•哥斯瓦米，把祂全部恩慈賜予給他，因而現在他能夠在他自己的詩節中寫出其含義：

*priyaù so 'yaà kãñëaù sahaçari kuru-kñëtra-militas
tathähaà sä rädhä tad idam ubhayòu saìgama-sukham
tathäpy antaù-khelan-madhura-muralé-païcama-juñe
mano me kälindé-pulina-vipinäya spåhayati*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79）

現今我在庫茹之野的這個戰場上，遇見了我親密的老朋友奎師那。我是同樣的茹阿姐茹阿妮，現在我們相聚一起。這非常愉悅，但我仍想回到雅沐那河岸那密林的樹下。我想在溫達文的那個森林，傾聽祂以第五調吹奏甜美笛子所發出的音振。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26-31）緊接其後的詩節，進一步解釋了其含義：

*avaçeñe rädhä kãñëe kare nivedana
sei tumi, sei ämi, sei nava saìgama*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中，這樣對主佳甘納特說道：】你是同一個奎師那，而

我是同一個茹阿姐茹阿妮。如同我們在初生時見面一樣，我們現正同樣再次相聚。

*tathäpi ämära mana hare vändävana
vändävane udaya karäo äpana-caraëa*

〔儘管我們都是同樣的，但我的心意仍然眷戀著溫達文之地。我你的蓮花足再次欣然出現在溫達文。〕

*ihäi lokäraëya, häté, ghòä, ratha-dhvani
tähäi puñpäraëya, bhàiga-pika-näda çuni*

〔在庫茹之野，有大批人群、大象和馬匹，還有哐啞作響的馬車。而在溫達文則有花園，可以聽到蜜蜂的嗡嗡叫和鳥兒的嘰嘰喳喳。〕

*ihäi räja-veça, saige saba kñatriya-gaëa
tähäi gopa-veça, saige muralé-vädana*

〔在庫茹之野這裏，你穿戴一如皇室王子，大批勇士陪伴著你；但在溫達文，你看上去恰如一位普通的牧牛童，僅由你美麗的笛子所陪伴。〕

*vraje tomāra saige yei sukha-āsvādana
sei sukha-samudrera ihài nāhi eka kaëa*

〔 比起你我在溫達文同享的超然歡樂之洋，這裏甚至連其中的一滴都沒有。 〕

*ämä laiä punaü lélä karaha vändävane
tabe ämära mano-väichä haya ta' püraëe*

〔 因此我請求你來到溫達文，與我同享逍遙時光。若你這樣做，我便夙願得償。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說：“我是同樣的，我摯愛的奎師那也是同樣的，我們現在久別重逢；但在這裏我不快樂。我想身在雅沐那河流淌的溫達文，那芬芳馥鬱的卡丹巴樹蔭下。那時我們沒有成婚，沒有任何信使，我們無拘無束地相會。僅是瞥視彼此，我們的愛意便增加，並達到頂點。現在我們再次在庫茹之野這裏相聚，但我並不滿足。我想要你來到我心中，那就是溫達文。我想與你在那裏再次相聚。”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詩節中清晰闡釋這含義。人若

銘記並遵循這些想法，他便是真正的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否則，他就不屬於師徒傳系。那些禁止別人想這些事情的人，不是茹帕•哥斯瓦米傳系中的茹帕傳系外士那瓦。盡力理解這一點。這是自我中心的想法：“我的靈性導師，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沒有鼓勵我們去理解這一點”。你們的靈性導師已解釋這一點千百萬次，但你們沒有眼睛去看，沒有耳朵去聽。他是茹帕傳系中人，就如我們那些下至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和我的靈性導師的前輩聖師一樣。

我的靈性導師憶念這些題旨時，他的膚色總是變紅、黃和白，繼而變成蒼白。當我為他講述這些逍遙時光時，他會不斷哭泣。所有真正的靈性導師都在同一傳系中，若你不在這個傳系中，你便已偏離正軌。我們誠然不應該對不夠格的人解釋這些命題，但若我們完全不解釋，那麼這所有命題就會喪失——從這世間永遠消失。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回答了這方面的所有疑問¹。盡力去覺悟這些回答。

《聖典博伽瓦譚》(7.5.23) 有雲：

çravaëà kértanaà viñëòu
smaräë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à däsyàà

sakhyam ätma-nivedanam

聆聽和唱頌主維施努的超然聖名、形體、品質、隨身用品和逍遙時光，憶念祂們，服務主的蓮花足，以十六種用具虔敬地崇拜主，向主供奉禱文，成為祂的僕人，視主為最好的朋友，向祂皈依一切（換言之，以身體、心意和言語服務祂）——這九種方法被接受為純粹的奉獻服務。

那些只講述這詩節的概括或外在含義的人，應當前往茹阿瑪努佳或瑪德瓦查爾亞的師徒傳系，因為他們只懂得一般原則。我們應當把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情感加進這些原則之中。比如，在這詩節的第一行，“維施努”意指與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在一起的奎師那。這是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中人的理解。努力理解這一點。若你永不憶念、覺悟，或永遠不向夠格之人解釋這些，你便會偏離我們的師徒傳系（*guru-parampara*）。你必須來到恰當的傳系中。

《聖典博伽瓦譚》（10.33.39，36）中亦雲：

*vikrèõitaa vraja-vadhübhira idaa ca viñëõu
çradhdhänvito 'nuçãëuyäd atha varëayed yaü
bhaktiä paraa bhagavati pratilabhya kämaa*

håd-rogam açv apahinoty acireëa dhérau

定慧之人，懷著信心聆聽或描述主與溫達文年輕牧牛姑娘的嬉戲事件，他將得到對主的純粹奉獻服務。他會從而迅速征服色欲，心之頑疾。

*anugrahäya bhaktänäà
mänuñaà deham ästhitaù
bhajate tädâçéù krédä
yäu çrutvä tat-paro bhavet*

當主以人形身體對祂的奉獻者施與恩慈時，祂進行的那些逍遙時光會吸引聆聽者獻身服務祂。

Tat-paro bhavet 意指：“你必須這樣做；否則你會偏離正軌。”你不應當做 **anukarana**；也就是，你不應當模仿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然而，你們那些逐步來到中階奉獻者層面的人，必須努力聆聽這些逍遙時光；否則你們會偏離正軌。遵循茹帕•哥斯瓦米在壇車節的陳述是很重要的。

不要困惑。完全不要置疑。你們可以這樣想：“整個世界可能都會批評並反對我——我不介意。我只在意我的靈性導師、在意聖茹帕•哥斯瓦米以及我們師徒傳系的列位先

師（acarya-varga）。”奎師那已賜予你們良好智慧。運用你們自己的智慧，不要人云亦云。努力去判斷、察看、還要閱讀授權經典。若你說：“我們是茹帕傳系中人”，那你們就必須要遵循茹帕•哥斯瓦米，不要把他隱匿起來。運用你的智慧，為你自己而看，然後你會覺悟到什麼是正確，什麼是謬誤。若我隱匿我父親的名字，這對嗎？隱匿自己父親的名字是對的嗎？

你們可以閱讀這一詩節的譯文，之後，你們可以閱讀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²的解釋，尤其是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²的解釋。

現在我又言歸正轉——回到第三個故事。當牧牛姑娘沉浸在與奎師那的分離之情而不省人事時，奎師那在杜瓦爾卡也不省人事，祂想著：“茹阿迪卡，茹阿迪卡！”這問題大了，納茹阿達、烏達瓦、巴拉戴瓦帕布和其他人開始討論如何讓祂恢復知覺。首先，他們建議要納茹阿達彈奏他的七弦琴（vina）並榮耀巴佳、雅淑姐媽媽、牧牛姑娘和所有巴佳居民，但納茹阿達反對：“你們知道奎師那清醒時會發生什麼事嗎？祂會立刻前往溫達文，無人能夠阻止祂。祂會在那裏與牧牛姑娘在一起，永不回來。你們決定做什麼時要考慮這點。”

現在他們進退維谷。他們一再思索，決定：“烏達瓦應當前往巴佳並告訴雅淑姐媽媽、南達王，以及牧牛童和牧

牛姑娘，說奎師那要來了。他將告訴他們：‘現在你們可以迎接祂。’無人能夠知曉巴佳居民現在的狀態。有些居民甚至在地上四處躺著，不省人事。當他們聽到奎師那要來，他們會恢復知覺並安排去迎接祂。然後烏達瓦會用計把奎師那再次帶到杜瓦爾卡。這沒有問題，烏達瓦必須去那裏。奎師那先前派遣過他，因此他應當現在就走，告訴他們奎師那要來了。”

烏達瓦聽到這個建議時，非常不悅。“請聽我說，”他告訴他們，“若我去到溫達文說奎師那要來，他們不會相信我，因為我以前騙過他們。我告訴他們：‘我要走了，我很快便會帶奎師那來這裏。我肯定會把祂帶來。’之後我多次懇請奎師那，但祂諸多藉口，那麼我能怎麼做？我去也沒用，因為他們不會相信我。他們會說：‘啊，這騙子來了，這騙子來了！’雅淑姐媽媽尤其會這樣說。”

納茹阿達•牟尼說道：“那麼巴拉戴瓦帕布可以去。祂能夠安慰所有的牧牛姑娘和牧牛童。”但巴拉戴瓦同樣回答道：“我多次叫奎師那去那裏，祂總是回答：‘好的，我會去’，但祂從來都沒去。最終我獨自前往，好言安慰他們：‘我承諾，我會去杜瓦爾卡把奎師那帶來。’”

“我不知道為何這個殘忍的奎師那從來都不想去那裏。祂曾是非常溫柔甜美，但現在祂鐵石心腸。我能說什麼呢？若我去了，巴佳居民也會數落我說：‘啊，這個騙子

和撒謊者來了！’我去也沒有用，因為他們也不會相信我。奎師那不是親身臨在，就難以慰藉他們。奎師那應當自己去。”

當他們正在討論怎麼辦時，奎師那的妹妹蘇巴卓來了並聽到這一切。“不要擔心，”她說，“我這就去。我會去溫達文，去見雅淑姐媽媽。我會先坐在她懷中，接著我會輕撫她並告訴她：‘母親，奎師那要來了。祂跟我一起上路的，但在途中很多國王圍繞著祂，開始對祂做崇拜，向祂祈禱並奉上很多禮物。因此我先到達這裏。奎師那會稍晚一點，但祂已在路上。可能是幾個小時，或者一兩天，但祂正在路上。’我會挨家挨戶地前往牧牛姑娘的家裏。我會安慰她們並告訴她們：‘啊，現在高興點，不要感到離別之情。奎師那就要來了！’她們會變得很高興，接著我會告訴她們：‘你們應當準備好歡迎奎師那。’稍後，我會耍個計謀，告訴我的哥哥：‘啊，你坐在這裏，而你的母親戴瓦奎，父親瓦蘇戴瓦和你所有的王妃都在杜瓦爾卡生活嗎？’我會用計把祂帶回杜瓦爾卡，因此不要擔心。讓我先帶來一輛上好的馬車。其後納茹阿達要用他的七弦琴伴奏，唱頌巴佳的榮耀，接著奎師那便會恢復知覺，之後祂便會去溫達文，那裏一切都會就緒。”

馬車來了，蘇巴卓準備出發。巴拉戴瓦於是說道：“若我的弟弟妹妹都要走，我也得走。我想見我的母親和父親，

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我想見我所有的朋友和牧牛姑娘。我不能留在這裏。我必須得去。”蘇巴卓說道：“好的，我們一起走吧。巴拉戴瓦帕布會先走，我會跟著他。”因此又來了一輛馬車，巴拉戴瓦的馬車在蘇巴卓的前面。當牠們要離開時，巴拉戴瓦告訴奎師那的車夫達茹卡：“把你的馬車駛來，準備出發。奎師那恢復知覺時，駕著馬車飛弛到溫達文。”

然後，在懇請之下，納茹阿達牟尼以他的七弦琴伴奏，開始非常甜美地高歌。納茹阿達榮耀巴佳的甜美之聲進入奎師那的耳朵時，牠恢復知覺並想道：“現在是清晨，而我身在巴佳。我那甜美的笛子在哪里？”牠問：“在哪里，在哪里？啊，我知道了。牧牛姑娘都很狡猾。她們把它偷走了。我要好好教訓她們一頓。”於是牠以美麗的三曲形體站立，就如牠以前在巴佳所做的一樣，如此，牠以杜瓦爾卡從未有人見過的形象出現。

牠開始尋找時，牠說道：“啊，是拉麗塔拿走了！若不是拉麗塔，那就是茹阿迪卡本人在薇莎卡的幫助下偷走了它。”牠的舉止像是在尋找她們，看看她們把牠的笛子藏到哪處。與此同時，牠看到烏達瓦並問道：“烏達瓦，你為何在溫達文？”接著牠看到納茹阿達並問道：“啊，你也在溫達文？你從哪里來的？”納茹阿達回答：“我的主啊，禰不在溫達文。禰在杜瓦爾卡。這裏不是雅沐那河，這是杜瓦

爾卡•普瑞的海洋。請記起禰在哪里。”

奎師那非常陶醉，因而祂忘記了烏達瓦和納茹阿達以及其他的人，祂準備奔向溫達文，儘快與牧牛童和牧牛姑娘見面。烏達瓦告訴祂：“主人，禰的車子已備好，因為我們知道禰會這麼做。禰可以登上車子立即趕往溫達文。”

奎師那想要登上祂的壇車，但祂對茹阿姐的愛（radha-prema）令祂如此瘋狂，以至於無法獨自走路。當祂舉步時，很多人開始來協助祂，從前後左右扶住祂，幫祂。祂仿如瘋子，迷失在茹阿姐的愛意深情中。不知怎地，把祂帶到壇車，登了車，車夫達茹卡（Daruka）立即飛速驅車趕往溫達文。巴拉茹阿瑪和蘇巴卓在前，奎師那緊隨其後。

與此同時，在溫達文，茹阿迪卡感到無法忍受的分離，她已奄奄一息，處於彌留之際。她奄奄待斃，沒有呼吸，所有的巴佳居民都極為擔憂，他們想：“她就要離開身體了！”每個人都絕望，認為她無法維持生命，他們全都痛心欲絕。他們都在想：“我們救不了她！她肯定要死了！”拉麗塔和薇莎卡在竭盡全力挽救她，但她卻沒有復蘇跡象。

就在此時，其他所有女士也聚集在那裏，她們也極度難過——甚至禪卓瓦麗也前來表示同情。不知怎地，茹阿迪卡氣若遊絲地說道：“若我死去，應當要讓我的身體環抱肉桂樹。讓我的體內之氣與南達村——奎師那呼吸的地

方一一的空氣混合。讓我的體內之火與南達爸爸家的陽光混合，好使它會照耀該處，我便會觸碰到奎師那。願我的體內之土混于南達府（Nanda-bhavana）的庭院中，以便奎師那可以在我上面行走，如此我便能觸碰到祂。”她這般悲歎著，再度失去了知覺。

與此同時，三輛車到達了巴佳——蘇巴卓和巴拉戴瓦的車在前面，奎師那的車緊隨其後。奎師那一到達那裏，便聽聞：“茹阿迪卡快要死了，她甚至無法再多活一刻。”祂迅即奔向茹阿迪卡即將放棄身體的地方，祂看到她便開始痛哭。祂越來越沉浸于對茹阿姐的純愛（radha-prema），祂雙手開始溶化。祂的下半身也溶化了，繼而是祂的臉；只剩兩隻又大又圓的眼睛。就在那一刻，巴拉戴瓦帕布和蘇巴卓趕到了，祂們見狀也情不自禁，變得同奎師那一樣。

此刻，拉麗塔一再對茹阿迪卡耳語道：“茹阿姐，茹阿姐！奎師那來了。奎師那來看妳了！不要死。”薇莎卡對著她另一隻耳朵說道：“奎師那來看妳了！”茹阿迪卡逐漸恢復了她的外在知覺，她睜開眼睛，想道：“啊，俊美的奎師那來了！”她更深陷於愛意情感的狂喜之中。奎師那看到她，祂的愛也增長了，祂也失去外在知覺。祂處於那同一狀態中，開始在地上打滾。

茹阿迪卡告訴薇莎卡：“請幫助奎師那，不然祂會死。你知道挽救祂的曼陀。在祂耳邊說：‘茹阿姐，茹阿姐！’”

當奎師那從薇莎卡口中聽到這強大曼陀的甜蜜灌注：“茹阿姐，茹阿姐，茹阿姐，茹阿姐！”，祂睜開眼睛，再度歡天喜地。祂逐漸復蘇，祂們相聚一起，每個人都很快樂。

納茹阿達也到了，他請求奎師那：“主人，請顯現禰沉醉並溶化時，你所揭示的這三個形體吧。如此每個人都會看到和覺悟禰的這些真理。請在這個世間某處顯現這些形體吧。”奎師那回答：“Tatha 'stu, tatha 'stu evam bhavatu! 就這樣吧。我會在尼拉查拉（Nilacala）一直維持這個形體，那裏會像杜瓦爾卡，每個人將可以來那裏見我。”

我略述了這段非常美麗的逍遙時光。這逍遙時光在純粹奉獻者的心裏，聖高爾•高文達•瑪哈拉傑也談及它。我也調和了一些要點，以澄清有關這逍遙時光的疑問或誤解。

你們要知道巴佳有四組牧牛姑娘：隸屬茹阿迪卡本人的那組（svapaksa），隸屬她對手的那組（vipaksa），隸屬對她保持中立的那組（tatastha-paksa）和隸屬善待她的那組（suhrt-paksa），沒有她們，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便不會發生。然而，當奎師那消失時，或當祂前往瑪圖拉或杜瓦爾卡時，便不再分黨分派，牧牛姑娘都心內浮現分離之情。那時，所有的組別都為了奎師那合而為一，她們互相幫助。禪卓瓦麗，或巴卓，或其他人，誰都會前來安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因為她的分離至高無上。她們都非常同情她，因為相比之下，她們的分離之情不及她那麼高。她們告訴

她：“茹阿迪卡啊，妳不要哭泣。奎師那會來的。”甚至連自己也處於深切分離情感之中的禪卓瓦麗，也會前來這樣安慰。

這裏的互動非常玄妙，而我想把這些超卓逍遙時光的覺悟和入口傳授給你們，但你們先要變得有資格。努力遵循規範奉愛——*sravanam kirtanam visnoh smaranam*（唱頌、聆聽和憶念）——否則你將無法維持你的靈性生命。你會變得充滿色欲，一段時間之後，你會認為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與你離婚的逍遙時光相同。我沒有讀過諸如《哥文達-麗拉密瑞塔 *Govinda-lilamrta*》之類的書籍，但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有這全部書籍的複製本。讀過這些書的人，很多都墮落了，因此現在你們不應當讀它們，也不應當講授這類主題。要非常、非常當心。我們的目標是覺悟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但你不能一蹴而至。若你想在樹上，你必須先從樹的根部往上爬，從那裏你才能到達最高處。若你嘗試跳躍，你就會掉下來。

我要求你們閱讀《教誨的甘露 *Upadesamrta*》、《訓誨心意 *Manah-sikasa*》和諸如此類的書籍。努力念誦更多。僅僅念誦十六圈是不夠的。你的靈性導師傳授了十六圈一次，接著又十六圈一次，繼而又十六圈一次；共有四次十六圈³。他是漫無目的地傳授這些嗎？有人可能非常精于講述奎師那的命題（*hari-katha*）以及履行相關服務，但若他

因為沒有品味而不唱頌，那麼他是個非常虛弱的奉獻者，
一段時間後他便會墮落。

tan-nāma-rūpa-caritādi-sukértanānusmātyou
krameëa rasanā-manasé niyojya
tiñöhan vraje tad-anurāgi-janānugāmé
kālaà nayed akhilam ity upadeça-sāram

《教誨的甘露》第 8 詩節

所有教導的精華就是，應當充分利用全部時間——每天
24 小時，好好念誦和憶念主神聖的名字，超然的形象、
品格和永恆的逍遙時光，藉此逐漸善用舌頭和心意。如
此，應該居住在巴佳，在奉獻者的指導下服務奎師那。
應該遵循主摯愛奉獻者的步伐，他們深切依附對祂的奉
愛服務。

在品嚐超然甜美情悅、通達真理的偉大奉獻者靈性導
師的指導下，身在溫達文，明瞭個中含義地恒常唱頌聖名，
知悉並憶念聖茹阿妲-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然後你便會完全
有資格達至生命的最高目標。

¹“這所有結論都不適宜對公眾揭示。但若不揭示這些結論，則無人會明白。因此我會提到它們，只揭示它們的精華，以便於具有愛意的奉獻者會理解它們，傻瓜則不會。把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和主尼提安南達緊守於心的人聆聽這所有超然結論，便會變得喜樂。”（《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4.231-3））

²請參照附錄。

³念珠袋上附有 20 顆計數珠，它們分成十六和四這兩部分。奉獻者完成一整個十六圈，便會挪動四顆珠子之一。這種安排令他能計數 64 圈。

第九章 節日之後



誰是外士那瓦

第一個壇車節現已結束了，壇車也返回尼拉查拉。回程時，瑪哈帕布和祂所有的奉獻者繼續想著祂們是從庫茹之野前往巴佳，上演了祂們前往貢迪查時同樣的逍遙時光。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解釋道：他們沒有想著：“奎師那在返回杜瓦爾卡。”即使在回程時，祂們也一直保持這一想法：“我們帶著奎師那前往溫達文。”

壇車節結束後，有一天，尼提安南達帕布與瑪哈帕布促膝談論一些機密之事。此後，瑪哈帕布喚來祂所有的高迪亞奉獻者，逐一向他們所有人互相榮耀。比如祂說：“你們認識這個奉獻者嗎？這是茹阿嘎瓦學者（Raghava Pandita）。整年之中，他和他的妹妹達瑪燕緹（Damayanti）都做很多美味的乾糧並帶來這裏給我。我隨身帶著，一點一點的吃，整整要下個年頭才能吃完。”

接著祂說道：“你們認識這位元瓦蘇戴瓦•達塔嗎？他

是非常高階的奉獻者。我無法報答他。他把每天得來的錢，無論多少，都用於主哈利、靈性導師和外士那瓦；他一分錢也沒有留為己用。希瓦南達•賽納（Sivananda Sena）啊，你應當成為他的會計，努力為他記賬。一個居士應當有點餘款來維繫他的家庭；他不應當身無分文。盡力為他另自留點錢，以便他能夠維繫家庭；否則他會把一切都花到我身上。”

瑪哈帕布這樣把奉獻者逐一喚來。祂叫來薩提亞拉傑•刊（Satyaraja Khan），一位來自庫裏納村（Kulina-grama）的奉獻者，祂說道：“薩提亞拉傑•刊的父親——古那拉傑•刊（Gunaraja Khan），在他的書《奎師那之榮耀 Sri Krsna-vijaya》中寫道：‘奎師那是我的摯愛（prananatha）。祂是我生命氣息唯一的主。’為此我已把我自己永遠賣給他的家族。不要說是他的家人，我甚至榮耀他們村子裏的狗——所有的狗——因為它們只吃祭餘（prasada）並遵守艾卡達西斷食日。我必須榮耀它們。若它們來到我這裏，我肯定會輕撫它們。它們是奉獻者。”

瑪哈帕布祝福薩提亞拉傑•刊，並告訴他：“每年你都應當要從你的村莊拿一條非常粗大結實的繩索來。你富可敵國，如同國王，因此設法把繩索帶來。”每年薩提亞拉傑•刊都會帶來新繩索，因為拉動壇車的繩索每年在壇車節期間都會被拉斷。

在這聚會上，柴坦亞•瑪哈帕布榮耀了很多奉獻者，祂也請求尼提安南達帕布：“尼提安南達啊，返回孟加拉，在那裏傳教吧。阿兌塔師，你也應當去那裏並到處傳教。前往那些被社會忽視之人那裏。向他們傳教並激勵他們唱頌聖名。若你這樣做，我將非常高興，若尼提安南達帕布不是每年都來這裏，我也將非常高興。祂大多數時間都應當要在那裏傳教。”

我正在向你們解釋這相同的使命。你們全都要努力去傳教、派書並幫助其他奉獻者；我明年再來時，你們每個人至少都應當帶來十朵甜美的花朵（人），並幫助他們成為奉獻者。尼提安南達帕布也盡力這麼做，祂尤其眷顧那些被忽視之人，比如勞工（庶卓 sudras）、管理者（卡亞斯塔 kayasthas）和金匠（suwarna-vaniks）。金匠意謂黃金寶石匠。由於他們給自己的母親製作金飾時甚至還要收費，因此在印度受到漠視。他們甚至對自己的父母也絕不讓步，他們因為貪婪而犯眾怒。婆羅門和查錘亞甚至不會飲用他們家的水。但尼提安南達帕布仁慈地走近他們，擁抱他們，並告訴他們：“你們能唱頌‘哈瑞 奎師那’嗎？就請說一遍吧。”祂在整個孟加拉這樣傳教。我也以同樣的心緒前往各處，你們也要遵循這些原則。

薩提亞拉傑•刊和庫裏納村的居民便走近瑪哈帕布，向祂提問。《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02-3）有雲：

*tabe rāmānanda, āra satyarāja khāina
prabhura caraēe kichu kaila nivedana*

之後，茹阿瑪南達•瓦蘇和薩提亞拉傑•刊二人在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蓮花足下提問。

*gāhastha viñayé āmi, ki mora sādhanē
çré-mukhe ājīā kara prabhu – nivedi caraēe*

〔薩提亞拉傑•刊說：〕我親愛的主，我是個居士，也是物質主義者，我也不知道在靈性生命獲取進步的方法。因此我皈依在禰的蓮花足下，請求禰指導我。

這問題不是針對薩提亞拉傑•刊，而是為了所有的居士。盡力聆聽瑪哈帕布這個教導並遵行。我們也完成了我們自己的壇車節，因此柴坦亞•瑪哈帕布在對你們所有人說：

*prabhu kahena, – ‘kāñēa-sevā’, ‘vaiñēava-sevana’
‘nirantara kara kāñēa-nāma-saikértana’*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回答：“繼續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持之以恆。盡可能服務祂和祂的奉獻者——外士那瓦們。”

是的，這是主要的事情——總是服務外士那瓦，總是服務奎師那。聖薩提亞拉傑•刊接著又問了另一個問題，澄清疑惑。他說：“我知道如何唱頌奎師那的名字。你解釋的都很清楚。一對鑢鈸，兩人、三人、四人、五人或更多奉獻者一起唱頌：‘哈瑞 奎師那 哈瑞 奎師那 奎師那 奎師那 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 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 哈瑞 哈瑞。’這是齊頌聖名 (sankirtana)。”靈唱 (kirtana) 是獨自進行，而齊頌聖名是多人聚集一起，在自我覺悟奉獻者的指導下進行的。那時將會是齊頌聖名，否則，沒有這樣的指導，那便如同狗吠一般。盡力明白這些真理吧。

“那麼很明確，”薩提亞拉傑•刊和茹阿瑪南達•瓦蘇告訴瑪哈帕布，“我們也知道如何服務奎師那，從一天之始做崇拜 (arcana)，從早到晚：供奉燈儀 (arati)、沐浴神像、在正午供奉食物 (raja-bhoga)、在三點鐘再次供奉更多食物，接著在晚上供奉食物、靈唱和燈儀。這就是對奎師那的服務 (krsna-seva)。另外，那些有資格的人還應當憶念奎師

那在白天和晚上全部的八段時光。這就是對奎師那的服務。”

“但什麼是對外士那瓦的服務（vaisnava-seva）？我們怎樣才能識別外士那瓦？請讓我識別誰是外士那瓦，他的普遍特徵又是什麼？”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以下列詩節（《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06-8））作答：

*prabhu kahe, yāira mukhe çuni eka-bāra
kāñëa-nāma, sei pūjya, çreñöha sabākāra*

任何人只要唱頌奎師那的聖名一次，他便堪受崇拜，也是人類之中的最高者。

*eka kāñëa-nāme kare sarva-pāpa kñaya
nava-vidhä bhakti pürëa nāma haite haya*

僅僅唱頌奎師那的聖名，便能免除罪孽深重生命的所有反應。僅憑唱頌聖名便能完成九項奉獻服務法。

*dékñä-puraçaryä-vidhi apekñä nä kare
jihvä-sparçe ä-caëdäle sabäre uddhäre*

無需啟迪或執行啟迪前所需的活動。僅需從嘴唇發出聖名的音振。如此一來，即使最低等的人（吃狗者 *candala*）也能得渡。

柴坦亞•瑪哈帕布接著又引用往事書的詩節來證明這一點：

*äkãñöiù kâta-cetasâ sumanasâm uccâöanaâ câahasâm
äcaëöâlam amûka-loka-sulabho vaçyaç ca mukti-çriyaù
no dékñââ na ca sat-kriyââ na ca puraçcaryââ manâg ékñate
mantra 'yaâ rasanâ-spâg eva phalati çré-kãñëa-nâmâtmakaù*

Padyavalai (29)；《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10）

對於很多神聖、開明之人來說，主奎師那的聖名具有迷人特質。那是所有罪惡反應的殲滅者，並極具威力，除了無法唱頌的啞巴，人人皆可實行，包括最低等的人，即吃狗者。奎師那的聖名控制解脫之富裕，祂又等同于奎師那。僅用舌頭觸及聖名，就立即生效。唱頌聖名不仰賴啟迪、虔誠活動或一般在啟迪前遵行的調整守則（*purascarya*）。聖名不會等待這所有活動。祂是自足的。

*ataeva yāira mukhe eka kãñëa-nāma
sei ta' vaiñëava, kariha täihära sammā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11）

〔繼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最終忠告：〕唱頌哈瑞奎師那曼陀之人被理解為外士那瓦；因此你要對他必恭必敬。

這是第一年所說的回答。第二年聖薩提亞拉傑•刊再次問了他的問題，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回答別具深意：“心存榮耀地唱頌聖名的人，若他沒有任何冒犯，他也遵循有關賭博、抽煙、吃肉及其它罪行等等的基本禁令，無論他有否啟迪，你都要榮耀他。他應當受到榮耀，因為他能擺脫過往冒犯並可得解脫。”

第三年又問了這個問題。這次瑪哈帕布解釋了更多，祂的解釋變得完整。祂通過庫裏納村的村民，逐步教導普羅大眾，有力地說明了：若你想要進步，就必須接受啟迪。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接受了啟迪。若你不接受啟迪，忽視聖茹帕•哥斯瓦米、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和瑪哈帕布的教導，那麼描述到唱頌的這所有良好效果便與你無關。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第一和第二年的回答，是為了鼓勵那些不知道必須要接受啟迪之人。想要成為純粹奉獻者並聽過這種純粹奉獻者講述哈利題旨的人，必須接受啟迪，放棄他們的所有冒犯，變得進步，並覺悟他們同奎師那的關係。

來自納瓦兌帕聖地附近的施瑞刊達（srikanda）村莊的納拉哈利•薩拉卡爾（Narahari Sarakara）、穆琨達•達斯（Mukunda dasa）和茹阿古-南達那（Raghu-nandana），都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親密同遊。在那第一年他們也在場，瑪哈帕布也榮耀了他們。祂喊來穆琨達•達斯，在所有奉獻者面前問他：“穆琨達•達斯，你是茹阿古-南達那的父親，抑或茹阿古-南達那是你的父親？”穆琨達和瓦蘇•高薩二人都是非常出色的靈唱好手，也是柴坦亞•瑪哈帕布極為親愛的同遊，而茹阿古-南達那是穆琨達的兒子。但瑪哈帕布仍然問穆琨達：“你是茹阿古-南達那的父親，抑或茹阿古-南達那是你的父親？我有些疑惑。”祂知道茹阿古-南達那是穆琨達的兒子，但祂仍然問道：“誰是兒子，誰是父親？告訴我你的決定。”

穆琨達笑著回答：“茹阿古-南達那是我的父親，我是他的兒子。“父親”是真正能給予奎師那奉愛（krsna-bhakti）的人。我們全家都從茹阿古-南達那處得到奎師那奉愛，因此他不是我的兒子；我才是他的兒子。”從世俗意義來說，

某人也許會被視為是某人的父親，但真正的父親是能夠賜予奎師那奉愛的人。

瑪哈帕布極為高興，祂說：“啊，我的疑惑消除了。能喚醒奎師那奉愛的人就是真正的靈性導師。你的確是個非常高階的奉獻者。”

奉獻者可能會從實際上不夠資格賜予奎師那奉愛之人那裏接受婆羅門啟迪（*diksa*¹）。比如，奉獻者可能會跟隨其他那些鼓勵他接受啟迪的人。這可能是他啟迪時不知道婆羅門啟迪的含義，但後來當他得到純粹奉獻者的良好聯誼時，他開始明白：“我正在從這位純粹奉獻者處接受奉愛。”那麼，誰是他的古茹？*Yanha haite krsna-bhakti sei guru haya*。從誰那裏得到純粹奉愛，誰其實就是古茹，也應當同樣地榮耀他。這稱為偉大覺悟靈魂師徒傳系（*bhagavata-parampara*）²。

柴坦亞•瑪哈帕布談及的奎師那奉愛是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中所有人的生命目標（*prayojana*），祂親自向茹帕•哥斯瓦米解釋了這目標。瑪丹-牟罕（*Madana-mohana*）確立了我們與祂的關係（*sambandha*），哥文達賜予覺悟這關係的方法（*abhidheya*），哥琵納特（*Gopinatha*）是生命目標的主宰神明。然而，哥琵納特本人不是我們的生命目標，我們的生命目標是茹阿迪卡對哥琵納特的愛意深情。

我們的生命目標不是奎師那對茹阿迪卡或其他人的純

愛。毫無疑問，奎師那是情悅之洋，但祂不是我們的生命目標。最高的生命目標是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愛，而在所有牧牛姑娘之中，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愛意深情，她對奎師那的至高靈性情感的至高程度 (adhirudha-mahabhava)——不是對奎師那，而是對哥琵納特。這理解不是針對每個人的，而是針對罕有的奉獻者而已。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8.229) 記載了獲得這一生命目標的方法：“gopi-anugatya vina aisvarya-jnane bhajileha nahi paya vrajendra-nandane——除非遵循牧牛姑娘的腳步，否則無人能夠覺悟茹阿迪卡對哥琵納特的愛。”但遵循所有的牧牛姑娘卻無法獲得這種愛。遵循雅淑姐，我們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愛，若我們遵循其他牧牛姑娘，也無法得到。禪卓瓦麗有至高靈性情感 (mahabhava)，但她仍有所匱乏。只有遵循茹阿迪卡特別的心緒，才有可能得到這種最高的愛，若我們會在指導 (anugatya) 之下修習，便能得到。然而，我們無法在茹阿迪卡的指導下服務，亦無法遵循她親愛的女伴拉麗塔和薇莎卡。我們只能在聖茹帕曼佳麗、茹阿緹曼佳麗和同她們一樣的女伴的指導之下。

我們尤其必須要遵循茹帕曼佳麗，她恒常都在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茹阿迪卡開心，茹帕曼佳麗便開心；茹阿迪卡感到分離，她也感到分離。有時她如此深陷于茹阿

迪卡同樣的情感中而無法安慰她，而拉麗塔和薇莎卡則可以安慰。這是因為拉麗塔和薇莎卡沒有茹帕曼佳麗和茹阿緹曼佳麗如斯沉醉。微靈（基瓦 jiva）可以得到的最高級的愛是對奎師那的純愛（krsna-prema），即茹阿迪卡對哥琵納特的愛，是在曼佳麗的指導下得到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方法，永不會有其他方法；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說過這一點。

這裏，瑪哈帕布所說的是能夠賜予奎師那奉愛（krsna-bhakti）的人，而祂所提到的奎師那奉愛就是這個生命目標。能夠賜予奎師那奉愛的人其實就是靈性導師。若訓示古茹（siksha-guru）能賜予奎師那奉愛而啟迪古茹（diksa-guru）不能，那麼訓示古茹便處於偉大覺悟靈魂師徒傳系（bhagavata-parampara，巴嘎瓦-帕讓帕拉），並且應當更偏重他。他更具權威性，應當更加榮耀他。因為現在你們在履行規範奉愛，你們無法理解這點或徹底遵循。只有那些從事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的人才會明白。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能夠覺悟這些，因而他更加偏重聖佳甘納特•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Srla Jagannatha dasa Babaji Mahalaja），而非他的婆羅門啟迪古茹維皮納-碧哈瑞•哥斯瓦米（Vipina-bihari Gosvami）。夏瑪南達帕布、納若塔瑪•達斯•塔庫和施瑞尼瓦薩師都更偏重聖基瓦•哥斯瓦米，而非他們的婆羅門啟迪古茹。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

傑•哥斯瓦米更為偏重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而非他的婆羅門啟迪古茹，他在《永恆的柴坦亞經》每一章的末尾都寫道：“sri-rupa-raghunatha-padeyara asa caitanya-catitamrta kahe krsnadasa——在聖茹帕和聖茹阿古納特的蓮花足下祈禱，恆常渴求他們的仁慈，我，奎師那達斯，遵循他們的腳步，闡述《永恆的柴坦亞經》。”這就是偉大覺悟靈魂師徒傳系（bhagavata-parampara），若婆羅門啟迪古茹也在這師徒傳系之列，那非常好。請盡力知曉這些極為機密的真理吧。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逐一榮耀祂所有的奉獻者，祂全然沉醉其中並說道：“聽聽穆琨達的榮耀吧。他的職業是阿尤韋達醫生，一位御醫（raja-vaidya），他只為國王和皇室貴胄治病。普通人則不可企及。外在地，他看上去是個從事政府服務的御醫，但內在地，他對奎師那有深切的愛。誰能明白他的愛？”

一天，御醫穆琨達•達斯和穆斯林國王坐在高臺上，並向國王講述醫學治療。正當國王和穆琨達•達斯交談時，一位僕人帶來一把孔雀羽毛製成的扇子，他把扇子高舉在國王頭頂，為他遮蔭。穆琨達•達斯看到這孔雀羽毛扇子，便沉醉在對首神的狂喜愛意之中，從高臺掉到了地上。國王擔心這位御醫就此一命嗚呼，他走下來，親自令他恢復知覺。國王問穆琨達：“你哪里疼痛？”穆琨達回答：“我不怎

麼疼痛。”國王於是又問：“穆琨達，你為什麼掉下去了？”穆琨達回答：“我親愛的國王，我患有類似癲癇的病症。”然而，國王極富智慧，因而他能過明白這整個事件。他猜測到穆琨達是個非比尋常、極為尊貴的解脫之人。

瑪哈帕布接著榮耀祂的同游茹阿古-南達那（Raghu-nandana）的奉獻心：

*raghu-nandana sevā kare kãñëera mandire
dvāre puñkariëé, tara ghäöera upare
kadamera eka vākñe phuöe bära-mäse
nitya dui phula haya kãñëa-avataàs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28-9）

茹阿古-南達那堅持不懈地在廟裏服務主奎師那。在廟宇入口旁邊的湖畔有棵卡丹巴樹，每天都開兩朵花用來服務奎師那。

由於茹阿古-南達那的愛意和超卓奉愛，那棵卡丹巴樹每天都開兩朵花，甚至在冬天，無論應季與否，它都會開花。瑪哈帕布說他的奉愛如此高深，以至那棵樹總是受控於他的愛，僅僅因為他希望它這麼做，它便每日給他開兩

朵花。

繼而瑪哈帕布給三個不同的奉獻者三個不同的教導。祂再次以甜蜜話語對穆琨達說：“你的職責是賺取物質和靈性財富。此外，茹阿古-南達那的職責是恒常投入服務主奎師那。除了服務主奎師那之外，他沒有其他意向。”祂接著命令納拉哈利（narahari）：“我希望你與我的奉獻者們留在這裏。如此，你們三個都應當恒常為了服務主而履行這三項職責。”

茹阿嘎瓦•潘迪特是瑪哈帕布的另一位親密同遊。他經常從不同地方搜集非常甜蜜的椰果供奉給奎師那。一天，他有些從遠地帶來的椰果。他切開椰果並準備，正要供奉給神像。然而，此時他的僕人頭頂一筐椰果，他把手放到天花板上，然後又再觸碰椰果。學者茹阿嘎瓦告訴這位僕人：“把這些椰果拿出去，扔到河裏或任何其他地方；不能把它們供奉給神像。人們足下的塵土揚起到天花板，而你碰了天花板後又碰了筐中椰果；因此這筐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不潔淨的。”

看看這些偉大奉獻者多麼嚴格！

第二年

如前所述，在第二年壇車節過後，瑪哈帕布再次榮耀

了所有的奉獻者。你們也要努力榮耀奉獻者，不要批評他們。若你想要奉愛，便永不要做任何冒犯。即使他人尚未啟迪，只要他們沒做冒犯、沒批評任何人，也要盡力榮耀他們。否則，從遠處向他們頂拜——換言之，避免與他們聯誼。

一位庫裏納村的居民又問：“現在我們就要回家了；那麼我們的職責是什麼？我們應當怎麼做？”

請仔細聆聽並努力理解這一點。主回答道：“你應當投身服務奎師那的僕人，恒常唱頌奎師那的聖名。若你做這兩件事，你很快就會得到奎師那蓮花足的庇護。”

這位庫裏納村的居民問：“請讓我明白誰真的是外士那瓦，他的徵兆又是什麼。”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明白他的心意，微笑著解釋了兩個原則：服務外士那瓦（*vaisnava-seva*）和齊頌聖名（*nama-sankirtana*）。

*kāñḥa-nāma nirantara yāihāra vadane
sei vaiñḥava-çreñḥa, bhaja taihāra caraḇ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6.72）

恒常唱頌主聖名的人被視為最佳外士那瓦，你的職責就

是服務他的蓮花足。

在第一年，瑪哈帕布傳授了一般答案，但現在祂的回答更明確。實際上，唱頌意味著唱頌純粹聖名。那些沒有啟迪的人永遠無法唱頌純粹聖名；相反，他們的唱頌總是帶著冒犯。在這個詩節，意指“最佳”的 *srestha* 一詞並不是指高階奉獻者 (*uttama-dhikari*)。這裏尤指那些已經啟迪的中級-中階奉獻者 (*madhyama-madhyama-adhikari*) 或高級-中階奉獻者 (*uttama-madhyama-adhikari*)。他們放棄了所有種類的冒犯，總是身處與奎師那的特定關係中，唱頌和憶念祂的聖名。

第一年，柴坦亞•瑪哈帕布告訴庫裏納村的居民：應當尊敬外士那瓦，第二年祂告訴祂的追隨者去服務他們。*Bhaja* 意味著“去服務”。外士那瓦之間也有些不同，有些只應去榮耀他，有些則應去服務他，但沒有得到高階聯誼的人無法明白這些不同。一方面，這看似非常精微，但另一方面，這些不同卻如同天壤之別。

持之以恆的 (*Nirantara* 尼冉塔拉) 奉獻者是能夠一天 24 小時持續唱頌和憶念奎師那的人。*Nirantara* 一詞指“沒有任何間斷，”它表示像聖哈利達斯•塔庫這樣的人，他是柴坦亞•瑪哈帕布本人的門徒。哈利達斯•塔庫毫無冒犯地唱頌聖名，他甚至以他的聯誼，把一名妓女變成純粹奉獻

者 (suddha-bhakta)。

你們對於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的靈修 (bhajana) 有什麼想法？他們有沒有一天二十四小時一直唱頌奎師那的聖名？他們日以繼夜地寫書，諸如《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等，因此他們怎能一直唱頌？實際上，有時他們兩天、三天、四天或五天都沒有唱頌，因為他們不是處於外在知覺。當他們試圖唱頌時，淚如泉湧，開始暈倒。這個詩節適用於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哥斯瓦米嗎？當然適合。他們的唱頌才是真正唱頌奎師那的聖名。他們的煮飯是唱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唱頌。他們完全沉醉於唱頌中。

同樣，即使聖舒卡戴瓦•哥斯瓦米不彈奏風琴或鐃鈸，他也是最佳的靈唱者。他的靈唱以恒常榮耀奎師那和祂的聖名、憶念祂、沉醉於祂為形式。這樣的奉獻者更甚於持之以恆。哈利達斯•塔庫和其他多位都可以被接納為持之以恆之列，但茹帕•哥斯瓦米、茹阿古納特•哥斯瓦米和舒卡戴瓦•哥斯瓦米則不止如此。

庫裏納村的居民在上一年已經問過這個問題。為何他們又再問？這是同樣的問題。先是“誰是外士那瓦？”，接著又是“誰是外士那瓦？”庫裏納村的居民每年都問相同的問題並非因為愚蠢。他們是崇高的外士那瓦，高階奉獻者，他們正是為了所有普通奉獻者的裨益而提問。

瑪哈帕布首先解釋了一般的外士那瓦，接著是“最佳”（二流）的外士那瓦，之後在第三次祂講述了一流的外士那瓦。第二年祂所說的是二流奉獻者，第一年祂所說的是三流（初級）奉獻者。三流的、二流的——現在祂在講述高級偉大奉獻者（*uttama-maha-bhagavatas*），他們全都遠超於解脫。

*yāihāra darçane mukhe äise kãñëa-nāma
tāihāre jāniha tumi ‘vaiñëava-pradhā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6.74）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說道：〕一流奉獻者就是，他們的臨在能使別人唱頌奎師那的聖名。

*krama kari’ kahe prabhu ‘vaiñëava’-lakñäëa
‘vaiñëava’, ‘vaiñëavatara’, ära ‘vaiñëavatam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6.75）

如此，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教導了不同類型的外士那瓦之間的區別：外士那瓦（*Vaisnava*）、更好的外士那瓦

(Vaisnavatara 外士那瓦塔拉) 和最好的 (Vaisnavatama 外士那瓦塔瑪)。如此祂連續向庫裏納村的居民解釋了外士那瓦的所有徵兆。

所有的奉獻者都是外士那瓦，但有些是三流的，有些是二流的，另一些是一流的。我們都是外士那瓦，但我們作為外士那瓦的資格 (vaisnavata) 程度不同。實際上，可能有上千上萬種級別。初階奉獻者 (kanistha-adhikari) 無法區分不同的級別。他沒有智慧去思索這些不同。低級的中階奉獻者 (kanistha-madhyama) 也不是很夠格，但中級的中階奉獻者 (madhyama- madhyama) 較有資格，而高級的中階奉獻者 (uttama- madhyama) 則能夠根據所有奉獻者的品格和階段相應行事。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說有三種區分：外士那瓦 (Vaisnava)、更好的外士那瓦 (Vaisnavatara) 和最好的外士那瓦 (Vaisnavatama)，但不只三種區分。聖茹帕•哥斯瓦米解釋了外士那瓦的數千階段，但誰能識別出這所有不同的階段？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說道：“ye yena vaisnava ciniya laiya adara koribe yabe——若你知道一位高級外士那瓦的資格級別，你也根據那種級別或能力向他表示敬意，你便能得到他的仁慈並很快臻達生命的終極目標。否則，就不可能臻達你在靈性生命的終極目標。”

若你無法識別外士那瓦是何級別，你便會判斷錯誤：“噢，他就像我一樣”，或“他是位至崇高的頂尖偉大奉獻者，其他人的資格都不及他。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資格都不及我的至崇高頂尖偉大奉獻者”。在這方面你是無助的，因而你怎能定斷？若你有茹帕•哥斯瓦米和他同遊的無緣恩慈，你便有資格去識別外士那瓦，並相應地榮耀他們，否則不行。舉個例子，當你考慮茹帕•哥斯瓦米和哈利達斯•塔庫各自的品格時，你可能會尊敬哈利達斯•塔庫，而不尊敬茹帕•哥斯瓦米。你可能會認為茹帕•哥斯瓦米只是個少年，一個一無所知的初習者。但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會緊擁那同一位茹帕•哥斯瓦米，瑪哈帕布也會親切地輕拍著他的背，並對他說：“噢，好孩子！好孩子！你怎會明白我的心？”請努力明白瑪哈帕布這所有高級教導，並沉醉其中，不要批評任何外士那瓦。

關於一流的奉獻者，他們恒常穩處於同奎師那的關係中，但何他有時會想要另一種關係？比如，納茹阿達是個處於僕人情懷（*dasya-rasa*）的偉大高級奉獻者（*uttama-maha-bhagavata*），但他也想成為牧牛姑娘。這樣的奉獻者都非常“狡猾”。他們想要從上至下的品味一切。他們就像奎師那。奎師那也很狡猾，因為祂既同茹阿迪卡嬉戲，又同庫博嘉（*Kubja*）玩樂。祂為何去庫博嘉那裏？祂全然滿足于茹阿迪卡，但祂仍然想要從上至下的品味一

切。

初階奉獻者無法知道他自己的進步程度，也不知道如何根據奉獻者各自的奉愛品質，恰當地尊敬他們。他必須處於中階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藉由聯誼和聆聽哈利題旨就能夠明白誰是中階奉獻者。中階奉獻者會知道一些奎師那的命題（hari-katha），他尤其會服務外士那瓦多過服務神像。他極為尊敬外士那瓦，這對初階奉獻者來說則不可能。初階奉獻者無法放棄服務神像而去尊敬任何奉獻者，中階奉獻者卻可以這樣做。

初階奉獻者會考慮有些東西是否已經供奉給奎師那，然後他才會把祂作為神像祭餘（prasada）給予純粹奉獻者。中階奉獻者不會這樣看。當他看到高階奉獻者吃祭余時，他會明白這位高階奉獻者的供奉要比初級奉獻者的正式供奉優勝百萬倍，即使這位高級奉獻者可能根本沒有表面地供奉供品。這位高級奉獻者藉由他的眼睛和他的心供奉了供品，那供品比起沒那麼進步的奉獻者之正式供奉，更為神像所接受。他供奉了他自己，因而沒有餘下的東西可供奉。這對初級奉獻者來說，或甚至對剛起步的中階奉獻者來說，要明白這點非常困難，因為這是極崇高的階段。

¹ 《Hari-bhakti-vilasa (2.9)》有雲：“穩處於絕對真理的博學權威稱那賜予超然知識（divya-jnana）並根除罪惡（papa）、罪惡種子（papa-bija）以及愚昧（avidya）的宗教職責為婆羅門啟迪（diksa）”。 “Di 迪”意指與奎師那關係的超然覺悟，“ksa 克沙”意指摧毀上述阻礙。因此，除非是由偉大的純粹奉獻者傳授啟迪，否則便沒有真正得到婆羅門啟迪。

² 這詞語的解釋，請參考辭彙表。

第十章 佳甘納特•普瑞和納瓦兌帕之間的關係



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全能（sarva-saktiman）且極為仁慈。祂也極精於品味情悅（rasika）。祂是情悅之洋，因此祂是我們的崇拜神祇。若你深入鑽研靈修，你會明白很多相關真理。因為奎師那是甘露的最高享受者（rasika-sekhara）且無緣仁慈。祂認為：“我如何才能對所有偏離了我的受苦靈魂展示恩慈？我如何才能吸引他們？”祂這樣思索，便想要親自降臨到這個世界來施贈仁慈。

奎師那是情悅之洋，但這個海洋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奎師那作為情悅的品嚐者和享受者，第二部分是：情悅之洋的容器。奎師那是愛的對象，是情悅之洋，但祂不是容器。這情悅在茹阿迪卡的心中。若茹阿迪卡不在，便沒有情悅；奎師那會成為非人格梵（nirvisesa-brama）。

奎師那想把茹阿迪卡心中的情悅之洋賜給這個世界，這情悅之洋稱為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瑪哈巴瓦）。

祂想把這情悅佈施給這個世界，但祂做不到。祂是愛的物件，因而祂只能向這世間廣施一種概念：成為對象會是怎樣。祂無法賜予那些服務祂的人的愛。祂無法賜予對祂自己的愛，因為祂沒有這種愛。因此，為了擁有這種愛，祂“偷了”茹阿迪卡的美麗和內在心緒。

實際上，奎師那無法偷取茹阿迪卡的心緒，因為她總是非常警覺。她比奎師那更聰明智慧，因為她是祂的能量。奎師那的智慧也是茹阿迪卡。祂的一切都是茹阿迪卡。祂只能希冀，因此祂發現了另一種得到茹阿迪卡心緒的方法：祂乞求。因為茹阿迪卡和她所有的女友一直都很警覺，若祂計畫欺騙她並偷取她的愛，那麼祂將無法得逞。祂無法獨自進入愛的王國，因而祂向茹阿迪卡祈求：“啊，我乞求妳的恩慈。請把妳的美麗和至高靈性情感給我吧——只有你才有那種至高靈性情感。”

即使拉麗塔和薇莎卡也沒有那種愛，奎師那也沒有。祂的愛達到了至高靈性情感，但祂沒有稱為瑪丹（*madana*，令人陶醉的）的至高靈性情感之最高特質。為了全然品嚐祂自己的美麗和甜蜜，也為了品嚐這種品味的快樂，奎師那想拿取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至高靈性情感最高特質（*madanakhya-mahabhava*，瑪丹克亞-瑪哈巴瓦）。

茹阿迪卡回應祂的祈禱：“好的，我會把這情感佈施給你一段時間——如你所願。但你必須獲准入讀我女友們的

學校，你也必須上她們的課。那麼她們就可以把那種情感賜給你，我也會在那裏幫助你。”

如此，奎師那乞求著，祂因而成了薩祺南達那-高茹阿哈利（Sacinandana-Gaurahari）。

*anarpita-carèà cirät karuëayävatérèau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äà sva-bhakti-çriyam
hariù puraöa-sundara-dyuti-kadamba-sandépitaù
sadä hãdaya-kandare sphuratu vaù çacé-nandanau*

《永恆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稱為斯麗瑪緹•薩祺•戴薇之子的至尊主超然地處於你內心深處。閃耀著熔金般的光燦，祂出於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任何化身以前從未賜予過的：奉獻服務最崇高壯麗的甘露，即情侶之愛的甘露。

薩祺媽媽之子，薩祺南達那是誰？祂是牧牛姑娘的維繫者（哥毘-巴爾圖 *gopi-bhartuh*），是降臨在卡利年代（*avatirnah kalau*）的奎師那本人。祂為何降臨到這世間？*Karunaya*——祂藉由祂的無緣恩慈而降臨。主尼星哈（*Nrsimhadeva*）和主瓦瑪那（*Vamanadeva*）來過這裏，還

有庫爾瑪 (Kurma)、瓦茹阿哈 (Varaha) 以及茹阿瑪禪卓也來過；祂們全都向這世界有所賜予。茹阿瑪禪卓教了很多東西，尤其是莊嚴、敬畏和崇敬的禮儀和崇拜。而且，很多典範師也來到這個世界，比如聖瑪德瓦師 (Sri Madhavacarya)、聖茹阿瑪努師(Sri Ramanujacarya)、聖維施努斯瓦米(Sri Vsinusvami)和聖甯巴迪提亞(Sri Nimbadiya)，但他們都只傳授了規範奉愛。他們教導：“奎師那堪受崇拜”，再沒有別的。同樣地，聖帕拉達大君 (Sri Prahlada Maharaja) 在《聖典博伽瓦譚》(7.5.23-4) 中解釋道：

*çravaëà kértanaà viñëou
smaraë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m däsyau
sakhyam ätma-nivedanam
iti puäsärpitä viñëau
bhaktiç cen nava-lakñaëä
kriyeta bhagavaty addhä
tan manye 'dhétam uttamam*

〔帕拉達大君說道：〕以下九種方法被接受為純粹奉獻服務：聆聽、唱頌、憶念主維施努超然的聖名、形體、品質、器具以及逍遙時光；服務主的蓮花足；以十六種

器具敬拜主；向主獻上禱文；成為祂的僕人；視主為最好的朋友；向祂皈依一切（換言之，以身體、心意和言語服務祂。）通過這九種方法畢生服務奎師那的人，應當被理解為最博學之人，因為他獲得了完整知識。

你們必須皈依主的蓮花足，但你們首先要皈依至尊主的僕人（*dasa-bhagavan*）——靈性導師，然後你們最終便能夠向奎師那全然皈依（*atma-nivedanam*）。此外，這是規範奉愛（*vaidhi-bhakti*），它只能引領你前往無憂星宿（*Vaikuntha*）——永遠到不了溫達文。規範奉愛不是那麼有力量。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主要是為了賜予自發奉愛（茹阿嘎努嘎-巴克提 *raganuga-bhakti*）而降凡到這個世界，因此祂是最為仁慈的化身（*karunaya*）。*Samarpayitum* 意指“賜予”。賜予什麼？賜予最崇高愛侶情懷的靈性情感（*unnata-ujjala-rasa*）。非婚戀的愛意（*Unnata-ujjala*）不是規範奉愛。這種情悅僅是溫達文牧牛姑娘的愛。在雅淑姐、柔黑妮媽媽和其他如她們一般的人身上甚至找不到這種愛。她們對於這種情悅也略知一二，但她們沒有這種情悅。

瑪哈帕布尤其是為了賜予祂自己的奉愛之美（*sva-bhakti-sriyam*）而降凡。*Sva* 表示“自己的”。誰是奎師那“自己的”？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自己的”。她

的愛、她的奉愛，是純愛、靈性情感、妒怒、自發愛意、曆久常新的愛、靈性情感、至高靈性情感，不止如此——分離在即時的狂喜極樂(modana)和相聚時的狂喜極樂(madana)。一切都包含在相聚時的狂喜極樂中。分離和相聚都包含其中——達至巔峰。

瑪哈帕布前來向眾微靈施灑祂自己這奉愛之美的恩慈(sva-bhakti-sriyam)。Sriyam 意指“美麗”。那是最崇高愛侶情懷的靈性情感之美，但不是最崇高愛侶情懷的靈性情感本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是最崇高愛侶情懷靈性情感的化身，而拉麗塔、薇莎卡和所有其他女友也參與這種情悅。美麗(Sriyam)正是茹帕曼佳麗、茹阿緹（Rati）曼佳麗以及包括卡瑪拉曼佳麗和她的追隨者等其他人的心緒。這是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

瑪哈帕布前來施灑自發愛意之途(raga-marga)的恩慈，藉由這條途徑，我們得以服務愛侶茹阿妲-奎師那。這條途徑稱為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它會引領你到自發愛意階段。就此而論，自發愛意是牧牛姑娘取悅奎師那的心緒。

瑪哈帕布仁慈地前來賜予這種心緒，但祂本人尚未受訓。祂就好比一個想成為律師的人，但卻必須首先進入法律學校並通過考試。儘管如此，即使在考試之後他還是無法立刻踏足法庭。他必須成為實習生，在有資格的資深律

師指導下實習。兩、三年之後，當他完成實習後，便能夠踏足法庭和答辯，否則不行。

瑪哈帕布降臨到這世間的納瓦兌帕，祂在那裏顯現自聖薩祺-戴薇腹中。納瓦兌帕就是溫達文。納瓦兌帕和溫達文是一樣的，但在納瓦兌帕，一切都是隱藏的——正如奎師那那隱藏在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體中。正如薩祺南達那（*Sacinandana*）看起來不像奎師那那，同樣道理，奎師那那的居所——溫達文，也掩藏在納瓦兌帕中。然而，那卻是溫達文。溫達文的所有十二森林都存在於納瓦兌帕中，遍及各處，但卻以遮蔽的形式存在。

你們應當知道在佳甘納特•普瑞沒有溫達文森林。佳甘納特•普瑞因而永遠無法等同於納瓦兌帕。瑪哈帕布在甘碧拉品嚐到非常高層次的分離，但與此同時，納瓦兌帕是溫達文而普瑞則不是。普瑞就像杜瓦爾卡（*Dvaraka*）。在杜瓦爾卡，奎師那為牧牛姑娘悲泣。祂不會戴祂的孔雀羽毛，不會帶祂甜美的笛子（*vamsi*），祂也不會宣稱：“我的父親和母親是南達和雅首達。這些人都不是我真正的王妃，牧牛姑娘才是我最深愛的摯愛。”

你們知道詞語納瓦兌帕（*Navadvipa*）一字的含義嗎？納瓦（*nava*）指的是 *nitya-nava-navayamana*，它表示“總是曆久彌新的”，納瓦也表示“九”。納瓦兌帕包括九個島嶼，它們代表以聆聽（*sravanam*）和唱頌（*kritanam*）為首的九

種奉愛之法。韋達經、往事書和很多其他的外士那瓦典籍都以下列方式談及納瓦兌帕（布茹阿瑪贊 Brahma-samhita(5.56)）：

*çriyaù kântäù kântaù parama-puruñaù kalpa-taravo
drumä bhümiç cintämaëi-gaëa-mayi toyam amätam
kathä gänaà näöyaà gamanam api vaàçé priya-sakhé
cid-änandaà jyotiù param api tad äsvädyam api ca
sa yatra kñéräbdhiù sravati surabhébhyaç ca su-mahän
nimeñärddhäkhyo vä vrajati na hi yaträpi samayaù
bhaje çvetadvépaà tam aham iha golokam iti yaà
vidantas te santaù kñiti-virala-cäräù katipaye*

我崇拜斯維塔兌帕（Svetadvipa）的至尊居所，在那裏，摯愛的女英雄是眾超然幸運女神的主人，至尊人物主奎師那則是唯一的情人；那裏所有的樹都是靈性如願樹，大地都由超然的如願珠寶造成；那裏的水是甘露，自然流露的言語是旋律優美的歌曲，到處漫步就是妙曼的舞蹈；在那裏，笛子是最親密的朋友；那裏的亮光充滿知識和喜樂，至尊靈性實體包含一切美妙事物；那裏巨大的超然牛奶之洋恒常湧流自千千萬萬的蘇茹阿碧（surabhi）奶牛；那裏的時間連一分半秒也不會流逝，

因為它不分過去和將來，卻停留在整合不分的永恆當下。實際上，那神聖居所在這個世界不為人知，它以哥樓卡之名僅為少數罕有的聖人所知。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著作引用了這個詩節，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也引用了它和很多類似詩節。納瓦兌帕就是斯維塔兌帕。超然的哥樓卡•溫達文有兩部分：溫達文和斯維塔兌帕。溫達文和納瓦兌帕相輔相成——沒有納瓦兌帕，溫達文便不完整；沒有溫達文，納瓦兌帕便不完整。二者一起便完整無缺，正如分離和相聚混集一起，隨之出現的情況便整合圓滿。沒有分離情感的地方，相聚（samyoga）便不完整。

溫達文的十二處森林（vanas）和小森林（upavanas）都在納瓦兌帕的九島之內：瑪度森林（Madhavana）、棕櫚林（Talavana）、庫姆達森林（Kumudavana）、巴乎拉森林（Bahulavana）、美景森林（Kamyavana）、樹膠森林（Khadiravana）、巴卓森林（Bhadravana）、般迪拉森林（Bhandiravana）、比奧瓦森林（Bilvavana）、大森林（Mahavana）、溫達森林（Vrndavana）、勞哈森林（Lauhavana）。這所有森林都以某種方式存在於納瓦兌帕。

不要以為佳甘納特•普瑞高於納瓦兌帕。不要以為高達瓦瑞河岸高於納瓦兌帕，前者是瑪哈帕布向拉亞•拉瑪南達

揭示祂是茹阿妲-奎師那的合體（mahabhava-rasaraja）之處。納瓦兌帕遠高於這兩個地方。一方面，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高達瓦瑞揭示了祂那茹阿妲-奎師那合體的超然形體，而那極高層次的哈利命題——與拉瑪南達的一席話（Ramananda-samvada）也發生在那裏。柴坦亞•瑪哈帕布也在甘碧拉展示了祂極度的分離之情。祂躍入附近的海洋，並在那裏與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拉亞•拉瑪南達品嚐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分離之情。因此，這些或會表明，這是最深邃最高超的哈利命題，但有很多理由表明這不是至高命題。

佳甘納特•普瑞是個極為崇高的逍遙時光之地，尤其是有關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甘碧拉逍遙（gambhira-lila），但它仍然像杜瓦爾卡。那裏沒有溫達文的大小森林。那裏也沒有高庫拉（Gokula）、般迪拉森林（Bhandiravana）、南達村（Nandagaon）或瓦莎那（Varsana）。它們不在高達瓦瑞河岸，也不在庫茹之野或佳甘納特•普瑞。因而，納瓦兌帕必定高於這些地方。

由於很多地方都以隱藏的方式存於納瓦兌帕，因此納瓦兌帕以隱藏的溫達文（gupta-vrndavana）見稱。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在他的《靈魂天職 Jaiva-dharama》一書，描述了納瓦兌帕的九島之一——高珠瑪兌帕（Godrumadvipa）。高珠瑪兌帕是瓦莎那附近的南達村。柴

坦亞•瑪哈帕布在瑪亞普爾的出生地是瑪圖拉和高庫拉的合體。柴坦亞•瑪哈帕布懷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內在情感和膚色的奎師那。奎師那生於溫達文，局部在瑪圖拉，卻全然在高庫拉，而兩地則在瑪亞普爾•尤嘎毘塔（Mayapura Yogapitha）合而為一。

進而，從那裏渡過恒河到蔻拉兌帕（Koladvipa），那是我們的戴瓦南達高迪亞廟的所在地，在那裏我們看到高山之王哥瓦爾丹（Giriraja-Govardhana）。奎師那與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嬉戲的所有樹林和山洞就在那裏。附近是茹阿莎之地（Rasauli 或 rasa-sthali），在那裏，月亮河（Candra-sarovara）座落在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的山腳下，附近就是瑞圖兌帕（Rtadvipa），即茹阿姐聖湖（Radha-kunda）和夏瑪聖湖（Syama-kunda）的所在地。恒河和雅沐那河在帕亞嘎（Prayaga）匯流，繼續並排流向納瓦兌帕和遍及祂的九個島。我們的靈性導師在恒河西岸，即雅沐那流經的河岸，建立了戴瓦南達高迪亞廟；瑪亞普爾則在恒河東岸，即恒河流經的河岸。主布茹阿瑪在那片東岸苦行了數千年。

恒河、雅沐那河、薩拉斯瓦提河、阿拉卡南達河（Alakananda）和曼達克伊尼河（Mandakini）的匯流處—潘查維尼（Pancaveni），位於納瓦兌帕。心意恒河在那裏，茹阿姐湖和夏瑪湖也在那裏，這全都極其美妙。巴乎拉森林（Bahulavana）位於瑪瑪嘎赤（Mamagachi，即莫達珠瑪

兌帕 Modadrumadvipa)，而巴卓森林 (Bhadravana) 就在瑪亞普爾的北邊。佳努兌帕 (Jahnudvipa) 是般迪拉森林 (Bhandiravana)，希曼塔兌帕 (Simantadvipa) 是瑪圖拉。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在他的《聖納瓦島聖地的榮耀(Sri Navadvipa-dhama-mahatmya)》都解釋過這所有真理。溫達文是在納瓦兌帕，不在佳甘納特•普瑞或高達瓦瑞。

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你們要非常深入地理解。關於納瓦兌帕就是溫達文這一點，在日中八個時段上演的永恆逍遙時光有兩種 (asta-kaliya-lilas，八重逍遙)。一種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八重逍遙，一種是茹阿姐和奎師那的八重逍遙。瑪哈帕布的八重逍遙發生在納瓦兌帕，那是奉獻者所冥想的八重逍遙。在佳甘納特•普瑞則沒有這樣的八重逍遙可冥想。

婆羅門念頌他們的高茹阿-三贊曼陀時吟誦：“維施萬巴爾亞 迪瑪黑 (visvambharaya dhimahi)”和“高茹阿亞 (gauraya)”。他們為何念“高茹阿亞”？高茹阿是誰？高茹阿或高冉嘎，就是懷著茹阿迪卡內在心緒、美麗和熔金膚色的奎師那。祂實際上是奎師那，但祂現在卻全然沉醉在茹阿迪卡的情感中。祂感到祂好像變成了茹阿迪卡，但有三個茹阿迪卡：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 (Vrsabhanu-nandini Radhika)、維尤給妮-茹阿迪卡 (Viyogini-Radhika，當奎師那身在瑪圖拉和杜瓦爾卡時，處於分離心緒的茹阿迪卡)

和傘尤給妮-茹阿迪卡（Samyogini-Radhika，與奎師那在庫茹之野見面的茹阿迪卡）。

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像奎師那一樣從未踏出溫達文半步。奎師那和柔黑妮之子巴拉茹阿瑪也從未離開溫達文，因為巴拉茹阿瑪恒常與奎師那在一起。只有祂們的化身，瓦蘇戴瓦之子奎師那和瓦蘇戴瓦之子巴拉茹阿瑪，會去瑪圖拉和杜瓦爾卡。奎師那在瑪圖拉和杜瓦爾卡的逍遙時光是超然而永恆的，就如巴佳之子奎師那在溫達文的逍遙時光一樣。瓦蘇戴瓦-奎師那永恆在瑪圖拉玩耍，巴佳之子奎師那則永恆在溫達文嬉戲。

同樣道理，有三個茹阿迪卡。實際上，只有一個茹阿迪卡，但她有三種心緒或特質。奎師那前往瑪圖拉時並沒有改變，但祂不會使用祂的笛子和孔雀毛。祂會改換祂的父母親，而非祂的形體。只有祂的心緒會有改變，心緒就是主要的決定因素。若祂拿起笛子和孔雀羽毛並告訴每個人：“我是南達和雅淑妲之子”，那麼祂便是巴佳王之子奎師那。另一方面，若祂沒有孔雀毛和笛子且告訴每個人：“我是瓦蘇戴瓦和戴瓦奎之子”，那麼祂就是以祂的展現（prakasa）存在。祂的展現只是奎師那本人——即至尊——的局部擴展。

維沙巴努之女茹阿迪卡也同樣恒常與奎師那在溫達文。在南達村感受極大分離並對著黑蜂訴說黑蜂之歌

(Bhramara-gita) 的茹阿迪卡，是維尤給妮-茹阿迪卡 (Viyogini-Radhika)。實際上，她從未處於分離 (viyoga) 之中，所指的是她從未與奎師那分離。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拉麗塔-瑪達瓦 Lalita-madhava》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中解釋了這一真理。因此，卡維•卡爾納普爾 (Kavi Karnapura) 沒有討論過瑪圖拉和杜瓦爾卡的逍遙時光。在茹阿莎之舞的描述後，他便結束了他的《Ananda-vrndavana-campu》。我們的先師們永遠無法忍受要茹阿迪卡與奎師那分離的想法。茹阿迪卡處於原初而整全的面貌時，稱為維沙巴努之女。她恒常與南達之子奎師那在一起，在南達村感到分離的那位茹阿迪卡是她的化身維尤給妮-茹阿迪卡。她是同樣的茹阿迪卡，但她正感受到分離。繼而，在庫茹之野，她是傘尤給妮-茹阿迪卡。她去了那裏片刻，把奎師那安置在她的心車上，把祂帶回溫達文，逗留了一到兩天。Samyoga (傘尤嘎) 的意思是“總是相聚”。

在 “gauraya svaha” 或 “tan no guarah pracodayat” 這些曼陀中，念了維施萬巴爾的名字。維士萬巴爾從未住在佳甘納特•普瑞的山洞 (甘碧拉) 中，因為祂是納瓦兌帕的薩祺之子高茹阿哈利。祂從那裏賜予眾微靈很多知識，很多愛意深情，以及極高級的純愛。祂甚至把純愛賜予佳蓋 (Jagai) 和瑪代 (Madhai)。Visvambharaya dhimahi——我

們冥想在納瓦兌帕的祂。

在甘碧拉洞中，瑪哈帕布扮演了輝煌富裕的角色。那時，在晚上，只有拉亞•拉瑪南達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即薇莎卡和拉麗塔——能夠見證祂的逍遙時光。那時，儘管聖茹帕•哥斯瓦米密切地熟知瑪哈帕布所有的逍遙時光，但連他也不能去那裏。在高達瓦瑞，瑪哈帕布展示了祂的形體為茹阿妲和奎師那的合體（*rasaraja-mahabhava*）——這就是富裕輝煌。在那時，甚至拉亞•拉瑪南達都開始像戴瓦奎或阿爾諸那一樣祈禱：“啊，禰是那同樣的至尊人格首神！”

在納瓦兌帕沒有富裕輝煌。在納瓦兌帕，薩祺南達那像奎師那與溫達文的姑娘嬉戲一般玩耍。當祂在恒河沐浴時，祂會對小女孩說：“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想娶你；如果你不嫁給我，你便不會快樂。把你們的甜奶飯（*sandesa*）和香蕉供奉給我，而不是希瓦。”這是歸類于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八重逍遙（*asta-kaliya-lila*），因而遠高於佳甘納特•普瑞任何逍遙時光。在納瓦兌帕是冥想崇拜每日全部不同時段發生的無限逍遙時光之持續洪流（*svarasiki-upasana*），而在普瑞則是冥想崇拜特定的逍遙時光（*mantramayi-upasana*），在這情況下，就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的分離之情。在納瓦兌帕，瑪哈帕布上演了祂的甜美愛意逍遙（*madhurya-lila*），在佳甘納特•普瑞的逍

遙則充滿了崇敬尊重 (aisvarya)。在納瓦兌帕，薩祺南達那的校友會與祂爭吵。學者嘎答達爾和學者佳嘎達南達總是像年青學生一樣同祂爭吵，薩祺媽媽也常責罰她的兒子。然而，在佳甘納特•普瑞，儘管國王想把頭放在瑪哈帕布的蓮花足下，但他甚至無法接近祂。拉亞•拉瑪南達和所有其他人總是向瑪哈帕布祈禱。他們沒有視祂為友，卻認為祂比他們偉大得多。因此，納瓦兌帕的逍遙時光 (navadvipa-lila) 比佳甘納特•普瑞的逍遙時光更甜蜜，其後隱藏了很多深邃的真理。

若你在納瓦兌帕的巴茹科拿河堤(Barakona-ghata)沐浴，你便會從溫達文的凱西河堤 (Kesi-ghata) 浮上水面，即進行茹阿莎之舞的地方。然而，若你在佳甘納特•普瑞的天堂門(Svarga-dvara)的海洋沐浴，你不會在溫達文浮上水面。只有在甘碧拉，你才能對溫達文的榮耀有所認識，那時你才有強烈渴望想去溫達文。因而，納瓦兌帕遠遠比佳甘納特•普瑞光榮，祂甚至比高達瓦瑞河岸更加光榮。

儘管瑪哈帕布在納瓦兌帕上演了豐足的逍遙時光，但祂仍然感到有必要接受棄絕。祂不僅想要品嚐情悅，祂還想施灑仁慈。在納瓦兌帕祂既有所品味，又有所賜予，但為了賜予更多，祂接受了棄絕僧 (sannyasi) 的棄絕生命。祂迅速離開薩祺媽媽和維施努普瑞亞，這些都是極其難過的情景。奎師那離棄了溫達文的牧牛姑娘，去了瑪圖拉，

之後又去了杜瓦爾卡。瑪哈帕布也同樣離開了維施努普瑞亞-戴薇，正如茹阿瑪禪卓永遠離開茜塔一樣，這都尤其令人心碎。

接受棄絕啟迪之後，瑪哈帕布去了普瑞。之後祂入讀拉亞•拉瑪南達的學校，接著又入讀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學校，之後祂傳播祂的自發愛意之途(raga-marga) 的使命，即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普瑞的陶塔-哥琵納特 (Tota-gopinatha)

瑪哈帕布看到蘇巴卓和巴拉戴瓦時，祂並沒有感到很快樂。相反，在巴拉戴瓦和祂的妹妹蘇巴卓面前，祂感到害羞並想道：“我來到了庫茹之野。”祂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庫茹之野時的情感中，她在那裏感到生離死別，盡力將奎師那（佳甘納特）帶往溫達文。處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中，瑪哈帕布不喜歡在庫茹之野見奎師那，因為祂所有的同游，連同祂杜瓦爾卡的所有王妃都在場，還有很多馬匹和大象。

在庫茹之野，茹阿迪卡沒有機會與奎師那私下在一起，因此瑪哈帕布在壇車節期間感到無法忍受之分離。祂在甘碧拉（Gambhira）也感到無法忍受的分離。在那裏，

祂的情感就像奎師那在杜瓦爾卡時，在溫達文的茹阿迪卡感到與奎師那分離時的心緒一樣。瑪哈帕布在普瑞時，祂總是處於這種分離之情中。當茹阿迪卡前往庫茹之野，她無法與奎師那一起休憩。反而讓她另自住在一個帳篷，奎師那則與雅杜族人以及祂的王妃們住在一起。當祂前往祂自己的住處時，茹阿迪卡感到與祂莫大分離。

在普瑞，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有時把海看成是雅沐那河並跳進海裏，但當祂一進入海裏，祂會哭得更厲害，因為奎師那會消失無蹤。有時祂變得像只烏龜，祂的四肢縮入體內；有時祂手腳的關節會分開長達八英寸，僅由皮膚相連。那時候，祂有時看似鬼魅，奉獻者看到祂那種情況，會驚慌失措並開始為祂哭泣。這一切都是由於祂和奎師那的分離。因此，為了得到些許慰藉，祂會去覲見陶塔-哥毘納特（Tota-gopinatha）的神像。見到陶塔-哥毘納特，祂想道：“啊，我來到了溫達文。我的生命之主（prananatha）在這裏。”如此祂的分離之淚才會止息。

在陶塔-哥毘納特的左側是茹阿迪卡，右側是拉麗塔，她們兩個都是黑色，像奎師那一樣。茹阿姐看到自己的生命之主，深深沉醉於祂而變成黑色。她有時拿起奎師那的笛子並開始吹奏，如此，她也會全然沉醉於祂而變成黑色。拉麗塔也是如此。想著黑色的奎師那，她也變成黑色。這是茹阿迪卡和拉麗塔陪同的陶塔-哥毘納特的心緒。同樣

地，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中，奎師那變成瑪哈帕布，那時拉麗塔也變成斯瓦茹帕•達莫達爾。

儘管你沒有見過任何坐著的神像（vighra），但祂坐著。有人說當學者聖嘎答達爾年老時，他無法再給陶塔-哥毘納特供奉花環，陶塔-哥毘納特因而坐下。但這其實不是真的。柴坦亞•瑪哈帕布在 48 歲時隱跡，學者嘎答達爾只比祂小一歲。他在瑪哈帕布隱跡一年後離世，因而他沒有機會衰老。真正史實就是：瑪哈帕布隱跡時，學者嘎答達爾遵循瑪哈帕布的訓令，沒有離棄對陶塔-哥毘納特的崇拜。他總是感到與瑪哈帕布分離，迅速變得又瘦又弱，因此他無法站起來給陶塔-哥毘納特獻上花環。看到學者嘎答達爾如此情形，陶塔-哥毘納特為他坐下。於是學者嘎答達爾繼續熱淚盈眶地供奉花環。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有個奉獻者叫做瑪姆•塔庫，他一直多方服務祂。瑪哈帕布隱跡後，學者嘎答達爾很快也隱跡了，那時，普瑞政府委任他的門徒瑪姆•塔庫服務陶塔-哥毘納特（Tota-gopinatha）。他年事已高，大約 84 歲了，他無法妥當地向陶塔-哥毘納特供奉花環。有人說可能是因為瑪姆•塔庫年事已高，無法向陶塔-哥毘納特獻花環，陶塔-哥毘納特便為他坐下。然而，事實上，陶塔-哥毘納特只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顯現為學者嘎答達爾）而坐。奎師那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站立和坐下，都是家常便飯。

自童年直到青年的逍遙時光，瑪哈帕布先是住在納瓦兌帕，讀書寫字。24 歲時，祂離家前往佳甘納特•普瑞，在那裏向薩瓦包瑪•巴塔查爾亞施恩。之後祂去了南印度，在那裏，祂在高達瓦瑞遇到了聖拉亞•拉瑪南達。拉亞•拉瑪南達先是把祂看作超然甘露之主（rasika-sekhara）奎師那。繼而他看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奎師那合而為一（rasaraja-mahabhava），便暈倒了。之後瑪哈帕布回到普瑞，全然品味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分離之情（維帕蘭巴-巴瓦 vipralambha-bhava）。

柴坦亞•瑪哈帕布在納瓦兌帕上演祂的青年逍遙，因此，納瓦兌帕就是溫達文。聖納若塔瑪•達斯•塔庫和其他人都解釋過，納瓦兌帕事實上與溫達文無異無別，但他們從未說過佳甘納特之地是溫達文。相反，佳甘納特之地代表杜瓦爾卡或庫茹之野。

那些遵循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並在納瓦兌帕靈修的人，他們會在溫達文，雅沐那河岸的笛子河堤浮現出來。我們的前輩聖師在他們的著作中揭示了這一點，但他們從未說過佳甘納特•普瑞等同于溫達文。施瑞•凱陀（神聖之野）意指拉珂施蜜之野，即薩緹亞巴瑪和茹珂蜜妮，或大拉珂施蜜居住的地方。若在佳甘納特•普瑞離開軀體，便會呈現四臂形體（在無憂星宿），但在溫達文和納瓦兌帕並非如此。在那裏，會變成茹阿姐和奎師那同遊那樣的兩臂形

象。因此，納瓦兌帕高於佳甘納特•普瑞。

瑪哈帕布的四個地方是納瓦兌帕、普瑞、高達瓦瑞和溫達文。溫達文和納瓦兌帕是相同的，但牠們被視為兩個地方。在修習階段，納瓦兌帕被視為納瓦兌帕，在奉獻者達到完美時，則被視為溫達文。在履行修習的階段（*sadhanavastha*）我們所見的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會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體，但當我們完美時，我們會大呼：“啊，茹阿姐和奎師那一起成為了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因此是二位一體。

在超然瘋狂(*divyonmada*)的強烈分離狀態中，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經常把普瑞視作庫茹之野和杜瓦爾卡。至於高達瓦瑞，那是瑪哈帕布的“學校”。在那裏，牠在拉亞•拉瑪南達的學校裏，從牠的訓示古茹，薇莎卡-戴薇處學習，之後牠返回了普瑞。在普瑞牠恒常沉醉于思念溫達文。

有人說陶塔-哥琵納特（*Tota-gopinatha*）在普瑞的居處那部分就是隱藏的溫達文。的確，瑪哈帕布常把陶塔-哥琵納特看作溫達文，但那不是溫達文。那是杜瓦爾卡和瑪圖拉的一部分，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普瑞那裏常常日日夜夜感受著分離之情。

我們師徒傳系中的聖師（阿查爾亞 *acaryas*）都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同遊。他們想要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永遠快樂，當她與奎師那在一起時她便感到快樂。當茹阿迪卡

躲在森林裏，奎師那在尋找她，呼喚著：“茹阿姐在哪里？茹阿姐、拉麗塔、薇莎卡和其他人在哪兒？”這時我們很高興。那時牧牛姑娘最為高興，她們想：“啊，今天祂在尋尋覓覓”。我們要到達這種境界：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也能為此感到高興。

在普瑞，茹阿迪卡（柴坦亞•瑪哈帕布）總是在呼喊：“奎師那啊！奎師那啊！”我們不想這樣。我們選最好的地方，即奎師那會尋找的地方，比如茹阿姐聖湖。在那裏，奎師那接近茹阿迪卡，服務她的蓮花足，那時茹阿迪卡既自豪又快樂。普瑞沒有茹阿莎之舞。但佳甘納特•普瑞卻極為重要。在我們的階段，對我們來說，分離心緒比相聚更有幫助。但最終來說，我們想要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永遠快樂。在普瑞她總在哭泣，我們不想看到那個情景。我們視溫達文為最佳地點，因為在溫達文，茹阿迪卡會把她的腳放到奎師那膝上，而奎師那會在她腳上塗祂的名字。奎師那會把她雙足放在祂的頭上和心房上，茹阿迪卡足上的新鮮顏料會在祂的身體上蓋上印戳。在溫達文，奎師那總是服務她，她在那裏會說：“啊，祂最愛我。”這也是我們的願望。另一方面，對於修習來說，分離更有幫助。沒有發展出分離之情，我們便寸步難前。

聖地納瓦兌帕的壇車節是否有違茹帕傳系的奉愛概念？

〔下面這篇文章原載於 1969 年 12 月號的《聖純粹奉獻者通訊(Sri Bhagavata Patrika)》，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就聖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所創立的高迪亞•韋丹塔修會，現今在納瓦兌帕舉行的壇車節，解答了一些疑問。〕

疑問 1：壇車節不在聖地溫達文舉行。因此為何要在與溫達文無異無別（*abhinna-vraja-mandala*）的聖地納瓦兌帕，展示這一逍遙時光？

回答 1：高迪亞外士那瓦的三個崇拜神祇，名為主瑪丹-牟漢（*Sri Madana-mohana*）、主哥文達（*Sri Govinda*）和主哥毘納特（*Sri Gopinatha*），祂們在溫達文都有各自的廟宇。壇車節逍遙的節慶在這些廟宇已經隆重其事地舉行了數百年。當普瑞舉行壇車節巡遊時，眾哥斯瓦米所確立的廟宇也同時舉行同一慶典，比如聖茹阿妲-達莫達爾廟、聖茹阿妲-夏瑪遜達爾廟、聖茹阿妲-高庫拉南達廟以及其他諸廟。另外，其他傳系的所有重要廟宇幾乎全都舉行，比如冉嘎納特（*Ranganatha*）廟和聖薩哈-碧哈瑞（*Sri Saha-bihari*）廟。這一年一度的壇車節逍遙時光，在數以千計的巴佳居民家裏也是尋常景象。這個遊行不僅在溫達文舉行，也在

瑪圖拉、南達村、瓦莎那，甚至是茹阿姐湖。此外，在溫達文和茹阿姐湖也有主佳甘納特的古廟。因此，壇車節逍遙不在溫達文或巴佳聖地上演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全世界都有茹帕•哥斯瓦米傳系（茹帕努嘎 rupanuga）的偉大奉獻者。為了滋養他們的靈修，他們過往舉行了壇車節逍遙的遊行活動，現時仍然繼續舉行。高茹阿遜達爾的一位同遊，聖卡瑪拉卡爾•皮帕萊（Sri Kamalakara Pippalai），在奎師那逍遙時光中是奎師那的朋友，名為瑪哈巴拉，是十二位主要牧牛童（dvadasa-gopalas）之一。他在孟加拉稱為瑪亥薩（Mahesa）的地區，展現了主佳甘納特的壇車節逍遙和服務。即使今時今日，這壇車節每年仍然盛大舉行。在附近的聖茹阿瑪-普爾（Sri Rama-pura）地區，瓦拉巴普爾（Vallbhapura）和查陀（Chatra）兩地都為主佳甘納特服務，當地遵行壇車節已有數百年。在達瑪-拉伊（Dhama-rai）村（在達卡 Dhaka 地區），壇車節也非常著名。

主高茹阿逍遙時光中的維亞薩戴瓦——聖溫達文•達斯•塔庫，也在他自己的村莊——納瓦兌帕聖地的聖瑪達珠瑪兌帕，七村(Sripata)的聖瑪瑪嘎祺（Sri Mamagachi）村，確立了主佳甘納特的神像。即使時至今日，當地仍在繼續服務主佳甘納特。在麥迪尼普爾 Medinipura 地區，瑪黑薩達拉 Mahisadala 的壇車節也非常出名。現今，即使在美國

的大城市比如三藩市，也遵循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心緒盛大慶祝壇車節。

聖瑪哈帕布對壇車節表現出特別的情感。祂恒常認為，讓主奎師那在祂的壇車上就座後，祂正要回到溫達文與所有牧牛姑娘相見，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與奎師那久別而受盡分離之苦折磨。我們要一直記著：齊備必要設施的茹帕傳系聖師們在地球上展現壇車節這段逍遙時光，以激發他們心內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那上述的情感，以及滋養他們的靈修。有些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niskincana-rupanuga*），他們沒有舉行這個節日所需的必要設施，便通過心意服務（*manasi-seva*），在他們心中激發那種心緒。他們又或在普瑞等等不同地方覲見聖壇車節逍遙，藉此滋養自己的靈性情感。這二者殊途同歸，沒什麼差別。

疑問 2：看到壇車，巴佳牧牛姑娘的心中便激發起令人極為不悅的憂懼。因此，遵循牧牛姑娘心緒的茹帕傳系外士那瓦，如何能夠參與壇車節遊行？

回答 2：在各方面來說，這一概念也是徹頭徹尾地錯誤。主高茹阿遜達爾採取了聖茹阿姐的情感和膚色，祂正是主奎師那本人。聖嘎答達爾•哥斯瓦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聖拉麗塔）、聖拉亞•拉瑪南達（聖薇莎卡）、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茹帕曼佳麗）、聖珊

拿坦那•哥斯瓦米(聖拉邦嘎曼佳麗)、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聖茹阿緹曼佳麗)和主高茹阿遜達爾的所有同遊，他們都是巴佳主要的牧牛姑娘和牧牛童，為了壇車節而聚首一堂。他們全都在壇車前跳舞唱頌，深深沉浸在這種情感中：“krsna lana vrae yai e-bhava antara——讓我們帶奎師那回溫達文吧”。瑪哈帕布的同遊們看到壇車，有沒有感到半點沮喪或苦惱呢？肯定沒有。那麼他們的跟隨者——茹帕傳系的外士那瓦，為什麼會感到苦惱或令人不快的憂懼呢？

主高茹阿遜達爾所傳揚的壇車節內在情感如下：久別之後，在日蝕之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與主奎師那在庫茹之野重逢。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並不滿足，因為主奎師那穿戴如同國王，被無數榮華富貴、大象、馬匹、軍隊和祂的杜瓦爾卡同遊所圍繞。她想看到在祂甜美的人形逍遙之地——溫達文，穿戴如牧牛童的奎師那。因此她想帶奎師那回巴佳。從蓮花往事書（Padma Purana）顯而易見，奎師那乘坐壇車重回溫達文的逍遙時光（sri-ratha-yatra-lila）顯現在佳甘納特•普瑞和其他地方。因而，有什麼能阻止壇車節顯現在聖地溫達文和納瓦兌帕？為了激發主瑪哈帕布確立的深邃情感，祂的虔敬追隨者能夠在各處舉行壇車節，也真的這樣做。這個詩節揭示了主瑪哈帕布的情感：

*yaù kaumära-haraù sa eva hi varas tä eva caitra-kñapäs
te conmérita-mälaté-surabhayaù prauòhäu kadambäniläu
sä caiväsmi tathäpi tatra surata-vyäpära-lélä-vidhau
revä-rodhasi vetasé-taru-tale cetaù samutkaëöhate*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21）

在我年輕時盜走我心的那個人，現在再次成為我的主人。這是農曆最後一個月之中同樣的月夜。那裏有同樣芬芳的瑪茹阿緹花朵，卡丹巴森林吹來同樣甜蜜的微風。在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我同樣也是那位愛人，然而在這裏，我心仍不悅。我渴望回到瑞瓦岸邊的維塔西樹下。那是我之所求。

還有：

*ei dhuyä-gäne näcena dvitéya prahara
kãñëa laiä vraje yäi e-bhäva antar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56）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常常唱這首歌〔 sei ta parana-natha 〕，尤其是在後半天，祂也會想：“讓我帶著奎師那回到溫達文吧。”祂心內恒常充滿這種狂喜。

確實，當牧牛姑娘或已托庇于牧牛姑娘情感（gopi-bhava 哥毘巴瓦）的外士那瓦看到壇車帶著奎師那離開巴佳，驅車遠去時，他們痛心欲絕，又憂懼奎師那不會再回來。然而，當他們看到奎師那乘坐的壇車返回溫達文時，他們喜出望外——沒有悲傷。

烏達瓦得到溫達文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允許後，登車準備返回瑪圖拉見奎師那。那時巴佳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在純愛中不能自己，為奎師那以各種禮物佈置壇車，並滿懷敬意地同烏達瓦告別。

*atha gopér anujjāpya
yaçodäà nandam eva ca
gopän ämantrya däçärho
yäsyanm äruruhe rath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4）

〔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說道：〕烏達瓦，達沙爾哈的後

裔，便獲准離開牧牛姑娘、雅淑姐媽媽和南達大君。他同所有的牧牛郎辭行，並登車準備出發。

此外，一段時間之後，主巴拉戴瓦乘車來到了南達-高庫拉。他抵達時，所有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都濃情厚愛地歡迎祂。

*balabhadraù kuru-çreñöha
bhagavän ratham ästhitaù
suhâd-didâkñur utkaëöhaù
prayayau nanda-gokulam*

《聖典博伽瓦譚》(10.65.1)

〔舒卡戴瓦•哥斯瓦米說道：〕庫茹族的佼佼者啊，一次，主巴拉茹阿瑪，渴望拜訪祂的祝福者朋友們，便登上祂的壇車，前往南達-高庫拉。

*pariñvaktaç cirotkäëöhair
gopair gopébhira eva ca
rämo 'bhivädya pitaräv
äçérbhira abhinanditaù*

承受著久別之苦，這些牧牛郎和他們的妻子擁抱主巴拉茹阿瑪。主於是向祂的父母致敬，他們也愉快地以祝福來問候祂。

聖基瓦•哥斯瓦米基於《蓮花往事書》的詩節，描述了奎師那在殺死丹塔瓦誇 (Dantavakra) 後，的確乘車回到了巴佳。聽到奎師那的海螺聲和戰車的隆隆聲，巴佳所有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都猜想到奎師那回來了。受到想見祂的熱切渴望所驅使，甚至連衰弱的老婦人也從她們所在之處，循著奎師那海螺和戰車聲的方向飛奔過去。當他們走近時，看到嘎茹達 (Garuda) 正安坐於戰車的旗幟上，他們肯定奎師那定必在路上，正要回到巴佳。他們沉浸在快樂中，靜如雕塑，無法再走。只有他們的凝視朝著漸行漸近的車子進發。《施瑞 哥帕勒-昌普 Sri Gopala-campu》(30.34) 的下列詩節描述了這點：

*stré-bāla-vāddha-valitā vraja-vāsinās te
kāññägatiā yadu-purād anumāya-çaiḥhāt
evaà dravanti capalā sma yathā vidur na*

因此，無論如何，巴佳牧牛姑娘看到車子時憂傷難過的這個想法都不正確。

在壇車節的逍遙時光和茹帕傳系的靈修之途，都以內心心緒的重要性為首要。外在察知的物質或地點遠不及內在情感重要。壇車節所激發和鼓舞的是奎師那正要回到巴佳的這種內心情感，而不是杜瓦爾卡或瑪圖拉的逍遙時光。奎師那離開良久之後回到巴佳，主佳甘納特就是在這種情感之中，自普瑞的佳甘納特廟前往聖貢迪查廟。在這一旅程中，主高茹阿遜達爾和祂的機密同遊各自沉醉在茹阿姐和巴佳牧牛姑娘的情感之中，體驗到莫大歡樂。此外，祂們全都聚集在壇車前載歌載舞，歡天喜地，全然沉醉在回程節(*ulta-ratha-yatra* 主佳甘納特從聖貢迪查返回聖廟的節日)那一模一樣的情感之中。

他們是否認為，當壇車以相反方向前進，即奎師那離開溫達文返回瑪圖拉或杜瓦爾卡時，便舉行壇車節？決不。這樣的理解定是錯誤的。《永恆的柴坦亞經》提到，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的同遊如何在回程節聚集一堂，跳舞和舉行靈唱：

*ära dine jagannäthera bhitara-vijaya
rathe caòì' jagannätha cale nijäl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44）

翌日，主佳甘納特從廟中出來，登上車子，返回祂自己的居所。

*pürvavat kaila prabhu laiä bhakta-gaëa
parama änande karena nartana-kért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4.245）

如前一般，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和祂的奉獻者在莫大歡樂中唱頌並舞蹈。

儘管巴佳牧牛姑娘，尤其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極其渴望見到奎師那，但她們不會離開溫達文，哪怕走遠一點到奎師那在瑪圖拉的居處。那麼，採取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情感的主高茹阿遜達爾，如何能夠與祂的同遊一起留在普瑞廟和甘碧拉呢？普瑞廟和甘碧拉都是杜瓦爾卡的化身，因為壇車節自那裏出發。另一方面，主高茹阿遜達爾

慣常把普瑞的花園看作溫達文，把海洋當作雅沐那河，把查塔卡沙丘（Cataka-parvata）當作哥瓦爾丹山。在這樣的溫達文，壇車節的哪一方面會違反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或茹帕傳系奉愛（rupanuga-bhakti）的原則呢？

若覲見壇車節會造成任何種類的不安或憂懼，令人擔心將會發生一些不愉快事件，住在巴佳的哥斯瓦米們、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帕布帕德、聖施瑞達爾•瑪哈拉傑，以及全體傑出的茹帕傳系聖師，為何前往聖地普瑞覲見壇車節呢？覲見壇車節似乎僅是激發了巴佳牧牛姑娘的純粹奉愛。

疑問 3：從古到今，精于履行靈修的大人物都沒有在無異于巴佳聖地的聖地納瓦兌帕，舉行過壇車節逍遙的遊行。

回答 3：這個聲明毫無意義，而且在各方面都不合情理，理由如下。自施瑞曼瑪哈帕布時代至今，幾乎所有的高迪亞聖師和奉獻者都在壇車節期間往普瑞聖地朝聖，覲見壇車節。如此一來，他們內心便激發起神賜的，神所啟示的視力，得見主高茹阿遜達爾所展示的情感，他們的靈修從而得到滋養。直到現在也沒有刺激因素，促使在聖地納瓦兌帕展現壇車節，我們的前輩聖師也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然而，當大人物心中出現這樣的激勵時，他們就在高達聖地（Gauda-mandala）的多個地方展現這個逍遙時光，

比如在瑪亥薩地區等。因此，若大人物受到激勵而在聖地納瓦兌帕展現這個逍遙時光，那就完全沒有違反茹帕傳系的靈修之路。

例如，在高迪亞外士那瓦傳系中，從施瑞曼瑪哈帕布的時代起，《聖典博伽瓦譚》就被視為《主布茹阿瑪經 Sri Brahma-sutra》渾然天成的注解。然而，當有必要之時，聖高迪亞的韋陀結論之師，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帕布另外展現了一部名為《主哥文達論 Sri Govinda-bhasya》的評注。此舉有違結論嗎？或是體現了我們高迪亞傳系的威望？

疑問 4：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沒有在高達聖地舉行過壇車節。

回答 4：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在聖地瑪亞普爾的巴佳帕塔那（在柴坦亞廟），展現了茹阿姐聖湖和夏瑪聖湖。他傳揚神聖的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 (daiva-varnasrama-dharma)，在高迪亞外士那瓦傳系重新確立了使用橘紅布，以及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並在全世界揚起高迪亞外士那瓦的勝利之旗。在這位眾聖師之瑰冠珠寶顯現之前，其他先師都不曾開創上述活動。然而，可否把聖巴克提希丹塔•帕布帕的這些活動視作違反茹帕傳系的奉愛原則？不，決不。任何這樣說的人對奉愛真理完全愚昧無知。〔這裏的要點是，正

如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在特定領域設定先例，因此他的門徒，聖巴克提•帕給亞納•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也可以在必要時設定先例。〕

疑問 5：在聖地納瓦兌帕，如何能夠覲見杜瓦爾卡，這樣做又是否恰當？

回答 5：我們已經解釋了，壇車節逍遙的主導情感是“*krsna lana vraje yai*——讓我們帶奎師那去巴佳。”這種情感甚至絲毫沒有瞥見或覲見杜瓦爾卡的意味。因此，在納瓦兌帕聖地舉行壇車節，即使質疑以任何形式覲見杜瓦爾卡，都不切題。另一方面，聖地納瓦兌帕與溫達文無異無別，祂是其他一切聖地都存于其中的根源聖地 (*amsi-dhama*)。瑪圖拉、杜瓦爾卡、阿尤迪亞 (*Ayodhya*) 和帕拉瓦尤瑪 (*Paravyoma*) 俱永恆存在於聖地納瓦兌帕根源聖地，正如萬源之源奎師那所有的全權部分，比如拿拉央納和維施努，俱永恆存在於祂之中。

在聖地瑪亞普爾的禪卓謝卡爾府 (*Candrasekhara-bhavana*，即巴佳帕塔那 *Vrajapattana*)，主高茹阿遜達爾本人經常在茹珂蜜妮的心緒中跳舞，然而，眾所周知，聖茹珂蜜妮-戴薇是杜瓦爾卡逍遙的同遊。因此，若這段逍遙在無異于巴佳或茹阿姐聖湖的巴佳帕塔那也有可能，那麼在聖地納瓦兌帕覲見杜瓦爾卡怎會不可能？故此，壇車節逍遙不可能展現的這個說法有何根據？

因此，結論就是：壇車節逍遙和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所確立的純粹途徑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聖茹帕傳系的外士那瓦根據聖瑪哈帕布創建的道路，在整個納瓦兌帕聖地展現了這一逍遙，從而激發了聖茹帕•哥斯瓦米所寫的下列詩節中，所表達的內在情感：

*priyaù so 'yaà kãñëaù sahaçari kuru-kñetra-militas
tathãhaà sä rãdhã tad idam ubhayò saigama-sukham
tathãpy antaù-khelan-madhura-muralé-païcama-juñe
mano me kãlindé-pulina-vipinãya spãhayati*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76）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道：〕我親愛的朋友，現今在庫茹之野的這個戰場上，我遇見了我親密的老朋友奎師那。我是同樣的茹阿姐茹阿妮，現在我們相聚一起。這非常愉悅，但我仍想回到雅沐那河岸，當地密林的樹下。我想在溫達文的那片森林，傾聽祂甜美笛子吹奏第五調時所發放的音振。

這種心緒徹底滋養了真正茹帕傳系外士那瓦的靈修。

第十一章 結束語



恭送神像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逍遙時光接近尾聲時，祂誦讀了聖阿兌塔師所寫的押韻詩：

bäulake kahiha, loka ha-ila bäula
bäulake kahiha, häöe nä vikäya cäula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9.20）

請告知舉止如同瘋子一樣的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這裏的每個人都變得同祂一樣瘋狂。也告知祂，市場裏不再需要大米。市場的大米貨源充足，但卻無人購買。

這是什麼意思？當到處都沒有“大米”，僅有空虛時，聖阿兌塔師呼喚柴坦亞•瑪哈帕布。於是，瑪哈帕布和祂的

同遊帶來了“大米”，這“大米”就是通過唱頌奎師那的聖名，從而獲得對祂的愛意深情。現在，到處人人都滿足而富有。無人再需要購買大米，因此也不再需要商店和店主。阿兌塔師喚請了神像，現在他要祂回到祂的居所。

事實上，無人能夠理解這些文字。只有一個人明白——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他因而詢問柴坦亞•瑪哈帕布：

jāniyā svarūpa gosāi prabhure puchila
‘ei tarajāra artha bujhite nārila’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9.25）

儘管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知曉這個秘密，但他仍然詢問主：“這首押韻詩是什麼意思？我無法理解”。

柴坦亞•瑪哈帕布回答：

upāsana lāgi’ devera karena āvāhana
pūjā lāgi’ kata kāla karena nirodhana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 19.26）

阿兌塔師邀主前來接受崇拜，他留住神像一段時間來進行崇拜。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想要聆聽施瑞•柴坦亞•瑪哈帕布親口解釋，而瑪哈帕布也解釋了一切：“他喚請了我，現在他在祈禱：‘請返回哥樓卡•溫達文吧。’”聖哈利•達斯•塔庫是少數知道主很快會離開的人之一，因而他比瑪哈帕布先離世。他非常聰敏。

然後，有一天，柴坦亞•瑪哈帕布去陶塔-哥琵納特廟，聆聽學者聖嘎答達爾頌念博伽瓦譚。嘎答達爾哭著解釋詩節，尤其是這一節：

*barhāpéḍaà naōa-vara-vapuù karēayòù karēikāraà
bibhrad vāsàù kanaka-kapiçàà vaijayantèà ca mālām
randhrān veëor adhara-sudhayāpūrayan gopa-vāndair
vāndāraēyaà sva-pada-ramaëaà prāviçad géta-kértiù*

《聖典博伽瓦譚》(10.21.5)

夏瑪遜達爾在祂的牧牛童朋友陪伴下，進入溫達女神的森林。祂頭戴孔雀羽毛，祂耳際插著黃色的 karnikara 花朵，祂身上穿著耀眼的金黃外衣。一串由五種花朵串

成的，芬芳的五彩（vaijayanti）花環掛在祂的頸上，垂及膝蓋。祂華麗的裝束有如美麗的舞王（natavara），祂看起來仿如舞臺上的傑出演員。祂通過祂笛子上的孔灑潑祂唇上的甘露，牧牛童緊隨其後，歌頌祂的榮耀。主奎師那令溫達文之地比無憂星宿更為迷人，因為祂用祂那標示著海螺、神碟和其他符號的蓮花足印美化了這片土地。

瑪哈帕布深陷於分離中，並哭喊：“我摯愛的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在哪里？”然後祂走進了陶塔-哥琵納特（Tota-gopinatha）神壇，雖然神壇的簾子是拉上了的，但祂再也沒有從那裏走出來。幾乎沒有人知道祂怎麼了。祂結束了祂的世間逍遙時光，與陶塔-哥琵納特永遠併合。

瑪哈帕布最後的教導

柴坦亞•瑪哈帕布在想：“我是茹阿妲，我在帶著奎師那去溫達文。”這是整個壇車節的精華。你們的目標（prayojana）就是那種純愛。

我們也懷著那個目標前往佳甘納特•普瑞。由於佳甘納特•普瑞是杜瓦爾卡或瑪圖拉，若不是為了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我也不會有心情去那裏。我是因為柴坦亞•瑪哈帕布

的舞蹈，因為祂對那圓眼睛的非凡神像的看法而前去。柴坦亞•瑪哈帕布永不會想：“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在這裏。”祂看到的是巴佳之子夏瑪遜達爾。目前，我們無法像祂那樣看佳甘納特。我們去那裏只是為了得到柴坦亞•瑪哈帕布的那種情感——把祂所有的情感緊擁在我們心內。正因如此，聖茹帕•哥斯瓦米常去，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和所有其他哥斯瓦米，還有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聖拉亞•拉瑪南達，以及他們的所有同遊也去。僅只為此而已。

你們要恰當地銘記這所有故事。然後你會對它們有品味，你會忘記所有的世俗依附。你會忘記你在何方，這就是你的奉愛正在發展之兆。奎師那正是為此而來，瑪哈帕布來了，尼提安南達帕布來了、茹帕•哥斯瓦米和所有其他古茹都來了：只是為了賜予這些甘露。若你得到哪怕其中一滴，或一滴之中的一小部分，你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

首先我們要設定自己的目標，那個目標就是對奎師那的純愛（*krsna-prema-prayojana* 奎師那-沛瑪-帕尤佳納）。什麼是對奎師那的純愛？哈努曼對茹阿瑪的愛是純愛，茹珂蜜妮和薩緹亞巴瑪也用純愛服務奎師那。牧牛童蘇巴拉和瑪度芒嘎也有純愛，還有帕丟姆那（*Pradyumna*）和阿尼茹達（*Aniruddha*）。烏達瓦是個高級奉獻者，滿懷極為強烈的純愛（*prematura-bhakta* 沛瑪圖爾-巴克塔）；但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比烏達瓦更愛奎師那；而牧牛姑娘卻更深

愛奎師那。在這林林種種的純愛之中，哪一種奎師那純愛最高深又最優秀？

柴坦亞•瑪哈帕布來到這個世界不是為了施灑各種純愛，也不是僅為傳授規範奉愛：

*anarpita-carèa cirät karuëayävätéréau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äa sva-bhakti-çriyam
hariù puraöa-sundara-dyuti-kadamba-sandépitaù
sadä hãdaya-kandare sphuratu vaù çacé-nandanau*

《永恆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1.4）

願被稱為斯麗瑪緹•薩祺戴薇之子的至尊主超然地處在你內心最深處。祂閃耀著熔金般輝煌的光燦，出於祂的無緣恩慈顯現在這卡利年代，賜予任何化身以前從未賜予的：奉獻服務最為崇高輝煌的甘露，即情侶之愛的甘露。

什麼是至高妙至輝煌的純愛（unnatojjvala-prema 烏納特基瓦拉-沛瑪）？那是蘇巴拉的情感嗎？我們可以稱他的愛為至高妙至輝煌的純愛嗎？若我們不知道這一結論，便無法得到那種純愛？若有高級聯誼，我們才能知曉這些真

理，因為沒有牧牛姑娘純愛的人無法解釋這些真理。因此我們要去具有超然情悅的外士那瓦那裏，他們會解釋至高妙至輝煌的奉愛情感（unnatojjvala-bhakti-rasa 烏納特基瓦拉-巴克提-茹阿莎）和奎師那純愛。至高妙至輝煌的和非婚戀靈性情感（upapati-bhava 烏帕帕提-巴瓦）僅指牧牛姑娘的情感。非婚戀靈性情感意指沒有婚約的情侶之愛。蘇巴拉沒有這種愛。他有高級的愛，而南達和雅淑姐的愛也極為崇高。他們可以控制和綁縛奎師那，但並非完全。杜瓦爾卡王妃的愛也很崇高，但不能稱之為至高妙至輝煌的純愛，因為她們不會想：“奎師那是我的摯愛。”因此，她們永遠無法真正控制祂。

只有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純愛才可以稱為至高妙至輝煌的純愛，永不能將之授予任何人。然而，可以向微靈施灑這種純愛的“美麗”（施瑞 sri），奎師那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以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形體來到這個世界。這種純愛之美是聖茹帕曼佳麗對奎師那和茹阿迪卡的愛意深情；那是茹帕曼佳麗懷著對茹阿迪卡的偏愛，服務愛侶茹阿姐-奎師那。若茹阿迪卡快樂，她便快樂。若茹阿迪卡在分離之情中鬱鬱不歡，她也會處於那種情感。若奎師那前來與茹阿迪卡相會，茹阿迪卡告訴茹帕曼佳麗：“你要在門口攔住奎師那”，她會立即過去對祂說：“你不能進入茹阿迪卡的樹林。你必須停留在此。你是個騙子，茹阿迪卡對你不滿。”

奎師那於是拜倒在茹帕曼佳麗的蓮花足下祈求：“請允許我進去吧。”

*yat kīkarēṅu bahuṣaṅu khalu kāku-vāné
nityaà parasya puruṅasya çikhaèḍa-mauleṅ
tasyaṅ kadā rasa-nidher vāṅabhānu-jāyās
tat-keli-kuija-bhavanāḅgana-mārjané syām*

Sri Radha-rasa-sudha-nidhi (8)

維沙巴努王之女啊，情悅之洋啊！髮鬢上插上孔雀羽毛的至尊主，拜倒在妳女僕的足下，以低聲下氣又賺人熱淚之言，費盡唇舌博取她們歡心，以獲准進入妳的叢林，妳在那裏進行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若我能成為妳女僕用來清潔妳那怡人叢林的掃帚上的一根枝條，我便認為我的生命成功了。

聖帕博達南達•薩拉斯瓦提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祈禱：“奎師那雙手合十的向茹帕曼佳麗和茹阿緹曼佳麗的蓮花足祈禱道：‘請讓我進去吧。我想見茹阿迪卡。’她們回答：‘不行。你不能進去。’因此我想成為用以打掃茹阿迪卡那些樹林的掃帚上的一根枝條，那麼我會認為我很幸運。”

這是至偉大的純愛目標（prema-prayojana）——那些
恒常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曼佳麗的心緒。

*āçā-bharair amāta-sindhu-mayaïù kathaicit
kālo mayāti-gamitaù kila sāmprataà hi
tvaà cet kâpāà mayi vidhāsyaasi naiva kià me
prāëair vrajena ca varoru bakāriëäpi*

Vilapa-kusumanjali (102)

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祈禱：“茹阿迪卡啊！茹
阿迪卡！妳在哪里？若妳不對我施恩，我將放棄我的軀
體。我會死，我會死，我會死。我不想在溫達文或茹阿姐
湖活著。我不想在哥瓦爾丹活著，我不想崇拜奎師那，若
妳不對我施恩，我甚至都不想見祂。我僅在等候妳，等候
妳。若妳不對我施恩，我會死。”

這是最高級的純愛。我們必須知道這種罕有的純愛是
生命目標，繼而我們必須開始實行這種方法來得到它。這
是巴佳純愛的巔峰，若你不處於純粹而品味超然情悅的外
士那瓦的聯誼中，你便無從得知這一真理。你也無法區分
多種級別的純愛，你會被騙。你會認為：“哈努曼的純愛是
最高的”，或“烏達瓦的純愛是最高的”。你將無法區分杜瓦

爾卡的純愛和巴佳的純愛。

柴坦亞•瑪哈帕布特別為了賜予這種罕有情感而來，我們要盡力去理解它。但你們若不身處優秀聯誼之中，便無法臻達這個目標，你們只是聆聽著這個詩節：**sraanam kirtanam visnoh smaranam pada-sevanam**（聆聽、唱頌、憶念和侍主蓮花足）——那是關乎規範奉愛的。柴坦亞•瑪哈帕布完全不是為此而來；聖茹阿瑪努佳師和瑪德瓦師已經傳授過規範奉愛。他們賜予奉愛，但不是奉愛情悅（**bhakti-rasa**）。因此，若你不讀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的書籍，若你沒有渴望去得到這種崇高而至高妙至輝煌的情感，你便無法擁有這種奉愛情悅。你應當僅是遵循這種奉愛的規範原則——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

我僅是為了提醒你們這一點，及傳授你們一些理解和品味而來。永遠不要軟弱。不要想著女朋友和男朋友。請穩處於你們現在的位置。若你是個居士，保持在這個位置。若你是個貞守生，保持住。若你是棄絕僧，保持住。不要偏離那個位置。若你是個男貞守生（**brahmacari**）或女貞守生（**brahmacarini**），你對奎師那的愛應該會有發展。若你對唱頌、憶念和聆聽逍遙時光有品味，你怎會決訂婚娶？你怎會決定要依戀任何女孩或男孩？物質依附不會觸及有點品味之人。這樣的奉獻者不會偏離。

瑪哈帕布解釋了唱頌和憶念哈利聖名的方法，《永恆的柴坦亞經》記載了這個方法。瑪哈帕布祈禱：“我不想要財富、名聲、地位、美貌妻子或高等教育。我不想要物質東西。我只想千生萬世服務奎師那——生生世世”。瑪哈帕布教導：

*tãëäd api sunécena
taror api sahiñëunä
amäninä mänadena
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

《八訓規》(3)

應該恒常唱頌主哈利的聖名，視自己比微不足道，任人踩踏的小草還要卑微而一文不值，比大樹還要寬容，摒棄一切虛榮感，根據他人相應的地位而向所有人致敬。

不欲求一己的讚譽，卻根據每個人的品格努力榮耀他人。若你沒有品味——你若在唱頌，眼淚卻沒有流下，心也沒有溶化——你應當想：“這肯定是由於我過往的行為，尤其是對偉大奉獻者的冒犯”。為此懺悔，恒常唱頌和憶念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像哈利達斯•塔庫一樣，一天二十四小時唱頌。

唱頌祂的聖名並想著：“我在一位有資格且具超然情悅的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之下，身處溫達文。”這就是方法。你應當想：“我就像是奎師那足下的塵土微粒。這是我的固有地位；我是奎師那的所屬部分。我不想與祂分離，但因為我一己的過錯，我與祂分離。偉大的奉獻者啊！古茹戴瓦啊！請對我施恩，使我能夠永遠成為你蓮花足下的塵粒。我想要牧牛姑娘感受到的同樣情懷。”

yugāyitā nimeñēā
caḁṅuñā prāvāñāyitam
ṅūnyāyitā jagat sarvaā
govinda-viraheā me

《八訓規》(7)

女友啊，與哥文達的分離，一刻更甚一紀。我淚如雨瀉，對我而言，整個世界都顯得空虛。

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就是最高渴望，她的愛非常崇高：“無論奎師那因分離而令我心碎，還是與我相聚而給我極大快樂，祂都依然是我的摯愛。我想用愛去服務祂。若祂施以分離劇痛令我心碎，祂仍然是我的摯愛。無論如何，沒有祂我便不能活”。這是聖瑪哈帕布最終的教導。

主佳甘納特是墮落者的救主（Patita-pavana）

現在我要講述一個近代的，有關佳甘納特的故事。在奧瑞沙有個婆羅門，他年邁老態而行走艱難。他發誓：“我要去佳甘納特•普瑞覲見佳甘納特。”儘管相距普瑞四百英里，他還是開始徒步前進，在一個晚上，他在半夜抵達布瓦乃斯瓦爾（Bhuvaneshvara）。那時他的腳和腿腫脹異常而寸步難行，他坐在路邊的一棵樹下。已有一段時間沒有吃喝，實際上他快要餓死了。他曾發誓：“在覲見到佳甘納特之前，我不會進食”，但他無法行走，夜晚黑暗深沉。他也曾發誓：“若我明天早上不獲覲見（darsana，達珊），我便會離開軀體。”因此，他只是坐在樹下祈禱：“佳甘納特啊，我如此絕望。我無法繼續。我會死在這裏。”

就在這時，有輛車子駛過；車子出了點問題，剛好停在老巴巴坐著的地方。車上的人努力發動車子，卻不成功。他們認為可能有些東西掉進油箱，就開始找個物體將之取出來，但卻一無所獲。當他們看到坐在那裏的老人時，他們想要用他的棍子移走掉入油箱的東西。“噢，巴巴，你從哪里來？”他們詢問，“你為什麼坐在這裏？”“我正前去覲見佳甘納特，但我走不動了，”他回答，“我就是無法繼續，我將死在這裏。”他讓他們拿他的棍子，他們借助棍子便能輕易地開動了車子。“請上車跟我們一起走吧”，他們對那

位巴巴說，又幫助他上車並開動。

他們剛好在凌晨四點到達佳甘納特廟。在覲見了佳甘納特之後，這位巴巴感覺全好了，他想到：“我的腫脹消退了。我所有的問題都消失了。現在一切都很好。”他開始向佳甘納特祈禱：“啊，禰非常仁慈。我走不動，禰便給我派來車子。那輛車子停在那裏，只是為了我。他們帶我來，現在我在這裏了。”此時，有人走近他說：“你想吃祭餘嗎？請過來享用佳甘納特的祭餘吧。”

這不僅僅是個故事；這是真實的，我從一個極真確的源頭那裏聽到這個故事。你們可以信任佳甘納特。我們要向佳甘納特祈禱：“我們不想去無憂星宿變成四臂形體。若禰滿意我們，就請仁慈地恩賜我們在溫達文和茹阿姐湖服務禰的最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吧。”

*çyāmasundara çikhaëða-çekhara
smera-häsa muralé-manohara
rādhikā-rasika mäà kāpa-nidhe
sva-priyā-caraëa-kiikarëà kuru*

Sri Radha-prarthana (2)

夏瑪遜達爾啊！禰戴著孔雀羽毛冠啊！禰的臉龐恒常

優美地面露淘氣的微笑，禰吹奏笛聲的模樣煞是迷人，禰也非常精於品嚐聖茹阿迪卡的情悅。禰是仁慈之洋，因此我懇求禰，請令我成為禰摯愛的蓮花足下的女僕（kinkari）。

聖維塔拉師在這裏祈禱道：“夏瑪遜達爾啊，若你滿意我，若你想施恩給我，那麼請仁慈地把我的名字寫在聖茹阿迪卡的僕人名冊裏。我請求把我的名字寫在那裏。我只想成為她的女僕；我不欲求其他任何東西。”若你這般真心祈禱，奎師那會回答：“是的，我很滿意。我答應。”我們唱頌並憶念著：“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這名字是奎師那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直接顯現。我們祈禱，祂們或會樂於賜予我們這一祝福。

對穆斯林施恩

奎師那非常仁慈，尤其是祂那稱為墮落者救主（Patita-pavana）的佳甘納特形體。佳甘納特的祭司和崇拜者只允許印度人覲見祂。印度人可以從世界各處來到普瑞覲見祂。即使酗酒、有眾多不潔惡習的敗德印度裔人士仍然獲准進入，但內心純潔的西方奉獻者卻不獲准進入廟裏，即使他們放棄了酒、財富、名聲和所有物質纏結。我

們反對這一政策。

不用說別人，印度前任首相因迪拉•甘地甚至也不獲准進入佳甘納特廟。他們認為她不是純種印度人，而是帕西人或其他地區的人。他們也懷疑我是否印度人，他們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告訴他們：“我來自孟加拉。”“可是你的眼睛不像印度人的眼睛”，他們反對。於是我告訴他們：“把我在佳甘納特的領路人帶來。他是個崇高的奉獻者，也是佳甘納特•普瑞當地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的領路人來了，他說：“他是我的客人”，於是他們滿意了。

有一次，有個中國奉獻者來到普瑞，想見佳甘納特。我告訴她：“你應當告訴他們，說你來自瑪尼普爾。”她對門衛這樣說，於是他們讓她進去，但過了一會，他們起疑並開始跟著她。我於是告訴她：“立刻去。覲見主，然後飛奔離開這裏。”他們跟著我，還有那個奉獻者，但他們無法找到她的去向，她得以覲見主。

有一次，有個心地純潔的奉獻者，他生來是個穆斯林，因此即使他一直在唱頌哈瑞奎師那，也不獲准進入廟裏。最後他停止飲食，在稱為獅門(Simha-dvara)—即東邊的獅門—的前方絕食抗議。他跳舞並憶念佳甘納特，兩、三天后他變得非常虛弱。他於是坐下來繼續呼喊：“墮落者的救主，佳甘納特帕布！唉，佳甘納特！我聽聞禰極為仁慈，但禰卻不賜我覲見。他們阻止我入廟。”

接著，在晚上十一點或十二點，佳甘納特出於祂深切的憐憫之情，打開廟宇的大門。祂獨自出來，沒有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祂穿過門廊，到達那個奉獻者在獅門的坐處。這奉獻者看到佳甘納特時，非常高興，開始唱歌跳舞。後來，祭司在早上四點打開神壇門，履行燈儀時，他們發現佳甘納特不見了。他們開始四下搜尋，最終他們來到獅門，看到祂獨自坐在那裏。“佳甘納特坐在這裏！”他們大呼。“祂在這裏做什麼？”他們看到那個穆斯林奉獻者在唱頌、唱歌和哭泣，佳甘納特也在哭泣。於是，這奉獻者走了，佳甘納特被帶回廟裏。佳甘納特的確是墮落者的救主（Patita-pavana）。

總結語

那些不唱頌至尊人格神首的名字、又不憶念祂的人，永遠不會快樂。我們全都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這包括那些唱頌和憶念的人，以及那些沒有這樣做的人；那些接受奎師那的人和那些不接受祂的人。所有的爬藤、樹木、蠕蟲、昆蟲、動物、鳥和人類都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們是祂的所屬部分。

即使你現在健康而富有，即使你具備一切令你快樂的物品，一段時間之後，你仍然會年老。你的美麗會變成醜

陋，無人能夠幫助你。你的牙齒會脫落，你的雙頰會凹陷，你的頭髮會變灰，你會非常虛弱而無法自己走動；你必須借助拐杖。繼而，在死亡之時，你甚至連一根頭髮也帶不走，更不用說你現在正在搜集的東西。你會大小便失禁，痛苦淒泣，然後便會陷入昏迷，不得不放棄軀體。接著，極其危險而厲害的死亡使者會來到，痛擊你。他們把你扔到火中，或強迫你擁抱燒得發紅的鐵柱。他們會說：“你為什麼擁抱女人？你為什麼色欲熏心？現在你必須對這根熾熱的鐵柱產生色欲。”謹記這點。在那時，無論是你的父親、母親、叔叔，還是你的財富、名聲、地位，也將無法幫助你。

藉由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的聖師——聖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以及奎師那本人——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恩慈，他被派遣到這個世界。他非常有力量，一位極具力量的典範師。他走遍每一處，建立很多中心並鼓舞每個人。

以前我常常想：“在聖斯瓦米•瑪哈拉傑最後的日子裏，在他即將回歸奎師那時，他為何告訴我：‘你要幫助我的奉獻者們。我帶來了很多猴子——很多門徒’？我常常想：“他們那麼好。他為什麼對我這樣說？”那時他的門徒用他們的財富服務他、四處派發他的書籍、建立像新瑪亞普爾這樣的中心、在很多靈師學校訓練成千上百的學生、

養育很多奶牛、廣泛地傳教。但現在我領悟到他為何給我那個訓示。他曾告訴我：“你應當幫助我的奉獻者，因為在我離世之後，他們會受長輩們忽視並變得軟弱。他們會放棄他們的圖拉茜頸珠和念珠，甚至是他們的念誦。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奉愛。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超然的奉獻服務。”因此，他請求我來到西方國家。我來了，現在我看到很多資深奉獻者非常虛弱。

我來這裏是為了乞求一些東西，放到我的討布（jholi，棄絕僧的討布）中，正如哈利達斯•塔庫和尼提安南達乞求：“請給我佈施吧。”我不要財富。我不要任何俗世成就。我只想要你們再次勇敢而堅強。請拿起圖拉茜珠子開始念頌。若你不能唱頌很多，你甚至可以念兩圈、四圈或十六圈。哈利聖名極富力量，祂很快便會吸引你，你會開始念頌多過十六圈——甚至念六十四圈。有些現在和我一起的奉獻者每天都念六十四圈。

我們要再次懷著啟發，四處傳教。現在很多奉獻者缺乏靈性能量，因此我來再次激勵他們。請給我那項佈施：再次唱頌吧，再次成為堅強的奉獻者吧。還有，要盡力幫助他人。要再次派發書籍。做些服務，恆常唱頌奎師那的名字並憶念祂。

你也可以維持生活，這沒有問題。棄絕僧應當是棄絕僧，貞守生要像他們在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

時期那般堅強。他們應當沒有女朋友，若女奉獻者非常堅強，她們應當像貞守生一樣，從而四處傳教。唱頌和憶念是快樂的唯一方法。別無它途。

榮耀有力量而真正的靈性導師（Guru-nistha，古茹-尼斯塔）是靈修的支柱。若你沒有純粹的古茹，那麼在崇拜奎師那和瑪哈帕布之前，你要先崇拜誰？若你沒有古茹，或你的古茹是墮落的，奎師那就不會接受你的崇拜。請努力覺悟這所有真理。

佳甘納特壇車節的主要目的是這點：佳甘納特就是奎師那本人。奎師那非常仁慈，因此祂以“溶化了”的形體，自尼拉瑪達瓦顯現為佳甘納特、巴拉戴瓦和蘇巴卓。為什麼“溶化了”？這是由於奎師那對牧牛姑娘的愛和情感。所有古老典籍都說我們在尋找奎師那，但這不是真的。《聖典博伽瓦譚》告訴我們另一些東西：“奎師那在尋找我們”。祂吹奏笛子，彷彿在說：“來吧！來吧！”祂總是在尋找祂的朋友們，想著：“我的朋友們在哪里？我的奶牛在哪里？我的牛犢在哪里？”祂其實在為我們憂心，一邊尋找一邊思忖：“他們是我的永恆僕人，現在他們在這世間不快樂”。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問題。我們全都在一口井中，當中滿布嘶嘶作響的毒蛇，我們不知道它們何時會噬咬。代表死亡的老虎在井的上方，我們不知道死亡何時來臨。帕瑞西大君只剩七天壽命，但我們可能甚至連一刻都沒有。

奎師那來了，祂為你們所有人派來了聖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瑪哈拉傑。所有的西方奉獻者以前都像嬉皮士：跳舞、喝酒、抽煙、吃肉和蛋以及很多其他令人憎惡的東西。誰都沒有呼喚過聖斯瓦米•瑪哈拉傑，但藉由奎師那的恩慈，祂派遣他：“請前往這所有傷心人那裏，盡力傳授他們藉此會唱頌和重展歡顏的方法。”

奎師那在派遣這所有助力，祂也派我前來。即使在夢裏，我也未曾想過，我會離開溫達文來到西方國家。祂強行拽住我的小辮子，把我拽到這裏。祂告訴我：“你應當前往幫助他們。你的古茹幫了你，你為什麼不幫助他人？你應當去。”

這是奎師那的無緣恩慈。祂在告訴你：“你一生中設法唱頌一遍：‘奎師那，茹阿姐，茹阿姐，奎師那，茹阿瑪。’即使在你一生中全心全意唱頌一遍：‘哈瑞 奎師那 哈瑞 奎師那 奎師那 奎師那 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 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 哈瑞 哈瑞’，我也會帶你去哥樓卡•溫達文。”

不要冒犯聖名的蓮花足（nama-aparadha 那瑪-阿帕茹阿達）。聖名是奎師那本人，是至尊人格首神。祂非常有力量、非常仁慈。不要冒犯任何奉獻者，無論他啟迪與否。若他們已啟迪，那非常好；榮耀他們並伏地頂拜。若他們未啟迪，你也應當在思想和內心中想：“他們是柴坦亞•瑪

哈帕布家庭的成員。我們的家庭非常龐大。”努力遵循這些原則。若你畢生這樣唱頌即使一次，奎師那也會迅速解脫你。

不要相信財富，不要相信你的工作。工作無法給你快樂。你的工作不會救你，不會給你帶來片刻的快樂。你可以積聚財富，但那也無法挽救你。若你有時如斯專注于奎師那，以致忘卻工作或其他由你負責的重要職責，奎師那便會救你。若你如斯專注於唱頌奎師那的聖名，以至於忽視了工僕的工作，政府會懲罰你，然而，奎師那反而會呈現你的形體，祂肯定會為你做那份工作。請對此有堅定信心。

這世上有一件特別貴重的東西，一件極其罕有的東西——非常罕有。那罕有之物是什麼？

*sādhu-saiga, sādhu-saiga sarva-çāstre kaya
lava-mātra sādhu-saige sarva-siddhi h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22.54）

所有啟示經典的結論是：即使與純粹奉獻者聯誼片刻，也能藉此得到所有的

附錄



更多第七章的，問答形式的資料

〔提問：〕在五天尋君節，為了證明溫達文的優越性，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主柴坦亞引用了《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一書。怎麼可能引用茹帕•哥斯瓦米後來才寫的的書呢？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解釋過，這其實是來自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聖茹帕•哥斯瓦米是斯瓦茹帕•達莫達爾的門徒和追隨者，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則向他施恩。《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的這些詩節實際上是在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心裏，然後就浮現在茹帕•哥斯瓦米心中。我們可以這樣調和。

〔提問：〕我們一般認為拉珂施蜜是在無憂星宿的，但佳甘納特•普瑞卻是杜瓦爾卡；因此為什麼佳甘納特的配偶稱為拉珂施蜜？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奎師那所有的王妃，比如茹珂蜜妮、薩緹亞巴瑪等等，都遠勝拉珂施蜜。這裏，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僅指杜瓦爾卡的一位拉珂施蜜。拉珂施蜜或薇瑪拉-戴薇，代表杜瓦爾卡所有的王妃。

〔提問：〕這位拉珂施蜜比薩緹亞巴瑪更憤怒，誰比薩緹亞巴瑪更加憤怒（mana），那是薇瑪拉-戴薇嗎？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是的，薩緹亞巴瑪有時就像這樣，但並沒有這麼多。薩緹亞巴瑪對這樣的富裕輝煌沒有懷著太多敬意，因為她跟奎師那非常親密。她是茹阿迪卡的化身，恰如茹珂蜜妮是禪卓瓦麗的化身。

〔提問：〕您說當佳甘納特前往貢迪查廟時，祂帶著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因為這樣拉珂施蜜女神便不會懷疑祂與牧牛姑娘玩樂。但巴拉茹阿瑪也在溫達文上演茹阿莎之舞。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但奎師那從不帶巴拉茹阿瑪去

祂和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玩耍嬉戲的樹林。巴拉茹阿瑪可以用阿楠嘎（Ananga）曼佳麗的形體去那裏，但祂不能直接地去。當瑪哈帕布處於茹阿迪卡的情感時，即使祂摔倒地上，尼提安南達帕布也不能觸碰祂。尼提安南達帕布只會從遠處守望。因此巴拉戴瓦從不會去這些樹林。祂可以跟奎師那一起放牛，奎師那會悄悄帶著瑪度芒嘎或蘇巴拉去茹阿姐湖。祂不會帶巴拉戴瓦去那裏，祂也不會帶茹阿迪卡的兄弟施瑞達瑪。祂不會帶任何一個牧牛童（sakha）、親密牧牛童（priya-sakha），甚至是視之如命的牧牛童（prana-sakha）；祂只會帶一個最親厚的牧牛童（priya-narma-sakha），僅是作為信使。

〔提問：〕既然奎師那所有的女性擴展都來自茹阿迪卡，那麼蘇巴卓是哪一類型的擴展？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她是拉珂施蜜，聖茹阿迪卡的擴展。她扮演妹妹的角色，但實際上她是大-大-拉珂施蜜（Maha-Maha-Laksmi），她處於盛大富裕中服務奎師那。她繼奎師那之後誕自戴瓦奎腹中。

〔提問：〕當奎師那、巴拉戴瓦和蘇巴卓在聆聽溫達文逍遙時光時，祂們的手臂開始溶化，那時蘇達珊神碟不在場。

但祂卻以類似祂們的形體受到崇拜。

〔**聖拿拉央納•瑪哈拉傑：**〕蘇達珊是奎師那的視覺，因此祂恒常與奎師那在一起。若蘇達珊仁慈地讓我們看到奎師那，那麼你們會如其所是地看到奎師那；否則你會把祂看成普通男孩。

《聖典博伽瓦譚》(10.33.39)的解釋，由第二三三頁起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二篇，帕瑞西大君（Maharaja Pariksit）也解釋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和活動都是受條件限制靈魂的良藥。若他們僅僅聽聞奎師那，便能從物質疾病中解脫。人們沉迷於物質享樂，慣於閱讀色情文學，但藉由聆聽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這些超然逍遙時光，他們便會從物質污染中解脫。受條件限制靈魂應當從公認的靈性導師那裏聆聽茹阿莎之舞並接受他的訓練，以便能理解這整個情形；如此便能夠提升到靈性生命的最高標準。否則必會受束縛。物質色欲是受條件限制靈魂的一種心病。一致推薦，應當要聆聽，但不是聽從非人格的無賴。若懷著正確理解聆聽自正確的源頭，那麼情形會迥然不同。（《奎師那書》（又名奎師那一快樂的源泉）32章）

聖維士瓦納特•查誇瓦緹•塔庫在他的 Sarartha-darsini

評注中，就這個詩節這樣說道：

當首碼 **anu**（重複地或系統地）用於 **srnyat**（聆聽）時，表示一直聆聽。從聆聽之師(**sravana-guru**)和偉大奉獻者口中持續地聆聽，其後便在自己的詩作中吟誦、敘述或描述（那些逍遙時光），便能得到最高奉愛（**para-bhakti**），換言之，奉愛就是純愛的本質（**prema-laksana-bhakti**）。

組成動詞 **pratilabhya**（獲得）時，這樣採用了字尾 **ktva**：**prati + labh + ktva**。根據梵文語法的規則，當字尾 **ktva** 用於帶有首碼的動詞詞根時，便由 **yap** 取代。然後便刪去字母 **p**，從而獲得 **pratilabhya** 一字的最終形式。字尾 **ktva** 用於同一媒介所履行的兩個動詞之中的第一個，以表明連續動作（比如，得到純愛時，他便放棄心中的所有色欲）。在這種情況，第一個動作是臻達純愛（**partilabhya**），第二個動作是放棄心中的色欲渴望（**apahinoti**）。

因此，動詞 **pratilabhya** 的字尾 **ktva** 表示：儘管心中仍有色欲和其他罪惡，純粹奉愛卻首先進入內心，它非凡的影響力徹底摧毀了所有罪惡。換言之，聆聽和唱頌茹阿莎之舞具有如斯驚人的力量，把信心滿懷的修習者心中的色欲消滅殆盡並得到純粹奉愛。雖然這二者同時發生，但純粹奉愛的影響首先展現，它的影響令心中所有的色欲盡數消彌。

因此，藉由聆聽和吟誦主逍遙時光的陳述，首先臻達

對主蓮花足的純粹奉愛，其後內心便擺脫色欲和所有其他污染。換言之，人變得全然純粹，因為純愛不像知識(jnana)和瑜伽(yoga)之法那般薄弱無力。奉愛無所不能且至尊獨立。

hrd-roga kama 一詞表示心中色欲和關乎至尊主的愛(kama)之間的區別。與至尊主有關的愛是純愛甘露的本質(premamrta-svarupa)，而心中色欲則剛剛相反。因此，這兩項截然不同。hrd-roga-kama 一詞的使用證實了這一點。

詞語 dhira 表示學者或精通經典之人。拒不接受這一詩節聲明之人會想：“只要色欲之疾存留心中，便無法得到純愛沛瑪”，這是無神論者的思維方式。免于如斯愚蠢、無神論行為之人被認為是學者或定慧之人(dhira)。因此，只有那些對經典有堅定信心的人被認為是定慧之人。對經典所言沒有信心的人是無神論者和聖名的冒犯者，這樣的人永遠無法得到純粹奉愛。

因此，聆聽茹阿莎之舞和其他敘述，令堅信經典所言的修習者心中萌生信心。純愛只在這樣有信心的奉獻者心中，始會展示它的影響，作為聆聽逍遙時光命題的成果。隨後，存在於奉獻者心中的色欲和所有罪惡都被根除。

聖維士瓦納特•查誇瓦緹•塔庫對《聖典博伽瓦譚》(10.47.59)的注釋也與該討論相關。注釋有雲：奉愛是任何個體身上可見的優秀品質之唯一緣由。苦行、學問、知

識等等都不是優秀品質之緣故。儘管奉愛本身至高至優，但它並非只顯現在具有所有好品質之非凡個體之中。相反，它甚至會展現或留存在最糟糕最卑劣之人身上。此外，它令十分卑劣墮落之人得到所有好品質，從而值得眾人尊敬，並臻達至高至罕有的聯誼。

鑒於此因，認為奉愛女神只在所有惡習（anarthas）、冒犯（aparadhas）、色欲和其他心疾盡除後始進入內心，這一觀點是不恰當的。相反，藉由至尊主或奉獻者的恩慈，或藉由堅信地執行修習（sadhana）和靈修（bhajana），這罕有的奉愛會先進入心中，所有的惡習繼而自動消散——這個結論非常恰當。

因此，只有堅信經典、古茹和偉大奉獻者所言的修習者，方有資格聆聽充滿情悅的《聖典博伽瓦譚》逍遙命題。反之，那些相信只有完全擺脫所有惡習的修習者才有資格聆聽上述逍遙時光之人，哪怕歷經百萬世，既不能擺脫惡習也得不到聆聽的資格。

聖帕布帕德於 1972 年 7 月 13，在倫敦壇車節的講課節選

女士們、先生們，我非常感謝你們大駕光臨這個壇車節。這節日自五千年前流傳下來，當時奎師那和祂的哥哥巴拉茹阿瑪和妹妹蘇巴卓，一起乘坐壇車從杜瓦爾卡前往

庫茹之野。現今庫茹之野仍然存在，杜瓦爾卡城也仍然存在。

根據韋達經典，月蝕發生時人們都到聖河沐浴。他們尤其是到朝聖地點庫茹之野。那時候，奎師那連同祂的哥哥、妹妹和其他家庭成員前往庫茹之野；主奎師那童年時的居處——溫達文——的牧牛姑娘和居民聞訊前去看祂。在牧牛姑娘之中，聖茹阿妲茹阿妮是首要的，當她看到在庫茹之野的奎師那富貴迫人時，她說：“我親愛的奎師那，你也在這裏，我也在這裏。但我們思念溫達文。因此我希望你與我一同再次去溫達文並在溫達文的森林中玩耍嬉戲。”

主柴坦亞傳揚了這種分離之情，印度的佳甘納特•普瑞仍然遵行這個壇車節。主柴坦亞在五百年前參加了這個節日，那時，祂處於茹阿妲茹阿妮帶著奎師那回溫達文時的分離之情中。因此這個壇車節是外士那瓦們的情感之節。主柴坦亞教導我們如何感到與主分離。祂從未教我們說祂見過主，但祂非常強烈地感到與主分離。同樣道理，祂的直系門徒，六哥斯瓦米，也在分離之情中執行奉獻服務。

*he rādhe vraja-devéke ca lalite he nanda-suno kutaù
çré-govardhana-kalpa-pādapa-tale kälindé-vane kutaù
ghoñantäv iti sarvato vraja-pure khedair mahä-vihvalau
vande rūpa-sanätanau raghu-yugau çré-jéva-gopälakau*

["我必恭必敬地頂拜六位哥斯瓦米，即聖茹帕•哥斯瓦米、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特•巴塔•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哥帕勒•巴塔•哥斯瓦米，他們在溫達文到處大聲唱頌聖名，呼喊著：“溫達文之後，茹阿姐茹阿妮！拉麗塔啊！南達王之子！你們現在在哪里？你們正坐在哥瓦爾丹山上，還是在雅沐那河岸的樹下？你們在哪里？”這就是他們履行奎師那知覺時的心緒。

因此，這個壇車節非常美好——它是外士那瓦的“情感節”——這個節日的每一位參與者對奎師那潛藏的愛都會逐漸發展。非常感謝你們的仁慈。

你們處於什麼樣的情形都沒有關係。我們唯一的請求是，你們若有時間，請你們盡可能努力唱頌這十六個詞語。你們有充裕的時間。當你們在街上散步時，乘坐公車或獨坐之時，你們都可以唱頌哈瑞奎師那。這麼做沒有損失，但得益卻非常巨大。因此我們只請求你們接受這個瑪哈-曼陀 (maha-mantra)：

hare kâñëa, hare kâñëa, kâñëa kâñëa, hare hare

hare räma, hare räma, räma räma, hare hare

哈瑞 奎師那 哈瑞 奎師那 奎師那 奎師那 哈瑞 哈瑞
哈瑞 茹阿瑪 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 哈瑞 哈瑞

我們會以今天舉行的壇車節這樣的活動定期提醒你們。這壇車節非常源遠流長，至少已有五千年。主奎師那與祂的哥哥巴拉巴卓，即巴拉茹阿瑪和妹妹蘇巴卓，一同乘坐壇車從杜瓦爾卡前往庫茹之野。我們正在慶祝主奎師那及其家人乘坐壇車到來。

這活動是在佳甘納特•普瑞舉行。在印度，這是個大節，我們正在把這壇車節連同哈瑞奎師那運動引入西方國家。這項哈瑞奎師那運動的創始人，即主柴坦亞，祂積極參加了這個節日，因此，我們遵循祂的腳步，正在把這項運動引入西方國家。正如倫敦正舉行這個節日，三藩市、布法羅、墨爾本、東京和很多其他地方也同步舉行。印度的加爾各答也正在舉行。參加這些節日意味著我們踏出自我覺悟的一步。Rathe ca vamanam drstva punar janma na vidyate——僅是看到壇車上的主，便能取得進步，停止生死輪回。

辭彙表



A

Abhiseka — 以牛奶、乳酪、水和其他材料為神像沐浴。

Acarya — 以身作則的靈性導師。

Adhira — 處於妒怒中而躁動不安的牧牛姑娘。

Adhirudha-mahabhava — 至高靈性情感(mahabhava)的最高狀態，只見于巴佳的牧牛姑娘。在這種情感中，所有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anubhavas)都顯現在強烈而實在的至高靈性情感，達到甚至比那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的正常狀態更驚人的特徵。至高靈性情感的最高狀態有兩種：(1) 分離在即(modana)；(2) 相聚(madana)。(1) 英雄(nayaka)和英雌(nayika)的所有至善狂喜極樂之兆都被激起，遠超於火光熊熊(uddipta)的狀態，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稱為分離在即(modana)。分離在即情感只發生在聖茹阿姐那一組。在某些特殊的分離情形下，分離在即變為分離(mohana)，這種無助的分離狀態令所有至善狂喜極樂之兆都顯現為熾燒(suddipta)狀態。(2) 當至高靈性情感甚至進一步增長時，

便達到一種極高的狀態。由於各種超然情感全都同時展現，其中最重要的情感便演變為歡樂，這種情感稱為相聚。這種相聚的靈性情感(madana-bhava)僅只永恆壯麗地顯現于聖茹阿妲，且只發生於相聚之時。又稱至高靈性情感的最高特質(madanakhya-mahabhava)。

Aisvarya — 富裕、華麗、顯赫、威嚴、至尊；就奉愛而言，這是指主最高權威的輝煌富裕所激發的奉獻心，尤其存於祂作為主拿拉央納的形貌之中。這種奉獻心限制了至尊主和祂奉獻者之間的親密交流。

Alambana — 支持情感(vibhava，靈性情感和刺激因素)的其中一方面。分為靈性情感(rati)的物件(visayalambana)，即對之萌生靈性情感之人；以及靈性情感的容器(asrayalambana)，即心中萌生靈性情感的人。

Anartha — (an-artha 意指“無價值的”)阻礙奉愛進步的要不得欲望、行為或習慣；換言之，一切有違奉愛之物。

Anubhavas — 情悅(極樂情感)的五要素之一。展示或揭露心中靈性情感的動作。共十三種：跳舞 (nrtya)、在地上打滾 (viluthita)、歌唱 (gita)、大哭 (krosana)、扭動身體 (tanu-motana)、咆哮 (hunkara)、打哈欠 (jrbhvana)、呼吸沉重 (svasa-bhuma)、對他人毫不在意 (lokanapeksita)、流涎 (lalarava)、大笑 (attahasa)、蹣跚搖晃 (ghurna) 和打嗝 (hikka)。

Anuraga — (1) 依附、情感或愛意；(2) 出現在至高靈性情感之前的強烈純愛階段。《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對曆久彌新的愛(anuraga)的定義如下：“儘管與摯愛定期相聚，並熟識對方，但強烈依戀的那曆久彌新情感令人分分秒秒都對摯愛有全新體驗，仿如從未對這個人有任何體驗。激發出這種情感的依戀稱為曆久彌新的愛。”

Aparadha — (apa 即違反、帶走；radha 即情感洪流)，對聖名、偉大奉獻者(Vaisnavas)、靈性導師、經典、聖地或神像等作出的冒犯。

Aprakṛta — 超然的，不受物質自然影響的；超出心意和感官理解的，不是任何人類所創造的，超越物質世界的，處於奎師那超然居所的，非凡的、神聖的、純粹的或包含靈性知覺和喜樂的。

Arati — 把崇拜物品供奉給神像的儀式，以熏香、油燈、鮮花和扇子等崇拜用具，伴以搖鈴和念誦。

Arcana — 神像崇拜；九種主要的奉愛服務法之一。

Asakti — 依戀；這尤指對主和祂永恆同遊的依戀。對靈修的喜愛引致對靈修目標人物直接而深切的依戀時，便產生依戀。這是奉愛蔓藤的第六個發展階段，在靈修品味成熟之時便會覺醒。

Asta-sakhis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八位首要牧牛女

伴：拉麗塔 (Lalita)、薇莎卡 (Visakha)、祺陀 (Citra)、因杜萊卡 (Indulekha)、嫦帕卡拉塔 (Campakalata)、茹阿嘎戴薇 (Rangadevi)、蘇戴薇 (Sudevi) 和冬嘉維迪婭 (Tungavidya)。

Asta-sattvika bhava — 見 **Sattvika-bhavas**。

Atma-nivedanam — 把自我奉獻給奎師那。把自我供奉給主時，便不再為獨自的快樂而活動。把身體、心意、生命和一切都投入服務至尊主。這是奉愛的九個主要分支之一。

B

Bhagavan parampara — 有兩個師徒傳系：五淨法師徒傳系 (pancaratrika-guru-parampara) 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 (bhagavata-guru-parampara)。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是自我覺悟靈魂的師徒傳系，他們或會作為訓示靈性導師或啟迪靈性導師。五淨法師徒傳系是啟迪靈性導師所組成的師徒傳系，他們可能是自我覺悟的靈魂，也可能不是，他們如同經典描述的一樣進行正式的啟迪步驟。啟迪古茹若是能引領門徒臻達生命終極目標的自我覺悟靈魂，那麼五淨法師徒傳系也包含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之內。聖帕布帕德•巴克提希丹塔•薩拉斯瓦提•塔庫、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和聖茹帕•哥斯瓦米全都接受這個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

有時，啟迪古茹是條件限制靈魂，五淨法師徒傳系或

會不合法規或違反奉愛。在這種情況下，它就獨立存在而不包含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之內。然而，在聖茹帕•哥斯瓦米、聖珊拿坦那•哥斯瓦米、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聖拉亞•拉瑪南達那樣的訓示古茹指導之下的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恒常真實無偽。

若五淨法啟迪古茹的固有靈性形體所處的情懷低於他的門徒，那麼門徒終須另覓高明，並托庇於有資格賜予高階指導的外士那瓦。在五淨法師徒傳系中的古茹和門徒，也可能處於相同情懷，但這位古茹資格不高。在這些情況下，門徒必須為了更高的靈修訓示而托庇于高階外士那瓦，這位外士那瓦會被稱為他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之中的古茹。我們從這兩項考慮因素中看到，五淨法程式有些固有缺陷，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則完全免除這些缺陷，在各方面都完美無暇。

Bhajana — (1) 懷著作為主奎師那僕人的意識知覺所履行的活動。(《嘎茹達宇宙古史，普瓦之部(Garuda Purana, Purva-khanda)》(231.3)解釋：“bhaj”這個動詞字根特別用於服務方面)；(2)靈修一般泛指靈性修習，尤指聆聽、念誦和冥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Bhajana-kutira — 偉大奉獻者或聖人進行靈修和獨自冥想的小屋或茅舍。

Bhakta — 奉獻者。

Bhakti — 對主奎師那的奉愛服務。bhakti 一詞來自字根 bhaj，意指侍奉。因此，奉愛一詞的主要意思是提供服務。

Bhakti-rasa — 來自奉獻服務的甘露。

Bhava — (1) 靈性情緒、愛或情感；(2) 奉愛(滿懷靈性極樂的奉愛)完美階段的初期。純粹善良 (suddha-sattva)，即主那包含靈性知識和喜樂的內在能量之萃，從主永恆同游心中送達修習者心中，並以不同品味軟化其內心的奉愛階段。那是純愛的嫩芽，又稱靈性情感(rati)。這是奉愛蔓藤的第七個階段。

Bhava-sabalya — 征服、壓倒；三十三種勢不可擋的強烈情感(vyabhicari-bhavas)，其中多種互相衝擊和刺激，其中一種靈性極樂壓倒另一種而成為主導。

Bhava-sandhi — 聯合；三十三種勢不可擋強烈的情感，其中兩種同類或不同類的情感彙聚一起。

Bhava-santi — 平定；極具威力的三十三種勢不可擋的強烈情感平復下來。

Bhava-udaya — 覺醒或產生三十三種勢不可擋強烈情感的其中之一。

Bhava-anukula — (有利於心中渴求的心緒)；佩戴圖拉茜頸珠，塗飾聖印，採納外士那瓦的表徵，服務圖拉茜、朝聖、頂拜等等都是 bhava-anukula。自發奉愛的五種修習之一。

Bhava-aviruddha — （既不違反也不抵觸心中渴求的心緒）；尊敬奶牛、榕樹、欖仁樹和婆羅門等都是有益的活動，因此稱為 **Bhava-aviruddha**。自發奉愛的五種修習之一。

Bhavamayi — （由心中渴求的情感組成的）；當聆聽、唱頌和奉愛其他支部滿載其中一種主要情懷（僕人、朋友、父母或愛侶情懷）時，這些活動滋養了修習者未來的純愛之樹。那時就稱為滿載心中渴求情感的修習 (**bhavamaya-sadhana**)。純愛展示時，便稱為滿載心中渴求情感的生命目標(**bhavamaya-sadhya**)。自發奉愛的五種修習之一。

Bhava-pratikula — （違反心中渴求的心緒）；自發奉愛的五種修習之一。

Bhava-sambandhi — （關乎心中渴求的心緒）；奉愛支部，包括托庇于聖師蓮花足（**sri-guru-padasraya**）、念頌曼陀（**mantra-japa**）、憶念（**smarana**）、冥想（**dhyana**）等等都稱為關乎心中渴求心緒的修習。由於遵循神聖日子之誓有助憶念(**smarana**)，例如艾卡達西斷食日和奎師那顯現日（**Janmastami** 佳瑪斯泰咪）等等，因而被視為關乎心中渴求心緒的一部分。自發奉愛的五種修習之一。

Bhoga — 食物供奉給神像前的統稱。

Brahmacari — 處於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varnasrama**)體系中首個生命階段(**asrama**)的人；貞守不婚的學生。

Brahmana — 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體系內，四個階級中最高的；祭司或教士。婆羅門妮(Brahmani)是婆羅門的妻子。

C

Cakra — 神碟。

Candana — 檀香漿，用於神像崇拜。

Cintamani — 見於超然國度，具有能量的靈性寶石（“如願石”）。它令擁有者得償所願。

Citra-jalpa — 變化多端的言詞；在分離時的至高靈性情感(mohana-mahabhava)中出現的狂喜徵兆。《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174, 178-80) 這樣解釋道：“事實上，意亂情迷的狂喜僅只出現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達到這種意亂情迷的特殊境界，一種類似幻覺的奇妙狀態，這稱為超然瘋狂(divyonmada)。它有很多方面，來去不定，這些展示之一便是變化多端的言詞。這種言談滿是隱而不宣的怒氣並包括很多不同的狂喜，全因看到她心上人的朋友所致。這種言談以她強烈而熱切的渴望達至巔峰。變化多端的言詞有十部分：詆毀(prajalpa)、自貶(parijalpa)、挖苦(vijalpa)、刁難(ujalpa)、譴責(sanjalpa)、輕視(avajalpa)、(abhijalpa)、自怨自艾(ajalpa)、厭惡(pratijalpa)和關注(sujalpa)。”

D

Dandavat-pranama — danda 即棍子，pranama 即頂拜；因此，dandavat-pranama 意指像根棍子一樣五體投地的頂拜；俯臥頂拜。

Darsana — 觀看、會見、探訪、覲見（尤指神像、聖地、或德高望重的偉大奉獻者）。

Dharma —（源自解作維繫的動詞字根 dhr；因此，dharma 解作它維繫）。（1）泛指宗教；（2）經典為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體系中不同階級的人士，所賦定的社會宗教職務，使人解脫至奉愛層面。

Dhira — 在妒怒中優雅、沉著或自控的牧牛姑娘。

Diksa-guru — 啟迪靈性導師。

Divyonmada — 奇妙的神聖狀態，類似胡言亂語的狀態。出現在分離時的至高靈性情感階段，且有很多不同特質，比如搖擺不定(udghurna)和變化多端的言詞。事實上，這只見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Dvarakavasis — 杜瓦爾卡居民。

G

Gada — 大頭棒。

Ghrta-sneha — 展示出靈性情感(sneha，出現在純愛之後的階段)。Ghrta 表示酥油，它獨自不像蜂蜜那般甜美，只有混合了糖和其他材料之後才會美味可口。同樣道理，心

存敬意的純愛情感(ghrta-sneha)獨自不似情意綿綿的純愛情感(見 **Madhu-sneha**) 那般甜蜜；只有混合了其他靈性情感後才令人回味。見於禪卓瓦麗和她那組別之中。

Gokula-Vrndavana — 靈性世界的最高國度。這是奎師那的居所，祂在那裏展示祂作為牧牛童的原初和最頂尖的面貌，祂親密而愛意盈盈的僕人，即巴佳的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簇擁著祂。

Gopa — (1) 以親密友誼侍奉奎師那的牧牛童；(2) 南達大君的年長同伴，他以父母情懷侍奉奎師那。

Gopi — (1) 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首的巴佳 (**Vraja**) 牧牛少女，她以愛意綿綿的情懷服務奎師那；(2) 母親雅淑姐 (**Yasoda**) 的年長同伴，她以雙親之愛的情懷服務奎師那。

Gosala — 牛棚；牛的庇護所。

Grhastha — 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中，第二個生命階段的一員；居士。

Gunja — 以細小亮澤，頂端黑色的紅色種子串成的項鍊，據說種子代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Gurukula — 學習韋達文化的學校。男孩子自五歲起，在靈性老師的指導下過著貞守學生的生活。

Gruru-parampara — 通過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來傳遞靈性知識的師徒傳系。

H

Hari-katha — 對主的聖名、形體、品質和逍遙時光的敘述。

Harinama — 唱誦主奎師那的聖名。除非有集體齊頌（桑克爾坦 sankirtana）一詞，否則一般是指一串手持圖拉茜（tulasi）念珠，輕聲念頌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

Hladini — 這是指喜樂(hladini 喜拉迪尼)所支配的形象能量(svarupa-sakti)。喜樂是關乎至尊主喜樂（ananda）那方面的能量。儘管至尊主是所有喜樂的化身，但喜樂是祂那品嚐超然喜樂及令他人品味喜樂的能量。

I

Istadeva (Istadevi) — 膜拜神像；對奎師那特定的形象情有獨鐘，那亦是一己所愛和服務的物件。

J

Jiva — 永恆的個體生物體，以無數生命物種之一的物質軀體，處於受條件限制的物質存在狀態。

Jnana — （1）知識；（2）導向非人格解脫的知識。

Jnani — 追求思辨知識之路的人，直接指向非人格解脫的知識。

Jnani-bhakta — 那個以輝煌富裕情感崇拜至尊主的奉獻

者，由於意識到主的遍存性和完整性而不作個人服務。

K

Kajjala — 用以塗黑眼線的油膏。

Kali-yuga — 卡利年代，即現今充斥著虛偽和紛擾的年代，始於五千年前。

Kalpa — 劫；四個年代是以天堂曆法計算，因而是天堂星宿的一萬二千年。這稱為超然年代(*divya-yuga*)，一千個超然年代則構成布茹阿瑪的一天。布茹阿瑪一天的創造稱為劫，布茹阿瑪的創造則稱為威劫(*vikalpa*)。大維施努的呼吸令布茹阿瑪的創造有可能時，這稱為大劫(*maha-kalpa*)。這些大劫、威劫和劫的順序既規律又有系統。

Kanistha-adhikara — 奉愛 (*bhakti*) 的初始階段。*Kanistha-adhikara* 和 *kanistha-bhakta* 是處於這個初始階段的奉獻者。

Karatalas — 用於演奏奉愛音樂的黃銅小鑊鈸。

Karma — (1) 在物質存在進程中進行的任何活動；(2) 尋求果報的活動；引致物質得益或死後到天堂星宿等的虔誠活動；(3) 宿命；過往活動所產生的，無可避免的反應。

Kavi — 詩人。

Kirtana — 九種最重要的奉愛支體之一，包括任何一種：
(1) 集體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有時以音樂和唱；(2) 高

聲獨誦聖名，或（3）口述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同游和逍遙時光。

Kirtaniya — 履行靈唱的人。

Kisora, kisori — 青年男女。

Ksatriya — 查錘亞，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內，四社會階層的第二級；統治者或戰士。

Kunja — 灌木叢或涼亭；天然成蔭的清幽之處，四周和頂部由樹木、蔓藤和其他攀爬植物組成。

Kutinati — 口是心非或挑毛病。

L

Lila — 至尊主和祂永恆同遊神聖而驚人的逍遙時光，為生物體趨吉避凶，與這個俗世既無關連，也不受物質感官和心意束縛。

M

Madana — 非常高層次的狂喜分為兩種：相聚和分離。共聚一起稱為相聚(madana)，勞燕分飛稱為分離(mohana)。相聚層面，有親吻和其他很多無窮無盡的徵兆。分離階段有兩部分：搖擺不定和各式各樣瘋顛而情感澎湃的言詞。各式各樣瘋顛而情感澎湃的言詞共十部分，稱為詆毀等。《聖典博伽瓦譚》中，斯麗瑪緹•茹阿姐茹阿妮所講述的，

名為“對蜂而歌”的十個詩節就是這方面的例子。

Madhurya — 甜蜜或美麗。就奉愛而論，這是指奎師那作為一個俊美年青的牧牛童，深受祂甜美和親密的特質吸引而激發出來的奉愛心。這種奉愛心讓主和祂奉獻者作出最大程度的愛心交流。

Madhu-sneha — 靈性情感的展示（靈性情感是純愛之後的階段）。這種情感充滿了獨佔性（“奎師那是我的”）。**Madhu** 意指蜂蜜及它本身是甜蜜的，因此這種情感不依賴於任何其他靈性極樂而展示出自身的甜蜜。見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那一組之中。

Madhya — 品質介於苛刻牧牛姑娘（**prakhara**）和甜美文雅牧牛姑娘（**mrdivi**）之間的牧牛姑娘。

Madhyama-adhikara — 奉愛中階。處於奉愛中階的奉獻者稱為 **Madhyama-adhikara** 或 **Madhyama-bhakta**。

Maha-bhagavata — 至尊主那處於奉愛生命至高境界的純粹奉獻者，他精于韋陀文學，對主奎師那信心十足，並能夠拯救全世界。

Mahabhava — 神聖愛意的至高境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14.154）為至高靈性情感如此定義：當曆久常新的愛（**anuraga**）達到特別的強度時，便稱為靈性情感或至高靈性情感。這個強烈境界有三個特徵：（1）曆久常新的愛達到 **sva-samvedya** 狀態，意即它成為它自身

體驗的對象；(2) 它鋒芒畢露(prakasita)，即八種神聖愛意的情感 (satvika-bhavas) 全都顯著展示；(3) 它達到 yavad-asraya-vrtti 狀態，意即曆久常新愛意強烈狀態的積極要素，把茹阿姐和奎師那靈性情感的體驗傳達給任何臨在並有這種資格的人。

Mahajana — 教導最高典範的大人物，他以身作則，讓他人遵循。

Mahamaya — 產生假像的能量，負責展示物質世界、時間和物質活動的。

Maharsi — 偉大聖人。

Mana — (1) 嫉妒所致的忿怒；(2) 強烈的純愛階段；從純愛發展到至高靈性情感的階段。《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14.96) 這樣描述它：“靈性情感達到狂喜，從而令人以曆久彌新的多樣化體驗心上人的甜美，但外在卻顯得扭捏不依，這稱為妒怒。”

Mandira — 廟宇。

Manjari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歸類于她的永恆女友或親密女友。

Mantra — 曼陀，(man 即心意；tra 即解救)，靈性音震，若重複念誦，便能把心意從物質的條件限制和假像中解救出來；韋陀讚歌、禱文或誦詞。

Mathravasis — 瑪圖拉居民。

Maya — 假像；似是而非之物；至尊主的外在能量，她影響生物體接納假我，以這個物質世界的獨立享樂者自居（也見 **Mahamaya**）。

Mayavada — 非人格主義教條。

Mayavadi — 提倡非人格主義教條的人。

Mrdanga — 密瑞當嘎鼓；用以唱頌奉愛歌曲的雙頭陶鼓。

Mugha — 這位英雌青春、迷人而天真。

Muralidhara — 奎師那的頭銜，意謂“手持笛子的”。

N

Nagara-sankritana — 在城鎮鄉村遊行唱頌宗教歌曲之活動。

Nama-abhasa — 聖名影子，聖名的類似品。清除罪惡和冒犯的唱頌階段，但仍然沒有達到純粹唱頌。

Nama-aparadha — 冒犯性的聖名唱頌。

Natavara — 奎師那的頭銜，意謂“舞者專家”。

Navakisora — 奎師那的頭銜，意謂“永恆青春的”。

Nikunja — （又稱 **kunja**）涼亭、小樹林；茹阿姐和奎師那相會和享樂的清幽之處。

Nisanta-lila — 主奎師那每天於黑夜將盡，天將破曉時上演的逍遙時光。

Niskincana — 全無物質資產，身無長物；棄絕者。

Nistha — 堅定信心；任何時候都不動搖的堅定奉愛修習。奉愛蔓藤的第四個發展階段。

P

Padma — 蓮花。

Panda — 在廟宇和聖地的婆羅門導遊或領路人。

Parakiya — 已婚婦女和情人之間的關係；尤指溫達文牧牛姑娘和奎師那的關係。

Paramatma — 作為見證者和記憶、知識和遺忘之源，寓居於眾生之內的超靈。

Parampara — 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藉以傳授靈性知識的師徒傳系（見 **Guru-parampara**）。

Patita-pavana — 主的頭銜，意謂“墮落靈魂的拯救者”。

Pragalbha — 這位英雌是成熟、聰穎、坦率直言，精于控制她愛人的牧牛姑娘。

Pranama — 頂禮敬拜。

Pranami — 給神像的佈施。

Prananatha — 字面意思是“生命之主”，但它意味著比生命更親密無限。

Pranaya — 強烈的純愛階段；自純愛向至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14.108）這樣描述它：“當妒怒呈現毫無限制的親密這種特質時，便

稱為無限親密（visrambha），博學權威稱之為由嫉妒導致的自負(pranaya)。”這個詩節所用的無限親密一詞，意指沒有任何拘束或俗套的完全信心。這種信心令人認為一己的生命、思想、智慧、身體和財產，與心上人的生命、思想、智慧和身體徹底合一。

Prasada —（字面意思是“恩慈”），尤指供奉過給神像的食物祭餘；也可指供奉神像的香熏、鮮花、花環和衣物等其他祭品的祭餘。

Pratistha — 對名聲或地位的渴求。

Prema —（1）對主奎師那極為濃厚、徹底溶化心靈的愛意，並令人對主奎師那產生深刻的擁有感（mamata）。（2）當靈性情感根深蒂固、勢不可擋時，便稱為純愛。當某些可能破壞愛人和摯愛之間關係的緣故出現時，他們卻密不可分，絲毫不受其影響，這種親密的愛意關係稱為純愛。純愛增長時，便逐漸轉變為靈性情感、由嫉妒導致的自負，自發愛意、曆久常新的愛和至高靈性情感。

Prema-bhakti — 以純愛的顯現為特色之奉愛階段；奉獻心的完美階段；奉獻蔓藤花葉滿枝的第八個階段。

Priya-narma-sakhas — 奎師那最親密的朋友。

Puja — 供奉正式崇拜。

Pujari — 在廟裏向神像供奉崇拜的祭師。

Purana — 宇宙古史，十八本源遠流長的韋達輔典。

R

Raga — 刻骨銘心的依戀，自發而強烈地全然沉醉於所愛物件。自發愛意的主要特徵是對所愛物件那深切而無法抵抗的渴望。對水的渴求稱為口渴。身體缺水時，便會口渴。愈口渴便愈渴求水。當這種渴求達到無水便無法維繫生命的境地時，便稱為難以消解的口渴。同意道理，當取悅所愛對象的愛意渴望極為強烈，以致缺乏這樣的服務時，便瀕臨放棄生命的境地時，便稱為自發愛意。

Raga-marga — 自發依戀之途（見 **Raghanuga-bhakti**）。

Raganuga-bhakti — 主奎師那巴佳永恆同遊（**ragamika-janas**）心中滿載對奎師那無可遏止的愛意渴望，自發而強烈的熱衷由此而生，繼之出現的奉愛。

Ragamika-bhakta — 心中自然而永恆存有深切而自發的渴望，想要愛和服務奎師那的人。

Rasa — （1）對主奎師那的愛臻達完美狀態時，內心所發生的靈性轉變謂之靈性極樂（**rati**），結合各種超然的狂喜極樂，轉變為長流不息的情感；（2）品味、味道。

Rasa-lila — 茹阿莎之舞；主奎師那與祂最私密的僕人——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舞蹈，那純粹是祂們之間的靈性愛意交流。

Rasika — 精於品嚐情悅(**rasa**)之人；情悅的鑒賞家。

Ratha — 車，壇車。

Rsi — 精通韋達經典的博學大聖人。

Ruci — 品味；靈修穩定後便發展出品味。在這個階段，隨著真正品味的覺醒，對聆聽、唱頌和其他奉愛修習等等靈性事物的依戀，都超越於對任何物質活動的依戀；這是奉愛蔓藤的第五個發展階段。

Rupanuga — 在自發奉愛之途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奉獻者。

S

Sac-cid-ananda — (sat 即永恆存在；cit 即靈性知覺；ananda 即靈性喜樂) 永恆的，由靈性知覺組成的，並滿載超然喜樂的；常指主奎師那的超然形象。

Sadhana — 為了達到特定目標而採用的方法。

Sadhu — (1) (一般而言) 聖人或奉獻者；(2) 知悉生命目標，高度自我覺悟的靈魂，他本人實踐靈性修習，也能使他人從事修習。

Sahajiyas — 濫情派；一群所謂的奉獻者，認為主是廉價的，忽視經典訓示及試圖模仿主的逍遙時光。

Sakha — 男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khi — 女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madhi — (1) 冥想或深入神定於超靈或奎師那甜蜜的

逍遙時光；(2) 墓塚；純粹的偉大奉獻者離開這個物質世界之後，遺體躺臥的墓地。

Samartha-rati — 巴佳牧牛姑娘的愛，可以控制奎師那。

Sampradaya — 師徒承傳的傳系。

Samvit — 主靈性能量的知識部分、認知部分。儘管至尊主是知識之化身，但祂仍藉由認知能量來知悉自身並令他人知悉祂。

Sanga — 聯誼。

Sankha — 海螺。

Sankirtana — 集體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

Sannyasa — 棄絕階級，韋陀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體系內的第四個生命階段；棄絕的苦修生活。

Sastra — 韋達經典。

Sattvika-bhavas — 茹阿莎情悅五要素之一；由未受物質存在污染的純粹至善（visuddha-sattva）產生的八種靈性狂喜極樂之兆，換言之，對奎師那的五種主要愛意心緒或七種次要情感的有關情感在心中澎湃激蕩之時。八種狂喜極樂之兆是：(1) 目瞪口呆（stambha）；(2) 出汗（sveda）；(3) 毛髮直豎（romanca）；(4) 口吃難言（svarabheda）；(5) 顫抖（kampa）；(6) 膚色蒼白或失色（vaivarnya）；(7) 淚如泉湧（asru）；(8) 不省人事或暈倒（parlaya）。

Satya-yuga — 宇宙時間進程的大年代（maha-yuga）之中，

四個迴圈不息年代的第一個。薩提亞年代（satya-yuga）的特徵是美德、智慧、宗教。以“黃金年代”著稱，那時，人的壽命是十萬年。這個年代持續 1,728,000 個太陽年。

Seva — 服務、照料、尊敬、奉獻。

Siddha — （1）覺悟的或完美的；（2）居於靈性世界的解脫靈魂；（3）陪伴至尊主來物質世界協助祂逍遙時光的解脫靈魂；或是到達奉愛（純愛 prema）完美階段的人，《奉愛的甘露》（2.1.180）描述了其徵兆：“總是完全沉浸于奎師那相關活動的人，他全然不知孽障或物質悲苦，且不斷品嚐純愛的喜樂，稱為完美奉獻者(siddha-bhakta)。”

Siddhanta — 哲學真理或法則、已有明證的結論、已確定的結局、無可否認的事實。

Sikha — 後腦上方剃剩的一撮頭髮。

Simhasana — 寶座。

Sloka — 梵文詩節。

Sneha — 強烈的純愛階段；純愛發展成至高靈性情感的階段之一。《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Ujjvala-nilamani》（14.79）這樣描述：“當純愛上升到極限，強化了對所愛物件的感知，且內心溶化，這稱為情感。”

Sraddha — 積累生生世世的虔誠活動後，便會喚起對經典之言的信心。身處奉獻者的聯誼之中，便能喚起這種信心。

Sthayibhava — 處於中立（santa）、僕人（dasya）、友情

(sakhya)、父母情懷 (vatsalya) 和情侶之愛 (madhurya) 等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對主奎師那的愛所蘊含的永恆情感。這又指大笑、迷惑、英勇、憐憫、憤怒、恐懼和厭惡等七種次要甘露中的顯著情感。

Sudarsana cakra — 至尊主的神碟武器。

Suddha-bhakta — 純粹奉獻者；修習純粹奉愛之人。

Suddha-bhakti — 純粹奉愛；《奉愛的甘露》(1.1.11) 賦予定義，即透過身體、心意、言語及各種各樣靈性情感(bhavas)的表達，全力以赴，為主奎師那履行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這種服務不受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知識 (jnana) 及追求果報的活動 (karma) 所蒙蔽，除了渴求為主奎師那帶來快樂之外，別無所求。

Svarupa — 固有本性，與生俱來的身份；在靈性情感階段覺悟到的，自我的永恆固有本質和身份。

Svayam Bhagavan — 至尊人格首神的原始面貌。

T

Tattva — 真理。

Thakura — 對至尊主、神像或高級奉獻者的稱謂。

Tilaka — 奉獻者 (Vaisnavas) 塗於額上和身體其他部份的粘土標記，象徵他們對主奎師那或維施努 (Visnu) 的奉愛，並奉獻軀體作為主的廟宇。

Tirtha — 聖地、朝聖地點。

Tulasi — 荼拉茜，神聖植物，奉獻者用其葉子和花蕾崇拜主奎師那；木材也用以製造念珠或頸珠。

U

Uddipana — 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的其中一方面；它指主奎師那的衣著和飾物、春天、雅沐那河岸、孔雀等等令人想起祂的所有事物。

Upanisads — 顯現于韋達經內 108 個主要的哲學論述。

Uttama-adhikari — 頂尖奉獻者，他對奎師那的奉愛已臻完美，又或他本身是完美的。

V

Vaidhi-bhakti — 經典的規範守則所驅策的奉愛。當循序漸進的奉愛(sadhana-bhakti)不是由強烈渴望激發，而是由經典規範守則促成的，這就稱為規範奉愛。

Vaisnava — 字面意思是“具有維施努的”本質的人，換言之，維施努或奎師那僅只居於這人的內心和思想之中。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獻者。

Veda — 由聖維亞薩戴瓦編纂的四本主要知識書籍，名為梨俱韋達(Rg Veda)、拏摩韋達(Sama Veda)、阿塔瓦韋達(Atharva Veda)和夜柔韋達(Yajur Veda)。

Vibhava — 《奉愛的甘露》(2.1.15) 對此這樣定義：“從中品味靈性情感(rati)的 (alambana) 及那品味靈性情感的原由 (uddipana)，稱為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

Vigraha — (1) 個體形體、形象或化身；(2) 奎師那的神像形體。

Vraja-prema — 溫達文居民之愛，尤指牧牛姑娘的愛。

Vrajavasis — 溫達文居民。

Vyabhicari-bhavas — 與 sancari-bhavas 相同；處於中立、僕人、友情、父母和情侶等五種主要關係之中，對主奎師那的愛滿載了永恆情感，從這甘露盈盈的永恆情感之洋浮現的三十三種內在情感，它們令這情感之洋增長，然後又再融入其中。這包含了失望沮喪、喜氣洋洋、恐懼、焦慮等情感以及把情感隱而不宣。

Y

Yoga — 瑜伽。(1) 結合、相聚、連系或併合；(2) 為與至尊連系而遵行的靈性鍛煉；穩定心意以致不受感官對象打擾。瑜伽有眾多不同分支，如業報瑜伽 (karma-yoga)、思辨瑜伽 (jnana-yoga) 和奉愛瑜伽 (bhakti-yoga) 等等。除非特別指明，否則瑜伽一般泛指帕坦佳裏 (Patanjali) 的八部瑜伽體系。

Yogamaya — 至尊主的內在能量，專責安排並加強祂所有

的逍遙時光。袍爾娜瑪西 (Paunamasi) 是這種能量的化身。
Yogi — 瑜伽師；懷著覺悟超靈或與主的人格化軀體融合
等目標而修習瑜伽體系的人。